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張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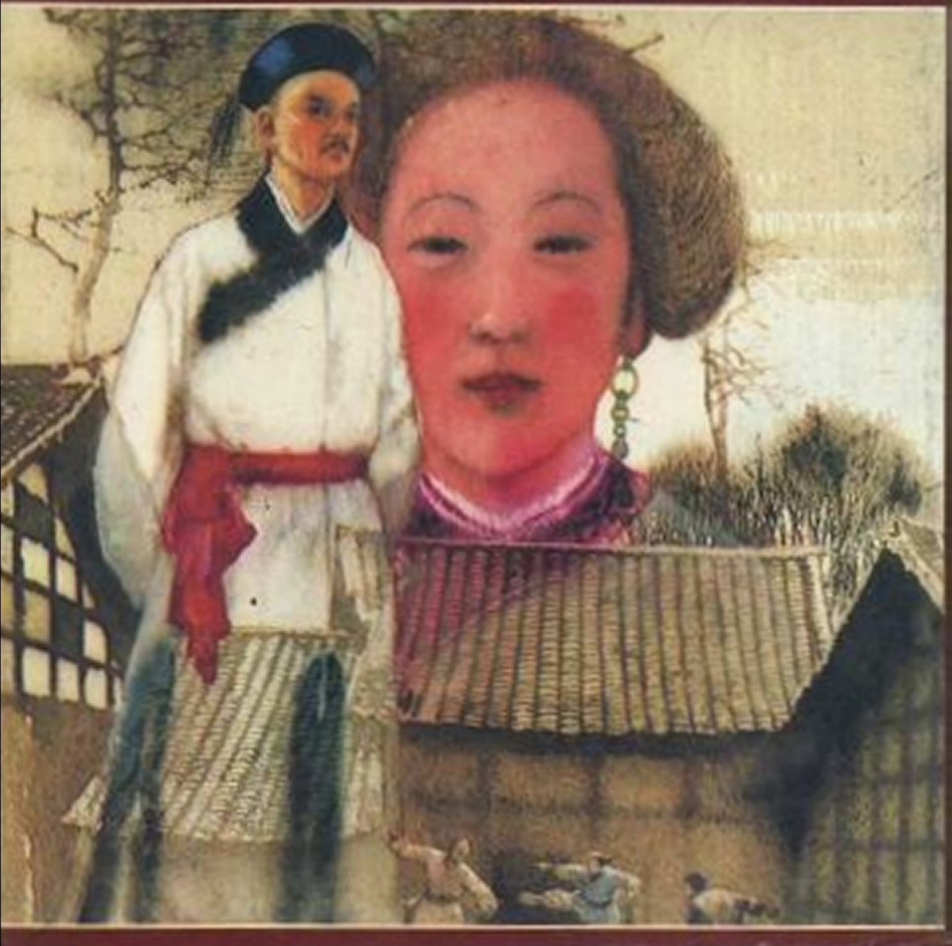
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

張谷

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張谷著



張谷的作品

● 白蘭花
● 鐵丐
● 大刀王五
● 劍娥
● 沙三
● 黑雲
● 鐵騎

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張谷著

書第三五八種

黑雲

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張谷著

張谷的作品

劍娥
大刀王五
鉄丐
白蘭花
沙三
黑雲
鉄騎

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

張谷

皇冠叢書
第三五八號

黑雲

張谷

黑雲

古典小說之六

張谷著

目錄

辛安店……一五三九
僧王……一五六八
九美圖……一五九九
明心師太……一六五三
黑雲……一七〇〇
淸口鎭……一七九〇
西關外……一八二五

辛安店

一

過確山縣，下黃山坡，走了大半天，來到辛安店。一眼瞧見市招高挑，白布上寫了三個大字：『悅來棧』。

李公子拍馬上前，向那鄭州僱來的車伕：

『鄒三，就在這悅來棧過夜，成嗎？』

『成！』鄒三直在點着頭回話：『辛安店就數這家悅來棧頂大，兩進頭三開間還帶兩廂房哩。掌櫃的姓吳，喫齋唸佛的大善人一位，照顧過往客商，熱心週到的很。』

吳掌櫃的確是一團和氣熱心週到，親自出來相迎，堆一臉的笑，吩咐店小二、夥計餵牲口卸行李。可

有一樁，他言明在先，正房全住滿啦。只好委屈李公子，將就一夜，住二進西廂房，睡統炕。他望着氣宇軒昂，衣着華麗的李公子說：

『老陽兒都下了山，眼瞧着天就黑嘍，想來不會再有客人。小號後進那間西廂房頂幽靜，夠五間正房大，等於公子您一個人住，宿費祇照一張舖算。』

李公子的心裏却正在嘀咕，他遲疑了一下，這才勉强的笑了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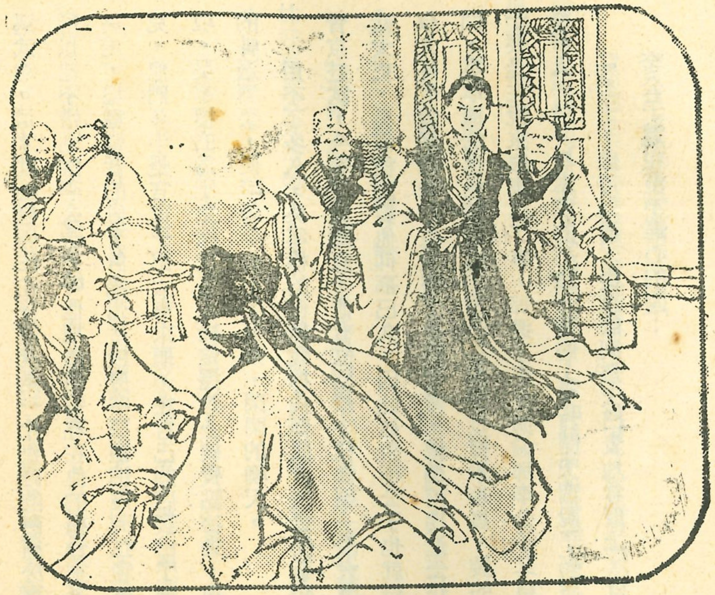
『就這樣吧，吳掌櫃的，寶號的那間西廂房歸我包下了，宿費照付。我這輛大車是在鄭州託朋友僱的，車伕鄭三挺靠得住，我讓他也跟我在西廂房睡。』

『那就承您照顧了，李公子。』

吳掌櫃的雙手一拱，道了聲謝，一路把他往店堂裏讓。店堂裏擺了十七八副座頭，全都有三三兩兩的客人坐着喫飯喝酒，李公子由吳掌櫃的帶路，旁若無人，昂然直入。在他後面，兩名店小二喫力的抬着他那口樟木箱，鄭三一手一隻行囊，滿店堂三五十客人全朝他們這一邊望。李公子自己也覺得挺有點氣派，臉上透着得意洋洋。一行五人纔穿過店堂，轉過彎往西廂房走。吳掌櫃的壓低聲嗓，跟李公子悄悄兒的說：

『公子，您那口箱子夠重的咧。』

李公子趕緊掩飾的說：



『都是些從北京城裏買來的舊書。』

『可有值錢的珍本？』

『有也有限。』

吳掌櫃的見他還沒會過意來，乾脆就直率的點明了：

『李公子，要不要把你的那口箱子，寄在我的櫃上？』

『我看不必了吧，』李公子算是聽明白了，他側過臉來一笑：『我們明兒一早就要走，免得又給你多添麻煩。』

吳掌櫃的愣了一愣，心想這位公子準是初出茅廬，不曉得這條豫中道兒上的强賊出沒無常，盜匪多如牛毛。吳掌櫃的見多識廣，更是一片好心，一眼覷破了他箱子裏裝得有好幾千兩銀子，而且連他帶那名車伕，分明都沒有練

過武功。這才躭心他倆住在後面就是一片荒野的西廂房裏，深更半夜會有江洋大盜，綠林豪傑前來下手。所以他不惜點醒李公子，叫他把銀兩寄存在他的櫃台上，明兒一早，再讓他雜在請了鏢客的那幫子客商隊裏走，穩穩當當的直下信陽州。棧房掌櫃頂怕碰到這種不知天高地厚，把穿山過寨當作遊山玩水的公子哥兒，他們多半是官宦子弟大有來頭，在自己的店裏出了事，趕明兒官府追查，過堂問話，官司可就纏不清啦。吳掌櫃的爲了免除後患，決定還是多破費點功夫，把李公子帶進了西廂房，安頓妥貼，等他向店小二的叫過酒菜，便陪着李公子坐下來，閑閑的聊天。

用不了多久，吳掌櫃的便轉彎抹角盤問清楚這位李公子今年才二十二歲，湖北天門的新科舉人，頭年晉京赴試，今春落第回家。他有位胞叔時任當朝一品大學士，十多年前當過河南巡撫，是位愛民如子的朝廷大吏，吳掌櫃的對他仰慕已久。因此他對李公子也就份外親切。李公子有意請胞叔栽培謀個官職，他胞叔却叫他趕緊回去好生讀書，下科再考，博個兩榜進士正途出身，走那做官的康莊大道。以下的事不用再問，吳掌櫃的也能猜得出，李公子的那口樟木箱裏，裝的正是他叔父叫他帶回家鄉的銀兩，大學士的侄公子要是在悅來棧裏出了事，那還了得？偏偏那李公子又皇帝不急急死太監，他喫喫喝喝，說說笑笑，跟個沒事人一般。吳掌櫃的心裏一琢磨，又打開天窗說了亮話：

『公子，您可知道，從京師到您天門貴地尊府上，就數這豫中道最難走嗎？』

李公子還在漫不經心的問：

『吳掌櫃的意思是說……』

『您瞧見店堂裏喫喝着的那幫子人沒有？』吳掌櫃的眉頭一皺，伸手向外指指說：『二十來位客商，結伴到鄭州銷貨，帶在身邊的貨款，總加起來也不過上千兩銀子，都請鄭州森源鏢局，派了八位鏢師沿途保護。』

李公子輕鬆自在，他格格的笑了起來說道：

『哦，我明白了，原來掌櫃的已經看出來嘞，我這只箱子裏裝的是銀兩，不是舊書。掌櫃的意思是說，我也該請幾位鏢師？』

『不錯，』吳掌櫃的點頭承認的說：『公子，連我都掂得出你箱子裏銀兩的份量，那些江湖豪傑，綠林好漢就更不消說了。唉，我眞不懂，公子您是怎樣一路錢財露白，大搖大擺，居然會平安無事的到了我這辛安店來？』

李公子先不回答他的話，回過頭去，向另一張桌子上喫喝着的車伕說：

『鄒三，你方才說得不錯。這位掌櫃，眞是熱心照顧過往客商的大善人一個。』

『大善人我可不敢當，』吳掌櫃的一臉苦笑：『不過，凡是住在我這裏的客人，我都得好好的照顧。俗話有道是：「財主的銀錢，苦兒的性命」，正是沖着我們這一行說的。尤其是像您這位當朝宰相的侄公子，萬一在小號有個閃失，祇怕我連賠上這條老命都不夠哩。』

聽他說得眞摯誠懇，李公子也很感動，他親手爲吳掌櫃的斟了一杯酒，邀他一同乾了，說着：

『來來來，你我乾上一杯。吳掌櫃的，實不相瞞，這一次晉京應試，還是我頭一回出遠門。來回好幾千里，經過的地方，住過的棧房不能算少，還沒遇見過像你這樣眞心照顧客人的好店東！』

吳掌櫃的想說：那是因爲你在我這兒一旦出了岔，連我也脫不了身呀。可是，話將出口，還是縮了回去，他忙起身道謝，說了聲：『還是我借花獻佛吧。』一仰脖子，把酒乾了。

『吳掌櫃的，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李公子把空酒杯放回桌上，俯身向前，低聲的說：『你儘管放心，我帶着鉅額款項，一路南來。其實，家叔那邊，早就有………』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西廂房門口，像捲來了一陣風，明明無聲無息，門帘却倏的掀了起來。就在這時候，又是聲若洪鐘的一聲：

『阿彌陀佛！』

李公子、吳掌櫃的和車伕鄒三，急忙回過頭去一看，刹時之間，三個人齊齊的怔住了。

二

宛如一座怒目金剛，驀的在廂房門口出現，那是一位身高七尺開外的莽行者。行者本來是帶髮修行，沿門托鉢的。這位莽行者却除了一頭披肩長髮，還長得有滿臉蝟毛盡豎，既濃且密，又粗又黑的絡腮鬍子，把他一張方盤巨口，遮得幾乎看不見了。因此那虎腰熊臂，魁梧身胚之上的一顆笆斗大頭，彷彿祇有一

對的溜精圓的豹子眼，在神光四射的狠狠瞪着。莫說李公子，就連慣走江湖的鄒三，什麼樣人物都見過的吳掌櫃，也從沒有看到過這般猙獰可怖，凶神惡煞般的彪形大漢。所以，一時之間，三個人都驚得目瞪口呆了。

屋裏的人不答腔，那莽行者又聲震屋宇的發了話：

『店小二說，西廂房有空舖，却是有人包了。要住，得先問聲掌櫃的，這是什麼意思？』

吳掌櫃的見他來勢洶洶，厲聲責問，唯恐他毛焦火爆，猛可動起怒來，在座的三個，就難免要吃眼前虧了。他祇好硬起頭皮，陪上笑臉，然後離座起立，向前走了兩步，雙手抱拳的說：

『法師恕罪，其實是這位李公子，因爲上房住滿，眼看天色已晚，不會再有客人前來投宿。承他照顧小號，包下了這間廂房的。』

『李公子！』莽行者一扭頭，閃閃目光盯上了李公子的臉，且把他嚇得一陣哆嗦。但聽見莽行者往下問道：『這麼說，今兒個這西廂房都是你的囉？』

『是……是是。』

『炕這麼大！』莽行者筆直的伸手一指，用震耳欲聾的大嗓門問：『能容我睡在那個角落麼？』

李公子的三十六隻牙齒，直在捉對兒廝戰，他忙不迭的答道：

『法………法師自便，可可可可………可要用點酒飯麼？』

訇的一聲巨響，蒲扇大的巴掌，拍了一下肚皮，莽行者邊走邊答：

『早填飽了！』

說也奇怪，廂房裏的三個人，越是駭怕那莽行者，三雙眼睛就像被他吸牢了似的，偏還緊緊的盯住他望。——莽行者三步兩步就走到了臥炕前面，眄着炕上的那口樟木箱，右手霍的一舉，一根油光閃亮的鑌鐵齊眉禪杖，險乎就要把整座屋頂給挑飛了，却是又倏然下落。他用一個快得令人沒法看清楚的動作，左手一揚，抄起樟木箱左側的鐶扣，正好把他的禪杖揷入鐶內。莽法師面不改色，右手徐徐的使勁往下壓，這會兒却又慢得誰也沒覺着。直到箱下砌床的大石塊，被他一禪杖直鑿下去，就像使一柄寶劍揷進濕泥地裏。却是鐵石摩擦，都迸射出了火光，三個人看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時，頓時就嚇得魂飛天外；——原來，七尺長，茶碗粗的一根禪杖，已經有一半硬揷進堅硬如鐵的大石塊；炕上就此憑空多了一根鐵柱，穿過樟木箱鐶扣，把箱裏的三千兩銀子給拴住，縱使有千斤膂力，也沒法撼動它一分一毫。

鄒三舌撟不下，李公子面如土色，吳掌櫃的直在覺得頭皮發麻。三個人像是也被拴牢了在地面，足有老大半晌，絲毫動彈不得。可是，莽行者却正眼也不瞧他們一眼，自顧自的，拍拍雙手，伸伸懶腰，身子一挫，倒頭就睡。而且不一會兒，就發出了陣陣焦雷般的鼾聲。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李公子首先回過神來，他渾身都在猛烈的抖戰，兩腿發軟，膝部以下彷彿失去了知覺。他喃喃的在問：

『這……這可怎麼辦呢？』

吳掌櫃的被他問醒轉了過來，他一臉卡白，輕輕一拉李公子的衣袖：

『公子，這莽行者睡熟了，我們不妨到外頭去商議商議看。』

兩個人全忘了還有個嚇傻了的鄒三。當鄒三猛一下子清醒過來，發現偌大的西廂房裏，只剩下他跟莽行者兩個，一站一睡，劈面相對。他登時就發出一聲驚叫，抱頭鼠竄而逃，他一口氣逃到了前進店堂。

三

店堂裏的氣氛非常緊張，三五十人沒一個回房去睡，都在神色凝重，交頭接耳。等吳掌櫃的和李公子匆匆的從後進出來，大夥兒立刻就一擁而上，把兩人團團圍在中央，七嘴八舌的問：

『掌櫃的，怎麼樣？那莽行者是來幹什麼的？此刻他在哪兒？』

吳掌櫃的正要開口答話，車伕鄒三一路鬼哭神嚎的奔出來了。於是，衆人猛可的又喫了一驚。李公子一面向後退縮，一面顫聲的問道：

『鄒三，是否他又起來了呀？』

『沒……沒有。』

吳掌櫃的眉頭一皺，跺了跺腳。眼睛望着鄒三，出口埋怨的道：

『那你爲啥這樣鷄猫子亂叫的？要是把他叫醒了，看你怎麼辦？』

鄒三哭喪着臉答話：

『哎呀，公子，掌櫃的，你們怎麼不聲不響，撇開我就跑了的呢？差點把我給嚇死了。』

吳掌櫃的且不理他，問人叢中一位身材高大，威風凛凛的中年壯漢：

『于四哥，您是森源鏢局的鏢頭，大江南北，各路的英雄好漢，厲害脚色您都會過。您可曉得，這位莽行者究竟是誰嗎？』

于四一開口，滿店堂的人全都靜了下來，側耳傾聽他慢條斯理的答道：

『我曉得，却是並不認識。提起他的鼎鼎大名，可能列位都曾聽說過。這位莽行者姓申，單名一個銳字，排行第七，有個綽號叫鐵杖金剛。普天下的武林高手，英雄豪傑，莫不尊稱他一聲申七爺。方才我還在跟在座列位說哩，無須駭怕，不必驚慌，來的是位白道兒上的前輩爺們。』

一聽『鐵杖金剛申七』，除了少走江湖的李公子之外，衆人全都驚駭莫名的『哦——』了一聲，隨即就指手畫脚，紛紛議論起來。唯有吳掌櫃的心中發急，直在想着李公子的那口箱子。他雙手直搖，打斷了衆人的議論紛紛，然後再問于四：

『于四哥，不對呀！據我所知，鐵杖金剛申七爺是嵩山少林寺的衆家師父，他平時絕少下山，根本不問外間的事。怎的他會爲了三千兩銀子，居然破例破戒，也幹上這種恃强下手的黑道勾當來了呢？』

『什麼？』于四不由一驚，大惑不解的問：『吳掌櫃的，您說七爺是上您悅來棧行刼的呀？』

吳掌櫃的沒奈何，只好把鐵杖金剛申七，方才進了西廂房以後，他所說的跟所做的，如今又是生林模樣？一五一十，全給抖了出來。

聽時，于四儘在搖頭，表示他決不相信。因此，吳掌櫃的祇好問當時在場的李公子和鄒三：

『您二位說說看，我方才所講的，可有一字半句虛假？』

李公子忙說：

『吳掌櫃所說的委實一字不差。祇不過，這位申七爺僅只把在下的銀箱給拴住了。直到此刻，他還在呼呼大睡，並沒有把家叔命我帶回家中的銀兩刼走。說不定，申七爺是在跟我們開開玩笑而已。』

『公子，』于四向李公子抱拳一拱，施了個禮，方道：『您方才沒聽見吳掌櫃的在說：七爺是少寺怎的衆家師父，少林寺向爲天下武林正宗。七爺德高望重，他老人家哪兒會有這個閑功夫，隻身下山，刼你那一箱銀子，或者是跟您開個玩笑呢？』

吳掌櫃的實在是大惑不解，他連連的搔着頭問：

『于四哥，您該不會看錯了人吧？』

『絕對不會，』于四斬釘截鐵的答道：『少林寺一年一次，大小各寺列位師父所收的徒弟出師，擺起擂台，演習一趟拳脚。那是武林中的盛典，申七爺準定到場，武林中有頭臉的才能去瞧上一回。前年家師帶我去過一趟，開了次眼界，就那趟我遠遠的兒到了申七爺。』

吳掌櫃雙手直搓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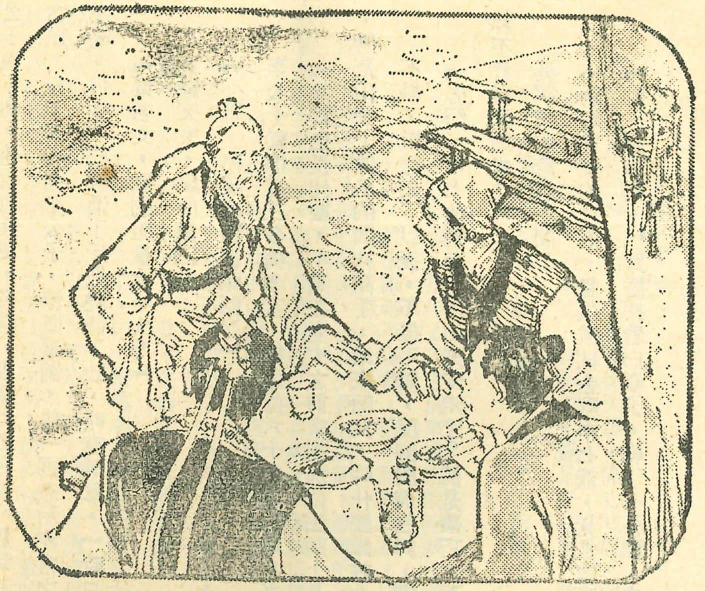
『這可眞叫人鬧不明白了。申七爺怎的會投宿我這悅來棧，使他那鐵禪杖，拴住了李公子的銀兩箱？』

『還是我剛才奉勸各位的那句話，分明沒事，不必驚慌。』于四露齒而笑，揮了揮手說道：『申七爺不過相貌威武些，就把列位嚇成了這個樣。忘了俗話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四爺說得很對，』有一位客商揷嘴進來說：『這位申七爺此刻正在睡覺，他跟咱們一樣的是路過辛安前來宿店。根本就沒招誰惹誰，要咱們無事驚擾，亂成一團的作啥咧？』

除了吳掌櫃的，總覺得申七來得蹊蹺，其餘各人，連李公子在內，大都已經放寬了心，準備各自回房去睡。滿天星斗，消弭無形。祇不過，李公子嘴上說得輕鬆，一想到那位鐵杖金剛申七的神情面貌，就難免有點不寒而慄。還有個着實嚇着了的車伕鄒三，說什麼也不肯回西廂房。李公子便跟店小二另外要了幾色酒菜，打算在店堂裏喝一夜的酒，等到天色大亮再作計較。吳掌櫃的也不放心讓他去跟那鐵杖金剛同炕而眠，於是他再度奉陪。三個人，成品形坐在就中的一副座頭上，喫喝談說，消磨這漫漫長夜。

外間在敲一更了，客商、鏢師都分別回房就寢，萬籟寂寂，店小二已在收拾桌椅，打掃店堂，準備關門上門。忽然，門外又走進來一位老者，他滿頭白髮，精神矍鑠，背上揹着一個小包袱，一進門便和顏悅色的問了句：



『借光，可有間上房？』

吳掌櫃的滿腹納悶，頭更過了怎的還會有單身客人上門？他起身相迎，向那位老者拱手一揖，陪笑的說：

『老丈來得不巧，小號今晚都住滿了。』

那老者顯出一副很爲難的神情，躊躇踟躕，遲疑不去。李公子見了，當下就心中怦然一動，他也站起身來，向那老者先施一禮，再說：

『老丈，在下姓李，今晚來這悅來棧，上房全已住滿，因此包下了西廂房的統炕，相當寬敞。方才已經有一位法師無處投宿，先在炕上睡了。老丈若不嫌棄，何妨也那麼將就一夜呢？』

老者聽了，頓時就喜上眉梢，忙上前向李

公子道了謝。他說他姓賈，名隱，直隸大名府人，是到湖南訪友，路過豫中，因爲貪趕路程，險些錯過了宿頭。沒想到巧遇李公子，慷慨讓舖，他一再表示非常之感激。李公子見他談吐不俗，便邀他入座，一同喫喝。那鄒三已經灌了斤把燒酒下肚，略有醉意，一時口快，涎笑着問賈隱道：

『賈老丈，您的胆量大不大？』

賈隱笑笑，反問鄒三道：

『小哥，你莫非話裏藏話？』

李公子就怕鄒三多嘴多舌，把這位六十多歲的單身老人給嚇着了，他連忙搶在前面坦率的說道：

『其實也沒什麼，不過在老丈之前來的那位法師，長相威武雄壯，還帶一根鑌鐵禪杖。方才聽人說起，他是江湖上聞名的武林高手，衆家師父，叫什麼鐵杖金剛申七，並不是什麼歹人。』

不料，賈隱聽了以後，不但不驚，反倒眉飛色舞，嘀嘀大笑的道：

『怎麼，申七他也有空下山來走走了？眞是湊巧之至！算起來，我跟他老哥兒倆，竟有整整二十年，都不曾碰過頭啦！』

吳掌櫃的急急的問：

『聽賈老丈的口氣，您跟鐵杖金剛申七爺，竟是認識的囉？』

『豈止認識呢，』賈隱捋着白鬍子，乾了一杯酒，方說：『咱們老哥兒倆，交情深得很咧。就說是生

死刎頸之交，也不爲過。』

李公子聽他這麼說時，眞是喜從天降，滿心寬慰。他高興得雙手一拍，歡聲嚶嚶的道：

『那眞是太好了，賈老丈，您跟申七爺是好朋友，準能替在下解一個不大不小的圍。』

『啊？』賈隱白眉毛一掀，錯愕了一下，方說：『莫不是李公子您跟申七，乍相見就有了什麼過節？』

吳掌櫃的搶在頭裏，把申七方才前來投宿的時候，如何直闖西廂房，如何使鐵禪杖插進了石炕牆，拴住了李公子的銀箱，然後誰都不理會，倒下頭來便睡，棧房裏衆人又是怎樣的驚慌駭怕，源源本本，說了一遍。賈隱聚精會神的聽着，兩道長長的白眉，漸漸的越皺越緊，臉上的神色，彷彿也越來越凝重。等到吳掌櫃的把話說完，他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一顆腦袋像博浪鼓似的直搖，然後一口咬定的說：

『不對不對，照掌櫃的這個說法，西廂房的申七，一定是什麼歹人冒充的。』

『歹人冒充的？』李公子又驚出了一身冷汗，他憂心忡忡的問：『賈老丈，怎見得呢？』

賈隱不假思索，他兩指一疊，立刻就娓娓的道來：

『一則，打從二十年前，申七跟崆峒派的掌門師父玄妙子交手，背上挨了一掌，栽過這個跟斗以後，他就沒有下過嵩山。所以我剛才聽說他在這兒，會透着那麼奇怪！二來，就算他到了辛安店投宿，以他少林寺衆家師父的身份，他能開這種玩笑，使禪杖把人家的銀箱給拴住，那豈不是成爲恃強行刼了嗎？』

『照哇！』吳掌櫃的喜得一拍桌子，右手一揚的接嘴說：『我剛才就是這麼說來着！那莽行者拴人銀箱，那兒會像是少林寺的衆家師父？叵耐有位鏢師于四哥，硬說他遠遠見過申七爺，決計不會認錯人的。』

『遠遠見過，』賈隱嘿嘿冷笑：『那能保準不會認錯。何況，歹人垂涎公子的銀兩，他大可以化裝改扮，冒充申七，圖個下手便利。說不定，那廝還是申七的仇家，特意冒充他來陷害申七的。』說時，他虎的起立，掃一眼席上的三個人說：『不管怎樣，今天這碼子事我是管定了，西廂房裏那位是申七的話，我要拉他起來喝酒敍濶，談一談別後的光景。倘若他是冒牌貨，我就得好好兒的懲治懲治他。』

當時，誰都沒有覺察到他唇角的一抹詭譎的笑，李公子又是歡喜，又是躭心，他怯怯的問：

『賈老丈，要不要多找幾個人來相幫？』

『用不着。』賈隱一口回絕的說：『掌櫃的，西廂房在哪兒，煩你帶路。』

四

四個人，魚貫相連的進了西廂房。賈隱往炕上躺着的莽行者一望，喉嚨裏便迸出聲聲梟笑。他快步走到炕沿，一伸右手，食指和中指一夾鐵禪杖。李公子、吳掌櫃的跟鄒三，擠擠挨挨的站在房門口，連粗氣都不敢透。只見老賈隱深深的吸口氣，身子猛可一挫，蹲身下去，馬上就直竄起來。房門口的三個人驚得瞪直了眼睛，一根七尺長，上百斤重，深深揷入石中的禪杖已經被他輕易拔出，拎在半空中。然後又如同

一片落葉似的，徐徐飄墜落了地。

光這拔杖的一招，得多大的力氣？難怪房門口的三個，不約而同的伸出了舌頭；老大半天縮不回去。

然而，緊接着，又聽見那賈隱在向炕上的莽行者一聲喝問：

『嗨，炕上躺着的，瞧見了沒有？』

進門的時候，還聽見那莽行者在打鼾呢。那曉得他早就醒了，祇是當他聽到了賈隱的問話，却仍舊紋風不動，側身躺着，懶洋洋的答一句：

『瞧見了。』

李公子正覺得老賈隱的身軀陡然長了一截，他在由衷的佩服，滿心的不可思議，賈隱像是突然變了一個人似的。又聽見他發出一串磔笑，再一次喝問炕上的莽行者：

『服不服？』

莽行者仍然背對着他，淡淡然的說道：

『二十年的苦功，可有資格再看你一招麼？』

賈隱沾沾自喜，又是一陣狂笑，他毫不猶移的答應了：

『好，你仔細瞧着！』

左右兩脚一分，使個坐馬式。那賈隱雙手平舉鐵禪杖，兩手自兩端向裏合抱，挺像拳法裏的雙龍搶珠

。吳掌櫃的，李公子和鄒三，目不轉睛的盯住看，驀的不由自主失聲驚呼起來——

『哎呀老天！』

一根茶碗粗的鐵禪杖，竟在一轉眼之間，被賈隱拗成了一個鐵圓圈。他重重的往地上一拋，發出啷噹一聲巨響。賈隱漾一臉的笑容，得意非凡，神采飛揚，再問炕上的莽行者：

『夠嗎？』

莽行者沉沉的嘆了一口氣，用低得差點聽不見的聲音答道：

『夠了。』

賈隱再打一個哈哈，他說：

『如今你就只有聽我處置的份了，是不是？』

炕上的莽行者，這才慢騰騰的欠身坐起，無精打彩，伸脚往地面上一站。抬頭望那賈隱一眼，然後回答他說：

『慢着！前些時我偶然的想了起來，二十年前的那一次比試，你還欠我一檔子事。』

賈隱迫不及待的問：

『哪檔子事？你快說！』

『我記得，』莽行者指指地上的圓鐵圈說：『那日比試，你使的那支丈二長槍，是我奪了過來，一把拗彎了的。後來你說那槍是你師父所賜，我曾經替你扳直了過來。』

『不錯，是有那麼一回事。』

『很好，』莽行者傴下身去，拾起了他那根被拗成圓圈的鐵禪杖，遞到賈隱的手上，方說：『此刻我也要煩你一下，給我扳直！』

賈隱兩眼盯在莽行者臉上，眼珠骨碌碌的直轉，他在疑惑不定的問：

『申七，二十年前你敗在我的手下，說了一句有朝一日，終須相見的話。然後你入山苦練了二十年，直到今天。難不成，你連自己使的兵器都扳不直嗎？那你二十年的苦功，都練到哪兒去了？』

莽行者聳聳肩膀，活動活動筋骨，他冷冷的答道：『玄妙子，我可沒說我扳不動自己的兵器呀。祇不過，我提醒你一句，你還欠着我那一份情。』

一直聽到這兒，廂房門口站着旁觀的三個人，這才恍然大悟，莽行者果然就是鐵杖金剛申七，而後到一步的賈隱，其實正是崆峒派的掌門師父玄妙子。所謂賈隱，顧名思義，當然是假託隱名埋姓之謂，並無一字是眞。這兩位武林中的前輩能人高手，二十年前曾經比試過一次。二十年後，竟會在這辛安店悅來棧相會，因而又展開了一場不須正面交鋒的龍爭虎鬥。他們是事先約定，還是湊巧碰頭，當時誰也沒敢開口問。祇不過，李公子和吳掌櫃的都寬心得多了。因爲，看情形，李公子一定是『偶然』被捲進這二度比試裏來的。以玄妙子和申七的名聲和本領來看，這兩位武林泰斗，斷乎不會爲區區三千兩銀子下手行刧。

李公子和吳掌櫃的，都在這麼暗自思量的時候。那一頭，玄妙子却把一根圓禪杖雙手端着，沉吟了好大半晌。然後，方始做了個決定道：

『也罷，我便幫你把禪杖扳直，叫你死而無憾，江湖上的朋友沒話可說。』

鐵杖金剛申七見他答應了，馬上就緩緩的轉過身去。再走到統炕跟前，背對着玄妙子，長長的吁了口氣說：

『那就請吧。』

『好，』玄妙子一看申七不但背向自己，而且兩人相距四五大步。頓時他就放下心來，欣然色喜的說：『我先給你扳直禪杖，緊跟着我便要送你上西天，見你的如來佛，了却我們這一段恩恩怨怨。』

這幾句話乍說出口，反倒是站在房門口的那三個人，緊張得連呼吸都暫時止住了。玄妙子說得清楚明白，他立刻就要取申七的性命，了結這二十年來的兩次比試。鐵杖金剛申七命在頃刻，他仍還那麼直挺挺的站着，彷彿他在等着玄妙子下毒手。

然而，當玄妙子把全身氣力都運到兩隻手上，眼看他雙手一扳，馬上就要把一根拗圓了的禪杖扳直。便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申七霍的就地一縱，魁梧雄壯的身子整個兒的打橫飛起。在那一瞬間他的招式快得像是電光石火，橫着平飛的身子在半空中急速的打了個轉，玄妙子的一聲：『哎呀不好！』還沒叫出口，申七先已一掌向玄妙子掃去。他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掌掃中了玄妙子的腰部，就這麼夠份量的一掃

，玄妙子先就把手裏的禪杖又是一拋，仰後便倒。當申七迅若鷹隼的落了地，他的嘴角已經汩汩的冒出了鮮血。

『申七！』

淒厲的一喊過後，申七走到他的跟前，用同情憐憫的神情俯視着他。但却在快馬加鞭的說：

『有什麼後事要交代，你趕緊說吧。但凡我能辦到的，一定遵辦不誤。』

『你……你……你……，』玄妙子却在恨聲不絕的說：『你不該乘我不備，下這個毒手。這不是英雄好漢的……的行徑。』

『你說得對，這不是英雄好漢的行徑，』申七一臉苦笑的說：『玄妙子，方才你問過我，二十年的苦功，都練到那裏去了？此刻我便告訴你吧，這二十年來我在達摩祖師的面壁石前天天打坐，總算給我想通了一層道理。二十年前你要當天下第一名好漢，非跟我見個高低不可。你逼我比試，其實我並沒輸。你總該記得，比試那日我奪過了你的丈二長槍，雙手拗彎。看你一臉驚駭欲絕的神情，想想又於心不忍。我才決定替你把槍扳直，再交還給你。怎想到你竟會乘我凝神運氣，背對着你時，驟起一掌，險些劈斷了我的背脊骨。今天，不過是一報還一報而已。』

『你……』

『玄妙子，佛家講的是因果，你大可以就此瞑目。其實你在二十年前跟我的那一次比試裏，早就死定

了。是我起了一點善心，雖然讓我忍辱負屈的過了二十年。可是這二十年裏，我畢竟也悟出了不少道理。湼槃經上載得有：「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區別祇在悟不悟得出而已。這二十年裏你誠然是睥睨羣雄，不可一世的，得意是很得意。不過，你是一時惡向胆邊生。你先種惡因，後得惡果。今天的報應正是天理循環。二十年的獨步武林，天下無敵，換你今兒的一死，總該夠了吧。』

許是大澈大悟，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玄妙子終於挺在地上微微的頷首，喃聲的說：

『夠……夠了。』

『阿彌陀佛！』

五

玄妙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兩脚一伸，一命嗚呼。申七在他屍首旁邊低聲的宣着佛號，許久許久，他才回過頭來，向三個站在房門口，都嚇迷糊了的李公子、吳掌櫃的，跟那鄒三說：

『列位，對不起，累你們受驚了。』

吳掌櫃的趕忙定定神，上前一步答道：

『法師，沒什麼，眞的沒有什麼。』

申七捨下玄妙子的屍首，走了幾步，在一副座頭的上首坐下。然後招招手，叫李公子他們三個也都過來坐着。他從懷裏掏出一錠銀子，放在吳掌櫃的面前，命他收下，然後說道：

『這點銀子也不知道夠不夠？總之，費掌櫃的心，替我把這位朋友埋了。』

李公子驚魂甫定，乍又覺得有那麼丁點興奮起來。他搶着搶着說：

『法師，您別躭心，倘使銀兩不夠，在下這兒儘有。吳掌櫃，要不要我此刻就取來給你。』

吳掌櫃的搖搖手說：

『不必了，李公子，儘着法師的銀子辦事便是。萬一不夠，小號還貼得起。』

申七向吳掌櫃的雙手合什，連聲道謝，他說：

『還得相煩給他立一塊碑，碑上就刻「天下無雙玄妙子之墓」。』

李公子偏還老大不服氣的說：

『法師，那「天下無雙」四個字，還得斟酌斟酌吧？今兒夜裏是咱們三個親眼目覩的，法師您的武藝，勝過那位太多了啊。』

『李公子，』申七斂容正色，沉下臉來問道：『你也是武林中人嗎？』

李公子慌忙的搖着手說：

『不不不，我不是的。』

申七冷森森的再問：

『那你怎知道我們的武藝高低？』

『這——』

申七老實不客氣的教訓他說：

『沒聽見方才我所說的話嗎？「一切衆生，悉有佛性」，要是你還參不透，我可以再授你四句涅槃經：「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請你牢牢的記住，往後也許就會不再好奇生事，妄口白舌，在不知不覺中種下惡因了。』

李公子被他教訓得額頭上駭汗淋漓，他還怕申七錯怪了他，趕緊聲辯的說：

『法師，您方才所引的涅槃經，我都懂得。而且我幼秉庭訓，十載寒窗，也曾讀過聖賢書。妄口白舌偶或難免，好奇生事則自信還不至於。』

申七當下就毫不容情的反詰：

『你敢說你從來不曾好奇生事過？』

『眞的沒有呀，法師。』

『那麼，我問你，』申七顯然有心打破砂鍋問到底了，『你這次落第出京，令叔命你帶三千兩銀子回去。果眞是你怕在路上遇見盜賊的話，你爲什麼不稟明令叔，把銀子交給鏢局承運。』

『這——』李公子果然被申七說中了心病，頓時就臉紅耳熱，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了。

『你是想借用令叔的一品執事，相府侍衞，一路招搖的回家鄉，是嗎？』

『這——』

『依我想來，令叔可能是就怕你的這一着，』申七抽絲剝繭的往下說道：『却也躭心你在路上會有危險。迫不得已，只好把一幅小小的黑底白槓錦旗，交付給你。命你遇到急難之時，就把錦旗拿出來亮上一亮。多半令叔會告訴你說，不論那一路的强賊，一見這錦旗必定抽身便退，保你平安無恙。而你呢，偏就好奇心起，才過蘆溝橋，便在馬頭上揷起錦旗招搖過市，貫穿直豫兩省了。你給我說說看，可有這回子事嗎？』

李公子驚詫交集的叫了起來，他說：

『哎呀，可怪，怎麼您都像親眼瞧見似的呢？』

『沒什麼可怪的，』申七滿臉秋霜的說：『祇是你不知道，你一亮出這面錦旗，就等於憑着我的字號，穿州過縣的跑。』

李公子不勝惶恐的才喊了聲：

『法師……』

申七便一伸手，攔住他莫再往下說，然後他側過臉去，跟吳掌櫃的說明原委。二十年前，他跟玄妙子比試遭了偷襲，中了暗算，他曾老老實實的依照約定，傳言江湖上的黑白兩道朋友，自此不出少林寺，不問外間事。可是，十多年前少林寺有惡僧企圖奪產，打起了官司。他正在兩難，李公子的叔父在當河南巡

撫，看了他的投狀，瞭然他的苦衷，竟會不惜降尊紆貴，藉降香為名，親自上少林寺，把那場官司理直。申七對他感激萬分，却又圖報無門，只好送給他一幅錦旗，說明了用途。然而前後十多年，李公子的叔父就從不曾用過一次。這一趟，李公子着實不該亮起他的旗號從北到南的跑。因為，李公子乍到鄭州，玄妙子在甘肅平涼崆峒山都得着了消息。申七欷歔太息的說：

『也難怪他，乍聽之下，準以為我是又在江湖上露臉了。而我一露臉，他反倒避不出面，那就等於他不敢應我的挑戰，心甘情願的認輸。所以他不得不不遠千里而來鬥我一鬥。我呢，旗號已經亮遍了直豫二省，那還有什麼話說？我只有跟他鬥個你死我活。玄妙子出甘肅到長安，我先已得了信。計算行程，他準可在今夜追到辛安店，趕上李公子。』

『原來如此，』吳掌櫃的恍然大悟的說：『要是您老今兒不先趕到小號，李公子必定會有性命之憂。』

申七却在直搖着頭說：

『不，玄妙子斷然不會加害李公子的。不過，少不了要把他擒了去，當作人質，逼我出面，跟他再比個高低，見個生死。』

吳掌櫃的直心直肚腸，他想起玄妙子的名聲和武藝，十分惋惜，一聲長歎的道：

『聽您老這麼一說，這場比試原該可以免却的。』

『刼數，刼數，』申七也在喟然太息的道：『如今只好一切歸於刼數了。祇不過，李公子，你此刻總該可以明白了吧？一時好奇，想要圖個江湖英雄好漢望而生畏的氣派。你竟將令叔的叮嚀置諸腦後，除非危急，不得亮旗。居然就引起今夜的這一場生死決鬥來。在你來說，也得算是種下了一個小小的惡因哩。』

李公子已經惶恐得汗流浹背，濕透衣衫了。他無限懊惱，羞慚交迸，竟致站起身來撲地跪了下去，他在痛哭失聲的說：

『法師，我……我知過了。往後我一定痛改前非，一定痛改前非！』

申七緩緩的起立，他俯望李公子一眼，歎了口氣說：

『知過能改便好，我也不必再深責你。反

正，這是刼數，令叔當年仗義助我，他老人家種的善因，也許能將你今天種下的小小惡因化作惡果，就此一筆勾銷。祇不過，請你代我向令叔稟告，我的那面錦旗，方才我已自行收回。而且我的錦旗和我自己，將來都不會再在江湖上出現。我早已皈依三寶，二十年來不曾落髮剃度，那是因爲我跟玄妙子還有一段塵緣不曾了結。如今塵緣了却，四大皆空，我已毫無牽掛。從此我將雲遊四方，找一處深山古刹，漸漸修行。但願有朝一日，我也能得個道果。』

六

李公子痛加反省，深切自責，趴在地上哀哀的哭。也不知道哭了多久，等到他神志清醒了些，揩去眼淚，再磕個頭爬起來看時，四下張望，西廂房裏已不見鐵杖禪師申七的蹤影。吳掌櫃的和鄒三，正在卸下一塊門板，架了起來，把玄妙子的屍身，抬到門板上去。準備天色一亮，就去買口棺材，好生的將他瘞埋。當時，李公子茫然四顧的問：

『咦，法師呢？』

鄒三頭也不回的答道：

『早走了。』

吳掌櫃的把靈床安頓好了，才走到李公子的身邊，拍拍他的肩，語重心長的說：

『公子，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啊。今兒個雖然受了幾次三番的驚嚇。可是，連你帶我還有鄒

三，不是也得了不少的教訓嗎？』

『豈祇是教訓而已，』李公子面容肅穆的接腔說：『我枉讀了十幾年的書，那十幾年的苦功，都不如申七法師的這一番開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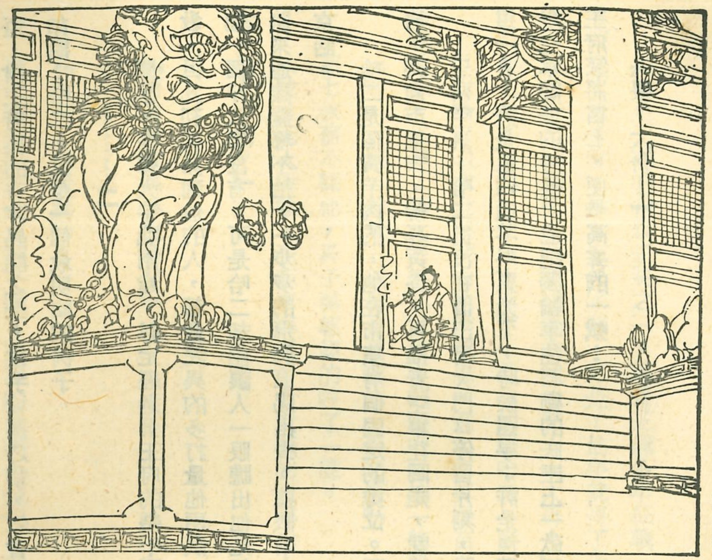
吳掌櫃的臉上，又漾起了笑容。遠處，傳來了破曉的鷄啼。

僧王

一

西天一抹晚霞，正中間嵌着個紅橙橙的大太陽，灑一地閃爍跳躍的金黃色光芒，將僧王府邸門前，那一對五尺來高，三五個人合抱不攏的青石獅子，罩上一層奇異玄妙的外衣。金光四射，變化萬千。

北京城裏，天子脚下，大小官衙和王公大臣的府邸門前，也不知道有多少對大小不一的石獅子。但却以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府邸大門口的這一對最出名。不僅因爲它體積特別的大，王爺的戰功彪炳，威名四播；他是滿清二百六十八年間，皇親國戚、金枝玉葉中作戰最勇，武藝頂高的一位。而且，僧王府大門口這一對石獅子是一名高手石匠的生平得意傑作。它鬣毛直豎，怒目奮睛，張開了血盆大口，露出兩排鐵森森的獠牙。狂暴威猛，猙獰可怖，彷彿它立刻就要吞下幾個人去。打從僧王府門口經過的人，猛可望它一



眼，莫不給它嚇得渾身打個哆嗦。甭說沒那個胆大的孩子敢在它週圍玩兒，清早黃昏，連大人都會遶它遠些，埋頭疾走而過。

人們都說：高手石匠自己講的，僧王府的石獅子，連獅身帶上底座，重量恰好是一千斤。

僧王府邸面對着大街，往西邊走不多遠，便是一處夠大且熱鬧的市集。因此，每天總有成千上百的人從王府門口經過。而且還多的是少婦長女，推車挑擔的鄉巴佬。也曾有人勸過王爺，爲什麼要住在這鬧市的邊上，何不換一幢清淨幽深着的府邸呢？可是王爺自己並不在意，他總是捋些頷下鬍鬚笑笑說：

『市集是藏龍臥虎之地，有的是身懷絕技的英雄好漢！』

聽到他這個說法的人，多半能夠恍然若有所

悟，僧王府裏的奇才異能之士，身手矯捷之輩，怎會這麼多的？原來，他時時刻刻都在留意物色人才。譬如說：哈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二

原來，在每天早晚兩趟，必定經過僧王府的幾千百人之中，有一個綽號假洋鬼子的哈二，世代信奉回教。但凡初次見到他的人，都會詫異的多打量他兩眼，因爲他的長相非常特別，清朝同治初年，北京城裏連一個洋人都沒有。可是哈二却能讓人一眼瞧出他是個洋鬼子的長相。他腰挺背直，個兒又高又大，走起路來連膝蓋都不拾，一步步的飛脚直踢出去。藍眼睛，高鼻梁，一頭稀鬆的黃髮，但却能說一口道地的北京話。

哈二是個賣羊肉的，他在市集有個固定的攤位。天矇矇亮，他便推一輛獨輪小車，直撅撅的走過僧王府，奔向市集去。薄暮黃昏，再推着空車往回走，就這麼來來往往，至少也有個三兩年了。

三兩年裏，哈二從沒在僧王府大門口停留片刻，跟高高坐在石台階上的門房家將搭訕過一句。偏就在這一日，許是他四頭羊早賣光了，時候還早；許是他聽說了僧王府裏的那些事情，有點好奇。所以，在推着空車回去的時候，他把獨輪車往石獅的底座上一欹，沒頭沒腦的，仰起頭來，冲着坐在紅油漆長櫈上的王府家將苗七，便是高聲的一喊：

『喂，大哥！』

苗七是王爺的心腹家將之一，跟着王爺多年征戰，出生入死，也不知立了多少汗馬功勞。他自格兒願意留在王爺身畔，照舊充任家將，可是，他早就得了六品頂戴，授了千總的實缺，也算是一員朝廷的命官。所以當時他一聽哈二楞頭楞腦的喊他聲：『大哥！』分明『狗眼瞧人低』，在把他當做王府的下人看待。心裏老大不高興，便由上而下，冷冷的睃哈二一眼，然後，乾脆把頭偏了過去，來上個不屑答理。

叵耐哈二根本就不明白他的意思，還在打算跟苗七聊陣閑天。他抽出腰帶上掖着的旱煙袋來，裝滿一煙鍋煙末，自取火刀火石燃起了火，吧嗞吧嗞的一陣吸。吸幾口，又臉朝上的問了話：

『嗨，大哥，聽說王爺挺會武藝的，是吧？』

苗七依舊不睬他，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

『我且聽人說哩，王爺府邸裏，會武藝的很不少！大哥，您說說看，究竟有多少位呀？十位八位，還是百兒八十的？』

……………

『可有幾位高手沒有？』

……………

『大哥，您說話呀！』

苗七正想站起身，抹下臉，狠狠的教訓他幾句。看他也是三十來歲的人了，還這麼說話又冲又楞，沒

個上下尊卑？却是，轉念一想，跟這種混人計較個啥呢，沒的多費唇舌罷咧。於是，他決定了不理睬他到底。

苗七那一頭置之不理，這一邊，哈二還在絮絮叨叨的沒完呢。他吸完了一鍋煙，敲去煙灰，把旱煙袋往腰帶上一揷。左手扶着石獅子，伸出右手，撥弄着石獅子嘴裏的那個大石珠，發出鏜鏘鏜鏘的聲響，說着：

『大哥，是不是但凡會幾手武藝的，王爺都能收在帳下，賞一份口糧呀？』

……………

『大哥，得有多高的武藝，才能跟着王爺吃糧當差，有個出頭的指望？』

苗七很不耐煩啦，再在門廊長櫈上坐下去，那莽漢準得嘮叨個沒完了。一生氣，虎的起立，扭轉頭來，死命的瞪他一眼，頭也不回的，大踏步走進門裏。

腦後，還聽見哈二在大出意外的說：

『我道您也沒事，陪您聊聊呢！怎麼着，敢情您是動了氣呀？』

三

苗七回到轎廳，打了個轉。喊一聲門房老廖，吩咐他道：

『門口有個混小子，儘纏着我嘮叨個沒完，你去瞧瞧，他走了沒有？』

老廖佝僂着背脊，直搓着手，冲着苗七笑了笑，邊往外走邊在說：

『是那兒來的混小子，把咱們七爺給氣炸了呀？』

苗七躭心着王爺快要回府，大門口沒人。他一頓脚催着說：

『叫你去瞧瞧，你就快點去呀！』

『是是是，七爺，我這就去。』老廖連忙答應，加快脚步，跨出高門檻去望了一望，高聲的說：『七爺呀，那混小子許是走啦。』

苗七這才長長的吁口氣，邁步再往外走。老廖已經二郎腿一蹺，坐在那張長板櫈上了。苗七正待跟他併肩而坐，眼睛偶然掃過大門口的那一對石獅子。驀地，他發出了一聲驚呼：

『哎呀！老廖，你瞧見了沒？』

『瞧見了啥呀？』老廖仰起臉來，茫茫然的問他：『七爺，您又瞧見了啥？』

筆直的伸手一指石獅，苗七睜圓了兩眼說：

『喏，你瞧！』

一瞧之下，老廖立刻就驚呆了。他起身向前，走了幾步，再看了個仔細，連連的搖着頭說：

『這是怎麼回事呀？千斤重的石獅，怎的會打了個轉，變成頭朝裏，尾巴向外的呢？』

苗七再一看左邊的那座石獅，又是一指的說：

『哇！還有這……』

『不好了呀！七爺，』老廖驚得直跳了起來：『兩座石獅，全都給轉過來了。』

『一定是那個嘮嘮叨叨的混小子，』苗七喃喃自語的說：『剛才乘我進去一趟，跟咱們開了恁大的玩笑！』

老廖使勁的搖着頭說：

『一個混小子，能有這麼大的氣力？才一眨巴眼功夫，就把兩座夠一千斤重的石獅子，搯將起來轉了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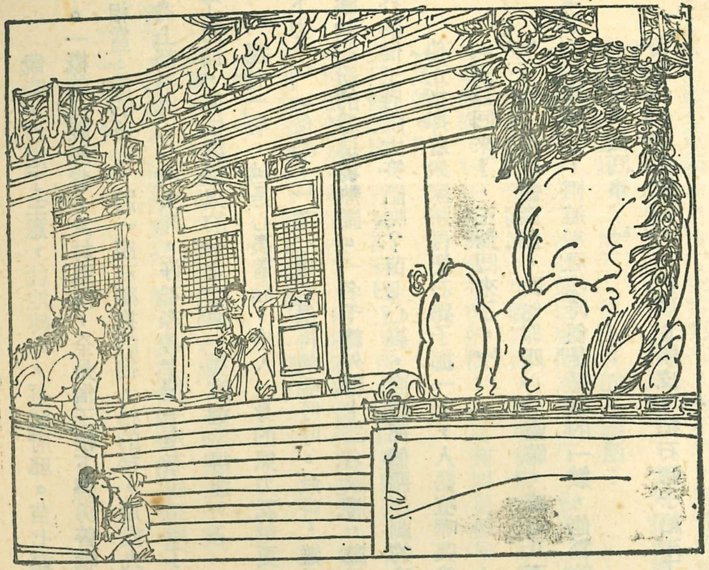
『沒錯，準定是他幹的，』苗七的一雙濃眉皺得好緊，都快壓上眼簾來啦。他悶悶悒悒的說：『方才他直在問我，府裏有多少會武藝的，得有多大的本事才能在王府吃糧當差？我嫌他莽撞、嘴碎，長相又跟個洋人似的，所以沒搭理他。進轎廳打了一轉，多一半是他反惱了，給咱們添了這樁大麻煩。』

『長相跟個洋人似的，』老廖畢竟地段熟，認得的人多。一經提醒，便想了起來說：『那準是外號「假洋鬼子」的回子哈二了。』

『哈二是個幹嘛的？』

『他在市集上賣羊肉。』

『你知道他的住處麼？』



『不知道，』老廖答了聲，緊接着又問：

『七爺，您是要找他呀？』

苗七滿臉苦笑的道：

『不找他，這兩座石獅怎麼搬回原位？咱們王府上上下下將近二百口人，誰有他恁大的氣力？一會兒王爺回來，看到石獅子調了個方向，他老人家一聲怪罪下來，誰能担待得起呀？』

聽苗七這麼一說，老廖職責攸關，不禁也着起慌來，他神色倉皇的道：

『哎喲，七爺，這可怎麼辦？立時三刻上那兒去找這哈二呀？』

苗七也十分焦灼的說：

『就算找着了他，我也不能陪上笑臉去求他呀！何況，王爺馬上就要回府了。』

說時，打定了主意，就地轉車，再進府邸。苗七連奔帶跑，十萬火急，召來一十二名身强力壯的家將。一概的虎腰熊背，身材魁偉，全是僧王帳下驍勇善戰的勇士。十三條彪形大漢，外加一個內外兩家功夫相當了得的苗七，將一座石獅抱的抱，抬的抬，用盡九牛三虎之力，杭唷杭唷的喊聲叫得震天價響，人人身上都累出了一身大汗。好不容易才把一座石獅抬離了地，挪動了那麼好幾尺，算是把獅子頭從北面搬到了西面，要恢復原來的坐北朝南，委實還差得遠。

還有一層，越是心裏着急，衆人一身的氣力就越更使不出來。老廖急得跑前跑後，一叠聲的嚷着：『下力！』『使勁！』苗七更是累得氣喘吁吁。最叫人難受的是薄暮時分，王府門前圍上了一大羣人，都在議論紛紛的看這場熱鬧。一名千總外帶十二名家將，搬個石獅子都用上了吃奶的力氣，這豈不是給威震中外的僧王府鬧大笑話嗎？苗七心裏，直把那個惡作劇的哈二恨得牙癢癢的。

他正指揮着衆家將再把石獅子挪一面，人語喧嘩突然之間靜了下來，人叢中在響起低切的耳語：

『王爺回來了，王爺回來了。』

僧王由一隊侍衞簇擁，騎他那匹心愛座騎，威風八面，神采奕奕。可是他一到府邸門口，看到那一班家將的狼狽模樣，兩道劍眉頓時便是微微的一皺，他霍的跳下馬來，問聲：

『這是怎麼回事？』

苗七心知無法隱瞞，只好硬着頭皮，把石獅子給來了個向後轉的前因後果，細細的稟告一遍。——祇

是，他以爲王爺聽後會得大發雷霆的，殊不料，王爺的臉上竟會出現了笑容，他緊跟着就問：

『眞有這種奇人呀？你們誰認識這哈二，立刻把他請來。』

門房老廖上前打了個千，他高聲的在回話：

『啓稟王爺，方才苗七爺已經問過衆人了，沒有人知道那哈二的住處。不過，他每天早晨擔羊肉上市集去賣，晚上從市集回家。早晚兩趟，都要從府邸門口經過。』

『這麼說，』王爺與致勃勃的問：『要到明兒個早上，哈二才會走過府邸了？』

『是的。』

王爺點點頭，走到石台階上。突然又回過頭來，伸手一揚，說道：

『你們就別白費功夫了。兩座石獅都這麼放着，等到明兒早上，哈三來了再說。』

苗七如逢大赦，趕忙的應了一聲：

『喳！』

『廖四，』王爺又關照門房老廖：『明兒天不亮，你就在這門口候着。等哈三一到，好言好語的請他留下。再叫人入府知會我一聲，我自會儘快的出來會一會他。』

『喳！』

四

就因爲從王爺口中吐出的『會一會他』，大有弦外之音挑釁意味。給圍在王府門口看熱鬧的街坊百姓聽到了，一傳十，十傳百，加油加醬，添枝作葉，一晚上功夫就傳遍了北京九城。——王府大街鄰近出了一位膂力千斤的大力士，斗胆敢向王爺『挑戰』，把僧王府石獅子搬了個向後轉，王爺有意『會一會這條英雄好漢』，跟他『比個高低上下』，『約定』次日一早在僧王府大門口『當衆比試』。這麼樣的一個消息傳了開去，那還了得？北京九城官紳百姓一概爲之轟動，人人都想起個早趕上這場熱鬧。所以，翌日清晨還沒拂曉，僧王府大門外已經層層疊疊的站滿了人。一城萬人空巷，堆成肉陣人牆，全來參觀這空前未有的王爺與大力士的比試場面。王府門口，石台階上，左有老廖，右有苗七，身後各有甲冑齊全的家將二十四名，石台階下更是人山人海，挨挨擠擠的亂成一團。僧格林沁麾下的幾員方面大將，如像恆齡、舒通額、蘇克金、何建鰲等，也趕了來站班侍候，威風凜凜的分立台階左右。

僧王府前有了這麼一個轟動九城的盛大場面，使那推了一車羊肉上市集的回子哈二反而多添麻煩，他一路『借光，借光！』『勞駕，勞駕！』的嚷嚷，在密集的人叢中推着小車走。臨到僧王府大門口，他想想覺得不對，正在滿臉陪笑的跟一位老人家問個訊：

『老爺子，今兒個王府有什麼事嗎？怎的聚集了這麼些人？』

那位老人家方待回答：高高站在石台階上踮腳張望的老廖，一瞥之下瞧見了他。老廖當下就喜出望外，快步奔下台階，擠到哈二跟前，一把攙住了他的右胳臂，親親熱熱的說：

『哎呀我的哥，咱們等你等得好苦。來來來，你別駭怕，王爺昨兒個就吩咐了的，他老人家要親自問你的話咧。』

可是哈二却在想着，果然是自己一時頑皮捅出大漏子來了。他胆敢搬動僧王府門前的石獅子，如今準是王爺要拿下他來當衆治罪。他嚇出了一身冷汗，儘在想着趕緊開溜。叵耐在稠人廣衆之間，一身的氣力沒法施展得開。何況王府門前守候的人動作好快，恆齡、舒通額、蘇克金、何建鰲、全順，僧格林沁親王帳前的五虎上將，立刻就趕了過來把他圍在正中間。說是說叫他別駭怕，哈二却自以爲陷入了龍潭虎穴，天羅地網，便揷翅也無法逃出重圍。他唯有把心一橫：『拚着這條命，賠了王爺的石獅子吧！誰教自己胆大包天，冒犯了王爺的虎威。』

哈二被五員上將，一名門房推推搡搡的往前走，擁擠的人羣發出驚喜交集的讚歎聲。石台階上的苗七，却早已飛身入內，稟報王爺。因此，只等了不到一盞茶功夫，就瞧見相貌堂堂，鼻直口方的僧格林沁親王在走出來了。

王爺在大門口一露面，嗡嗡議論的聲音便猛可的靜了下來。衆人但見王爺輕袍緩帶，面露笑容，他對萬頭攢動的人羣彷彿不會瞧見。春風滿面的走下台階，來到哈二的跟前，他輕輕一拍哈二的肩，十分親暱的說：

『哈二，你的力氣可不小哇！』

『王爺，』被僧格林沁親王的威儀所懾，哈二竟不由自主的屈膝下跪，他向王爺磕了個頭說：『小的罪該萬死，斗胆搬動了王府的石獅。這會兒小的知罪了，任憑王爺處置，小的死而無怨。』

『嗨，你這是說那裏話來？』王爺不惜降尊紆貴，親自把哈二給扶起來：『哈二，你能搬得動這千斤重的石獅，足見你有天生的神力。本藩佩服你還來不及哩，那有加罪於你的道理？』

哈二直在眨巴着眼睛，將信將疑的問：

『王爺，您是說您不會治我的罪？』

『斷然不會。』王爺伸手一拍石獅子的頭說：『哈二，我不但不治你的罪，還得請你幫個小忙，把這兩座石獅搬回原位。然後，我自有賞賜。』

哈二歡喜無限，雙手直扭的說：

『多謝王爺恕罪，小的這就把石獅子搬回原位。』他把雙手伸在面前，吐了一泡口水，一陣搓弄，自言自語的說：『唉，幸虧王爺體恤咱們，大人不記小人過。要不然，方才我直在躭心王爺會砍我的腦袋。心裏一駭怕，甭說搬石獅子，我竟連走幾步路的力氣都給嚇跑啦。』

聽得王爺嗬嗬大笑，他說：

『哈二，你放心，當着這麼多人面前，本藩決計不會打誑。你把石獅搬好，本藩重重的有賞。』

擠得水洩不通的圍觀者，連同王爺的五虎上將在內，全都情不自禁的笑了起來。

哈二在準備搬動石獅子了，他捲起兩隻打了補綻的衣袖，再鬆了鬆褲腰帶。王爺和衆人目不轉睛的盯住他看，只見他走到左首石獅子跟前，他左脚伸前，微微的屈膝，使自己的身子稍稍的蹲下去。正要伸出右臂，他忽然又站直起來，望着王爺楞不幾幾的說：

『王爺方才說小的有天生神力。其實，小的這身力氣不是天生的。』

王爺笑吟吟的反問一句：

『那麼，你是練出來的囉？』

『對！』哈二伉直的點點頭說，又讓衆人爆出轟雷也似的笑聲，但他仍在一本正經的說道：『小的從五歲起練膂力，到今兒個整整三十年，從來沒有一天停過。』

『了不起！』王爺向他一伸大拇指說：『哈二，這就叫做：「有志者，事竟成」了！』

『謝謝王爺誇獎，』哈二眉開眼笑的，又跟王爺聊起了天：『王爺，多半您沒功夫常練氣力吧？』

王爺給他問得怔了怔，在衆人笑得前仰後合聲中，又一次的反問：

『哈二，你怎知道本藩沒常練呢？』

哈二憨憨的，冲着王爺扮個鬼臉。壓低聲音，湊近王爺的耳朵說：

『王爺要是常練，搬這兩頭石獅子就算不了什麼啦。您該昨兒晚上就把它們搬回原位，那用得着等到今兒早上，再叫我來搬咧！』

五虎上將正要叱喝：『放肆，大膽！』王爺趕緊伸出手來攔住，他半點兒也不惱的說：

『哈二，你這話說得不錯。不過，你還是先搬石獅，待會兒本藩再跟你聊。』

哈二挺起勁的雙手一拍，高聲逗笑的說：

『對，王爺，咱們先辦正事，再閑嗑牙吧。』

又是一陣狂飆似的爆笑。——哈二開始搬石獅子了，他微蹲下身，伸出右臂往石獅子肚皮底下一抄。在萬萬千千的人停止笑聲，駭然注視之下，他把全身的氣力運到腰部和右肩。於是腰一挺，肩一抬，龐然巨物，千斤重的一座大石獅子，居然會讓他輕輕易易的抗上了肩膀。王爺全神貫注，凝視他的神情反應，準備隨時隨刻去幫他一把，免得他被千斤石獅壓垮。然而，哈二却臉不紅，氣不喘，他腳步輕鬆的扛着石獅走了一小圈，讓千斤石獅再來一次向後轉。還自自在在的看清楚原來安置的地點，輕輕的把石獅從肩頭卸下；果然不差分毫。

所有在看着這一幕的人，不約而同的喝了一聲采：

『好！』

王爺捋着領下鬍鬚在笑，他確實很高興，很歡喜，但是他也在這時稍微起了陣賭勝逞強的念頭。就祇爲了哈二天真無邪的一句話：『您該昨兒晚上就把石獅子搬回原位的。』居然眞演成了王爺和哈二比試的一齣精采好戲。

當第二次聲震屋宇的叫好聲響起，哈二已經穩穩當當的，把兩座千斤石獅一一恢復原位。采聲與掌聲此起彼落，歷久不歇，哈二用飛快的動作再向王爺磕了個頭，王爺又一度雙手將他攙起，哈二却突然想起了他那一車羊肉，告了聲：『得罪！』又擠到人叢裏去，把他的獨輪車給推了出來。

王爺和他的五虎上將險些笑出了眼淚，然後王爺直在嘀嘀的笑着說：

『哈二，正事辦完，咱們該閑嗑牙了。怎麼樣，羊肉買賣好嗎？』

『不好啊，』哈二愁眉苦臉的說：『就今年鷄鴨魚肉全都賤得不成話啦。一斤羊肉，祇能賣十五個磞子兒。』

十五個磞子兒，就是十五文制錢。同治初年，銀貴錢賤，一兩銀子可以兌換制錢一千五百文。所以一兩銀子就能買一百斤羊肉，這實在是太便宜了些。王爺在週圍人等的笑聲不絕中，跟哈二談了幾句生意買賣。倏地，他靈機一動，便提高聲浪說道：

『哈二，這麼吧，你的買賣很不好做，本藩又挺喜歡吃羊肉。方才我說過要給你重賞，此刻本藩就買你兩斤羊肉，算作賞賜，你看可好？』

聽到的人都在納悶，僧王一向慷慨豪爽，又愛重人才。不論是誰得着他的青睞，成千上百的銀兩，他會毫不吝惜自掏腰包拿出來讓他花。如今當着這麼些人的面，怎會用買兩斤羊肉當作重重的賞賜，來打發這個傻裏巴幾的混小子？這豈不是顯得太小器了嗎？

可是，混小子哈二却絕不在意，他反倒歡天喜地的在說：

『謝謝王爺，今兒還沒到市集上，就先賣掉了兩斤肉，可見得今兒個的買賣一定好。』

王爺齜牙笑笑，吩咐老廖：

『去取三十文錢來。』

老廖跑得脚不沾地的，進屋拿了三十文嶄新的制錢，哈二早已切下兩斤腿肉，高高的過了秤，雙手遞給苗七。老廖正想數錢給哈二，王爺却把手一伸，輕輕的說了聲：

『拿來。』

老廖慌忙把錢遞到王爺手上，王爺左手接過，再由左手交給右手。他將三十文新制錢叠成整齊的一叠，用大拇指和食指一捏，然後伸向哈二，朗聲的說：

『哈二，這兒是你的兩斤羊肉錢。一共是三十個磞子兒，對嗎？』

『對，』哈二一面伸手來接，一面笑嘻嘻的答道：『謝謝您啦，王爺！』

然而，當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一碰到那三十文錢，哈二立刻發現情形不對，那叠在一處的制錢被王爺捏得緊緊的，既堅又硬，非得使點氣力，才能把它取過來。於是，哈二暗中把氣力運到兩指，他和王爺四指相交，套成兩個圓圈，再使勁的往外一拉；他那兒想到王爺會使這麼大的力氣，那一叠錢就像是生銅澆鑄的小棍棒，都跟王爺的兩根指頭銲接在一起啦。一次拉不動，再來第二次，第三遭，第四度，偏就沒法

讓那一叠錢移動分毫。直到這時，大家夥兒方始明白，原來這正是王爺和哈二在比試，不到一兩重的三十文錢和千斤石獅一樣，全是較量膂力的工具。

兩根指頭拉不動那一叠錢，哈二便用上了右手五指，牢牢捏緊了制錢死命的扳，看着的人全都驚得舌橋不下，孩子們吐出了老長的舌頭尖。哈二彎出了一腦門的汗，王爺却仍在笑容可掬，屹立不移，若無其事的。這時候，哈二乾脆使上了雙手合抱，緊密交握。他用兩隻手合力扳那根小銅柱，氣力不夠，再加上全身的重量，他以雙脚爲支點，身子儘可能的往地面傾斜。在那種情形之下，即使他的力氣果眞比王爺大，扳動了錢時他也得摔上一大跤。却是他什麼都不顧了，只求王爺兩指捏着的那根小銅柱鬆動分毫，然而，奮力多時，依然無效。

哈回子不服輸，他心生一計，只是唯恐王爺也在把體重加在氣力上，他猛一鬆動，王爺會往後栽倒。因此，他遍體大汗淋漓的，先關照了一聲：

『王爺，小的可要鬆手啦？』

打個哈哈，王爺跟着衆人笑了，他輕輕鬆鬆的答了句：

『請便。』

於是哈二雙手鬆開，他趁勢往地上一坐，休息休息，仰起頭來望着王爺問：

『王爺，可許小的使一樣吃飯的傢伙？』

先不答話，王爺在衆目睽睽，驚駭盯視之下，先把兩根手指一鬆。一個接一個的，將三十文制錢從右手抛向左手，再從左手甩回右手來，重新揑在兩指之間。他的意思是給大衆看清楚些，他兩指揑着的還是銅錢，並沒換成銅柱或棍棒。然後再回答哈二說：

『由你！』

哈二一聲不吭，他走到獨輪車旁，解下拉車用的粗繩子，再回到王爺身邊。用粗繩子尾梢，在那一疊錢上打了個死結，把一疊錢牢牢的套住。再曳起繩頭，遶着右手手掌連盤幾圈。接下來，他便像個拉縴的縴夫一般，手拉繩，繩過肩，將一根粗繩繃成筆直，再一步步的往前走。却是走來走去，由於他始終拖曳不動，每一步都是無效的落回原地。哈二施展出他三十年苦練得來的渾身膂力，藉一根繩索連貫，他是在作最後的掙扎。人人替他躭心，人人覺着他這麼樣實在是太吃力。他的整個身子都緊貼在地面，喉嚨裏發出沉濁的喘息。但是在繩子的另一頭，人們畢竟也看到了王爺同樣的在使勁，——他那寬大的袍袖由於右臂越抬越高，自動的向下滑落，露出了他粗壯的胳臂，肌肉聚結成拳，一根根小指粗的青筋直爆。用那一叠制錢作爲橫剖面，王爺的右手虎口和制錢恰好形成了半圓月。越聚越多的人羣，全都緊張得停止了呼吸，更沒有任何人敢於發出半點聲音。連老陽兒也從雲層裏探出了臉，注視這兩位勇士的角力。

人聲靜止，萬籟俱寂，在萬千人羣羣相矚目的焦點，王爺的兩指之間開始起了格格軋軋的聲響，那種輕微的響聲在靜寂中聽來足以令人心悸。人們都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三十枚嶄新的制錢，承受不了

兩股雷霆萬鈞之力的交戰，王爺使勁的頂與壓，哈二拚命的往外拉。兩股大力一再衝激，制錢的堅硬面臨嚴重考驗。制錢擺脫不開，就唯有碎成齏粉。

然而又有些細碎的音響，在使僧格林沁親王驚了一驚。在他和哈二之間相連貫的是一根八股蔴繩。縱然極其堅靭，但也禁不住王爺和哈二的用力過猛，絲毫不肯相讓。所以偌粗的繩索都在開始綳裂，卜卜的響聲不絕於耳。那是在對哈二發出嚴厲的警告，繩索一股股的在綳斷。一旦整個的斷了，王爺跟哈二的神力兩者陡然一分開。哈二失却重心，他準會在堅硬的石板地上，摔得頭破骨折，血流不止。

沒有任何一個人聽得見，王爺在發出一聲深沉的歎息。接下來，他又拔高嗓門尖聲叫道：

『哈二，本藩這下也要鬆手啦！』

哈二時正氣喘如牛，他沒法發得出聲，答得上話。同時他也不知道自己腦後的粗繩索就要斷了。不過，王爺那邊的勁道一鬆，他立刻就有了反應，徐徐的把攬在肩頭，繞在手掌的繩索往後放。表示他在接受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投降』、『認輸』。一場龍爭虎鬥，空前絕後的雙雄角力，至此宣告終結。

五

可是哈二早已筋疲力盡，足有好大半晌，他只能趴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氣。四周圍依舊是一片靜寂，不再有人發笑，不再有人喝采，甚至於連驚詫讚歎的聲響，全被人們自動埋藏在喉嚨裏面。因爲在場的每一個人，一致爲方才驚心動魄、一髮千鈞的場面所震懾。大夥兒都在心裏揣想，這一場比試將會怎樣結束

?——是王爺當衆認輸，還是馬馬虎虎，含含混混的姑且算作不分勝負。讓大清的宗室親貴，禁軍統帥，定鼎以來的第一條英雄好漢，跟一個賣羊肉的回回說聲：『你贏了我。』那委實是不可想像。哈二開始在伸胳臂舒腿的試着掙扎起立了，王爺並沒有走上前去扶他一把，像是他自己也被牢牢的釘在原處，跟哈二一般的累狠乏透無法動彈。只不過他的唇角還掛着一抹微笑，他也盯望着哈二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徐徐轉身，和他面面相對。王爺終於開了口，他由衷關懷的問：

『哈二，該沒傷着那裏吧?』

『沒有。』哈二右手扶在瘦歉無力，近乎虛脫的腰幹，他一臉苦笑的回答。然後又問起了他最關心的一件事：『王爺，我……我那兩斤羊肉的錢呢?』

『拿去吧，』王爺伸手把兩指揑着的錢，遞到他的跟前，『這錢着實得來不易。』

用力過度，哈二的雙手直在哆嗦，他把兩手併攏起來伸過去接。王爺却特意將右手抬得老高，他很慢很慢的使揑住制錢的兩指鬆動，分開，讓那三十文制錢落到哈二的雙手合捧裏面。制錢在往下落了，却是，圈裏圈外，層層疊疊，但凡瞧眞切而又懂點兒武藝的，頓時就轟雷也似的高聲喝起釆來。

三十文制錢，一概碎成了粉末。落在哈二掌心裏的，全是些晶晶閃閃的銅屑。王爺的神力能使這一堆銅屑凝爲一體，堅硬牢固宛似銅牆鐵壁，那實在是令人無從想像的一項奇蹟。

哈二雙手捧着那一小撮銅屑，發了一陣子呆。然後他抬起頭來，單刀直入的問：

『王爺，這三十個磞子兒，是該您賠呢?還是該我賠?』

王爺縱聲大笑，挺豪爽的回答他道：

『該我賠，該我賠，當然該我賠了。』

『凡事都拗不過一個理字，』哈二還在認眞嚴肅的說着：『王爺，您說是吧?方才分明是王爺輸給了我，這三十個磞子兒就該您賠。』

衆人都沒想到，王爺竟會了無慍色，他一口承認的說：

『不錯不錯，方才是本藩輸了。所以，此刻本藩不但該賠你的錢，而且還得加倍再加倍!』一轉臉，吩咐苗七：『進去取十兩銀子，兩疋布，賠給哈二。』

苗七應聲：『喳!』拔脚就往王府裏跑。不一會兒，就取出來一錠銀子，兩疋布，直接了當的遞到哈二手裏。哈二雙手接過，遲疑了一下，眼望着王爺，問道：

『王爺，再怎麼加倍又加倍，也倍不上這麼多來呀?』

王爺藹然的笑着，答道：

『多下來的，就算本藩賞你的好了。哈二，你只管收下吧。』

哈二捧着銀子夾起兩疋布，想磕個頭道謝，偏又苦於手裏的東西沒處放，便向王爺點了點頭，說聲：

『破費您哪，王爺!』

說罷，轉身就走。他把兩疋布放在車上，銀子揣進懷裏，正待挽起車子往市集走。王爺却跟過去幾步，直到哈二的身畔，方始慢吞吞的問：

『哈二，要是有更好些的營生，比方說，一月拿一二十兩銀子的餉，還有一刀一槍博個遠大的前程，不辜負你這三十年來苦練之功。你願不願意拾了這賣羊肉的買賣？』

哈二毫不游移，脫口而出的說：

『一月拿一二十兩銀子的餉，就算沒什麼遠大的前程，我也幹。』

『那好，』王爺喜孜孜的說道：『你明兒個就到王府來，我派你當一名親隨。』

『王爺的意思是說，』哈二却又伸手猛搔頭道：『叫小的去跟王爺當差。』

『不錯。』

『那——，』哈二忸怩不安的苦笑：『那我還是去賣羊肉吧。』

站在王爺身旁的苗七，聽得大惑不解。他一陣錯愕，插進嘴來問：

『哈二，你這是怎麼啦？跟王爺當差，那是打從天上掉下來的大好機會。別人夢想不到，你輕輕易易的得着了，怎的又不幹了呢？』

哈二當着王爺的面，出乎至誠，丁一確二的回答苗七說：

『大哥，您不知道，我心裏是想跟王爺。可是，錯不該剛才跟王爺比劃了那麼一下。』

苗七噗哧一聲笑了起來說：

『瞧你這小子，又倔又擰，就像條蠻牛似的，直着脖子儘往斜路上走。你也不想想，要是咱們王爺方才不跟你比劃那麼一下，又怎知你有這一身的氣力，又怎會派你當一名長隨？你的前程正由方才的比劃得來，怎麼說你錯不該跟王爺比劃了呢？』

哈二雙手直搓，急急分辯的說：

『哎呀大哥，您怎的連這層道理也不明白？難道您沒聽說過：「人人有臉，樹樹有皮。」又道是「樹大生枝，人大生心。」王爺跟我比，那王爺是天，我是地。我想跟王爺吃糧當差，方才的比劃就是逆天犯上，何況我還贏了他老人家。王爺此刻肚大量大，不計較這一場勝負，有朝一日想想覺着不是味了，瞧我橫也不是，豎也不對，到那時候，叫我怎麼辦呢？』

『哈哈，瞧不出瞧不出眞瞧不出，』王爺打了個哈哈，拍着哈二的肩膀在誇他：『哈二，你年紀輕輕，倒還蠻有見識的哩。咱們今兒個初見面，本藩的爲人行事你當然摸不着底細，所以你才會有這個想頭，我並不怪罪你。不過，將心比己，此刻我只有兩句話，你願意跟本藩當差，本藩自會拿你當心腹體己人看待。不願意呢，那就罷了。反正一切由你便是。』

哈二緊咬嘴唇很想了想，終於作了個決定說：

『王爺有心提拔哈二，叵耐哈二沒這個福份，竟是只好謝謝王爺了。』

他這幾句話一出口，在場的人，無不瞠目結舌，大出意外。於是嗡嗡議論的聲音，立刻就揚揚沸沸的響了起來。苗七瞪大兩眼，僧王搖頭苦笑。哈二反倒沒事人似的，待拉車，往前走，忽然又發現套在肩膀上的粗繩子不見了，他直在喃喃自語：

『嗨，繩子上那兒去啦？得趕緊找到，把吃飯的傢伙弄丟嘞，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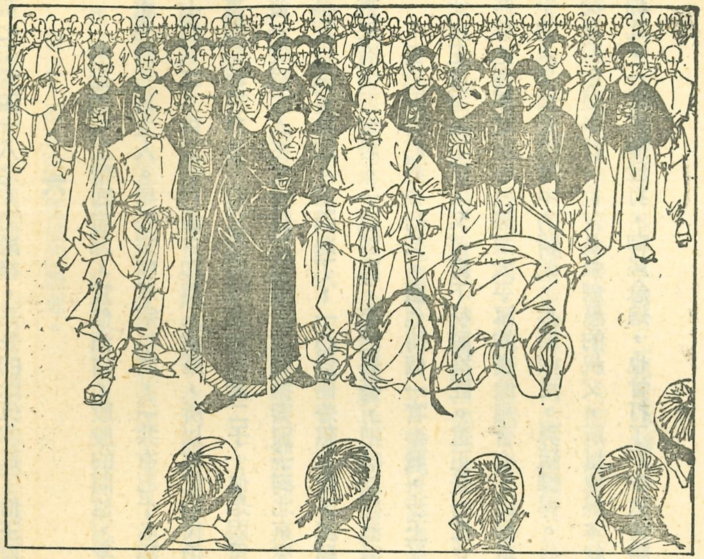
王爺在他跟前都聽見了，便順手指指圈子中央地上，告訴他說：

『哈二，繩子在那兒。』

哈二又道聲謝，邁步過去撿繩子。撿起繩子且邊走邊看邊嘀咕。驀的，他眼睛一亮，雙眉緊皺，再細細的驗看，臉上升起一陣恍然大悟的神情。一點頭，一咬牙，跑到王爺前面，推金山，倒玉柱，仆地就跪，他連連的給王爺叩首，誠心誠意的說：

『王爺，您老人家才眞正的是能人高手，普天之下，沒人可及。都怪小的有眼無珠，妄自逞能。剛才分明是您怕繩子斷了，我摔上一個狗吃矢，準定會送性命，所以您才說是您也要鬆手啦。可笑小的不知天高地厚，猜不出王爺的神勇蓋世無數，還口口聲聲的說自已贏了哩。多蒙王爺寬宏大量，不但沒治小的滿口胡說的罪，竟然都沒點破。王爺呀，小的此刻是打從心眼裏敬重您、佩服您啦！小的自願投在王爺帳下，聽候您老人家的差遣。水裏去，火裏來，粉身碎骨，決不推辭！』

『好，好，好！』王爺喜上眉梢，滿臉堆笑，又是親手把他扶起，直在誇獎他道：『哈二，你眞不失



爲一條通曉事理的好漢。君子擇善而從，士爲知己者死，男子漢大丈夫就該如此。其實，我喜歡你的正在這一點上。能懂得這一層道理，而且還能切實做得到，遠比你那一身的氣力更値價。』

哈二才被王爺攙起來，却又雙腿一屈，跪了下去。他再跟王爺叩着首說：

『王爺，您方才說過要派小的當一名親隨，小的願意這就侍候您老人家回府邸。車上的四頭羊，正好給府邸上上下下加道菜！』

意外變化，看得成千上萬的人，沒有一個不在眉開眼笑，歡天喜地。王爺果然不會輸給哈二，又得了一名死心塌地追隨到底的親隨，眞是這場比試再好也沒有的結局。所以成千上萬人掌聲雷動，歡呼聲浪直上雲霄。大夥兒一齊目送王爺帶着個亦步亦趨的哈二，僧王麾下的五虎上將緊緊跟在後頭，

苗七領着四十八名家將殿後。長長的隊伍都進了僧王府，府邸外面的歡聲掌聲都還在響個不停。

六

王爺把哈二帶回府邸，賞他酒肉，殷殷的問他，身世與家庭。哈二便稟告王爺說：他原籍河南開封，祖先却是猶太人。早在宋朝孝宗年間，一共有七十名猶太人到中國來進貢，後來就在開封落籍，始終都是七姓八家。由於他們很少和漢人通婚，所以世世代代仍然是猶太人的長相。七姓八家猶太人都住在開封城裏的前教經胡同。哈二在開封還有一妻二子，他是因為咸豐末年捻匪作亂，連陷河南、安徽各州縣。他們這一批猶太人在開封謀生艱難，方始拋妻別子到北京來做個小生意買賣，賺了錢捎些回家，這才在北京城裏獨自住下來的。王爺聽了，一心為他着想，當下就教他寫一封信，附一筆銀兩，讓他的老婆兒子搬來北京王府後面定居。一家團圓，生活無憂，把哈二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王爺又有心提拔哈二，讓他得個一官半職，步上光明遠大的前程。轉眼間到了同治三年開春，王爺在北京王府過完了年，又要南下征勦捻匪。這正是哈二立功的好機會，哈二自動要求王爺帶他南下平亂。這時候捻匪張總愚部已經跟太平軍的殘餘相會合，匪勢越來越大。王爺仗着他自己衝鋒陷陣，無人可敵，麾下的人馬又是清軍中的精銳，兵精械足，勇猛慓悍。他曾一舉消滅太平天國直搗幽燕的長毛軍，又曾擒斬捻匪盟主張洛行，也就是張總愚的叔父，所以他根本就不把張總愚看在眼裏。王爺率部直下河北、江南與湖北，一路窮撵猛打，啣尾急追，也曾打了不少次大勝仗。哈二都從一名親隨屢次陞遷榮任游擊了。雖說

是王爺的大力拔擢，畢竟也由哈二親冒鋒鏑，勇往直前，流血流汗所得來。王爺領軍出戰必定身先士卒，哈二總是緊緊相隨，寸步不離左右。一帥一將打起仗來像是出柙猛虎，翻江蛟龍。捻匪一見到他們雙雙出陣，無不望風而逃。因此王爺帶隊從河北打到湖北以後，又回過頭來再把捻匪往河南撵。不幸的是由於王爺一心急着早日把捻匪肅清，他恃勇輕進，隊伍追擊得太快。首先就在湖北麻城、廣濟中了埋伏，損失了不少人馬。端賴王爺、五虎上將跟哈二等人大發神威，拚死衝突，這才衝出了重圍。

王爺在湖北河南邊境轉敗為勝，把十餘萬捻匪撵到了河南的光山、潢川、汝甯一帶，那兒都是丘陵起伏的地區。王爺麾下的主力全是蒙古騎兵，一到山區作戰，兵馬行進處處阻難，何況捻匪人數多過清軍十倍。他們利用地形遍地設伏，王爺麾下五虎上將裏的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相繼中了狙擊當場陣亡，人馬的傷損越來越多。王爺一輩子用兵都是風捲殘葉，批亢搗虛，鐵騎縱橫如入無人之境。他幾曾打過這種窩囊喪氣的仗？所以他憂急交併，怒火攻心，下令大隊人馬迅速追擊，趕緊脫離山地，一天行軍一二百里。他自己由哈二伴着，每日衣不解甲，夜不進屋，深更半夜找個安營地點，便和衣躺在地上睡。然後天沒亮便就地用餐，跟全軍將士草草吃飽立刻躍上馬背，揮鞭奔馳。主帥帶着哈二匹馬單槍直入敵陣，衆將士當然只好勉力跟上前去拚命廝殺。就這樣，王爺的萬餘人馬總算又度衝出包圍圈，不曾給十倍之敵困在豫南、豫東，遭到全軍覆沒的噩運。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四月，王爺大軍再度突圍而出，可是全軍將士早已損失過半，他只剩下五六千

殘餘人馬。但却仍能跟張總愚的十多萬捻匪，在李塡集、柳河、小塡一帶，隔着黃河故道夾水爲陣。由於頭一天猛追捻匪日夜奔馳兩三百里，王爺的馬隊還能夠勉力支持，捻匪赤脚跑路，一個個腿腫脚爛，痛澈心肝。他們筋疲力竭，無法再戰，派兩名頭目過河來接洽投降。王爺眼見勝利在望，唯恐動搖軍心，他喝令哈二把兩名頭目押到河邊，當着隔河捻匪的面拉刀殺了。這一着直嚇得十來萬捻匪心摧胆裂，他們一聲呼哨扭頭就跑。王爺下令急起直追，一追就追到了山東地界，曹州以南。

王爺直把十萬以上的捻匪追得上天無門，入地無路。逼急了時就只好拚却一死，回師反撲。捻匪的人數多過清軍二十倍，何況又是破釜沉舟，死裏求生。雙方鏖戰整整一天，直殺得天昏地黯，日月無光。王爺寡不敵衆，唯有逐步後撤。那捻匪倒也不敢太逼近了，等王爺率部退到一座荒莊古堡，捻匪便連夜的在堡外挖掘長濠，打算把僧王一軍困死在那裏面。

於是到了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那一夜，王爺軍中糧盡，將士高聲鼓譟。滿洲第一條英雄好漢困守愁城，束手無策。總兵何建鰲跟內閣學士全順，一再求他准許連夜突圍，莫等捻匪的長濠挖好，就再也不能撤離了。王爺起先不肯，後來眼見將士栖栖遑遑，耳聽得到處都是哭聲，他實在忍不下心，總算答應了諸將的要求。王爺從虎皮交椅上瞿然起立的說：

『派桂三帶五百馬隊，大開堡門直衝敵陣。本藩跟陳國瑞的四千步兵隨後便來。』

號令一發，開始突圍。桂三原是捻匪頭目投降過來的，他領着馬隊一走，哈二就給僧王備馬。說也奇

怪，那匹僧王心愛的座騎，竟會突然衝出門去，跑得不知去向。哈二只好把自己的座騎讓給王爺，然後拉着馬韁領在頭裏走。王爺一馬當先，四千步兵一隊一隊的開拔。才走出堡門不上五十步，王爺陡然一眼瞧見一支人馬，打着燈籠火把，直向這邊衝過來。馬下的哈二也發現了，他正在納悶的說：

『奇怪，賊兵怎會來得這麼快？』

一語方竟，賊兵已在萬馬奔騰的向王爺衝刺，原來是落井下石，降而復叛的桂三，他出了荒莊古堡便遣人去向賊營報訊，然後爲爭頭功，帶他那五百馬隊返身猛撲。王爺和哈二猝不及防，急起應戰。桂三不敢跟王爺劈面交鋒，但是他却指揮賊兵團團滾滾的把王爺和哈二圍住。王爺、哈二奮力死戰以一當百，叵耐捻匪大隊又陸陸續續的趕了來。陳國瑞麾兵赴援，却又被捻匪重重包圍。星月交輝，古堡外戰場上腥風血雨，鐵馬金戈。捻匪越聚越多，王爺身上已經着了五處傷，鮮血濺滿他的戰袍，以及頭和臉。在地面步戰的哈二更是殺成了個血人兒一般，他拚命的守在王爺左右，幫他砍殺一批批潮湧而來的賊兵。亂刀齊下，王爺防不勝防，身上又多出了三個傷口。他血流將盡，望一眼馬下的哈二，一聲浩歎的說道：

『哈二，原想成全你後半世的功名富貴。怎知反而誤了你呢！』

『沒那話，王爺，』哈二聲嘶力竭，口中噴血的喊着說：『哈二正要叩謝王爺的大恩，給我這個盡忠報國的機會！』

圍攻王爺跟哈二的好幾百名賊兵，哄的一聲，全散開了，他們另找清軍去廝殺。

七

荒莊古堡，一夜血戰，平陽地上血流成渠，屍骸枕藉。清軍突圍失利，捻匪總算贏了僧格林沁親王一仗。祇不過，僧王還是貫澈了他一向的主張：『不獲勝，即成仁！』他的屍首在一畦麥田的邊緣發現，身受八創，血流遍體，但他竟然半臥半坐。因爲在他的背後還有一具屍體，正是碧眼金髮高鼻子，純粹洋人長相的哈二。哈二猝然倒地時，恰好給從馬背上栽下來的僧王墊了背。早些時，在鄂豫兩省長達千里的戰場上，僧格林沁親王爲保持清醒，不肯入帳就寢，他們就經常這樣背靠背的睡。

九美圖

楔子

『唐伯虎點秋香』、『三笑姻緣』流傳了那麼些年，把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唐伯虎，塑造成了一個賣身爲奴，挑達放蕩的丑角。其實呢，無論小說、評話、彈詞、說書、戲劇，甚至電影、電視，所描寫或演出的這一段故事，全部出於虛構。它原由唐伯虎所畫的一幅『九美圖』，渲染附會而來的。

『九美圖』是唐伯虎的生平得意傑作之一，畫的不是唐伯虎的一妻八妾，而是明朝正德年間的九位絕色美女，並且，在這一幅名畫的幕後，還有着涉及宮闈祕勿、政治陰謀，引起了刀兵干戈的大風暴，以及一宗才子佳人，纏綿悱惻的愛情大悲劇，足以使普天下的有情人，爲他們一洒同情之淚。

所以，三笑和點秋香那齣愛情喜劇，事實上却是由『九美圖』愛情悲劇蛻變而成的——

明太祖朱洪武的第十六個兒子朱權，封甯王，鎮守南昌。他的玄孫朱宸濠，在明孝宗弘治年間襲封。明孝宗崩，明武宗朱厚照繼位，也就是那位有過『梅龍鎮』傳奇的正德皇帝。論輩份，甯王宸濠是正德皇帝的堂叔。他眼見他的侄兒皇帝沉溺聲色，經常微服遊幸，公然夜入百姓家中，索人婦女，把老百姓的家稱爲『家裏』，實在鬧得太不像話，而且他又沒有子嗣。宸濠自己則交結宮中內監，朝廷大吏，擁有不少的黨羽，一叔一侄，勢力一長一消，便引起了宸濠的野心，想奪取他侄兒的江山。他久聞吳中才子唐伯虎的大名，派人將他迎到南昌去，一方面，博個謙恭下士的名聲，另一方面，也是他深知唐伯虎能詩擅畫，他要借重一下唐伯虎的丹青妙手。

原來，宸濠的鬼主意特別多，他把握正德皇帝的弱點，貪戀女色，縱情恣慾，他便千方百計的搜求十位絕代佳麗，準備獻給正德皇帝。使他在這脂粉陣裏，神魂顛倒，『芙蓉帳暖日高起，君王從此不早朝』，正德皇帝一荒弛政事，他才好乘機謀反，帶領他的人馬，殺進北京皇城。所以，他要請唐伯虎畫一幅『十美圖』，先送到宮裏，給正德皇帝看看，吊吊他的胃口。

當他把唐伯虎迎到南昌的時候，十美已得其九，都在宸濠的王宮裏待命。這九位美女，也是在史乘中頗有豔名的。包括女畫家，廣陵才女湯之渦，字雨君。奏得一手好古琴的姑蘇木桂，字文舟。工書法的嘉禾朱家淑，字文孺。歌喉美妙的金陵錢韶，字鳳生。舞姿翩躚的江陵熊御，字小馮。擅奏古箏的荆溪杜若，字芳洲。善笙的洛陽花萼，字未芳。奏瑟的錢塘柳春陽，字絮才。吹簫高手公安薛幼端，字端清。

九位美人，全是才貌雙全，風華絕代，宸濠一面積極在尋訪一位美女班首，爲這脂粉陣壓陣的第十位佳麗。一面重金禮聘吳中才子唐伯虎，請他先把九位美人的姿容體態給畫出來，然後，再爲她們每人題一首七絕詩，稱頌她們的美貌與才華。等第十位領袖羣芳的美女找到，再補畫上去。

這大概是唐伯虎一輩子裏所曾得到的一個最佳差使，最倒霉的寵遇。至少，在他還不知道宸濠居心謀叛之前，他住在堆金砌玉的甯王宮中，喫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遍體新衣。一天到晚，都跟聲色甲天下，來自各地的絕色美女，面面相對，諦聽她們的鶯叱燕語，欣賞她們的巧笑倩兮，直到九美的圖與詩，一一的完成而後已。這在一名賣畫鬻字的區區解元唐伯虎說來，的確是他生平未有的一次『豔遇』。問題祇在於，那九位美女是跟他毫不相干的。

由於唐伯虎畫十美圖，畫完九位美人以後，便發生了一樁天大的意外，因此，使唐伯虎的得意傑作『十美圖』就只能畫到九美爲止。當年的外間人士，不曉得唐伯虎畫『九美圖』的經過和所以，從而牽連附會，以訛傳訛，有了唐伯虎九美圖畫的都是他嬌妻美妾的傳說，於是也就產生了『唐伯虎點秋香』、『三笑姻緣』，正是唐伯虎九位妻妾團圓的『美滿結局』。殊不知唐伯虎正因爲畫了這幅『九美圖』而在大受其罪哩。當您獲悉原委，您是否也會爲『被累謫爲吏，不就，歸家放浪以終』的唐伯虎，感到啼笑皆非？

欲知就裏，請看下面的故事——

那一天，唐伯虎特地去探望跟他一般工詩善畫，使酒作狂，才情蓋世無雙，天性風流豪放的同鄉好友，蘇州才子張靈。

張靈，字夢晉，大明正德年間蘇州人氏，長得姿容俊逸，翩翩濁世，一向恃才傲物，卓犖不羣。可惜的是家中一貧如洗，偏偏他又無意仕進。十三歲那年，他父親逼他去應試，他老大不高興的去了，不曾想到，放榜時竟中了第一名秀才。他的家人親友正歡喜，他却兜頭潑人一盆冷水，正色聲明：

『應試的事，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他父親聽了很生氣，厲聲喝問：

『你且給我說出理由來！』

十三歲的張靈，却不慌不忙的答道：

『理由簡單之至，像我們這種心靈性巧的才子，何苦去受那章句的束縛？』

結果，是他父親勃然大怒，把那心靈性巧的才子，狠狠的揍了一頓。

張靈長大成人，他的父母雙親也相繼亡故，他既沒兄弟姊妹，又絕不喜結交朋友，因此成爲了個孑然

一身，家徒四壁。成天只是喝喝酒，吟吟詩，每逢家中缺鹽少米，便順手畫幾幅畫，叫他的書僮文生拿上街去賣，儘管畫史上盛讚張靈畫的山水人物，竹石花鳥無不筆秀逸塵，洵非凡品。可是，張靈賣畫得幾文便幾文，他不許文生跟人開口討個價錢，唯恐褻瀆了他的高潔，和那些畫裏的雅緻。

全蘇州城，只有兩個人跟他談得上話，除了書僮文生，就數對他仰慕得不得了的唐伯虎。因此，當那一天唐伯虎一脚跨進他座落在一片空曠地上的茅廬，張靈一眼瞥見了唐伯虎的時候，他立刻就放下手中的一本詩集，喜孜孜的站了起來，喊着唐伯虎的號說：

『六如，我們是該好好的喝幾杯了。』

唐伯虎含笑入座，轉過臉去先問文生一句：

『文生，你家主人還有存糧呀？』

文生忙不迭的答道：

『有有有，唐相公，實不相瞞，家主人昨天方命我上街賣了畫來。』

『那好，』唐伯虎便點點頭說：『有存糧正要叨擾。』

文生忙着取酒，安排杯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挺爲難的走到張靈身邊，瞟唐伯虎一眼，壓低聲音說道：

『却是有酒沒菜。』

張靈聽了反倒哈哈大笑，他望着文生，高聲回答：

『癡子，你怕唐相公不知道呀？我們主僕二人，從不起火燒飯，向來現吃現買，吃一頓買一頓的，幾曾有菜下過酒來？』

唐伯虎聽他這麼直率的說了，驀的兜起一樁心事，便一杯在手，沉吟着問：

『夢晉，我想起你的貴庚，如今已是而立而後又五年了吧？』

『不，我今年虛度三十六了。』

兩人滿滿的對飲了一杯，唐伯虎方始試探的問：

『夢晉，你可曾想過成婚？』

『怎麼，六如，』張靈笑容可掬的問：『是否你已經訪到了一位配得上我的佳人？』

『那倒沒有，』唐伯虎趕緊否認的說：『不過，自古才子總有佳人匹配，我祇是探問一下你的口氣，

你可曾有過成婚的意思。』

張靈又邀唐伯虎喝了一杯酒，然後自承的說：

『成婚之意，我當然有。祇是當今之世，佳人何處可求？六如，依我看來，這自古及今的幾千年裏，論才子，只有一位李太白，稱得起佳人的，也僅祇一位崔鶯鶯而已。我雖不才，但是除却李太白之外，自以爲千古而降沒人在我之上。可惜的是幾千年來才出了那麼一位鶯鶯小姐，偏又安排她下嫁鄭恆。倒不知道她和那假託張君瑞之名的元微之，果眞有過一段情嗎？否則的話，連這位鶯鶯小姐也是枉來一趟人世啦。六如，李太白和崔鶯鶯都不曾得到良緣匹配，所以我早就對我的婚事意懶心灰嘍！』

『意懶心灰，大可不必。』唐伯虎半開玩笑半認眞的說：『李太白和崔鶯鶯都不曾得到良緣匹配，那是因爲李太白沒有一個像我唐某這樣的朋友，替他四出訪求。崔鶯鶯呢，她那位紅娘終是女流，拿不定主張。至於你閣下，儘可包在我的身上，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必定給你尋個崔鶯鶯來！』

張靈却雙手直搖的道：

『罷了罷了，你那一雙法眼，我可不敢領教。誰不知道你唐六如是色中餓鬼，你也看得出絕代佳麗的蘭心蕙質，雍容華貴？』

唐伯虎聽了，却也不惱，他祇是連連的喝着酒，帶笑的道：

『終有一天，我會爲你選中一位表裏如一的天香國色，好叫你口服心服！』

二

第二天，文生正望着空空如也的米缸酒罎發愁，又不敢催着張靈畫幾幅畫上街去賣，換幾串錢回來。忽然聽見張靈在書房裏大聲的喊：

『「死便埋我」，不亦快哉！文生，快取酒來，我要浮一大白！』

無可奈何，只好空着兩手，走進書房。文生看見張靈正手拿一本『劉伶傳』，邊看邊在擊節稱賞。他深沉的嘆口氣，走上前去，誠惶誠恐的說：

『啓稟相公，酒喝光了。』

『喝光了？』張靈放下手裏的『劉伶傳』，眉頭一皺的問：『不是昨天才打的酒嗎？』

『昨天一共打了三次酒咧，』文生陪着笑臉答道：『可是相公叫唐相公「開懷暢飲」，唐相公也說：「不醉無歸」，就如此這般的，把連打三次的酒，喝了個一滴也不賸啦。』

『那麼，』張靈伸手一揮的道：『把昨天所買的米，剩餘的統統將去換酒來。』

『相公，』文生兩手一攤的道：『昨天第三次打酒，家中錢也沒了，正是用新買來的米，將去換了酒來喝的。』

『掃興，可惡！』張靈倏的站起身來，把小文生嚇了一跳，但見他背負雙手，遶室急走的道：『無米無酒，叫我怎生畫畫？我若不畫，又從何得錢買米買酒？哎呀，這可難煞我了！』

文生陡的靈機一動，想了起來說道：

『相公，昨天唐相公不是說過的嗎？今天他和祝相公在虎丘讌集，此刻多半才開席呢。相公何不上虎丘去痛飲一番，待酒足飯飽，興會來到，再畫它幾十幅畫，讓奴才拿去賣。』

張靈有點怦然心動，但他仍然審慎的問道：

『那位祝相公？』

『當然是祝枝山祝相公了。』

『我不跟他同席，更不屑和他交談一語。』張靈頓時就怫然不悅的說：『我和唐相公雖然不苟流俗，但還時刻不忘自己是名教中人。不像那祝枝山，一味的佯狂欺世，每每出乎名教之外。』

文生忽生一計，附在張靈耳畔說道：

『相公，鬻字賣畫也好，唱蓮花落也罷，無非爲的是得錢打酒，相公您何不如此這般……』

張靈耐心的聽他把話說完，想了半晌，倏的喜上眉梢，一拍雙手，高聲的嚷着說道：

『好好好，我爽性爲這姑蘇城添一段風流韻事，文壇佳話吧！』

三

姑蘇西北，閶門城外，吳中第一名勝虎丘山上，那日正是冠冕雲集，遊人如蟻。在滿山的亭台池樹，花前樹下，層層叠叠的，就地擺起酒席。唐解元、祝京兆在可中亭裏宴客，便也有許多詩人墨客，官宦商

買，離得他們遠遠的，自家帶了酒菜，湊這一份名流雅集的熱鬧。山上正在綺席喧闐，猜拳行令，一陣陣的歡聲盈耳，笑語殷殷。忽然，有一條嘹亮的嗓子，抑揚頓挫，聲清氣朗，在高聲的唱起蓮花落來：

『遇着那乞丐兒，唱一回蓮花落；遇着那村農夫，醉一回田家樂……』

山坡上下，衆人聽了這一派悅耳的歌聲，無不驚詫錯愕，朝向歌聲來自的方向張望。一會兒，便看見一個梳雙髻，穿草鞋，一身鶉衣百結，左手拿了本『劉伶傳』，右手捏着兩爿竹片，打起拍子，邊唱邊向山上走來的乞丐。他高額隆準，氣宇軒昂，筆直走到可中亭外，那兒正好有一名蘇州府衙的小吏，帶着他的一家大小，遙遙對着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沈周他們的那一席，附庸風雅，坐地大喫大喝，他的一對婀娜多姿的女兒還在歡聲談笑。張靈來到這一家人的跟前，剛好唱完了一段蓮花落，雙手合什，說了一句：

『劉伶告飲！』

小吏的妻子年將半百，頭髮已經花白，她茫然不解的問她丈夫：

『他在說什麼呀？』

小吏有心賣弄他的『博學多才』，瞟一眼唐伯虎那邊，提高聲浪答道：

『這個叫化子呀，他在自比晉朝竹林七賢之一的酒仙劉伶。他說他一不討錢，二不討飯，倒是要跟我們討些酒喝！』

年紀較大的那個女孩子，顯得有點輕佻，她也拔尖了聲音，向張靈冒冒失失的說：

『喂，叫化子，你既然自比劉伶，一定很有才學。我們姊妹倆正在猜謎，我妹妹出了四則，我已經猜中了其二，那「蒼官」是松，「伊尼」是鹿。還沒猜出「青士」、「撲朔」是什麼?叫化子你要是也能猜得出來，這半罎子酒都賞給你喝。』

張靈望她一眼，嘿嘿冷笑，面若秋霜的道：

『陸放翁有句歪詩：「岸幘尋青士」，所以「青士」是竹。至於「撲朔」，那五古七言夾纏在一起的「木蘭詩」，妳總該讀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旁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就跟此刻的妳們差不多，及笄的姑娘，居然拋頭露面，登山飲酒，令人分不出妳們究竟是男是女?跟雌兔雄兔一般的撲朔迷離。』

話說完，也不管小吏夫妻氣得臉色發黃，兩個女孩子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乘她們的破口大罵還沒出口，張靈抱起那小半罎子酒，大踏步的往可中亭走去。

可中亭裏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沈周，還有幾位吳中名士，把這邊的對話，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忍俊不住，齊聲大笑。唯有唐伯虎最瞭然張靈的性情，所以他連忙提醒衆人道：

『夢晉正在大做特做他的遊戲文章，萬萬不可掃了他的興。他來時，定要裝作互不相識。』

衆名士都頷首應允了，轉眼之間，張靈已經來到跟前，又是一聲：

『劉伶告飲。』

唐伯虎裝作根本就不認識張靈，眼睛盯在他左手的那本『劉伶傳』上，亦莊亦諧，開口發了話說：

『你自稱劉伶，持書行乞，詩總該是會作的吧。我便以這虎丘山上紀念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悟石亭爲題，用我的杯筯連敲七下，七下敲完，煩你成詩一首，自會給你好酒好菜喫。否則，我要命家奴拖你下去打屁股！』

張靈一看，當日唐伯虎所用的，恰是他最心愛的一只琥珀杯，和一雙白玉筯，他也存心逗他一逗道：

『且慢，相公，停一歇化子有酒又有菜，杯筯全無，又將如何喫喝法？相公與其敲壞了杯與筯，何不也賞給了化子呢？化子無須相公你敲一下，這就口占蕪詩一首，請列位相公指教。』

唐伯虎心知自己上當了，偏還苦於難以轉圜，他無奈的一聲苦笑，再添上一句道：

『可是，詩好詩壞要憑在座諸公的公論，倘若作得不好，照舊要打屁股的。』

張靈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朗聲吟詠：

『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裏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

『好詩好詩，眞是擲地有金石聲！』唐伯虎不由自主的高聲稱讚：『而且，你還駡得我好苦！捧得你好高！你捧你自己是生公，連吟詩都能「如我所說，契佛心否？」我呢？却竟成了非點頭不可的頑石！』

唐伯虎自顧自說，張靈却自顧自的埋頭拿這拿那，他取過一具食盒來，將唐伯虎的琥珀杯，白玉筯，

和手中的一本『劉伶傳』，連同席上他所愛喫的菜肴，動作迅捷的放進食盒裏面。然後，他拋棄了兩片竹片，左手拎食盒，右手抱酒罎，向在座諸名士說了一聲：

『劉伶謝飲！』

就此飄然而去。

四

張靈去後，唐伯虎又好氣又好笑，久久方始回復泰然自若，恢宏瀟洒的神情。文徵明、沈周對張靈的跌宕不羈，快人快事，一致的極口稱羡，認爲這才是千載難逢的雅人深致，名士風流。他們的說法使得唐伯虎眉飛色舞，心花怒放，他突然心血來潮，因此立刻便側過臉去向祝枝山說道：

『今天我們的這一會，正由於夢晉的出人意外之擧，大可媲美晉代的人物風流。我決意繪一幅張靈行乞圖，再煩吾兄題一個跋。說不定由此一圖一跋，可以留下一則千古佳話。』

席間衆人一致鼓掌叫好，祝枝山也是欣然應允。唐伯虎他們每次聚會，筆墨紙硯必定俱備。因此，當唐伯虎這麼一說，立刻便有隨侍的書僮家奴，磨墨展紙，請唐伯虎和祝枝山即興揮灑。唐伯虎妙手作畫，祝枝山即席題跋，唐解元、祝京兆在虎丘作畫題跋的消息很迅速的傳了開來，四週圍正在喫喝的那些人，紛紛的趕來參觀，把一座小小的可中亭，亭裏亭外，擠得層層叠叠，人滿爲患。唐伯虎當衆揮毫，與會淋漓，他把張靈化裝乞丐，登山告飲的裝束神情，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就像他被粘在那幅紙上，隨時

隨刻都會走出紙外，開口說話似的。他只花了半個時辰，便將一亘幅的『張靈行乞圖』畫完，再請祝枝山題上幾句，祇見祝枝山以他那剛柔相濟，名滿天下的書法，振筆直書，三言兩語，道出了這一樁才子韻事的始末：

『張夢晉效乞兒唱蓮花，聲聲劉伶告飲，唐伯虎、文徵明、沈石田等友好佯裝不識，勒令賦詩，應聲成篇，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

然後，他再把張靈當日口占的那一首七絕，錄在畫上，詩、畫、字三者都是當代傑構，無上精品，看得衆人轟然的喝起了采。可是，就在那麼些人嘖嘖稱羨，交口讚譽的時候，有一位相貌堂堂，穿一身縞素衣冠的老翁，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向並排站着的唐伯虎、祝枝山躬身一揖，唐祝二人慌忙答禮，但聽見那位老翁在用江西口音說道：

『二公必定是唐解元、祝京兆了。在下心儀多年，私衷仰慕，想不到今日信步來遊虎丘，竟能瞻仰尊顏，眞是三生有幸。』

唐伯虎、祝枝山一面答禮，一面遜謝。再請教那位老翁的尊姓大名，老翁拱手回答：

『在下姓崔，賤字文博，江西南昌人氏，原在京師居官，祇因拙荆病故，攜着小女扶柩回鄉，路過蘇州。此刻在下所雇的船隻，還在河裏。』

這位大明進士，當過吏部侍郎的崔文博，確實滿心欽敬吳中才子的鼎鼎大名，他談吐不俗，謙虛誠懇

，分明也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跟唐伯虎、祝枝山他們談得非常投機。唐祝邀他入席，一道飲宴，他却口口聲聲的道謝，一雙眼睛始終流連在唐伯虎的那幅『張靈行乞圖』上，他再讀一遍祝枝山的跋，又問：

『請教，這位夢晉先生，究是何等人物？他此刻還在蘇州嗎？』

唐伯虎笑吟吟的答道：

『這位夢晉先生，單名一個靈字。他是敝里的一位才子，祇不過他生性狷介高潔，絕意仕進，又不喜交遊，若非曠代佳麗，他甯可獨身不娶。其實他才華橫溢，詩書字畫，遠在席間的諸人以上。』

帶便，祝枝山也介紹了些張靈的行事和爲人，以及張靈今天裝扮乞丐，到虎丘山上來闖席索飲的經過。直聽得崔文博眉飛色舞，雙手一拍的說：

『眞才子啊眞才子！不然，他又怎能有「劉伶告飲」的這一段佳話？祇恨在下緣慳，晚到虎丘一步，竟會和這位眞才子錯失交臂。』

『其實，』唐伯虎接口答道：『他也剛走不久，祇怕還不到一個時辰。如今就不知道他帶着酒和菜，到那一處山水佳勝，自斟自飲，嘯傲林泉去了。』

崔文博踟蹰了一下，方向唐伯虎拱手一揖的問：

『唐解元，在下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道解元公是否可以俯允？』

『崔公，有話只管請講。』

崔文博臉孔脹得紅紅的，他囁囁嚅嚅的說道：

『在下想暫借一借解元公的這幅畫，明日此刻以前，必定親身到府上求見，原璧歸趙。』

唐伯虎有點猶移不決，他輕聲的說：

『這個麼？——』

崔文博趕緊解釋的說：

『實不相瞞，在下想求借尊畫一天，帶回船上，讓一位久慕諸公大名的人瞻仰瞻仰。』

聽他這麼說時，唐伯虎就唯有慨然的答應了。那崔文博千恩萬謝，捲起畫來，當下就向衆人告辭，與高采烈的下虎丘，回船去。他急着要把這幅畫帶到船上，讓他的掌上明珠崔瑩，字素瓊的，細細品鑑，可是他那兒想到，就在他跟唐伯虎他們相會的時候，崔瑩早跟畫中人張靈見過面了。

五

張靈對虎丘可中亭裏的四位吳中才子，就唯有唐伯虎一個勉強看得上眼，談得來話，如祝枝山、文徵明、沈周之輩，他都一般兒的不屑答理。所以，他裝扮叫化子，吟詩換酒菜，拎食盒、抱酒罎，立刻就離開了可中亭。就跟唐伯虎所猜弄的一樣，張靈找了一處風景幽美，四週又沒人跡的地方，自斟自飲，引吭高歌。他吟着自己的得意詩句，無人欣賞，唱得千山響。吟罷又大口的喝酒，決心再來上一次不醉不休。

等到他那半罎酒，一食盒菜，全都喫光了。張靈難免也湧上了幾分醉意，他把酒罎、食盒全部拋棄不要，站起身來，脚步踉蹌的回家。越近街市，行人越來越多，便在摩肩接踵的人叢中，橫衝直闖。張靈直奔到河邊，正待過橋，也許這便是所謂的『千里姻緣一線牽』了，他被人一擠，轉了個方向，竟朝那橋下河濱直走過去。當時，河濱正停泊着無數的官船商船，碼頭上在起卸貨物，大呼小叫，吵吵嚷嚷。就中有一艘掛孝幡的官船上，中艙坐着一位女郎，她聽見船窗外聲浪嘈雜，人語喧嘩，不曉得出了什麼事，便推開船窗，探出螓首，看它一個究竟。殊不料，就在這一刹那，張靈也身不由己的衝向河濱那艘官船的窗外，他偶然的一抬頭，跟那位女郎四目相接，宛如電光石火，猛可的被吸住了。

天下果眞有這種豔絕塵寰，風華絕代的佳人。螓首堆起三千青絲，烏雲似的，偏又髮光可鑑。一對眸子像流星，如閃電，秋波一轉，頓時勾去了張靈的三魂七魄。丹鳳眼，柳葉眉，聚起了萬種風情，確有丹青妙手無從描繪的嬌媚。那女郎推窗外望，恰巧跟滿臉紅光的張靈打了個照面，一眼瞥見臉上含着酒意的男子，她不由自主的流霞渥丹，桃頰湧上了紅暈，白裏透紅，讓張靈驚訝她的肌膚是何等的晶瑩皎潔，賽似凍玉。她彷彿有點微嗔，撅起了張櫻桃小口，當張靈還在驚怔訝異，還沒回過神來。那女郎先已啪的一聲，將船窗緊緊的關上。

張靈如癡如呆，悵然木立，他站在官船窗外，也不知過了多久，方才從失魂落魄中悠悠醒轉，驟然之間憶起李延年歌中的那兩句：

『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他便像發瘋了似的，拔步飛奔，衝向那艘官船的船頭，懷着一腔虔敬的意念，無比仰慕的心情，推金山，倒玉柱，屈膝在船首跪下，朝向花容月貌般那女郎的中艙，高聲的一喊：

『姑蘇張靈求見！』

當時，他還不知道，中艙裏的那位女郎，見他兩眼直勾勾的釘住她望，正在氣忿懊惱得什麼似的，獨自一人坐在艙裏生悶氣，這會兒又聽到他造次莽撞，乾脆跑上官船來求見了，她又氣又急，一叠聲的喊船家老闆娘，大發嬌嗔的說：

『我爹爹上岸時，是怎麼吩咐你們來的？船上載得有夫人的靈柩，還有奴家我，你們原該小心看守，莫讓閒雜人等闖了上來！妳聽聽，此刻便有一名瘋漢，在船頭上高聲大叫，這成什麼體統？』

船家老闆娘見她氣得發下話來，也是心慌。她聲聲告罪，急急奔出艙外，叫來幾名船夥計，跑到船頭，看見張靈一身叫化子的打扮，立刻就把臉一沉，伸手一指，直跺着脚說：

『你這個叫化子，這大的胆？也不看清楚些，我們是吏部崔大人雇的官船，你討飯，怎麼討到官船上來了呢？還不趕快給我下去！』

張靈一心只想再見那女郎一面，向她訴說一番自己對她的愛慕和傾倒，船家老闆娘在跟他吼叫些什麼，他一個字也沒有聽見，他直撅撅的跪在船頭，不顧一切的向艙裏尖聲哀求：

『小姐，請妳憐我一片虔誠，滿腔愛慕，准我進艙和妳再見一面！』

船家老闆娘以爲他眞是個瘋子了，拉下臉來，不由分說，就喊着船上的夥計，說是：

『來呀，你們還不快快使力，把這瘋漢扠上岸去！』

船上夥計七手八脚，把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張靈，兩腋一架，架了起來，橫拖豎曳的把他架到岸上。張靈心急如焚，竭力掙扎，可是一名文弱書生，又喝多了酒，怎敵得過四五名力大無窮的船夥計？他終於還是被架上了岸，却是仍在拚命的嚷喊：

『小姐，小姐，且容在下暫留片刻，在下有幾句要緊的話奉告！』

然而，爲時已晚，那女郎爲了擺脫『瘋漢』的『糾纏』，她一等船夥計回到船上，馬上就叫船家啓椗把船駛向下游。把個憂急交併，偏又徒呼負負的張靈，遠遠的抛在船後，眼望着那艘官船，載着那位千載難逢的絕色佳麗，漸行漸遠，萬箭鑽心般流下了眼淚。在岸上衆人調侃取笑聲中，他還追在船後高聲的嚷喊：

『小姐，我張靈是個窮書生，身無長物，唯有方才得來的一只琥珀杯，一雙白玉筯。方才都留在船首了，請小姐哂納，留作將來再相見時的表記！』

却是，船已去遠，人聲鼎沸，在中艙裏餘慍未息的那位女郎，她又怎聽得見呢？

所以，當崔文博興高采烈的帶着唐伯虎所繪、祝枝山題跋的一幅『張靈行乞圖』，回到堤岸，忙於登船，拿給他最鍾愛的小女兒崔瑩看。當他走近原已停船的所在，不由得他不目瞪口呆，連說奇怪呀奇怪，方才官船分明是泊在這兒的呀，怎麽會不聲不響開走了呢？

崔文博一急，便拉住岸邊的人，向他們打聽。這才曉得，就在他信步所之，往遊虎丘的時候，有一名『瘋漢』，闖到了船上，口口聲聲的要求見小姐，喫船上夥計扠下船來，官船，也就駛向下游，不再回頭。崔文博聽後，知道這一定是他女兒的主意，將船駛開，免得瘋漢再來糾纏。他略放下心來，雇一艘舢舨，順着那一排的大小船舶，果然，他順利的上船入艙。一眼看到崔瑩柳眉深鎖，臉上還有一層薄怒，便趕緊上前，安慰她道：

『瑩兒，妳受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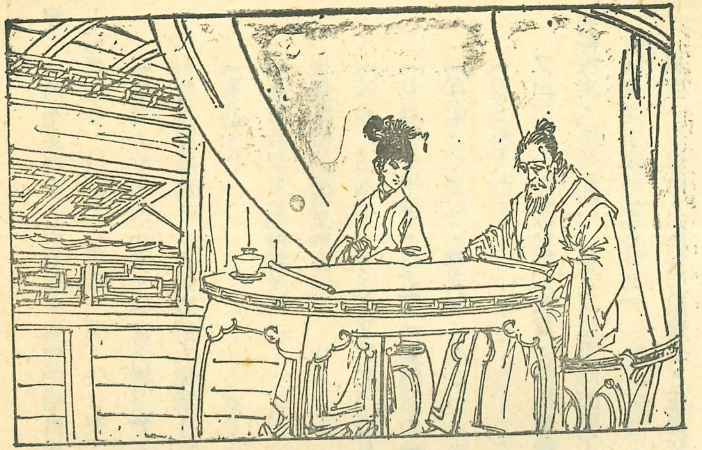
崔瑩一見父親回來，娉娉婷婷的起身，上前幾步，迎接崔文博。她勉强一笑，鶯聲嚦嚦的道：

『兒倒不怕，只是覺得可惱。爹爹，您老人家是怎麽知道的呀？』

崔文博便將方才在岸邊找不到自家的船，向人打聽的經過，約略的說了。然後，他伸手招招崔瑩，兩父女同到一張八仙桌旁，他方始把手裏的那幅畫攤開，故作神祕的說道：

『瑩兒，來來來，我給妳看一宗稀世之珍，當今的無價之寶。』

他以爲崔瑩看到了唐伯虎的這一幅得意傑作，一定會驚喜交集，發出一聲歡呼來的呢。他萬萬不曾料



到，崔瑩看清楚了畫上的那個人時，突如其來的怔住了，她怔了好半晌，方又急切的問：

『爹爹，您知道這幅畫畫的是什麽人嗎？』

『當然知道，』崔文博沾沾自喜的答道：『唐解元親口告訴我，畫中人物，正是吳中才子，生性耿介高潔的張靈，字夢晉。他還說過：這位張才子，才華橫溢，遠在我今天所見到的唐、祝、文、沈四位才子之上，而且祝枝山祝京兆也曾提及：張才子常說數千年來，才子唯有李太白，佳人僅祇崔鶯鶯，他一向以李太白自比。因此，倘若他這一輩子見不到鶯鶯那般美貌佳人的話，他將終身不娶。』

恍如醍醐灌頂，突告清醒，又像是有一股熱馥馥的暖流，注入了崔瑩的芳心；——道他是個化子瘋漢，誰想他竟身爲吳中名士，風流才子，孕着萬丈柔情，一片深心，就在亂哄哄，鬧雜雜的姑蘇閶門河堤上，演出了不怕衆人轟笑的『鶯豔』一幕，他自比李太白，却將自己許爲跟崔鶯鶯並世無

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絕代佳人。這該是何等難遇的榮寵，多麼深綿的情意，而自己哩？——想着想着，崔瑩突然噗哧一聲，失口笑了。笑聲驚覺了崔文博，他愕然的望着她問：

『瑩兒，妳怎的在笑，妳在笑誰？』

崔瑩不勝嬌羞，一指畫裏的人兒說：

『笑他。』

『他有什麼可笑的呢？』

崔瑩格格的笑着說：

『爹爹，這他，………方才我們已經見過了。』

『見過了？』崔文博大喫一驚的問：『你們怎會見到的呢？』

『爹爹，您道他是誰？』

『是誰呀？』

又串起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伸出纖纖玉手，先捂住了自己的粉靨，再低垂螓首，往她自己住的那間艙裏疾走，臨進艙門，崔瑩頭也不回的說了句：

『便是方才那瘋漢呀。』

崔瑩一進艙門，就把門給拴上，任崔文博怎麼喊，怎麼敲，她偏偏不開也不答。崔文博急於探問究竟

，拿她無可奈何，祇好步出艙外，他想找船老大或老闆娘，問明白經過情形。然而剛到前艙，就看見船老闆娘手上拿着一只琥珀杯，一雙白玉筷，一扭一揑的在走進來，向自己福了一福，把杯與筷交給了他，然後回話：

『崔大人，這是方才那瘋叫化子留下的，奴家在船頭上撿到，請大人驗看。』

崔文博把杯筷接過來細看，當下就發現杯底鐫有『六如居士』四個字，玉筷上也刻得有『伯虎唐寅』、『福壽康甯』字樣，顯而易見全屬唐伯虎所有，却是怎麼會在他官船船頭出現的呢？他大惑不解，苦思片刻，忽然若有所悟。於是，他便追問那船家老闆娘，方才『瘋漢』闖上官船，究竟是怎麼一個情景？還有，那『瘋漢』都說了些什麼？

船老闆娘當時正在船頭，看得眞切，聽得明白，她把張靈闖上船來，架下船去的前後經過，一五一十，詳詳細細的都跟崔文博稟明了。當崔文博聽說『瘋漢』追在船後大喊：留下琥珀杯和白玉筯，作爲將來再相見時的表記時，愛才如渴，久慕吳中名士風流的崔文博，便情不自禁的撚髯微笑，頻頻頷首，他揮揮手，命船家老闆娘退下，再興沖沖的折回崔瑩艙外。

『瑩兒，妳可曉得，』崔文博隔着扇艙門大聲的問：『那張夢晉臨走之前，還給妳留下了兩件表記。』

門裏遲疑了好一會兒，崔瑩方才開口答話：

『兒不知道。祇不過，張才子自是名教中人，他怎會這般孟浪造次？』

崔文博嘀嘀大笑，答道：

『才子風流，他倒是不失其豪放不羈的本色。』

崔瑩含羞帶臊的喊了聲：

『爹爹……』

心知女兒對這門婚事已是千肯萬肯的了。張靈才華出衆，氣宇不凡，而且他眼界一向那麼樣的高，他祇對崔瑩一人情有獨鍾。家境清苦一點沒有關係，才子佳人良緣天賜，將來必定會如魚得水，白頭偕老的。看他剛才的『瘋』，適足以證明他對崔瑩的一見傾心，深情款款。崔文博一向傾羨吳中才子，如今竟得了個才子中的才子作爲他的乘龍快婿，他確實心花怒放，歡天喜地。因此，他便隔着扇艙門，跟他的掌上明珠崔瑩說：

『瑩兒，妳試想想，今天從張靈行乞、唐祝題畫，到你們驟然一面，以至張靈登舟求見，留下信物，然後再加上我借到唐解元的「張靈行乞圖」，回船問明白了緣故，莽撞瘋漢居然正是多情才子。這一幕幕簡直像是戲文一般，依我之見，除非蒼天安排，使才子佳人了却平生大願，再也不會有如此這般的巧合。』

……………

『瑩兒，妳究是說不說話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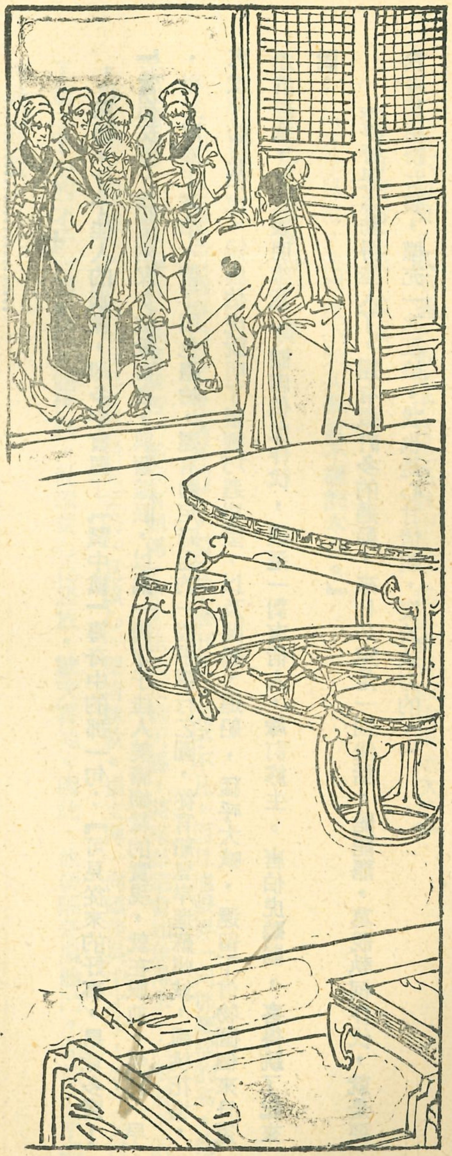
『瑩兒，妳若再不說話，就算我把妳的心事料準了，自古才貌相憐，方有良緣匹配。我預祝你們白頭唱和，蘭玉盈階。好在我跟唐解元有約，明天要到他的府上去還畫，而那位被張靈視作畢生知已的唐解元，却正宜充任你們之間的冰人。』

……………

七

然而，才子佳人的姻緣，却多半會應了『蜃中樓』傳奇中的那一句：『可見從來的好事，畢竟多磨！』當崔文博、崔瑩兩父女歡歡喜喜，興奮難眠，以爲一對才子佳人美滿姻緣的實現，就在眼前。翌日一早，崔文博備下拜帖，帶了四色禮物，還有約定歸還的一幅張靈行乞圖，從官船登岸進蘇州城，到桃花塢，專誠拜訪唐伯虎。跟唐伯虎說明了張靈巧遇崔瑩，以及闖船、追船，猛呼大喊，還留下信物圖個來日重逢的經過，並且表明來意，請唐伯虎作伐，讓這一對有情人，緣訂終生。唐伯虎聽罷，喜得跳了起來說：

『夢晉果然訪得佳人了，還有這許多的過節，來日必定是一則佳話。罷罷罷，莫說執柯作伐，就是要我唐某男扮女裝，權充一次紅娘，我也是心甘情願，樂於效力的。』



他請崔文博回船，整整衣冠，帶着那幅張靈行乞圖，還有崔文博回贈的信物；一隻碧玉簪，喜氣洋洋，笑容可掬的上張靈的茅舍去了。他跟崔文博約定，不出一個時辰，他一定可以找到崔文博的官船答拜，面告佳音，把張靈、崔瑩的婚事談妥。

分明是兩情相悅，水到渠成的一宗親事，當崔文博喜孜孜的回到船上，換了便服，跟崔瑩一般的笑逐顏開，喜上眉梢，放心篤定的在等唐伯虎前來答拜。却是，還不到一個時辰，便看見唐伯虎氣急敗壞，帶

了一名哭喪着臉的書僮，匆匆忙忙來到崔文博的官船。崔瑩剛迴避到裏艙，唐伯虎和那書僮便大踏步的走進中艙來，一見崔文博，他一揖及地的說：

『老丈，這眞是令人大出意外的事，令嫒命船家把船駛往下游暫避，敝友張夢晉却誤以爲已經啓椗駛離，因此，昨日晚間他酒一醒，立刻便動了身，他說他不惜徒步跋涉千山萬水，也要到豫章去尋訪令嫒。又說什麼「蒼天不負苦心人」，只要蒙上蒼垂憐，他就一定能把令嫒找到。』

崔文博如中霹靂，裏艙的崔瑩更是着急得流下了眼淚。呆怔良久，崔文博方始想了起來問道：

『他怎麼會提到要上豫章去尋訪的呢？』

唐伯虎帶來的那名書僮正是文生，他聽崔文博在問，趕緊上前磕了個頭，跪在地上聲嗓梗塞的答道：

『小人文生，跪請崔大人金安。家主人昨天傍晚回到家裏，神情怔怔忡忡，像是失魂落魄似的，直在愧恨不已的說：「我唐突佳人了，我唐突佳人了！」小人也曾叩問，可是家主人却顧不得多說，他急急忙忙的就要動身上豫章。然後他又交代小人，他要上豫章去尋訪那位被他唐突了的小姐。家主人還曾自言自語，因爲他忽然記了起來，他在小姐的船上，曾經瞥見過豫章二字。』

『那一定是他曾見船首上的白紙燈籠了，』崔文博猛一跺脚的說：『燈籠上確有「豫章崔府」四個字。可是豫章是江西省名，就說豫郡吧，那也包括得有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武甯七個縣

，還有義甯州和銅鑼廳。這麼大的地方，叫他到那裏去找我們呢？』

唐伯虎忙問文生：

『你可曾聽他提到過崔府的崔字？』

『沒有。』文生搖搖頭答道：『多半家主人只曾見了豫章二字。因爲他還喃喃自語的說過：旣不知鄉里，又沒問過姓氏，我只有踏破鐵鞋去找了。』

唐伯虎再問：

『他是坐船，還是起旱？』

『不知道。』文生嗚咽的說：『家主人走時，還嚴詞呵責小人，不許小人跟出門去。』

『他昨晚回家以後，可曾更過衣？』

『家……家主人還是穿着昨天我去借來的那件破衣裳。』

略一沉吟，唐伯虎終於作了個決斷，他對急如熱鍋螞蟻的崔文博說：

『老丈，夢晉動身不過一夜半天，他決不會走遠。我們不妨循着水、陸兩路，沿途尋找。這文生是夢晉的書僮，追隨他有八、九年之久，極是忠心可靠。他可以留在老丈船上，請老丈立即啓椗駛往南昌，頭兩天最好日夜兼程，儘快的追趕，超越前面的船隻時，便命文生逐船的問：「船上可有我家張靈張相公麼？」記得，必定要連名帶姓的喊出來。』

文生連聲答應，那一頭崔文博又在神情焦灼的說了：

『水路祇有船隻，只要我們儘快的趕，耐心的問，十中有九可以追得上他，可是這陸路呢？』

略一沉吟，唐伯虎終於跟崔文博實話實說的道：

『不敢厮瞞老丈，南昌城裏的甯邸，近來一再的派使者來，謙詞厚幣，邀我到南昌一遊。所以我已決心乘此機會，從陸路起旱，去一趟南昌，沿途正好打聽夢晉的下落。』

崔文博聽他這麼說了，當時就覺得心中一寬，他一聲苦笑的道：

『船趕船，人追人，水陸並進，我想一定能把夢晉找到。祇不過，唐相公，你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啓程呢？』

唐伯虎想了一想，啓齒答道：

『雖說事不宜遲，祇是，我乘車馬，總比夢晉步行快些，所以我想明日一早動身，一旦找到了夢晉，我自會派人折向水陸，一路探問，再把夢晉穩穩妥妥的送到船上。』

『那裏，我們南昌再會。』崔文博雙手一拱的說：『諸多偏勞，承情之至。』

『好說好說，』唐伯虎謙謝的道：『士爲知己者死，爲了找回夢晉，我走一趟南昌，又算得了什麼？』

說完，他再叮嚀文生幾句，立刻告辭。臨出艙門的時候，他清清楚楚的聽見，裏艙的崔瑩，隔着艙門

，鶯叱燕語的說了句：

『一切費心了，唐相公。』

『請小姐寛心，』唐伯虎特地提高聲浪答道：『充其量花費三五天功夫，必定可以把我們姑蘇城裏的那位多情種子找到。』

八

然而不幸得很，縱使水、陸兼程，兩路追趕，居然還是不曾找到沿門托鉢，千里迢迢乞討維生的多情種子張靈。半個月後，唐伯虎體面風光，在甯王宸濠的親自迎迓之下，進了富麗堂皇的甯王府，他正亟亟於當天就去拜訪住在南昌城裏的崔文博，問一聲他們循水路而來，究竟見到了張靈沒有。可是，唐伯虎連做夢都不曾想到，身爲皇叔的甯王宸濠居然蓄意謀叛，亟於奪取侄兒皇帝的江山。他重金禮聘唐伯虎，正是請他完成一件機密大事，——給一幅十美圖，獻給正德皇帝，請他照圖全收，使世間佳麗，都歸到正德皇帝的後宮裏去，爲恐機密外洩，他唯有儘量的把唐伯虎絆住，多派守衞，日夜監視，想盡藉口，不許唐伯虎出王府一步。唐伯虎急於打聽張靈的消息，他迫於無奈，只好跟宸濠說明緣由，要求宸濠派人去問聲崔文博看，『找到了』與『沒見着』，他祇求得個肯定的答覆。

唐伯虎很講朋友道義，他把張靈的下落，當作心頭的一件大事，時刻懸念，魂夢不安。然而在一心想坐金鑾寶殿的宸濠看來，這是區區的小事一樁，認爲唐伯虎未免過於小題大做了。唐伯虎向他反覆陳詞，

一再懇求，宸濠却每每打個哈哈，搪塞過去，他總是說：

『六如，你那位朋友，都三十五歲的人啦，還是個有名的才子。坦蕩乾坤，清平世界，你竟怕他走丟了，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處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唐伯虎既已自投羅網，落入了宸濠的掌握，甯王府禁衞森嚴，南昌城更是宸濠的天下，生殺予奪，全在於他。唐伯虎縱使心裏再急，宸濠一不許他外出，二不答應派人代爲問聲訊，他也是無計可施，唯有徒呼負負，心想不如早些畫完了那幅十美圖，辭離甯王府，等自己恢復自由之身的時候，再去尋找張靈，撮合他跟崔瑩的那一段姻緣吧。因此他便耐心的在甯王府裏住下，好在宸濠待他十分待渥，錦衣玉食，一呼百諾，又有九位來自全國各地的美女，早晚盤桓，笑語歡談，日子也就很容易打發。彈指之間，唐伯虎已經在南昌甯王府住了整兩個月，十美圖中的九美，連同題詠，業已竣工。宸濠對於唐伯虎的這一幅精心作品，非常滿意，由衷讚賞，當天，就送了唐伯虎錦緞一百疋，黃金一百兩。可是，就因爲領袖羣芳的第十位美人遲遲未能覓獲，唐伯虎祇有在甯王府無限期的等候，一想起張靈和崔瑩的事，就免不了要愁悶不堪，長吁短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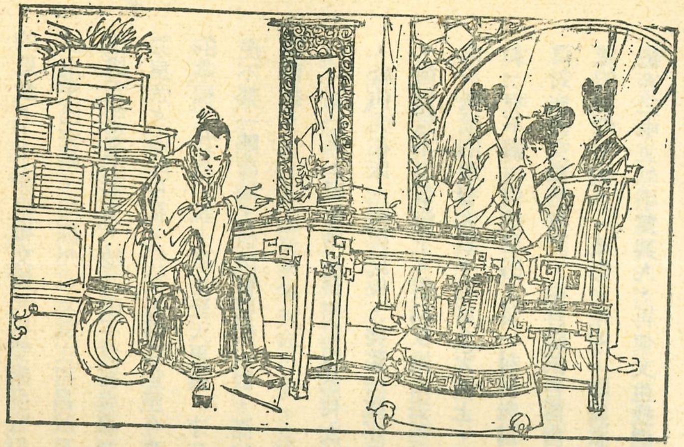
直到唐伯虎又在甯王府等了二十多天，他方始聽到府邸中的下人交頭接耳，悄聲的在說：又有一位才貌雙全，天仙化人的美女，哭哭啼啼的進了甯王府來。唐伯虎聽了心中便是怦然一動，他在想，十美到齊，只要他再把那第十位美女畫進九美圖裏去，他就可以辭別宸濠，拜會崔文博，儘快的見着張靈與崔瑩。

果然，就在他聽到這個說法的五天以後，甯王宸濠喜氣洋洋，親自帶着一位十八、九歲的美人，來到唐伯虎的畫室。

唐伯虎一瞧見那位美女，當下便震了一震，他開始陷入遐思，連宸濠在跟他說些什麼，他都沒有聽見，一心只在想着：人間果眞有這種絕色的女子？新到的一位，淡掃蛾眉，脂粉不施，神色中帶有濃冽的哀愁，使唐伯虎乍相見時，都起了我見猶憐的感覺。然而她冰肌玉骨，麗質天成，跟唐伯虎所畫過的九位美女一比，九位國色天香的佳麗，就全給她比下去了。宸濠跟唐伯虎作過介紹，又說了幾句借重大手筆，早日畫成這幅寫眞的話，便帶着從人，逕自離去，將這第十位美女留下，還派遣得有兩名心腹侍女，和她寸步不離。

令唐伯虎驚詫莫名的事情，就在這一瞬間發生；——那美女好不奇怪，她一等到宸濠轉身離開，立刻就神情大改。唐伯虎親自端了張梨花椅，找個亮處請她坐下，她竟順從的坐好。而且還乘那兩名侍女不注意，暗中向唐伯虎拋了個眼色，秋波一轉，使得唐伯虎心旌搖搖，像是一觔斗跌到九霄雲裏去了。男女初會，就由女方拋眉弄眼，大做暗號，莫非表示她對自己有意垂靑，只是知會他在侍女跟前，必須謹愼小心？唐伯虎一個勁兒的心猿意馬，胡思亂想，手裏拿着支畫筆，都忘記了去蘸墨。——許是美人唯恐唐伯虎會錯了意，發上了癡，可能會在侍女跟前露出破綻，於是，她一聲低喟，似有意若無意的低吟了幾句：

『……效乞兒唱蓮花，聲聲劉伶告飲，勒令賦詩，應聲成篇，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



她所唸的這幾句，正是從唐伯虎的『張靈行乞圖』中摘出來的，只不過隱去有關人名，免得替他們惹禍上身而已。兩名侍女當然聽不懂，可是唐伯虎聽時就跟焦雷轟頂，霹靂灌耳一般，當下驚得連畫筆都失手掉在地上。他爲了怕侍女起疑，勉定心神，把畫筆拾起，陪笑的說：

『小姐，寫眞的難處，端在神情。在下不揣造次，畫時要跟小姐妳交談數語，一顰一笑，一言一語，都將有助於神情的捉摸，就跟以前的那九位小姐似的，不知小姐可否俞允？』

微微頷首，啓齒答道；——分明是在提醒唐伯虎一聲：

『方才王爺已經交代過了，唐解元作畫的時候，崔瑩原該遵從唐解元的吩咐。』

她果然就是崔瑩！唐伯虎欣喜欲狂，緊接着又是滿腹疑慮，他嘴裏連聲應喏，再閒閒的和崔瑩交談，心中却在反覆

的思量，——如果崔文博和崔瑩乘坐官船回南昌，而在路上找到了張靈。那麼，在前三個月裏，他和崔瑩必定早已完婚，回蘇州或者就在南昌城裏定居了。有情人終成了眷屬，才子佳人的大好姻緣如願以償。崔瑩成爲張靈的妻室，她就決不會被宸濠選中，押進甯王府，再以一名已婚的婦人，獻給後宮佳麗三千的正德皇帝。由此可證，好友張靈必定至今毫無下落，音信杳然，而且還是凶多吉少。此刻崔瑩又落入了宸濠的掌握，如欲逃脫，要比登天更難，才色相憐，美滿姻緣，終化作無窮憾恨，人間悲劇。想着想着，唐伯虎不禁一陣凄酸，他閃瞥崔瑩一眼，滿臉凄迷的低下頭去，心亂如麻，無心作畫，他茫茫然的在畫紙上東塗西抹。

頭一天，礙在兩名嚴密監視的侍女，唐伯虎、崔瑩就怕急切反而誤事，兩個人都不敢多談多問。當夜，唐伯虎在床上輾轉反側，整整一夜不曾闔眼，他爲張靈担憂，更替落入虎口的崔瑩傷心難過，千思百想，總也想不出個法子，能夠救她出去，又猜想不出崔瑩是怎麼被宸濠搜求到手的?不過，這個問題，還是由於崔瑩的機智大胆，在第二天晚上，就讓唐伯虎獲得了答案。原來，次日下午畫畫的時候，她乘兩名侍女一時不備，悄悄兒的，將一封預先寫好的信，遞給了唐伯虎，讓唐伯虎帶回自己房裏去挑燈夜讀。她在這封血淚交織的信裏，很詳盡的告訴唐伯虎說：自從三個多月以前離開蘇州，她和她父親崔文博，帶着張靈的書僮文生，一路走走停停，尋覓張靈，他們追趕上了所有前一天從蘇州駛出的官船商船，一一詢問，搭客之中並無張靈其人，再使文生找遍了大江兩岸的道路城鎮，也得不着一絲半點消息。依崔瑩的意思、

還想回過頭來再細細的找一次，但是她父親却說張靈可能已被走陸路的唐伯虎找到了。因此兩父女方始在二十多天後回到了南昌。然而，到達南昌以後，却連唐伯虎的音信都沒法打聽得出來。

因爲，崔文博在京師爲官，他忠於正德皇帝，跟甯王宸濠毫無瓜葛，他回到南昌，就聽說宸濠正在招兵買馬，陰蓄異志，祇是無法獲得眞憑實據，使他不敢向正德皇帝告密。在這種情形之下，崔文博自己不便上甯王府打聽唐伯虎到了南昌沒有，他只好央託親友，輾轉探訪。可是甯王府將唐伯虎前來繪十美圖列爲機密，既不許唐伯虎外出，又把他到南昌的消息瞞得緊緊的，使崔文博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都打聽不出一個結果來。行乞入贛的張靈，和應聘而來的唐伯虎，一致莫明其妙的失了蹤，急得崔文博兩父女眠食難安，憂急萬分。這才去把遍歷豫章七縣一州一廳，到處尋覓主人的文生喊回來，給了他一筆盤纏，命他改個方向，再從南昌沿途尋到蘇州去，獲得確訊，馬上就回南昌報佳音。

殊不料，文生一去又是一個多月，依然消息全無。而且就在這個時候，崔文博家裏又發生了一項重大的事故。

由於崔瑩系出名門，美得出奇，又復多才多藝，她一回到南昌，就轟動了南昌的世家子弟，紛紛的央人到崔家提親說媒。崔文博和崔瑩都把吳中才子張靈視作未來的乘龍快婿，對所有前來求姻的，一概婉詞拒絕。

其中就有一個季典生，是甯王朱宸濠最親信的臣僚之一，都五十多歲了，因爲妻子新近亡故，想娶一

孱續弦，他仗着甯王的勢，派人到崔家提親，被崔文博不假思索的一口回絕。這季典生老羞成怒，必欲報復。便向宸濠極力陳說崔瑩的才學美貌，天下無雙。甯王宸濠正亟於找一位色冠羣芳的佳麗，湊足十美，獻給正德皇帝。他聽了果然大喜，當下就命人上崔文博家裏强行索取。崔文博怒不可抑。破口大駡；但是如狼如虎的王府侍衞，已經用一頂轎子把崔瑩抬走，崔文博當時也就被軟禁在自己家裏。崔瑩在她寫給唐伯虎的信上，悲憤萬分的說：她被抬走時曾經想到拚却一死報答張靈對她的萬丈柔情，可是，她又恐怕自己當場自殺，會使她父親受刺激太深，他很可能去跟甯王府的侍衞拚命，其結果當然唯有白送性命而已。所以，她在轎中一路痛哭的進了甯王府，並且下定了決心，一入甯王府她就找個機會自盡。

然而進甯王府後，她竟出乎意外的聽到宸濠在說：唐伯虎正在府邸，等她這天下第一美女來臨，把十美圖畫完。既然有把握能見到唐伯虎，向他表明心迹，敍述被宸濠搶入王府的經過，央求他代向張靈作最後的訣別，所以她又忍耐了下來。——再多活兩天，把這封信私下遞給唐伯虎，她勸唐伯虎早早設法離開這一處是非之地，免得將來宸濠謀反，他會受到連累，被朝廷治罪。至於她自己呢？崔瑩一字一淚的寫着：她決自卽刻起便伺機自殺，了此殘生。函後，她還用綉花針挑破了指尖，給張靈寫下一首訣別的血詩：

『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瀕死題詩當會眞！』

詩後還有一個小跋，大意是說：請唐伯虎將這首血詩交給張郎，讓他曉得世間還有一個像她這樣的癡心女子，願意爲他而死。那麼，張郎也就不枉生爲一代才子了。

唐伯虎熱淚盈眶，把這一封信勉力的看完，滿腹悲酸，熱辣辣的直往上湧，憐憫憮悵，催動着兩行熱淚，簌落落的流淌，他哽咽着在自言自語：

『才子佳人，都是天地間的靈氣所孕育，數千百年，罕於一見。老天爺所給他們的際遇，爲什麼又總是這等的悽慘！』

於是他在深夜裏掩面悲泣，幾乎就要痛哭失聲。唐伯虎深心疚恨，他和張靈是平生知己，偏就不能在這生死關頭爲他盡一點力，跟亟欲一死以保清白之軀的崔瑩，同在這一座王府之中，明知絕代佳人將卽香消玉殞，居然無法及時挽回她的性命。唐伯虎喊着自己的名字，喃喃哭訴，自怨自艾的道：

『唐寅啊唐寅，你無以報知己，已是千古的罪人，百死莫贖了啊！』

他聲聲自責，哭了許久，驟然，雲版連響，劃破了靜寂的午夜，後園，依稀傳來嘈雜的人聲，唐伯虎先一驚，然後終於雙手搥胸，哭出了聲來：

『啊，崔瑩死了！』

九

唐伯虎在深更半夜『無緣無故』的放聲大哭，翌日便傳遍了甯王府。唐伯虎爲張靈悲，爲崔瑩哀，爲千古才子佳人的良緣難諧而痛心疾首，熱淚長流，更爲獲悉宸濠謀叛，自己無辜的被牽入，深切憂急。他哭了一夜，第二天非但昏睡不醒，而且還發了寒熱。十美圖無法再往下畫，甯王府的上上下下都在說他得

了『失心瘋』。這失心瘋三字引起了唐伯虎的靈機一動，甯王朱宸濠爲免機密外洩，十美圖完成以後多半會留住他不許再走，說不定還會把他殺了滅口。要想活着離開甯王府，就祇有一條路可走；——裝瘋。

唐伯虎爲了保全性命，脫離虎口而裝瘋，他整天哭笑無常，胡言亂語。有時候還高聲咆哮，動手打人，使得甯王府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人敢挨近他的。唐伯虎房間的門窗被加上了鐵鍊鐵鎖，飲食都由窗洞裏塞進去，他開始就地便溺，『人中黃』與『人中白』遍地狼藉。他所住的地方臭氣沖天。他裝瘋裝得很像，沒有人相信他會有『復原』的希望。連甯王朱宸濠都在跌足太息，連聲的說可惜可惜，名噪一時的吳中才子之一居然成了個廢人。他曾經想過，不如把他給殺掉，免却後患。但是他的左右親信都在勸他派人送唐伯虎回蘇州，一來唐伯虎的名氣太大，他這次應邀遊南昌，又是盡人皆知的事，不明不白的死了，會得啓人疑竇。二來一個瘋子絕對起不了什麼作用，沒有人會相信他的瘋言瘋語。

甯王朱宸濠答應了，這才使唐伯虎能夠被送回自己的家園，往後活到了五十四歲。

唐伯虎回到蘇州桃花塢寓所，當護送他回去的甯王府人一走，立刻便告訴他的家人，他是裝瘋避禍，圖個平安無事的歸來。接着他馬上就問：可有張靈的消息？他的家人說是張靈行乞到南昌，又從南昌被一位同鄉救回家鄉，他是半個多月以前剛回來的，如今聽說正有病，由他的書僮文生服侍着苦苦度日。前幾天，才由唐伯虎的妻子，派人送了些錢和米去。

聽後，唐伯虎眞是悲喜交集，一再的欷歔太息。他急於見到張靈，知會他崔瑩爲他殉情而死的經過，

他不顧家人攔阻，甘冒甯王府可能還有人監視他行動的危險。當天晚上，他就到了張靈所住的那間茅屋。

一推門，房門應手而開，但見一燈如豆，張靈正躺在柴床上呻吟。伏案假寐的文生，聞聲一驚而起，他看清楚了這位不速之客是唐伯虎，立時就發出了一聲歡呼，他跳了起來笑着說：

『哎呀，唐相公，你是幾時回來的呀？眞把家主人急壞了啊！』

唐伯虎向他淒然一笑，伸手指指床上問道：

『你家相公病得怎麼樣了？』

直到這時，張靈方始確定，自己並非在夢中見到唐伯虎的身影，聽到他的聲音。他急急的要欠身而起，嘴裏直在說着：

『六如，啊，六如呀，你叫我想得好苦，你是否從豫章來的，是否帶得有我那佳人的信息？』

唐伯虎一聲苦笑，直走到張靈的床前，往床沿上一坐，拉起張靈枯瘦的手，聲嗓嗚咽的說：

『夢晉，你那位國色天香的佳人，她姓崔，名瑩，小字素瓊，是吏部侍郎崔文博的幼女。不錯，她是有信息，托我帶給你。』

病勢沉重的張靈，居然掙扎着坐起來了，他呢喃的連喊崔瑩的小字，興奮萬狀的問：

『素瓊，素瓊！啊，怎麼樣？六如，她都說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

『她說……』頓了一頓，又在張靈的催促聲中繼續說下去：『請你善自珍攝，切莫辜負了你這天賦的才華，半世的苦學。……』

『六如，』張靈雙手緊攥住唐伯虎的手臂，全身都在猛烈的抖顫，氣喘咻咻的說：『這大非佳兆，大非佳兆！』

萬縷柔情，一場春夢，唐伯虎實在忍不住了，他和張靈相擁相抱，失聲痛哭。

唐伯虎為這一對幽明永隔的情侶一洒同情淚，張靈反倒心如古井水，他不流淚也不哭，祇是絮絮叨叨的在說：

『她有了好歸宿，蒼天庇佑，但願那位天地間第一幸運兒，能夠待她溫存體貼。禮重愛護，如同我這一腔可表天日的衷誠！』

『不，你錯了，』唐伯虎含悲忍淚，大聲的說：『那崔素瓊是為了你自經殉情的。』

『什麼？』張靈驚駭萬狀的問：『六如你是在說，她……她她已經死了。』

唐伯虎先讓張靈穩穩的坐定，再站身來，取出他貼肉妥藏的那封長信，和崔素瓊的血詩，雙手遞到張靈的手上。然後，再吩咐文生，把油燈挑亮一點，讓張靈自己細細的讀。

長信與血詩，是素瓊迸流着淚與血寫成的，但是張靈急切的披閱時，他却一遍又一遍，將眼淚嚥入肚裏。

所以，當他把崔素瓊的訣別函與絕命詩全讀完了以後，張靈依舊不哭也不溢出淚水，反倒激出莫大的力氣，他顫巍巍的邁步下床，必恭必敬的捧着崔素瓊的信和詩，雙手放在屋內僅有的一張方桌上，他輕輕的放下，高高的供着。然後他雙膝一屈，躬身下拜，向崔瑩的親筆手跡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他聲音嘶啞的說：

『才子張靈拜謁！』

唐伯虎和張靈的書僮文生，一前一後，分立張靈的左右。先是文生焦灼的說：

『相公，你不要傷心過度了。』

那一邊，唐伯虎也在雙手直搓的說：

『夢晉，你要哭，何不跟我一樣？乾乾脆脆，痛痛快快的哭出來。』

然而張靈還是不哭，他只顧一遍又一遍的朗讀崔素瓊的那首絕命詩。又喃喃細訴，他如何的錯使前因證了後果？行乞虎丘，接下來便一路乞討到豫章，他沿着大江南北兩岸走，一心巴望能夠追上崔瑩乘坐的那艘官船。殊不知崔文博和崔瑩反倒帶着他的書僮文生，在大江之中一路苦苦尋覓他的蹤影。張靈身無長物，連一文錢都沒有，他只顧沿着江岸狂奔，能跑多遠就跑多遠。他從蘇州到南昌，沿途都在餐風宿露，倦極了時，找個僻處倒地便睡。他一不巴村二不宿店，難怪唐伯虎和文生誰都找不到他。

到南昌後，方始悟及，豫章是南昌一郡，甚至江西全省的舊稱，着實大得很。何況那時節他連崔瑩的

姓氏都不曉得，茫茫人海，芸芸衆生，尋覓一位閨閣千金，豈不等於海底撈針？祇是張靈還不死心，大街小巷，留心探訪，直到他飢寒交迫，乞討無門，即將淪爲異鄉餓殍，孤魂野鬼之前。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一位在湖北當知縣的同鄉，路過南昌，一眼認出了倒臥街頭，奄奄一息的張靈。命人抬他上船，竭力救治，總算把他從鬼門關口拉了回來。重返蘇州。張靈謝過了救命之恩，但仍堅持要住回他自己的茅廬，他獨自一人在茅廬中病倒，帶着高燒，成天在喊：『佳人啊佳人，想妳我只有一面的緣，今生今世，永難相見。』詎料，他果然又一語成讖！

全身都在簌簌的抖索，張靈直挺的跪在崔瑩的信和詩前面，激發出僅存的力量，向她滔滔細訴。——他才然一身，抱病在床，好不容易熬到文生從南昌折回，方知崔瑩和她父親，以及唐伯虎分水陸兩路，前往尋找他的經過。他剛振作起重甦更生的勇氣，打算精神體力勉强可以支持，便掙扎起床上南昌去，和崔瑩重相見，結爲連理，永不分離。怎想到，病還沒好，唐伯虎先一步從南昌回到了蘇州，帶來了天大的噩耗，崔瑩被甯王宸濠所擄，她抗節不附，一死殉情，竟已香消玉殞了。——『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張靈向崔瑩的傾吐方罄，他頓時就身子往後一仰，兩眼緊閉，就此陷於昏迷不醒，僅祇在眼角溢出了兩滴眼淚。

唐伯虎裝瘋發狂，逃出了寧王宸濠的掌握，他是假瘋。然而，傷心淚盡，肝腸寸磔的才子張靈，却在那日驚耗傾訴暈倒以後，神志不清，號呼顚擲，果眞的得了瘋癲症。那日，唐伯虎爲他延醫診治，服下了

一帖藥，他算是徐徐甦醒，睜開了一會兒眼睛，可是馬上又昏昏沉沉的瞑目入睡。唐伯虎取出一筆銀兩，命文生好生服侍張靈的病，他留連到深夜，方始搖頭太息的回去。他沒有想到，次日拂曉，他便被家人從睡夢中喊醒，——原來是文生迫不得已的跑來求救，因爲當天一早，張靈一覺醒來，他竟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從柴床上一躍而起，不顧文生的叫喊阻攔，他打着赤脚，拔步就向閶門那邊飛奔，一轉眼間，竟已跑得不知去向。

十

唐伯虎聽後，驚出了一身冷汗，他急急披衣起床，帶着文生，還有自己家的兩名書僮，兩名家人，飛也似的往閶門那邊追趕，一行人跑得氣喘吁吁，來到人烟稠密，大小船舶有如蟻集的堤岸。唐伯虎回過頭來，在問文生：

『你是說，你家相公鞋都沒穿，就瘋瘋癲癲的跑出門去了？』

文生淚眼漣漣的答道：

『是……是的。』

唐伯虎立下判斷，吩咐衆人說道：

『那麼，張相公行徑奇特，不論他走到那裏，都會引起閒人的圍觀取笑。我們只消到人羣麕集，轟然笑鬧的地方去找。』

衆家丁聽後，都說這樣就好找得多了。由文生覓個高處，往上一站，四下裏細細的一看，然後再走下來，稟告唐伯虎道：

『唐相公，好像家主人沒有到這閶門碼頭來。』

唐伯虎眉頭緊皺，煞費躊躇的說：

『那他會到那裏去呢？』

文生連連搔頭，想了想，方始答道：

『對了，唐相公，您看家主人會不會去虎丘呀？』

『嗯，這宗無窮憾恨，確是由虎丘乞飲所引起。夢晉大有可能重登虎丘。』

當下，便派兩名家人，沿着閶門堤岸，一路向西找過去，然後他自己率領文生和另兩名書僮，大踏步的奔向虎丘。那一天，在虎丘千人石畔，正好有個戲班子在演『王子晉吹笙跨鶴』，台下聚集了成千上百的紅男綠女，婦孺老幼，都在聚精會神的看戲。唐伯虎一看，便對文生他們說道：

『那邊平靜無波，夢晉一定不在。我們還是上可中亭去找吧。』

却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戲台附近，突然的有人尖聲怪叫，有人連聲喊打，台前秩序，一片大亂，連台上的鑼鼓聲響都停止了。唐伯虎一聽，便大叫一聲：『不好！』忙催衆人：

『趕緊到那邊去看看！』

言訖，唐伯虎一馬當先，領着文生他們直奔那鬧成一團的所在。臨近時，放眼一看，連唐伯虎都忍禁不住的跌足連呼：

『哎呀！糟也糟也！』

他一眼就看見在稠人廣衆之間，張靈打着赤脚，兩眼發直，他發狂也似的拉住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强迫着他俯臥地面，一邊扭壓，一邊還在哇哇直叫：

『你這笨鶴，你這笨鶴，還不快快的讓我騎上。我要騎你直上雲霄，將我那遨遊天國的素瓊找到！』

他在和那竭力掙扎的少年，扭做一堆，週近看戲的人，誰都想不到他會是吳中才子張靈，只道他是個瘋漢，正在擾亂演出，欺侮一名童子。因此，人人憤怒，個個不平，一疊聲的在喊着：

『打，打死這瘋漢！』

唐伯虎眼見張靈激起了公憤，情勢危殆。他慌忙上前，排開衆人，高聲的喊道：

『夢晉，夢晉，你瘋了！』

這時候，張靈已將那名少年，强行捺倒在地上，雙脚一跨，騎上了他的背。一邊使勁的捶打，一邊聲聲喝令：

『快飛，快飛，帶我去會素瓊！』

被張靈大發癲狂激惱了的衆人，一見唐伯虎出了面，立刻停止了吆喝叫罵，向兩旁閃開，讓出中間的

一條路來，七嘴八舌的在說：

『唐解元，這瘋漢未免太無理取鬧了，那有偌大一個人，欺侮小兒家的道理？』

『解元公，還是快點叫人把他拖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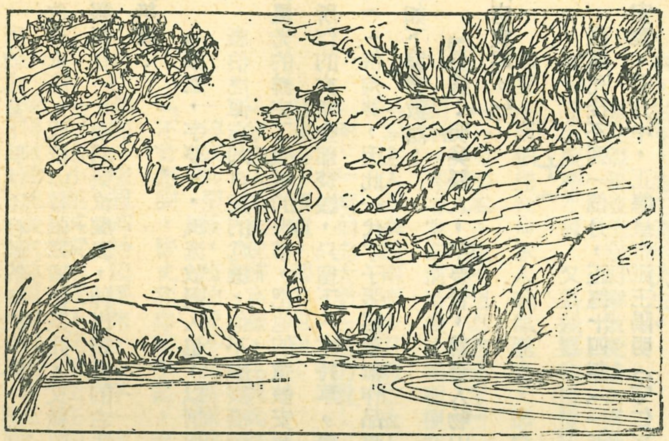
地面上，少年喫張靈捶得好痛，他奮力挺身，把背上騎着的張靈，掀翻了一個大觔斗。趁此機會，唐伯虎快步向前，雙手扶起了他，向團團圍着的衆人道：

『列位鄉親，這位便是我們蘇州的大才子張夢晉，他剛剛遭到一件天地間最慘痛的事故，所以才會刺激成了瘋癲，列位如果曉得底蘊原委，一定也會爲他同聲一哭。張相公的遭遇實在是太慘太慘了。他方才的失態，還請列位鄉親恕罪！』

衆人聽說瘋漢居然是才高八斗，獨步江南的張靈，驚得舌頭都吐了出來，叫罵喝打，一變而爲議論紛紛，急於探問：張相公究竟遭了什麼事了，事情是否還可以挽回？然而，被唐伯虎雙手攙起的張靈却又在猛呼大叫——

『素瓊，素瓊，我欲趕來相會，其奈笨鶴不飛！啊，有了，此去豫章須循水路，我這就泝江西上吧！』

說時，霍的甩開唐伯虎的手，衝出人羣，便往劍池飛奔。張靈刺激過度，當衆發瘋，頓時驚動了虎丘遊客，連唱戲的都跳下台來，急起直追，奮身搭救。劍池週圍人翻馬仰。然而，大病已久的張靈，也不知



道是從那裏來的氣力，他一路跑得飛快，搶在衆人前面，跑到了劍池之畔，他縱身一躍，訇然一聲沒入水中。

幸而劍池水淺，連同唐伯虎在內，衆人手忙脚亂的把他救了起來，成羣結隊的送他回茅廬。可是，從此以後張靈便不言、不語、不哭、也不動，他直挺挺的躺在柴床上，祇顧喃喃聲的喊着：『素瓊！』整有兩天水米不曾沾牙，也沒有闔上眼睛睏過一歇。鄉里鄰居憐憫他的際遇，敬重他的才華，無日無夜不有成千上百的人，圍在他的茅廬四週，陪同唐、祝、文、沈諸才子靜靜守候。姑蘇名醫輪流的來爲他把脈，把過脈後總是無望的搖着頭。兩天兩夜以後，張靈的頭部轉動了一下，守候諸人立刻就發出了歡呼，可是當唐伯虎大喜過望的上前，問他可要喫喝什麼時？張靈却向他淒楚的一笑，他斷斷續續的說道：

『伯……伯虎，我的墓誌銘刻已擬就，不勞諸公費神，請……請叫文生取來紙筆。』

唐伯虎當下就情不自禁的痛哭失聲，週圍的人無不掩面悲泣。文生故主情深，尤其淚下如雨，他抽搐着取來紙筆，祝枝山替張靈搬張茶几，文徵明和淚磨墨，沈周黯然展紙，簌落落的淚珠，直往紙上拋洒。張靈便在一片嗚咽啜泣聲裏，伸出枯瘠的右手，抖戰得有如風中枯竹，他在衆人的淚眼婆娑中，寫下了他的絕筆：

『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

唐伯虎渾忘却自家的危機，他不顧宸濠派有暗探窺伺，公然出面，邀同蘇州官紳學界，貴賤賢愚，體面風光的辦完了張靈的喪事，把他的遺骸安葬在蘇州西南的鄧尉山。檢點張靈的遺物，方始發現他早將生平所作的文章全部焚燬，只留下一本詩草。唐伯虎將詩草抄錄一遍，以其原稿和他自己所繪的『張靈行乞圖』一併殉葬，因此一代才子張靈竟無作品流傳後世。『中國人名大辭典』上，所載的『張靈』一條，亦祇如下寥寥數語：

『張靈：明吳縣人，字夢晉，善畫人物山水，間作竹石花鳥。筆秀絕塵，工詩。好交遊，使酒作狂，與唐寅埒。』

十一

張靈死後不到一個月，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六月間，甯王朱宸濠興兵作亂，連陷南康、九江，進攻安慶。七月中，正德皇帝派王陽明（守仁）巡撫南贛，仰攻宸濠的根據地南昌。宸濠回師來救，兵敗被

擒，翌年，他在通州伏法。

就在宸濠被王陽明擊敗受擒，甯藩之亂敉平，江南局勢轉危爲安的兩個多月後，唐伯虎正在桃花塢家中爲自己慶幸不置，又爲張靈和崔瑩嗟傷不已。驀的，家人來報，有南昌崔侍郎崔文博的一名老家人崔恩求見。唐伯虎便命家人喊他進來，那白髮蒼蒼的崔恩行過了禮，唐伯虎少不得要問起：

『一別半載，崔丈想必無恙？』

詎料，崔恩竟潸潸落淚，嗚咽梗塞的答道：

『家主人不幸於兩個多月前亡故了。』

『啊？』唐伯虎大喫一驚的說：『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不知崔丈得的是什麼病？』

崔恩磕了個頭，回答他說：

『家主人是被逆藩宸濠，在興兵作亂那天，謀害在甯王府裏的。』

一陣哀惋悽慘，唐伯虎不勝感慨的說：

『不曾想到，崔丈和你家小姐，都死在那逆藩宸濠之手。』

然而，崔恩却抬起頭來，一字一頓的說：

『我家小姐其實未死，此刻正在閶門碼頭船上。命老奴來請解元公，移駕船上見一次面。』

驚得唐伯虎從太師椅裏直跳起來，他一疊聲的問：崔瑩決心一死殉情，怎的保全了性命，又如何逃出

了天羅地網般的甯王府？於是，崔恩便將唐伯虎裝瘋以後的各事一一說了。——宸濠早就曉得崔瑩堅貞義烈，她決不會順從他所作的種種安排。因此他施了一條毒計，在崔瑩入府的第三天，就把崔文博逮進了甯王府，而且讓他們兩父女見了一面。見時威脅的說：倘若崔瑩不照他的計較行事，率領九美入宮迷惑正德皇帝，他將立刻把崔文博處死。崔瑩天性純孝，這一着果眞使她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次日，就聽說唐伯虎得了失心瘋，十美圖無法繼續再往下畫，又數日後便欣悉唐伯虎已被宸濠送回蘇州。崔瑩正在替他慶幸，殊不知十美圖無法竣工，反使宸濠加速將十位美女送往京師。崔瑩在唐伯虎離開南昌不久，也由大批王府護衞押解着動了身。

崔瑩由於高年老父被宸濠當作了人質，她只好順從的啓程北上，一路啼哭不已的到了北京城。天幸見，正德皇帝恰巧駕幸榆林，十名美女便唯有在北京等他回來，再候旨入宮。然而，就在這個要緊關頭，正德風聞宸濠圖謀不軌，他遣使接管宸濠的兵馬。宸濠一急之下，便提前興兵作亂，終於被來自贛南的王陽明所擊敗，亂事迅速平定，正德皇帝還在馳往南京御駕親征的途中，他想起宸濠進獻十美必有奸謀，可能對他不利，所以下一道聖旨，將十名美女各自護送回家。崔瑩萬分僥倖的回到南昌，方始獲知她的父親崔文博，已經在宸濠興兵作亂的那一天被殺，由老家人崔恩冒死領出屍骸，加以安葬。崔瑩聞訊大慟，她到她父親的墓前去痛哭了幾場，又深覺南昌傷心之地不可久留，便帶着老家人崔恩，僱一艘船上蘇州來找唐伯虎，探訪張靈的消息。

唐伯虎聽完崔恩的娓娓細訴，恍如自夢中醒轉。崔瑩未死，眞是喜從天降，但當他一想起張靈死時的淒涼，又不禁爲之心酸淚下。他不及向崔恩說明張靈已死，便跟他匆匆的去見崔瑩。

閶門外，堤岸上，景色依舊，人物已非。唐伯虎登船與崔瑩相見，回首前塵，恍如一夢。唐伯虎對崔文博的慘死，極表哀悼。崔瑩嚶嚶的哭過一陣以後，拭去淚痕，緊接着就問：

『唐相公回蘇州後，想來一定得着張相公的消息了？』

頓了一頓，唐伯虎難免悲從中來，他熱淚長流，掩面啜泣的說：

『小姐鍾情遠顧，夢晉幸何如之，可惜的是夢晉終嫌福薄，如今他已早登鬼錄。』

『唐相公，』崔瑩顫巍巍的站了起來，脫口驚呼的問：『莫非你是在說：張夢晉已經亡故了麼？』

唐伯虎滿心無奈的點點頭，頭一動，便是一陣熱淚拋灑。

崔瑩立刻便哀哀痛哭起來，她如泣如訴的在說：

『夢晉啊，怎知我們畢竟只有一面之緣。』

『唉，一面之緣，』唐伯虎愴念知己，心如刀割，他的臉上熱淚縱橫，却又不忍眼見崔瑩哭得雨打梨花，令人酸鼻。他徐徐走向船艙窗口，無限感喟的說：『夢晉，你眞福薄！曠世才子，絕代佳人，乍相見，祇一面。此刻你的佳人前來就你了，你偏已埋骨鄧山，墓木早拱。從這船窗裏外的驚鴻一瞥起始，不巧，不巧，不巧，竟是時時不巧，事事不巧啊！』

那一頭，崔瑩還在聲聲喊着：『夢晉！』一陣陣的抽搐。滿艙縞素，一片悽愴。許久許久，崔瑩方才掙出一句話來說：

『可否引我到夢晉墓上，拜祭一番……』

唐伯虎不假思索，一口答應。從閶門到鄧尉，只消換乘一艘小船前往。崔瑩改穿了縗絰喪服，命崔恩備好了香花酒果。輕舟小槳，聲聲欸乃，唐伯虎和崔瑩在中艙裏對坐。他巨細無遺，把張靈得病、瘋癲、騎鶴、投池，臥床不起，自書墓誌銘，擲筆而逝的經過，全都說了。那眞是一大段一字一淚，言之傷心的敍述。

到了鄧尉山，荒草萋萋，綠樹亭亭，崔瑩先就哭倒在張靈的墓前，然後由唐伯虎和崔恩合力攙起，她放聲號啕，哀聲山應谷鳴，直哭得肝腸寸斷，聲嘶力竭，方才暫止悲聲。從懷裏掏出張靈留給她的兩件信物，一只琥珀杯，一雙白玉筯，她親自持杯舀酒，每舀一次，便哀呼一聲：『張靈才子！』再以酒酹地，酹給九泉之下的情郞張夢晉。

唐伯虎兩眼噙着熱淚，見她哭得這麼傷心，實在是滿腹淒酸，不忍卒覩。他輕緩的直搖着頭，伸手招來崔恩，和他耳語：

『你在這裏好好陪着你家小姐，且讓我回到小船上去等候。』

其實，他是趕忙的回到小船上，沉沉坐下，面對着淙淙流水，一遍一遍的流着眼淚。自古才子佳人，

難得成雙成對，令他引起深切的感喟。

等着等着，不知不覺已是日薄崦嵫，夕陽啣山，船家急於回去，接連的催了幾遍。唐伯虎被他催得好不耐煩，正想折回墓地看看。忽地，一抬眼，瞥見崔恩正在一步步的走下山來。

覺得有點奇怪，便站起了身，跨一步到岸上，向崔恩大聲的問：

『崔恩，你家小姐呢？』

崔恩畢竟年紀大了，他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直走到唐伯虎跟前來才說：

『正是我家小姐命我下山，請唐相公再辛苦一趟，回墓地去，有一件要緊事情奉商。』

唐伯虎一面邁步向山麓走，一面自言自語的說：

『有什麼要緊事情，非到墓地商量不可？她何不下山回到船上來再談呢？』

想想，驟然感到不妙。唐伯虎心中一急，又加快脚步，連奔帶跑的直到山麓，將近張靈的墓地，猛抬頭，大叫一聲：『不好了！』新墓旁，大樹上，晃悠悠的掛着一具屍首。張靈以情死，崔瑩以情殉，她支開了老崔恩，便在張靈的墓旁投圜自盡。唐伯虎跑到她那具屍首的跟前，但見花容月貌的天下第一佳麗崔瑩，桃腮帶淚，面貌栩栩如生，他不由自主的屈膝跪下，由衷的說：

『大難大難，我唐伯虎今天才算是見到奇人奇事了。』

唐伯虎爲一雙才子佳人合葬，張靈、崔瑩的事蹟轟動了蘇州全城。到時萬人空巷，齊來弔誄，鄧尉山

麓擠滿了欷歔太息，同聲一哭的人羣。雙穴之前，由蘇州紳民合植了一方石碑：

『大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

明心師太

一

陝甘總督的公子上尼庵行香，好大的氣派！十六名騎馬跨刀的侍衞，一大羣肩寬膀粗、怒眉橫目的豪奴悍僕，簇擁着個乾乾瘦瘦，一對色眼骨碌碌四下亂轉的大爺，眞格兒的是前呼後擁，赫赫威風。

在紫竹庵西廂房，借了間屋子暫且落脚的算命先生，沒名沒姓，白布招上寫了三個大字：『雲中子』，六七十歲的人了，彎腰哈背，滿頭白髮，還帶着十六歲的小女兒杏姑，穿州過縣，大街小巷的搖着串鈴，巴結一兩回生意。摸骨、算命、卜卦，細推流年，混上幾十個錢，圖個一日三餐。十六歲的杏姑出落得體態窈窕，花容月貌，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侍候着她瞎眼的爹，由河南到西安，風霜雨雪，也沒見把她的皮膚給晒黑。小女兒家不在她娘跟前，照舊顯得那麼伶俐曉事，挺懂規矩，從沒給她爹添過什麼麻煩

。就那一天，杏姑聽跟她挺要好的女尼心源說：來的是省城裏陝甘總督霍魁的獨養兒子大少爺，在她想來，堂堂總督的少爺那該是天上神仙一般的人物了，加上一十六騎護衞，十幾名穿綢着緞的跟班，還有四人抬的大轎，那份兒熱鬧，那麼大的一個場面，杏姑存心要去瞧上一瞧。

可是杏姑她爹這一卦倒算準了，他料中女兒的心事。耳朵裏聽她坐立不安，吁吁的喘着氣，就曉得她有什麼盤算？因此，他歪在床上，板下臉來告誡她道：

『杏姑，外頭是制台大人的公子在行香，禁衞森嚴，到處是人。妳且給我好生的在屋裏躭着，我不准妳出門一步，免得惹禍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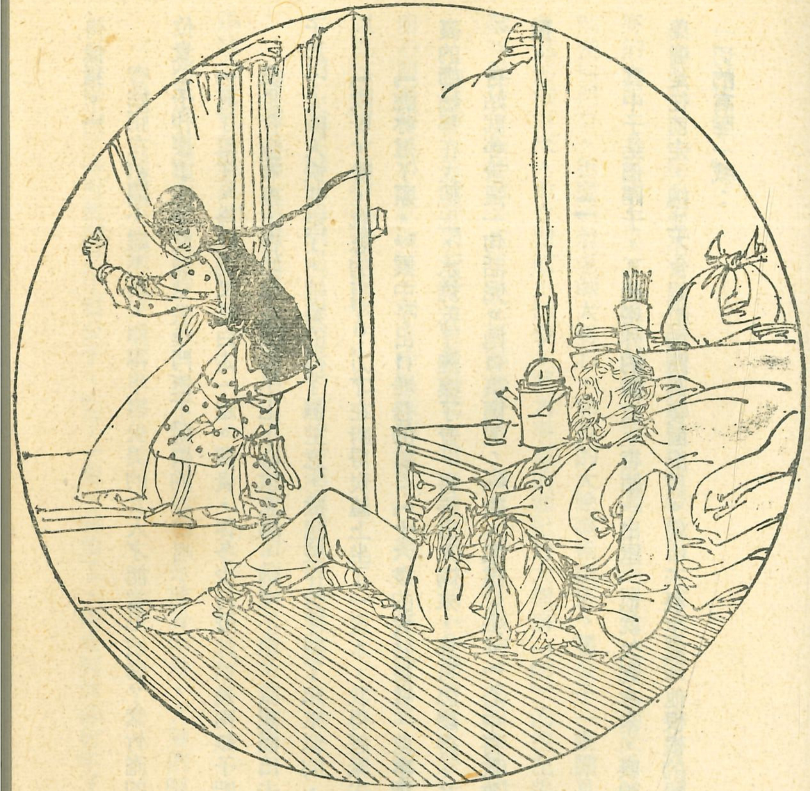
藏在心頭的盤算給她爹一說破，杏姑的一張瓜子臉臊得通紅。她自格兒跟自格兒生氣，纖纖腰肢一扭，往張凳子上一坐，撅起了小嘴，老大不高興的說：

『曉得了，爹！——誰說要出去來着！』

雲中子點點頭道：

『是別出去的好。』

杏姑不答，屋裏靜悄悄的沒半點聲響了。這麼着，外面大殿上的那陣子熱鬧，便淸淸楚楚的傳了進來，木魚篤篤，靑磬叮叮，夾雜着紫竹庵裏九名尼姑喃喃唸經的聲音。一會兒，多半是霍公子拈香禮佛已畢，有一個大嗓門，威武雄壯的高聲說：



『公子今兒個行香許願，還要親自佈施。當家的師太，把妳們庵裏的師姑全叫出來！』

緊接着便是當家師太明心，怯怯的答道：

『老爺，小庵只有九名師姑。公子行香，誰敢偷懶？早已全在這大殿上侍候了。』

又是一個尖嗓門，帶點失望的語調在說：

『怎麼，偌大一座紫竹庵，就這麼幾個尼姑呀？不是老掉了牙，就是胖

得像豬。』

杏姑正在納悶，難不成，非得年輕貌美的女人才能當尼姑嗎？紫竹庵的尼姑，老的老，胖的胖，關這位貴公子什麼事呢？又聽見尖嗓門挺不耐煩的在吩咐：

『算了算了，今兒個又是白走一趟。賈貴，你多少打發她們幾兩銀子吧。』

眞是合該有事，杏姑坐在圓凳子上，心猿意馬，神魂不定，直想溜出去偷偷瞧上一眼。耳聽見總督公子那一大隊人快要走了，她驀的得了個主意，故意裝作方才想了起來似的，大驚小怪的說：

『哎呀，爹，我怎的忘了？方才在廚房炭爐上坐了一壺水，我得趕緊去看看，恐怕早就燒乾了咧！』

『瞧妳這丫頭，』雲中子出口埋怨的道：『十六歲的大姑娘啦，做事還這麼冒冒失失。妳沒聽說，庵裏的師姑都在大殿上，水燒乾了燒壞了壺，再弄出火燭來，那可怎麼得了？還不快去看去！』

杏姑就等着這一句話呢。她口裏應著：『爹，我這就去。』心中喜孜孜的，一掀門帘便走出了那間小屋。

二

雲中子是個瞎子，耳朵格外的靈敏。杏姑一出屋，他就欠起身來，凝神傾聽，他分明聽見杏姑的脚步聲響是往前走，她並不曾趕忙的跑到後面廚房。雲中子很生氣，他恨恨的駡了聲：『這鬼丫頭！』便不顧一切的高聲一喊：

『杏姑！』

然而，已經來不及了。杏姑本來想躲在門殿那根大柱子後頭，偷偷兒的去看霍公子那一大隊人出紫竹庵的大門，上馬的上馬，坐轎的坐轎。却是她還沒走到門殿，瞧人的反而被人家瞧着了。霍公子正穿過前院走向門口，後頭跟着老師太明心，和他的大隊護衞跟班。霍公子一眼瞧見了杏姑，登時便是眼睛一亮，色迷迷的直笑。他立刻收止脚步，將右手裏的湘妃竹大摺扇『啪』的往左手掌心一敲，嘴裏嘖嘖嘖的直在咂嘴咂舌，他把嚇呆住了站在原處的杏姑，週身上下看了個夠，搖頭擺腦的說道：

『嗨嗨，眞是骨肉勻停，貌美如花，增一分則肥，減一分則瘦哇，好一個美人胎子！』一回頭，冲着明心問話時，馬上就改了一副凶神惡煞的模樣：『明心，妳胆敢打誑！說什麼庵裏的尼姑都到大殿來了，這兒不還有一個帶髮修行的嗎？』

明心被他嚇唬得倒退三步，雙手合什，連連的宣着佛號說：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諒貧尼怎敢在公子跟前打誑？這是位女施主，不是什麼帶髮修行的尼姑，她跟她父親在小庵裏借住。』

屋裏的雲中子聽得眞切，不由大大的着起急來，他搥着床沿，大聲的喊：

『杏姑，妳還不快給我滾回來！』

杏姑方才猛可然闖見了霍公子，吃了一驚，嚇傻了，兩隻脚就像釘牢了在地上，抬不起來。這會兒聽

她爹一喊，三魂七魄方始悠悠的回到了腔子裏。臉蛋脹成紅得透紫，身子一扭踺，回頭就跑，一頭鑽進門帘，驚慌的往她爹懷裏一撲，又急又臊的叫了聲：

『爹呀！』

外頭，院子裏，霍公子反倒嗬嗬大笑，他笑時，那批護衞跟班便也和他一道儘打哈哈，佛門清淨之地，到處充斥大男人們調笑謔浪的聲響。明心師太緊緊皺起了銀白色的眉毛，她是在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事情還沒了結，霍公子且樂了一陣，笑聲乍歇，他便又沉着張臉，裝腔作勢的問話：

『這妞兒十幾啦？』

『不知道。』

『家裏都有些什麼人？』

『好像就……就祇她爹一個。』

『她爹在幹啥？怎的住進了尼姑庵來？』

明心囁囁嚅嚅的答道：

『她爹是個瞎子，在……是個算命先生，快七十歲的人了。因爲在省城一天掙不了幾個錢，住不起棧房，才到小庵來借住幾天。』

霍公子緊逼着問：

『這麼說，兩父女很窮了？』

『是……是不太寬裕。』

『那好。』霍公子把右手的扇子一揮，自說自話的道：『妳去告訴那個瞎老頭，就說他交運了。一會兒，大爺派人送一百兩銀子來。』

『一百兩銀子？』明心驚疑不定的問：『公子，您……您的意思是說……。』

『沒什麼，』霍公子一邊答話，一邊邁步向外走：『那女孩子本大爺要了。』

『可……可是，』明心急急忙忙的追上去說：『萬一那位算命先生不肯答應呢？』

霍公子的親信家人賈貴，正待開口說話。霍公子一伸手攔住了他，說是——

『不肯答應？那也成。我實告訴妳吧，老娼婦，一會兒我叫人來送銀子接人，要是接不到那妞兒，我的人自會把那瞎老頭一頓亂棒打死，拖到城外去餵狼！妳這老娼婦呢，放把火燒了妳這座破尼姑庵以後，再把妳綑起來往火裏丟！』

明心氣得渾身簌簌的抖，她只有一個勁兒的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也不知道唸了幾十百句佛，霍公子却早已大搖大擺的走出庵門，跨上大轎，由護衞跟班的前後簇擁，一路飛快的回省城去了。

三

明心六神無主，心慌意亂，等霍大爺一行走得瞧不見了，方才勉定心神，折身回庵，走到雲中子兩父女住的那一間屋。乍到門口，就聽見雲中子在怒氣冲冲的罵，杏姑掩面飲泣的哭。她只好在房門外邊先咳聲嗽。

『老師太，』雲中子不再往下罵了，他朝門外先喊一聲說：『請進吧。』

一聲長歎，一掀門帘，明心走進了那間湫隘狹窄，光線黝暗的小屋。雲中子忙推開杏姑，想站起來迎接，明心却搖搖手說：

『您眼睛瞧不見，施主，用不着招呼我，我們還是坐下來談吧。杏姑，妳也不必哭了，此刻妳先出去一會兒，等我和妳爹商議出個對付的辦法來。』

杏姑羞愧交併，兩隻白嫩的小手摀着張臉，她輕輕的嗯了一聲，順從的走出門去。找那位平日對她最好的心源師姑，傾訴一下自己的委屈。

明心掇張凳子坐下，雲中子坐在床沿，默默相對了半晌。她才又嘆一口氣，聲音低沉的說道：

『施主，照說我是出家修行的方外人，不該議論是非。何況官府大如天，方才的那位霍公子跟他們老太爺都是皇親國戚，他們老太爺正是權勢顯赫的陝甘總督，我更不敢妄口白舌，自家攬禍。祇不過，事到如今，我又非告訴你眞情實況不可。』

雲中子向她抱拳一拱的說：

『老師太，我正待求您指點咧。您的話我句句入耳，字字銘心，斷乎不會洩漏給誰。』

『總而言之，今天的事很難辦。』明心搖頭太息的說：『省城裏的那位制台大人，一向魚肉百姓，作威作福慣了。他年過半百，只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所以凡事都任着他的性，這位公子今年三十歲，出了名的性好漁色，他究竟有多少房姬妾，只怕他自己都鬧不清楚。家裏現成養着那麼些美女，還三日兩頭的帶些豪奴悍僕，督署侍衞，滿城的搜尋佳麗，也不管人家已婚未婚，訂沒訂親，但凡少婦長女，給他瞧上了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敢搶了就走。反正這西安城裏、陝甘兩省都是他家的天下，誰敢告他一狀，跟他理論呢？方才他說給你紋銀一百兩，要討杏姑，照說還算挺運氣的咧。』

雲中子氣忿難忍，重重的一拍床沿說：

『不管他爹是什麼皇親國戚、制台大人。我的杏姑，決不能給誰們作妾。何況，那霍公子的人品，又是那麼樣的壞！』

『不給他作妾，』明心試探的問：『那你又打算怎麼辦呢？』

『我要帶着杏姑，馬上就走。』

『能走得掉嗎？』明心提醒他說：『須知陝甘兩省，都是制台大人所管的地界，他只要用一角文書，到處官府，都能截堵住你們，再押送回來。何況，他還可以派馬隊來追。』

沉吟了一會兒，雲中子方說：

『實不相瞞，老師太。我這個女兒杏姑是指腹爲姻的，早就許了人家。祇是我那親家十年前從河南逃荒，一家人逃到了陝西，往後就沒了消息。直到今年年初，方才聽朋友提起，他仗着一身武藝，早已逃到陝西黃龍山裏，本來想在山裏墾荒的，就因爲霍總督那狗官貪贓枉法，欺壓善良，硬要黃龍山裏的農戶繳十倍的錢糧，農戶不服，縣官派隊去彈壓，吃我那親家領頭殺了官兵，在黃龍山裏聚起義來。我這回從河南沿途賣卦到西安，正是想把杏姑送到我親家那兒，讓他們小兩口子成了親，也好了掉我最後的一件心事。』

明心聽到這兒，面現喜色，她傴身向前，悄聲問道：

『施主，你說你的那位親家，該不是黃龍山的大寨主，威鎭關中的胡黑闥吧？』

『就是他呀！』雲中子驚喜交集的問：『老師太，您怎麼會曉得他的？』

『哎——，』明心拖長着尾音說：『關中一帶，那有不曉得胡大寨主的。他武藝高强，雙刀天下無雙，自從佔住了黃龍山，就說他要管一管關中的不平之事，經常刧富濟貧，鋤强扶弱，關中一帶的貪官酷吏，也不知道被他殺了多少。施主，黃龍山距此不遠，你有這個好去處，不如趕緊帶着杏姑動身走吧。』

顫巍巍的站了起來，正要喊聲杏姑，父女二人雙雙逃走。驀的又想起一件事，雲中子問：

『師太，我這一逃，豈不是會連累了您嗎？』

明心一聲苦笑的答道：

『貧尼今年七十五了，半世修行，四大皆空，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可是，』雲中子拄着根竹棍，十分關切的問：『方才我就聽見那霍公子在說：他要燒掉您的紫竹庵，綑起您來往火裏……』

『不會的。』明心截斷了他的話說道：『再無法無天的人，從古到今，也沒聽說過有縱火焚燒廟宇的，他不過嘴裏講講，嚇唬嚇唬我罷了。退一萬步說，即使他胆敢加害老身，我們出家人以慈悲爲本，貧尼不也算是求仁得仁了嗎？』

『這——，』雲中子又遲疑不決的說：『原是我們兩父女天外飛來的橫禍，總不能我父女一走了之，讓老師太您……』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明心霍的起立，提高聲音攔阻他道：『霍公子那邊的人，轉眼就到，再遲一步，你們就逃不成啦！』

一陣感激，使雲中子深陷的眼眶，淚水四溢。他仆的跪了下去，衷心懇摯的說：

『老師太，您這一次的救命之恩，容我和杏姑，來生做牛做馬報答！』

『走，快快走吧！』

四

目送雲中子兩父女走上了迤北的大道，直奔黃龍山而去，明心方才折回紫竹庵，她親手擊雲板，傳集全庵的尼姑。又打開箱籠，取出一些銀兩和制錢，攤在桌上，吩咐那九名尼姑說：

『妳們把這些個錢分一分，收拾自己的衣物，投南往北，走東向西，分頭的走，趕緊離開，走得越遠越好，能夠走出陝甘兩省，再找個定居修行的所在。雲中子和杏姑兩個，我已經送他們逃命去了。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他們兩父女的命，那是我的本份。祇不過，有我這一條老命相抵，就儘彀了，妳們犯不上牽連在內。』

說完，她不顧那九名尼姑哭的哭，勸的勸，她說她決心替雲中子父女和她們擋一陣。明心一疊聲的催她們趕快逃走。九名尼姑只好哭哭啼啼，語語叮嚀珍重，向明心道別，拿了自己的衣物，四散奔逃。偌大的一座紫竹庵，方才還在鐘鼓齊鳴，磬鈸交響，人語喧嘩，轟然爆笑。一會兒功夫，便由笑而哭，而傷心悲泣，而萬籟無聲，寂靜如死。明心却仍然跟往常一樣的神情自若，舉止安詳。她緩步進入大殿，剛才霍公子來拈的三支香，還在香煙繚繞，方祇燃到一半。明心的臉上出現從所未有的憎惡與厭嫌，她把那三支香拔了起來，鄙夷不屑的往殿外院子裏一拋，然後再燃上三支，插進香爐。明心雙手合什，從蒲團上一跪，向滿龕佛像稽首爲禮，伏在地上，喃聲祝禱：

『諸天神佛在上，弟子明心，今天做了非常的舉措。雖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寶塔），但是弟子今天所做的事，總歸不是佛門弟子所該做的。弟子深願如此一死，祇求諸天神佛垂鑒弟子的苦衷……』

蹄聲雜沓，由遠而近，可是明心絲毫不加理會，她仍舊在佛前默禱懺悔。直到霍公子的鷹犬爪牙賈貴，一把捽住她的後領，把她從蒲團上直拎了起來。

『快說！』賈貴聲聲喝問：『妳是把那妞兒藏了起來呢，還是放她跑了？』

又一次被激怒了的明心，她在用不屑的神情反詰：

『你也給我快說！你是想在這大殿之上，當着滿殿菩薩殺我呢，還是把我拖到殿外去殺？』

賈貴果然楞住了，他瞠目結舌，答不上話來。於是，明心一聲冷笑的道：

『我諒你也沒這個胆，當着一殿菩薩，在大殿上殺我出家修行的老尼姑！』

爲非作歹的人，勇氣總歸是硬逼上來的，祇要挫他一挫，多半會一陣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賈貴楞住以後他就氣餒了，放手鬆開了明心的後領，語氣緩和了些說：

『老師太，您何苦儘找咱們的麻煩呢？您明明知道，是咱們大爺自己看中了那個小妞，咱們大爺要不到手，他絕不肯善干罷休。』

明心反唇相譏的回答他道：

『那你們就去找呀？』

『剛才我們早就找過啦，』賈貴立刻就換上一副愁眉苦臉說：『庵前庵後，左右廂房，連一個人都沒有。老師太，求求您，給咱們透個信，那妞兒是走了吧？當着這大殿上的諸天神佛，小的賈貴發誓，無論

如何不讓這碼子事牽累到您身上來。若不然的話，叫賈貴死無葬身之地。』

『你用不着發誓，我也會告訴你的，』明心不假思索的答道：『杏姑早走了。』

賈貴雙手直搓的問：

『那她瞎了眼的爹呢？』

『當然也走了。』

『他們是往那條道兒上走的呀？』賈貴一臉諂笑的問：『投東，向西，走南，還是往北？』

明心先在心底懺悔，迫不得已，只有虛與委蛇，引追兵往相反的方向走，才能保全雲中子兩父女。因此，她撒了個謊說：

『他們是往南邊走的。』

可是，佛門弟子明心法師畢竟上當了。賈貴機伶狡獪，一肚皮的壞水。老實可欺的明心沒答話以前，嘴唇一陣嗡動，就已經給他料了個準。佛門弟子不許打誑，迫不得已要撒個謊時，準會先唸叨一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明心嘴唇皮一動，他就瞧出了她不會跟自己說眞話。因此，當明心說出了雲中子兩父女是往南走以後，緊跟着便問：

『該不會是投東，出潼關上河南去了？』

這一回，賈貴注意到明心的嘴唇皮，並沒先那麼嗡動一陣了，她肯定的搖着頭說：

『不會。』

『也不會往西，走甘肅？』

明心答得更快了：

『不會！』

『好！』賈貴突如其來，發出一陣梟笑，笑得明心莫名其妙。笑了好一陣，他方才一指明心的鼻尖，譏嘲調侃的道：『老師太，要是老爺不點破，只怕妳一輩子也鬧不明白。尋常人等打個誑，也得有五百年的道行，何況妳是喫齋唸佛的出家人呢。』然後，他就不再理會滿心疑惑參半的明心，拔出刀來朝上一揮，指使他帶來的那些豪奴悍僕和侍衞：『走！哥兒們，咱們往北追！才個把時辰，諒那瞎老頭跟小妞兒能走多遠？看他們的腿長，還是咱們的馬快？鬧明白了方向，不出一個時辰，準能把他們逮回來！』

說完，聲聲獰笑，領頭就走。留下個呆若木鷄，偏又心憂如焚的明心師太。焦灼、懊惱，像無數毒蟲在她心坎上咬。她都急出了眼淚，茫茫然的攤開雙手，往前走幾步，又急速的轉身，她撲向蒲團，向神龕裏供奉的菩薩邊哭邊訴：

『啊，諸天神佛，這可怎好呢？這可怎麼辦呀？這豈不是我反倒害死了雲中子和杏姑父女兩個嗎？諸天神佛，求求您們，救救他們吧。弟子甯願代他們死，弟子早就想代他們死的喲！……』

眼前金星直冒，腦子裏昏昏沉沉，跪在地上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明心師太一邊哭，一邊不斷的祈禱，

只要雲中子兩父女能逃過這一關，那怕賈貴一怒之下趕了回來，把自己殺了也是好的。然而，天色漸黯，大殿裏閃爍着微弱的燭光，明心師太已經哭得很累很累了。驀的，大殿外面傳來細碎的步聲，有人在低促的喊她：

『師父，師父！』

『誰？』明心師太聽見了，她再朝上磕個頭，算是結束了禱告。喫力的爬起身來，轉臉一望，原來是她的徒弟，胖嘟嘟的心源。這些時裏，她跟杏姑非常要好，明心師太訝異的問：『咦，妳怎麼又回來了呢？』

『師父，怕死人了啊，』心源氣喘吁吁，臉色卡白，伸手直拍着自己胸口說：『剛才我們奉了師父之命，離開這兒，就我一個往北走。纔走了個把時辰，就瞧見一二十個掛刀的人，騎着快馬，一陣風似的從我身邊捲過。那時候我心裏就有點嘀咕，可還是一步沒停的在向北走着。又走了一陣子，那一二十人騎着馬又回來了。遠遠兒的就聽到，是杏姑的聲音在又哭又叫……』

『什麼？』明心師太打斷了她的話，急切的問：『是杏姑給他們逮去了？』

『就是喲，』心源哭喪着臉在回答：『那些騎馬的人又打我的身邊過，我睜大兩眼，看清楚了杏姑被一個人捺在馬背上，她在拚命的掙扎，拚命的哭叫。我一下子發了急，便拔步去追，我也在高聲的喊着：「青天白日，你們胆敢強搶民女呀！」可是……』心源說不下去了，她抽抽搐搐的又哭了起來。

『莫哭，莫哭，心源，』明心師太心亂如蔴，她仍然好言安慰心源道：『人怎能追得上馬匹？況且，即使追上了，妳又能拿那幫惡奴怎樣？』

『我就這麼眼看着杏姑被他們搶走了啊。』心源還在傷心的哭着：『當時我就放聲大哭了一場。後來忽然又想了起來，還有杏姑她爹呢。』

『是呀，還有杏姑她爹呢？』明心師太忙不迭的問：『妳可曾見着他沒有？』

『見着了，』心源掩面啼泣，鵑咽哽塞的說：『他死啦，死得好慘啊！』

身子一陣搖晃，咕咚一聲，明心師太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師父啊，師父啊，』心源直嚇得尖聲嚷叫，『您怎麼啦，您怎麼啦呀？』

五

夜深沉，在明心師太的房間裏，一燈如豆，燈光搖曳。明心斜歪着身子，倚在床上，心源默默的坐在床沿。許久許久，才聽到明心師太一聲低沉的嘆息，她忙仰起臉來問：

『師父，您好些了？』

『好多了。』明心欠起身子，坐直了點，再向心源苦笑的說：『我方才想了老大半天，總算給我悟出了一些道理。』

『什麼道理呀？師父。』

長長的呼了口氣，明心不勝感喟的說：

『我跟杏姑，今天都種下了惡因，所以才會得着惡果的。』

『師父，』心源眉頭皺得緊緊的問：『您老人家的意思是說：杏姑不該貪看熱鬧，溜出房來打上一轉，被那個無惡不作的總督公子看上，這才惹上了一場大禍的？』

『不錯。』

『那麼，師父您呢？』心源大惑不解的問：『您是菩薩心腸，慈悲為本，分明想搭救他們父女兩個的。怎麼您也會種惡因，得惡果呀？』

『這，——是我心裏的事，難怪妳不懂了。』明心師太淡淡的一笑，笑得好不淒涼：『我是個出家人，苦修了三十多年，那裏曉得，居然連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清淨都沒能做到。禪宗六祖慧能法師的偈子：「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可是，我這顆心却早就沾滿塵埃犯了意戒，祇是自己懵懂無知而已。』

『師父，這話又怎講呢？』

『一想通了，這個道理就很明白。』明心不厭其煩的告訴心源說：『我們既然出了家，就是方外之人，世間事一概於我無關。可是，自從這一位陝甘總督霍魁到任，橫征暴斂，鬧得天怒人怨。他那個寶貝兒子又是貪淫好色，到處强搶民女，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西安城裏，連中年婦人都

不敢拋頭露面。這位惡少乃至於藉行香為名，搜遍了西安城裏城外的尼庵，褻瀆佛門聖地，見了稍有姿色的比丘尼也要强搶，未免太橫行霸道，無法無天了。所以，我老早就對這一雙父子起了憤慨嫌惡之心，這就不該是佛門弟子所應有的。心源，妳說我這話說得可對？』

略微遲疑了一下，心源方才答了聲：

『對！』

『昨天，那名惡少到我們庵裏來行香了，』明心師太滔滔不絕的往下講：『我一見到他，心裏就有氣。勉强憋一肚皮氣服侍他行過了香，聽他說那些荒唐混帳話，我已經氣得渾身發抖。後來他瞧見了杏姑，一副饞涎欲滴的模樣，我眞恨不得劈面給他兩巴掌。那惡少仗勢要把杏姑討去，我才說了句：「要是人家不肯呢」，他竟然開口罵我老娼婦。我七、八十歲的人，幾時受過這種侮辱？那時候，我只恨自己是年老力衰的女流。要不然，我準會上前跟他拚命。』

心源眼望着她的師父，由衷的說：

『當時，我們幾個還不是氣成什麼似的，都在後頭罵那惡少太猖狂，為什麼老天不給他報應呢？』

『心源，』明心師太搖搖手說：『其實，這還是我們自己的不對。金剛經上不是有「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的嗎？古往今來，那有出家人忍不下一口氣，去跟凡夫俗子嘔氣拚命的呢？所以我還是種下了惡因，一心一意想幫忙他們父女二人逃走。我起這個念頭，多一半是憐憫雲中子父女的遭遇，少一

牛也是我受不了那惡少的霸道，覺得不能讓他仗勢欺人，把杏姑搶走。殊不知，一念之差，鑄成大錯，斷送了我三十多年的修行。如今，照妳所說的，雲中子慘遭殺害，杏姑也被惡奴們搶入督署，送進虎口。這一樁慘案，我還不能就此撒手。我已經下定了決心，乾脆讓我一路錯到底吧，管一管人間閑事，我得設法給雲中子報仇，再看看杏姑是否有救？』

心源聽完了明心師太的話，怔了怔說：

『師父，您打算怎麼樣着手呢？』

明心師太兩眼閃閃有光，望了心源一瞥，語意深沉的說：

『這事，就要看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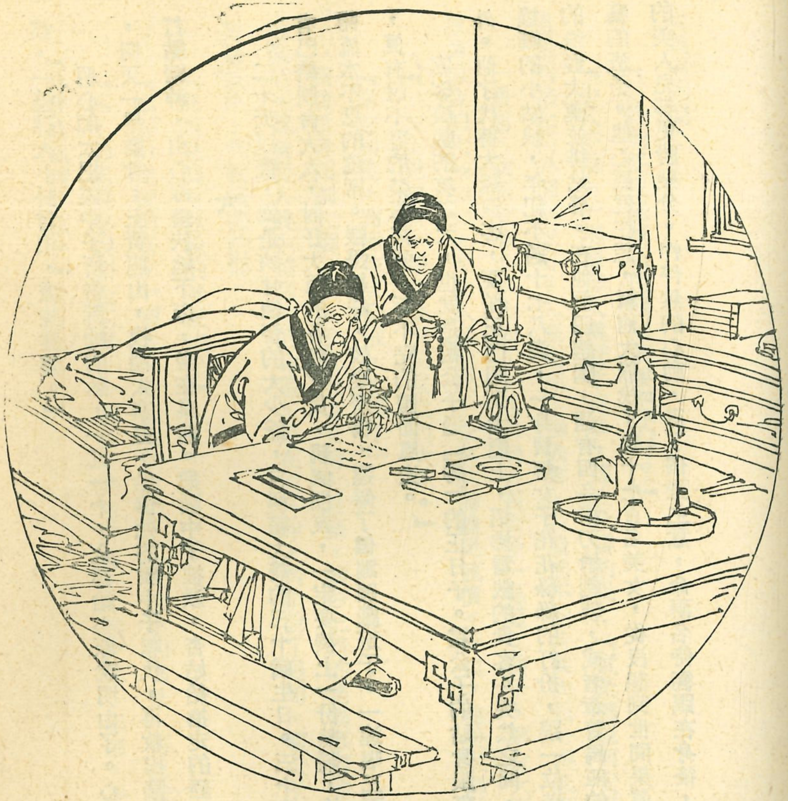
『我？』心源不覺一驚，她陪着笑臉說：『師父，諒我有多大的能耐，怎能去跟堂堂的制台大人碰？』

『用不着妳去跟誰碰，』明心師太拍拍她的手背：『我所要妳做的，祇須妳跑一趟遠路，替我送一封信，送到黃龍山上。』

心源方覺得很容易，一聽『黃龍山』三個字，又為難起來了。她靦腆的笑着說：

『黃龍山上不是聽說有山大王嗎？』

『不錯，』明心師太點點頭說：『我正是要妳把這封信，當面呈交給黃龍山上的大寨主，專一行俠仗義的胡黑闖的。』



心源倒抽一口冷氣，雙手直搖的說：

『我不去我不去，師父，聽您說說都能把徒弟的魂給嚇掉了。』

『妳儘管去。』明心師太斬釘截鐵的說：『我實告訴妳吧，黃龍山上的胡大寨主，正是杏姑的公公。這趟雲中子帶着杏姑走關中，過西安，原就是想送她到黃龍山夫家成親的。只因為雲中子家裏近來境遇不好，所以才再幹上先前的舊行業，一邊趕

路，一邊替人卜卦看相，賺些盤纏。』

明心師太把雲中子所告訴她的話，一五一十，全都給心源說明白了。心源這才恍然大悟，她一口答應，明天一早動身。上黃龍山，找胡大寨主，給慘死的雲中子報仇，再救出陷身牢籠的杏姑。明心師太勉強打點精神，由心源攙扶她下床，坐在桌前。把雲中子被殺，杏姑給搶走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信。

六

二十天以後，就是陝甘總督的大少爺，自稱霍大爺的三十歲生日。三十歲本來不該做什麼壽，却是自有巴結制台大人，討好大爺的各級官員，親戚朋友，一定要湊上一份熱鬧，給霍大爺擺堆金嵌玉的壽堂，開流水不息的筵席。張燈結綵，鼓樂齊鳴，還僱了個蹦蹦戲班子，一連唱三天的戲。衣香鬢影，冠蓋雲集，眞有說不盡的榮華富貴，訴不完的體面風光。

宴客演戲的第二天，也就是霍公子過『壽』的正日子。霍公子的貼身跟班賈貴正在跑出跑進，忙裏忙外。他才代替大爺送客，要從正門回到大廳上，招拂看戲的貴客。突然之間，他看見一個千嬌百媚，風流嬝娜的小姑娘，年紀不過十七八歲，一身賣解女子花花綠綠的打扮，跟一位滿臉絡腮鬍鬚，劍眉胆鼻濶嘴的彪形大漢並排站着。在他們四週圍，還有四名揹刀槍劍戟，或者牽着馬匹的夥計，分明是一個跑江湖賣藝的班子。他心裏就在想，幫他大爺找了幾十上百名美女，從沒想到世間果眞有這等的絕色佳麗，比畫裏的美人兒都更勝幾分。怦怦然的心動，得了個歪主意，命兩名侍衞跟在身後，賈貴走到彪形大漢的面前，

大喇喇的問：

『你們是要在總督衙門轅門前要把式呀？』

『小人不敢。』那彪形大漢雙手抱拳，連忙分辯的說：『實是聽說西安滿城文武在給大爺做壽，一來遠遠的站在門外開開眼界。二來也想得個機會，看看能不能侍候大爺一兩套把戲，得幾文賞賜？』

一番話，說到賈貴心坎上去了。他明曉得霍公子一見這女孩子，準會大喜過望，樂不可支。自已立下這個撮合的大『功』，要比人家送成千上萬的壽禮更值價。所以，他吩咐那壯漢說：

『你在這兒候着，等我進去問聲我們大爺。』

『謝謝謝謝，謝謝您成全啦，大哥！』

賈貴折身回到大廳，霍公子正坐在交椅上看戲，戲台上演的是馬寡婦開店，說笑逗唱，樂得霍公子呵呵直笑。賈貴從人叢中擠到他的身邊，附在他耳畔，悄悄說了幾句。霍公子登時就是兩道稀朗眉毛一揚，扭過頭來，笑逐顏開的問：

『那妞兒眞有你說的那麼俊？』

『她那份兒俊俏呀，』賈貴一臉諂笑的答道：『就嫌小的嘴笨，再怎麼也說不齊全。』

『呸！那能讓你說齊全了呢，』霍公子笑着啐他，一挺身站了起來，不看馬寡婦開店了，他扭頭就走：『待我親眼瞧瞧去。』

霍公子離座就走，大廳上陪着看戲的客人，馬上就起了一陣騷動。有人耳語，有人起立，彷彿不知該怎麼是好。賈貴覺着了，連忙伸出手來招呼：

『請列位爺們寬坐，好戲還在後頭。咱們大爺有事，暫且失陪，告罪告罪。』

主僕二人擠出了大廳，直往外走。賈貴驀地的想了起來說：

『不成，大爺您是何等尊貴的身份，那有到轅門外去看個賣藝班子的道理？還是您到右花園裏去坐坐，等小的去把他們給叫進來。』

霍公子想了想，點點頭說：

『也好。』

七

右花園有一大片草地，霍公子便坐在草地盡頭的亭子裏。這兒全沒外客，就祇有平日陪他喫喝玩樂的一批幫閑、侍衞和跟班。因此，十二三人祇他一個居中坐着。

等不多一會兒，賈貴領着那個班子在走進來。霍公子先看那個小姑娘，他忽然兩眼發直，咧開張嘴，竟在嘴角掛了條饞涎。他心裏儘在想叫妙呀好的，偏偏一個字也掙不出。圍在他左右的人一看到他這副嘴臉，就曉得他這回才眞見着美貌的佳人了，於是異口同聲的在湊他的興：

『好俊的小姑娘！』

『眞像是畫裏的一樣！』

『像這樣的美女，多半是南邊來的喲！』

然而他們的同聲讚美，以及那壯漢代表他們的班子，說了些拜壽道喜的話，霍公子一句都沒聽見。壯漢請霍公子的示下，要他們要些什麼玩藝？霍公子的回答，却是兩眼直勾勾釘在那小姑娘的身上。他自格兒的身子，酥在交椅的一邊，魂靈兒飛上半天。心裏恨不能把那國色天香的小姑娘，化一口水吞進肚裏。直到那壯漢得不着他的回答，自作主張，霍的拔出了雙刀，舞了個頂上開花。霍公子彷彿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他挪動身體，坐正了些。伸手指着那竝小姑娘，突然口吃了起來說：

『叫……叫她耍。』

『叫她耍』，『叫她耍』，『叫那小姑娘耍！』亭子裏的人，連同亭子外邊的賈貴在內，立刻七嘴八舌，爭先恐後的代霍大爺傳話。壯漢聽見了，倏的把雙刀一收，脹紅了張臉，像是要發作似的。賈貴一見，連忙上前打個圓場，笑了笑說：

『咱們大爺今兒看了半天的武生戲，此刻正想瞧瞧新鮮的玩藝。並不是嫌你雙刀耍得不好。吠，』他冲着那小姑娘問：『妳多大年紀啦，叫什麼名字？』

看來耍雙刀的班主子是有點惱了，他沉着張臉，直撅撅的插嘴答話：

『姑娘家的歲數，跟賣藝無關。她的名字呀，無非蘭荷菊梅，姐妹姑娘，大哥你愛叫她什麼，就叫她

什麼吧！』

賈貴撲了一鼻子灰，他倒也不惱。反是怕壯漢火兒一大，拉起他的班子走了，那他可就交不了差啦。所以，他馬上就改口問道：

『可否問聲，姑娘會些什麼玩藝？』

仍然是壯漢代她回答，他簡單明瞭的說：

『她只會一樣，走繩。』

說時，已經從傢伙堆裏，取出來一條三丈多長的麻繩，夠有大指拇粗，可見整條繩子，份量一定不輕。壯漢左手捏着繩頭，右手攥着繩圈。仰起臉來，四下一望，揀定了一棵丈多高的榆樹，右手一指，嘴裏喊道：

『猿兒，就這棵吧。』

名叫猿兒的一個小夥子，一聲答應，拔步飛奔，往樹上一躥。一轉眼間，便手腳並用的攀援到了樹頂。他人剛到，壯漢手裏的長繩便破空而起，直飛上去。恰好給猿兒伸手出來接到。這一躥、一抛、一接，使在場見到的人，一致鼓掌叫好。

然而，走繩絕技還沒開始呢。衆人但見壯漢用雙手把定了繩頭，兩臂一使勁，一根三丈多長的粗繩子，從地面連到樹巔，繃得箭一般的直。不用說這壯漢有多大的腕力了，衆人方要喝采，那小姑娘穿着不滿

三寸的弓鞋，扭動柳枝兒般的細腰，輕盈得就像是翩翩的蝴蝶。她一伸左脚踏上了繩索，人直立，繩斜曳，輕移蓮步，像上樓梯般的，却又了無聲息，一路飛快的走上去。仰臉看着的人沒誰眨巴眼，但却一個個驚得撐圓了嘴。采聲，因而也就沒誰喊得出來。

好半天，才有人冒出了一聲：

『了不起！』

『活了大半輩子，』一個騷老頭搖頭播腦的道：『這還是頭一回大開眼界。』

賈貴機警，眼看小姑娘一片落葉般，從丈多高的樹巔飄呀飄的飄落了地，手裏也拎了根繩頭歸隊，回到壯漢的身邊。他唯恐壯漢還在生氣，霍公子不該打斷了他舞刀，這在江湖上是大蝕面子的事，何況他還是班主呢。假如他一賭氣告辭離去，那就糟了。因此，他心生一計，趕緊上前，跟那壯漢一伸大拇指說：

『眞功夫，好武藝！大夥兒全說一輩子都沒見過咧。』

壯漢却楞頭楞腦的回答他道：

『小娃兒家的把式，算得了啥呢。』

『回頭，咱們大爺準有重賞。』

壯漢冷冷的答道：

『那得先謝謝大哥的舉荐。』

『嗨！』賈貴故作神祕的說：『我還有個天大的喜訊，要告訴你咧。』

『大哥，有話請快說，』壯漢伸手一指正在收傢伙的夥計：『咱們領了賞，就該告辭了。』

『莫忙，你們走不了。』

『爲啥？』

『告訴你，你們交運啦！』賈貴親暱的拍拍他胳臂，——硬得像鐵，暗地裏皺一皺眉：『方才，姑娘走繩，咱們中堂大人在後進聽說了，他老人家也覺着新鮮。不過，因爲今兒和明兒都是大爺請的客，中堂大人不便也來這兒。方才就差侍衞傳了話出來，留你們在衙門裏住兩天。後日下午，你們得演給中堂大人看。』

說着話時，賈貴的心裏直在担憂，就怕壯漢不答應，一聲推辭，說走就走。可是他沒想到，壯漢倒是全不在意，他一開口便回答他道：

『既這樣，咱們只好留下了。』

八

賈貴詭計多端，留壯漢的班子住下，他又要了一招花槍，把班主和四名夥計留在督署侍衞的營房裏住。營房裏住着五百個大男人，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踏進過營門，小姑娘當然不便跟着班子住在一道。這一來，他的第二條詭計也奏了效。壯漢跟小姑娘全答應，喫過晚飯，夜裏分分開，小姑娘進後宅，跟總督大人的內眷住在一起。其實呢，賈貴一把小姑娘帶進後宅院門，直接了當，就往霍公子的房裏一送。

霍公子的那間房，連門帘上都綴得有珍珠，說它珠光寶氣，金碧輝煌，那是一點兒也不假。所以，小姑娘一掀門帘進去，先就給刺目强光照花了眼。但當她閉閉眼睛，轉轉眼珠，耳鼓裏立刻就傳來一個男人『咻咻咻』的，直在奸笑的聲音。

她立刻睜開了眼睛，定睛看處，一間好大好大的屋子裏，五光十色，斑斕瑰麗。她一眼看見了迎面相向的是一張牙床。牙床前面擺了一桌酒，設兩個座，並排緊挨。左手一把椅子上，坐了個衣飾華麗，賊眼忩忩，瘦得像個猴子的男人。

『來！』那人開口說了話，拍拍他右邊的椅子：『坐在大爺這邊。』

小姑娘居然也不嗔怪，她大大方方的走了過去。跟那男人併肩一坐，嬌憨的問：

『大爺，您是那一家的大爺呀？』

霍公子心癢難搔，樂得哈哈大笑，他右手指指點點的說：

『妳看這屋裏的擺設，還用問嗎？我當然是這座總督衙門的大爺啦！』

小姑娘嫣然一笑的再問：

『那您就是總督大人呀？』

『噯——，』霍公子的眉頭微微一皺：『總督大人是我爹。噯，不對，也不該叫總督大人的，總督是

官銜，老百姓的稱呼是制台大人，又因爲總督一向都是出將入相，僚屬下人都尊稱他爲中堂。我是我爹的大兒子，所以我就是這總督衙門裏的大爺，這妳總該懂得了吧？』

『沒那話，您越說我越糊塗了，』她撅起了小嘴來說，忽又囅然的笑了，『不過我倒是弄明白了一樁事，你是總督大人的——』似有意，若無意，頓了那麼一頓：『兒子！』

『嗯。』霍公子果然應了那麼一聲，方又道：『妳懂了這一層，也就罷了。喂，我問妳，妳叫什麼名字？』

『阿娘。』

『阿娘！』突的猛省過來，臉色一變的說：『小妮子，敢情是妳在討大爺的便宜，年紀輕輕的女孩兒家，那有名字叫阿娘的？妳是存心誆我叫妳聲媽呀？』

『誰說沒有？』又一撅嘴：『人家是從小就叫阿娘的嘛。人家是南邊人，南邊人管生身母親叫姆媽。不像你們旗人叫什麼阿娘的。』

瞧她生了氣，霍公子居然還憐香惜玉，趕緊哄着她說：

『好好，就叫阿娘，就叫阿娘。誰讓阿娘長得這麼俊，這麼美，叫大爺打從心眼裏想要阿娘呢？』說時，急吼吼的，就要伸手去摟摟抱抱，『阿娘』何等靈巧，一挫腰，躲開了。霍公子想想自己也是太性急，『阿娘』畢竟是個黃花大閨女，他便坐坐正，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挖空心思的找些話來跟她聊

聊：

『阿娘，妳會不會喝酒？』

『不會。』

『阿娘，妳許過人家沒有？』

故意睜大了一雙橫波眼問：

『什麼，你說什麼呀？』

『我是在說，阿娘有沒有跟人家訂過親？』

『啊，這個呀，才沒有呢。』

『那麼，阿娘，乾脆妳就嫁給我吧，好不好？』

『不成。』

『爲什麼？』

『人家都在說，你老婆多得很咧。』

『老婆多得很有什麼關係？阿娘，難道妳不知道我爹是皇親國戚，陝甘總督，他老人家是多麼的有錢有勢嗎？』

『阿娘』直淌淌的反問他：

『有錢有勢就可以討阿娘做老婆呀?』

霍公子却振振有詞的答道：

『我爹有錢，都是我的，我就可以讓阿娘過得快快活活。我爹有勢，我能沾光，阿娘當然也能體面風光的過一輩子。妳說，我爲什麼不能討阿娘做老婆?』

『不行，你得先告訴我，你一共有多少個老婆?』

『這個呀，』霍公子猛搔頭，扳着指頭算，好半晌，方始喜孜孜的說：『果然給我算出來了！我現在還有一個老婆，十七名妾。』

『妾是什麼?』

『妾就是姨太太，小老婆。』

『那麼，阿娘要是嫁給了你，是做你的老婆呢，還是當你的小老婆姨太太?』

『阿娘，因爲老婆只能有一個，阿娘嫁給了我，就只有委屈阿娘一點了。』

『你要怎樣委屈阿娘呢?』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只好委屈阿娘當我的姨太太。』

『姨太太是不是都一樣?』

『都一樣。』瞧她那麼『天眞無邪』，倒使霍公子想了起來，必須事先跟她說明一下，他趕忙趕忙的說：『祇不過，爲了便於區分，必得有個先來後到。所以，輪着次序往下排，就有大姨太、二姨太、三姨太……』

『阿娘』連忙攔住了他再往下說，因爲她還要問——

『那麼，阿娘要是嫁給了你，阿娘算是你的幾姨太呢?』

霍公子脫口而出的說：

『那還用問嗎?我現在有十七個姨太太，阿娘嫁給了我，阿娘就是我的十八姨太了。』

想不到，她還有問題，『阿娘』又問：

『你給我說說看，除了阿娘當你的十八姨太之外，你前頭的十七個姨太太，都叫什麼名字?』

『這個麼，』他又猛搔頭，苦苦思索，一邊回憶一邊說：『從我頭一房姨太太算起，我那些姨太太的閨名是春暖、夏涼、秋暘、冬香，還有圓圓、胖胖、瘦瘦、長長，再麼就是桃姑、李姑、芬姑、芳姑。我那最後娶的一房叫花姑，再接下來，便是我第十八房姨太太，我那心肝寶貝，就要跟我攜手同上牙床，顚鸞倒鳳，如魚得水的阿娘了。』

她却打了個岔說：

『你的姨太太，名字好有趣啊。』

『怎生有趣?』

屈指算來唸給他聽：

『春暖夏涼，秋暘冬香，圓胖瘦長，還有桃李芬芳，單帶一個花，最後又是阿娘。』

『妙妙妙！』霍公子雙手一拍，歡聲叫道：『給妳這麼一說，倒眞是挺有意思的呢。』

『可不是挺有意思的嗎?祇不過，可惜的是，在桃李芬芳之下，花字之上，要是還有一位杏姑，那就更加十全十美了。』

一聽杏姑二字，霍公子便情不自禁的緊緊皺眉，他臉色陡變，悻悻然的問道：

『爲什麼還得有個杏姑?』

『有了杏姑，』『阿娘』格格的笑着說：『你的姨太太，就能從閨名連成一首絕妙好詞了。不信，你且聽我唸來：「春暖夏涼，秋暘冬香，圓胖瘦長，桃李芬芳杏花娘！」』

霍公子自幼少讀詩書，他那兒讀得詩詞歌賦?但却聽『阿娘』唸來挺好聽，因此，他便回嗔作喜，笑容滿面，不假思索的說：

『給妳這麼一提，我倒想起來了。在我娶花姑之前，也曾搶過一個杏姑的。』

『那麼，杏姑她人呢?』

『她沒這個享受富貴榮華的命，早就死啦。』

『阿娘』緊逼着問：

『她是病死的呀?』

『不是，』霍大爺忽又咬牙切齒的說：『她是不肯順從，搶來那天，吃我叫賈貴活活打死的。』

『那麼，她的屍首呢?』

『早就燒成灰了。嗨，春宵一刻值千金，幹嘛儘講這些倒人胃口的事呢?來來來，阿娘，我要妳此刻坐在我的懷裏。阿娘啊，妳是親口答應嫁給我的。從今以後，我阿娘就是我的十八姨太囉！』

『霍小子！』陡然之間，重帘垂幔的屋裏，像是響起一記晴天霹靂。急色兒霍公子，正要伸手摟抱『阿娘』，乍聽見便大喫一驚，給嚇得渾身汗毛直豎，魂飛天外。然而緊跟着他又聽到身後傳來聲聲巨喝：

『你好大的狗胆，竟敢設下騙局，調戲我的閨女！』

霍公子不由自主，猛一回頭，登時驚得從交椅裏跳了起來。他倒退一步，遶到『阿娘』的椅後，想要蹲身下去，讓『阿娘』擋在他的前面。——就在他方才坐處的後頭，不知何時，闖進來了好些個人。首先，是他的父母雙親，穿着寢衣，滿面惱怒的直瞪着他。陝甘總督霍魁跟他夫人的旁邊，站着威風凜凜，魁梧雄壯，手執雙刀的那位『班主』，他正是『阿娘』的父親。

此外，還有『賣藝班子』裏的那四名夥計，一概挺着單刀，押着一個滿肚皮壞水的賈貴。那賈貴面色如土，正在猛烈的抖戰，宛如一株風中的枯竹。

霍公子三魂去了兩魂，七魄祇剩二魄，他往『阿娘』的椅子背後鑽，恰好給『阿娘』一伸纖纖玉手，

抓小鷄般的拎了起來，把他推到霍魁夫婦的面前。霍魁夫婦看過方才他口口聲聲『阿娘』、『阿娘』的那一幕，又急又怒。霍魁揮手就重重的摑他一掌，打得霍公子眼前金星四濺，暈頭轉向，又聽見霍魁在盛怒之下高聲斥罵：

『你這不孝的畜生，跟這麼個小姑娘，阿娘阿娘的喊。分明是色迷心竅，連上了小姑娘的當都不知道，還說什麼要討你阿娘做十八姨太的混帳話哪！』

霍夫人也是氣得渾身簌簌的發抖，她手指着她的寶貝兒子說：

『畜生，畜生！眞是越鬧越不像話了。讓這麼個小姑娘，拿你阿娘開起玩笑來。可惱，可恨，我眞是白白的養了你一場。』

罵過了兒子，又想起自己一家三口正在生死關頭，霍魁又回過頭去向那位『班主』求饒，他雙手直拱的道：

『好漢，我這劣子委實不肖，老夫必定要把他重重的懲治。且喜令嫒無恙，務求好漢高抬貴手。今夜之事，老夫認罰，好漢要多少金銀，或是想得個什麼官職，儘請吩咐，老夫準定照辦不誤。』

那『班主』却嘿嘿的冷笑，他緊一緊手中的鋼刀答道：

『霍魁，你一家三口全都落在我的手中。這爲民除害，替寃死者報仇的機會，我怎能輕易放過？你的金銀，都是貪贓枉法，聚斂搜刮得來的，拿來就怕弄髒了我這一雙手！至於官職麼，那更是笑話奇談，就

算你把你的陝甘總督讓給我，我也不屑於做。這兩層上，我奉勸你不必再癡心妄想！』

霍夫人也在哀求苦惱的說：

『英雄好漢，請你垂憐我們一家三口。只要保全我們三口子的性命，不論你要什麼，我一定給。』

萬萬沒有想到，『班主』居然會得答應了。他正字字着力的說：

『好，我便饒了你們一家三口的性命，我不殺你們。祇不過，我要三件東西。』

『那三件東西？』霍魁喜出望外，一叠聲的追問：『請好漢快快吩咐，老夫立刻就去拿。』

『頭一件，』那『班主』伸手一指觳觫股栗的賈貴說：『這名惡奴追殺雲中子，刼殺杏姑，又設下騙局把我閨女誆到這裏來。你兒子的許多罪行，都是他教唆的，在情理法上都斷乎難饒。霍魁，我要你此刻寫下一道緝捕令，通飭各地，不論死活，一律嚴行緝拿賈貴到案。』

『行行行，』霍魁樂得慷他人之慨，滿口應允，連忙親自去取紙筆，照『班主』所說的，寫好一紙嚴行拿辦賈貴的緝捕令，然後雙手遞交給『班主』，阿諛的說：『請好漢過一過目，可有什麼字句脫落。』

『班主』把緝捕令拿在手裏，略看一遍，又揣入懷中，扭頭交代『猿兒』道：

『猿兒，那不論死活一體緝拿的賈貴，此刻就在你的手裏，你說你該怎麼辦呢？』

猿兒高聲答曉得了，他一把揪住賈貴的後領，用力一推。賈貴踉踉蹌蹌的撲向前方，還沒跑到三步，猿兒便手起刀落，一刀削去了他的腦袋。

賈貴連一聲『哎呀』都來不及喊出聲，沒頭屍身仆地便倒，一顆血淋淋的腦袋骨碌碌的滾了丈把遠，屋裏血腥撲鼻，遍地都是血迹。霍魁兩父子臉色發黃，霍夫人趕忙閉上了眼睛。那一頭，『班主』又在開口了——

『霍魁，這第二件，我要你自己寫一紙認罪狀，把你來到陝甘總督任上，種種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的罪行，簡明扼要的都寫下來。』

『好漢，』霍魁着急得溢出了淚水，他苦苦哀求的說：『[illegible]寫，就得被朝廷處分殺頭抄家的罪，比您殺了我更厲害。您可否免了這一件，除此以外，任憑好漢要我怎樣，我都照辦。』

『班主』掄起一雙大眼，一聲暴喝的道：

『霍魁，你是皇親國戚，朝廷裏有的是門路。你寫了這份認罪狀，會得什麼樣的處分，你自然比我更清楚。——你這條老命必定保得住，不過是削職，籍沒，丟了官，吐出你那些貪汚納賄得來的不義之財罷了。你若不寫，仆在你面前的賈貴，便是你的榜樣。』

霍魁瞥一眼賈貴血肉模糊的無頭屍首，頭皮陣陣發麻，迫於無奈，他只好再坐到桌邊，拿起紙筆，親手寫下了他的認罪狀。

『班主』耐心的等他寫完，又細細的看了一遍，點點頭說：

『總算你並沒隱瞞什麼，有這紙認罪狀，我自會請一位鐵面無私的御史，參你一本，準叫你丟官破家

，過你後半輩子的窮日子了。所以，懲治你這個無法無天，橫行霸道的兒子，我便姑且從寬。』說到這兒，他忽然頓住，轉臉吩咐『阿娘』說：『孩兒，這裏沒有妳的事，妳給我到轅門外去等着。』

『是。』『阿娘』應了聲，臨走時，又跟霍公子開個玩笑說：『你阿娘走了，要不要送送呀？』

霍公子啼笑皆非，欲哭無淚，尤其心中還在小鹿兒亂撞，不曉得那『班主』一開口時，將要怎樣處置他呢？可是，緊張萬分的等待，那『班主』却偏偏口也不開，他向猿兒做個手勢，猿兒又伸手招來一名夥計。兩個人一左一右，把霍公子夾在中間。霍魁夫婦但聽見他們那寶貝兒子一陣哇哇怪叫：『哎喲哎喲，你們別拉我的中衣呀，你們這是做什——』，一個『麼』字還沒出口，却迸出了一聲凄厲的慘呼，他當場暈絕過去。鮮血，沿着兩條大腿汩汩的流。霍魁夫婦一見，痛澈心肺，雙雙撲向霍公子，霍夫人兒呀兒呀的哭叫，霍魁却回過頭來，望着那『班主』怨懟憤恚的說：

『你們怎忍心下這樣的毒手！我家三代單傳，這孩子還沒留後呢。』

『班主』一聲冷笑的答道：

『這正是他貪淫好色的報應！已經算是太便宜他了。』

九

『班主』和『猿兒』，以及另外三名夥計來無影，去無蹤，他們乘霍魁夫婦忙着為霍公子止血裹傷，靜悄悄的離開了督署後衙。首尾相啣的蹤上瓦面，飛簷走壁如履平地，一直躥到督署轅門外，在旗竿邊

，跟守候在那兒的『阿娘』會合。

從金銀珠寶堆積如山的總督府裏，他們只帶走了一支陝甘總督的令箭，憑這支令箭外加臨時編一個謊，他們騙開了皇城和外城兩道城門，推說他們是奉了霍魁之命，連夜出城公幹的。其實是六匹馬洒開二十四蹄，追風逐電般，直奔西安北郊外的紫竹庵。

那夜，七十五歲的明心師太思潮起伏，心緒不甯。她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頻頻自言自語的道：

『唉！這一定是我動了凡心，起了愛憎，走火入魔越來越深了。像這樣下去，我將何以解脫呢？』

正在自怨自艾，唉聲歎氣。忽的，聽見有一陣馬蹄聲響漸行漸近，分明是一到紫竹庵門外，就停止了奔馳。明心認定又是霍公子那邊的人來找她的痲煩，把心一橫，披上僧衣起身下床。她掌了盞油燈，透過大殿，穿過前院，乾脆自家開門迎將出去。

庵門一開，燈光照見了來人，明心師太情不自禁的楞了一會兒。來人一共有五男一女，全是跑江湖賣藝的打扮，她一個也不認識。領在頭裏的那位絡腮鬍漢，相貌堂堂，虎虎生威。但却一臉的和顏悅色，他雙手抱拳向明心師太作了個揖，啓齒說道：

『老師太，夤夜打擾，罪過罪過。請老師太休驚，在下便是黃龍山上的胡黑闥！』

明心但覺得喜從天降，太出乎意料之外。她高興得合不攏嘴來，一邊還在急切的說：

『原來是胡大寨主，想不到您就憑貧尼的一封信，眞的肯來，而且來得恁快？列位日夜兼程，長途跋涉，一定是很累了。請進請進，請到小庵裏來歇一口氣。』

胡黑闥也不推辭，領着衆人進了明心師太的客室。坐定以後，他一一介紹站在他身畔的五個人說：

『明心師太，這是我的兩名徒弟，李研、盧達。還有小女阿良，小兒胡

俊一，江湖上的朋友因爲他身手還快，能夠竄高攀低，都稱他爲「猿兒」。』

『猿——啊，胡少爺，』明心師太慌忙改口的說：『請問，令昆仲一共幾位？』

『不敢，』猿兒胡俊一眉清目秀，彬彬有禮，他上前一步拱手答道：『猿兒就祇有這一個妹妹，阿良。』

『那麼，』明心師太上下打量着他問：『胡少爺就是杏姑的未婚夫婿了？』

猿兒赧然的低下了頭說：

『是的。』

『嗯，你跟杏姑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佳偶，』明心師太顯得興高采烈的說：『但願您們六位英雄前來，能夠把杏姑救出來就好了。』

然而，胡黑闥却一聲浩歎，十分感傷的說：

『多蒙師太關切，可惜的是，杏姑已經……』

明心師太着實驚了一驚，忙問：

『胡大寨主，你說什麼？莫非杏姑已經亡故？』

胡黑闥語音蒼涼的答道：

『杏姑那孩子貞烈剛强，好有志氣。她被賈貴擄到督署以後，那惡少千方百計威脅利誘，她却誓死不

從。居然使那惡少老羞成怒，叫賈貴把她活活的打死了，連屍身都給燒成了灰。』

一聽這話，明心師太如中雷殛，她痛惜雲中子兩父女雙雙慘死，同時又引起了深切的內咎。不知不覺便淚下如雨，雙手搗住了面孔，嚶嚶啜泣起來。

『敝親家兩父女實在死得太慘，』胡黑闥無限感喟的接下去說：『所幸的是，我們這一趟使了個計，果然順利無阻的混進了總督衙門。給那一對天理國法人情斷乎不容的父子二人，還有助桀爲虐的惡僕賈貴，一一的加以懲治，也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寃死者了。』

接下來，他便將他們一行六人，如何扮做江湖賣藝班子，如何站在督署衙門外『瞧熱鬧』，果然被賈貴看中了阿良的美貌，請他們進督署獻藝，又將阿良騙進了霍公子的房裏；——明心師太聽到這兒，忽又替阿良担起心來，她拭去眼淚急急的問：

『那豈不是太危險了嗎？』

『您放心，老師太，在下自有安排，』胡黑闥又繼續的往下說道：『賈貴還以爲是我們中了計，他把阿良領到後衙去。當時我們所住的那一排營房，五百名衞隊業已就寢。我們五個立刻分頭出動，用薰香薰夠他們一天一夜醒不轉來。然後，再從轅門直到後衙，把所有守衞、走動的人全給點了穴，也得一個對時才能夠動。這才直撲上房，從大床上把霍魁兩夫婦架起，押他們到那惡少房裏，越窗進去，讓他們親眼目擊那惡少在阿良跟前醜態百出，娘呀媽的直叫。氣得霍魁那廝重重的摑了他兒子一巴掌，再回過頭來請我

饒命。』

胡黑闥把他們怎樣名正言順殺賈貴，逼霍魁親筆寫下認罪狀，又一刀割了那惡少的禍根，一路無阻的出西安，直奔紫竹庵，全盤經過說了個一明二白。讓坐在他對面的明心師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唸個沒完。聽完以後，又正色的對胡黑闥他們說：

『列位英雄不但給陝甘兩省的百姓除了大害，而且，霍魁兩父子和賈貴所落得的下場，足證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這眞是一件功德無量，大快人心的事。用計旣巧，武功更高，一應處置無不恰到好處。胡大寨主，貧尼唯有說不出的感激和佩服。』

胡黑闥連忙謙謝的道：

『好說好說。』

明心師太揩乾了眼淚，臉上浮現出一層苦笑說道：

『自從我派小徒心源帶着我那一封信，啓程到寶山以後。貧尼便日夜的坐立不安，屈指盤算。一方面唯恐西安城裏千軍萬馬，戒備森嚴，直在躭心胡大寨主得了信後會得左右爲難。不救，說不過去；救呢，這入虎穴探虎子又該怎樣下手。因此，貧尼一連幾天都在嗔怪自己，不該給胡大寨主出了這麼一個大難題，顯然又是貧尼在多事了。祇是，另一方面爲了陷身虎口的杏姑着想，貧尼又忍不住的細算時日，巴望胡大寨主能夠早早的來。』

胡黑闥向明心師太笑笑，深深的點着頭說：

『老師太的心境，在下自可想見一二。那天心源師姑到黃龍山，我奉到了老師太的信，又承蒙心源師姑告訴了我們許多細節。在下定好了計策，想起我一旦獲得霍魁那廝的認罪狀，請京師裏的御史上本參劾，再等到皇上的旨意下，派欽差到西安拿下霍魁問罪，這其間說不定要大半年時間。在這大半年裏，霍魁依舊是陝甘兩省的煞星魔頭，照樣可以耀武揚威，我唯恐那兩父子抵死不悟，還想尋仇，說不定他們會下老師太的手。因此，我和心源師姑商議定了，請她暫且留在黃龍山區，等我們入了西安城，救出杏姑，懲治那兩父子以後，立刻遠道紫竹庵，接老師太也到黃龍山裏去。老師太，我們那黃龍山地方大得很，也有好些座名寺古剎，和您的這座紫竹庵規模不相上下，很需要像您這樣年高德劭的老師太前往住持。』

『這個麼，我們還是躭一會兒再說吧。』明心師太先支吾了一下，又殷殷的問：『貧尼只顧着說話了，都忘了問聲胡大寨主，可不可以在小庵裏休息一夜，明天再走？』

胡黑闥莞爾一笑的答道：

『此刻在西安城裏，霍魁夫婦正忙着在救治他們的寶貝兒子。侍衞和夜裏能走動的人都被我們點了穴，要明天午間才能夠動彈。五百名衞兵醒轉過來還得等到明日晚間，所以我們不怕他們派兵來追。倘若方便，便借住一夜，也好讓老師太有個充裕的時間，收拾收拾需要帶走的東西，明天早晨和我們一道動身。』

明心師太一聽他們肯於留下住一夜，顯得份外的歡喜。她顛巍巍的上後院，取些豆麥來餵馬匹，還在忙着生火燒水，煮粥熱小菜，讓辛苦了的胡黑闥一行都洗個澡，喫頓宵夜。胡黑闥看她偌大年紀，忙裏忙外的，覺得很過意不去，便命他的一兒一女，兩名徒弟都去相幫。明心師太跟他們說說笑笑，使一座冷清了好幾天的尼庵裏，重又有了歡聲笑語。

馬匹餵飽，都歸了槽，大夥兒也喫了宵夜，明心師太與冲冲的親自掌燈，安排好了六位貴客的住處。她方始獨自一人回到她那間房，她那間房裏的油燈，從她進房一直燃到天亮。胡黑闥三更半夜醒轉過來一次，他四處巡視探看，當他看到燈光時，還以爲是明心師太在整理東西，準備次日一早跟他們一道上路呢。

十

然而，次日一早，天剛拂曉，胡黑闥便在熟睡之中聽到一連串的驚呼駭叫。他還以爲是西安城裏的追兵來了呢，一驚而起，摘下了床頭掛着的雙刀。他原是和衣而睡的，拔開門閂，一推房門，忽的一個箭步，便縱身在大殿前的前院。

先是女兒阿良氣急敗壞的遶過大殿跑出來，一見胡黑闥便嚷嚷：

『爹爹，不好了，明心老師太她……』

『她怎麼啦？』

『她上了吊！』阿良直喘着氣在說：『方才女兒醒來了，上後院去看看老師太起床了沒有？儘敲房門沒應聲。女兒就伏上窗檻，舔破窗戶紙往裏一望。一眼就看見老師太提提悠悠的掛在樑上。』

一會兒，『猿兒』也從後院跑出來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雙手遞給胡黑闥看，說是：

『爹，這是從老師太桌上取來的。』

胡黑闥一把接過來看時，只見素幅紙上寫着四句偈子：

『菩提又成樹，明鏡再砌台，此身無所戀，處處是塵埃。』

胡黑闥讀了兩遍，似懂非懂。他唯有付之一聲長歎，吩咐相繼趕來的兩名徒弟李研和盧達說：

『他們出家人作興坐缸火化，你們兩個妥妥善善的去給老師太辦了。然後我們卽刻動身，回黃龍山

黑雲

巢湖煙波萬頃，方圓四百餘里。散佈在那三百六十處港汊的上千艘大小船隻，全都靜悄悄的，曝晒在金黃色的夕陽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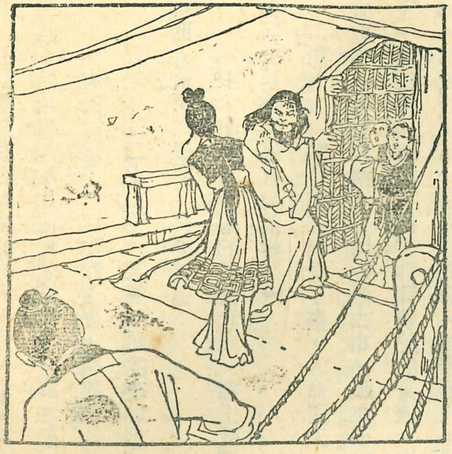
祇有一艘雙桅木船正在解纜離岸，揚帆駛向廬州城。湖面正好颳着北風，兩幅白帆被吹得鼓鼓的，纜繩更是綳成筆直。剛一解纜啓碇，脫了羈絆，船身便像箭一般的直射出去，船老大在呼呼風聲中，拉開嗓門關照乘客：

『風緊船快啊，列位客官小心坐穩！』

末尾一個『穩』字才被大風捲走，船上坐着的三五十人，突然覺得船身一陣搖擺，猛可往下一沉。前後兩座艙裏，頓時便響起了驚呼駭喊，小孩啼哭，一船男女乘客亂成了一團。坐在後艙的一名妙齡女郎，

名叫李妙娥的，趕忙站了起來，衆人但見她長得秀眉入鬢，眼似秋水，一張梨頰微渦的瓜子臉，一副弱不經風的俏模樣。可是她却神情鎭定，毫不驚慌，掛一臉溫婉和煦的笑容，儘在安慰那些嚇哭了的孩子，嚇傻了的老人家，鶯聲嚦嚦的說：

『莫怕莫怕，船不是好好的嗎？方才祇不過是有人縱上船來，脚步落得重些。』



她的話還沒說完，前艙艙門，驀的伸進來一顆笆斗大的人頭，兩眼直瞪，滿臉血汚，濶嘴巴咻咻的直在喘氣，都把兩嘴角噙着的白沫，噴出老遠。這一下，更讓艙裏的乘客掩面驚呼，身子不由自主的儘量朝後挪。唯有李妙娥，一眼瞧見來人額部受傷，流了不少的血，連那張胖嘟嘟的大圓臉，都整個兒的失了血色，變成雪一般的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不但不退縮，反而搶上前去幾步，伸出纖纖玉手，向那雙手撐在艙頂，眼看就要一跤摔倒的來人腋下一抜，一邊柔聲的說道：

『你傷勢不輕，讓我扶你進艙躺着，再替你敷藥包紮。』

身受重傷縱上船來的那人，是一名身高七尺開外的莽頭陀。他喃聲的在道謝，由着李妙娥攙住，跨進前艙。但是他却示意他無須躺下，背靠在船舷上沉沉的一坐，他氣喘如牛的說：

『有勞姑娘了。這點點子傷，敷藥包紮，那倒用不着，讓我喘過這口氣來便好。』

可是那位二十上下，荳蔻年華的李妙娥卻很熱心，就怕莽頭陀流血過多，支撐不住。她不由他分說，排開人叢擠到船尾，高聲喊道：

『喂，船老大，來的是位和尙，額上受了重傷，還在血流不止。救命要緊，得請你來幫幫忙。還有，你船上是否備得有金創藥？』

船老大一聽是個和尙受了傷，人命關天，又怕菩薩嗔怪。他連聲答應，叫他的下手過來代他掌舵。趕忙去取來一包金創藥，一塊乾淨白布，跟在小姑娘的背後，由後艙走到前艙。這時候，一船乘客誰都不駭怕了，反倒挨挨蹭蹭，擠到那莽頭陀的身邊。有人唸着『阿彌陀佛』幫他揩血，有人七嘴八舌的在向他問長問短，祇是莽頭陀一直閉着眼睛，面帶苦笑，對於衆人的問話一槪搖頭不答。直到李妙娥和船老大擠回他的跟前。那船老大一見莽頭陀便是一怔，一臉驚疑不定的神情，然而，當他回過神來，立刻便冲着莽頭陀跪了下去，連連的磕着頭說：

『徐大將軍，小人方才委實是沒瞧見您老。不然的話，說什麼小人也得多等一刻，那能讓您老縱上船來呢？』

一身頭陀打扮的徐大將軍，仍然還是瞑目苦笑，暗自在調勻呼吸，打點精神。却是一船三五十名乘客，聽說眼前的莽頭陀，竟是吳王楊行密麾下第一員大將，奮威大將軍徐溫，又是驚詫莫名的『呀——』了一聲。轉眼間，全船的人除了李妙娥以外，一般兒齊齊矮了一截，都在趕緊給徐大將軍磕頭見禮。徐溫耳朶裏聽見艙板上砰砰砰的磕頭聲響，他無奈的伸手一揚，意思是叫大夥兒全都起來。於是，連船老大在內，三五十人連聲粗氣也不敢透，躡手躡脚的都退到後艙去。趁此機會，李妙娥親手在徐溫的傷處敷上了藥，並且妥妥善善的包紮好了。

直到這時刻，徐溫方才運好了氣，精神體力也已經恢復了不少。他緩緩的睜開眼睛，深深打量李妙娥一瞥，語音低沉的說：

『救命之恩不可忘，可否請教——？』

李妙娥打斷了他的話，搶着搶着的說：

『區區小事，何足掛齒。怎談得上救命之恩呢，大將軍言重了。』

『姑娘，我是一個武夫，少讀詩書，』徐溫向李妙娥雙手一拱的道：『說話兜不來圈子，請姑娘切莫見笑。不瞞姑娘說，方才姑娘確是幫了我一個大忙。祇不過，就在這巢湖之上，眼前的事，唯有姑娘才能救我一命，還有這一船的男女老幼。』

李妙娥冰雪聰明，從徐溫的負傷縱上船來一連想，她頓時便若有所悟的問：

『大將軍，是否後面還有追兵？』

徐溫點點頭答道：

『追我的祇有兩個人，本領都相當了得。方才我跟他們在巢湖北岸狠狠的鬥了一陣，吃他們其中一個踝起一腳，劃破了我的腦門。假如不是我急往這船上竄，只怕我早已遭了他們的毒手。』

李妙娥一聽就懂，那兩個人準是一路急急追趕徐溫，而且居心置他於死。雙方是在衆人都上了船，船隻卽將解纜啓椗的那一頃刻，追到岸邊方才交的手。三下兩下，吳王麾下第一員大將徐溫就已經難以迎敵，負傷竄逃。由這一點可想而知，徐溫所說那兩個人本事不錯，斷乎不假，因此她直搖着頭說道：

『大將軍，您那兩位對手這麼厲害，您怎說我能救你的命呢？連您徐大將軍都不是他們的敵手，難道我還能鬥得過嗎？』

徐溫兩眼定定的望着她，十分懇切的說：

『姑娘，我今年快五十歲了，一輩子裏也算見過不少的人物，自信不會看走了眼。這滿船的人就祇姑娘您可以救得了我，還有這一船的老小。我這條命不足惜，然而我却是奉了大王之命，改扮頭陀，前往揚州，探聽黃巢反賊的餘黨，土團白條軍孫儒的虛實，以便大王親率人馬，規復揚州解救百萬生靈的。來追我的正是孫儒左右的武士，他們祇要把我殺掉，就能暫且阻止我們大王發兵。可憐揚州一帶的百姓，又不知道要熬到那年那月，才能永免荼毒，重見天日了？』

一提起黃巢反賊餘黨，小姑娘就忍不住的怒火中燒，氣往上闖。一幕幕悲慘凄涼的往事，電光石火般閃過她的心頭。

滿腔憤恚，咬牙切齒，李妙娥沉下那張千嬌百媚的臉來，一叠聲的在追問：

『大將軍，您怎曉得那兩名賊徒會追上來？』

徐溫反手向後一指，回答她說：

『方才我縱上船時看見了的，在那個港汊，還停泊得有好幾條空船。他們一定會强迫船家開船來追，人少載輕，很快就能追上。』

李妙娥再問一句：

『這巢湖不是你們吳國的地界嗎？』

徐溫一聲長歎的答道：

『要駛過巢湖，到了岸上，才算是吳國的地界。所以，那兩名黃巢餘黨一路緊釘住我，他們勢必要在這船靠岸以前，把我殺掉。』

李妙娥意味深長字字着力的說：

『黃巢殺人八百萬，他的黨羽，個個都是凶神惡煞。祇要那兩名賊徒追得上我們的船，這一船的男女老幼，必定性命難保。』

『姑娘說得一點也不錯，』徐溫湊上前來，悄悄的道：『今天此刻的事，關鍵十分重大。我實在是迫不得已，才靦顏的向姑娘求救。祇要姑娘代我逐退那兩名賊徒，讓我回到廬州向大王覆命繳差，姑娘的大恩大德，來日我自會重重的酬謝。』

李妙娥忽然靈機一動，順水推舟的說道：

『我願意竭盡所能，代大將軍去抵擋一陣。萬一僥倖成功，我倒並不指望大將軍的重酬，祇求大將軍幫我略費點神，找一個人。』

徐溫大喜過望，一拍胸脯說：

『姑娘只管放心，那怕妳所要找的人遠在天涯海角，我都會稟明大王，不論派多少人，費多大事，也得替妳找到。』

李妙娥嫣然一笑的道：

『那麼，徐大將軍，我們這就一言為定了？』

徐溫斬釘截鐵的答道：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們就此一言為定了！』

妙娥笑吟吟的，脚步輕盈，一個轉身，逕往船頭走。她在邊走邊說：

『大將軍，儘請寬心。那兩名賊徒不來便罷，倘若胆敢追上來的話，我準能把他們打下巢湖，餵了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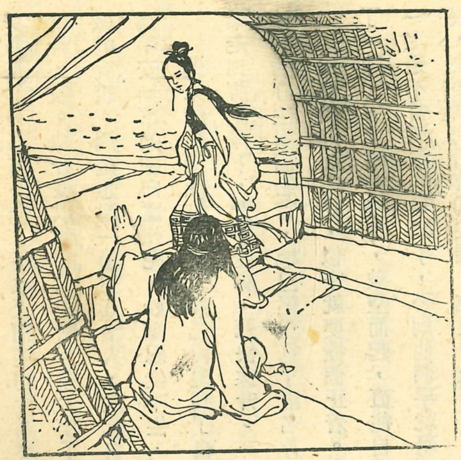
蝦。』

『慢着，姑娘！』

李妙娥一臉訝異的轉過身來問：

『怎麼啦，是否您還有什麼吩咐？』

『吩咐不敢，』徐溫略略的欠起身子來說：『我祇是想提醒姑娘一聲，兩名賊徒來追，姑娘似乎應該到船尾去攔住他們。』



格格的笑了一陣，妙娥方才答道：

『我要攔住賊徒，賊徒也要攔住將軍，所以我敢斷言，他們一定會繞過我們的船，縱上我們的船首，然後再來下手。大將軍，倘若你不相信的話，何妨跟我打個賭？』

然而，說完話她却不等徐溫回答，翩若驚鴻的走上船首去了。

乍出艙門，就瞧見右舷有一艘帆船，正在乘風破浪的疾駛過來，徐溫料中了賊徒必定奪船來追，妙娥自己也算準了他們是在迎頭趕上，繞駛攔截。巢湖波平浪靜，一望無垠，

夕陽西下，暮靄冉升，將水天相接的大湖映得一片蒼茫。湖上風急，呼呼過耳，更吹拂得妙娥心胸舒爽，精神一振。她好整以暇的站在船首等，理了理頭上的羅帕，緊一緊身上的短襖，心中早已算計定了破敵殲賊的計較。倒是想起一船三五十人，就祇自己和徐溫曉得此刻正是大禍臨頭，命在須臾，其他的人都還以爲平安無事的駛向廬州呢，妙娥忍俊不住，噗哧一聲笑了。

追來的那船好快，不一會兒便繞到了自己的正前方，倒使輕鬆自在，悠然守候的妙娥驚了一驚，她趕緊走到前桅桿下，雙手雙脚，飛快猱升。一眨眼便升到了離艙面一丈高的布帆底端。妙娥停住不動，目不轉睛的盯住對面船首，她已經看見了兩名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漢。

兩條船迎面疾駛，似乎就要撞個正着。當兩艘船相距兩丈左右，妙娥眼見那兩名賊徒，彷彿躊躇遲疑了一陣，方才略一挫身，破空而起，直往自己這邊縱來。頓時便有一線靈光，掠過妙娥的心頭：兩名賊徒一定是不會泅水的旱鴨子，否則他們早就毫不猶移的往這船上縱了。妙娥凝神屏息，等到兩名賊徒一前一後，快要縱到船首的尖端，她便自上而下，鶻起鶻落，直跳下去。在前的那一名賊徒雙脚還沒來得及夠着艙面，先就挨了妙娥飛起一脚，正中他的面門，一聲哎呀，鮮血四濺，那賊徒被妙娥踢出一丈開外，頭朝下脚朝天的往下直栽。撲通一聲巨響，再冒一陣水泡，就此一命歸陰，餵了巢湖的魚蝦。

妙娥兩脚才落地，頭頂心上，𢠸的一聲，那在後的賊徒的脚尖，無意間挑去了她頭上所繫的一條羅帕，讓妙娥嚇出一身冷汗，倒抽一口涼氣，喃喃自語的說：

『好險好險！自己算計人家，險些被人算計去了。』

不敢怠慢，急忙轉身，和那名賊徒面面相對。賊徒魁梧雄壯，面貌猙獰可怖，定睛一看他的門戶和脚步，便心知他身手矯捷，力大無窮。妙娥一旦遇上了勁敵，就唯有小心在意，耳畔響起她師父了塵師太的叮嚀：『若非萬無一失，切忌搶先下手。』妙娥耐心的等着，轉石磨似的，跟那賊徒在船頭上轉着小圈，一步又一步，一刻又一刻。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那賊徒漸漸的有點沉不住氣，他大喝一聲，衝上前來，起手便是一掌，如雷霆霹靂，夠千斤之力，倏然劈向妙娥的前胸。掌風到處，寒冽刺骨，妙娥要想閃避，時間已是不及。正危急間，驀的被她憶起師父所授的起死回生妙策，她頭部往後一仰，就地縱起，平飛着栽下艙面。看來像似她已被賊徒一掌擊倒，其實是生死不容間髮，她反叫賊徒併力一擊落了空，壯碩的身軀直向前撲。眼見他快要壓上妙娥的嬌軀了，妙娥後腦勺剛一着地，却又使了一手銅頭功，讓她的全身反彈回去，兩隻脚尖，勁矢般直射那賊徒的小腹，但聽見妙娥一聲嬌叱：『去吧！』那賊徒聲聲：『哎喲不好！』他竟被妙娥蹬起八九尺高，飛過妙娥的頭頂，飛過髹紅漆的船欄，轟隆巨響，浪花迸濺，又一名黃巢餘黨葬身魚腹。

巢湖之上，風大，水響，又隔了一座徐溫獨坐靜候佳音的前艙。所以，整條船上，沒有一個人發覺船首曾經有人交過手，李妙娥施展平生絕技，一連結果了兩名本領高强的黃巢餘黨。被黃巢餘黨裹脅而來的那艘帆船，更是一等兩名賊徒離船立刻轉舵開溜，也不曾見到這邊船上的一場生死搏鬥。甚至於，當妙娥

整整鬢髮和衣襟，回到艙裏，也祇是輕描淡寫的跟徐溫說：

『我不過使了點巧，輕輕易易的把那兩名賊徒推下了水。此刻，巢湖水底的魚蝦，正在據屍大嚼呢。』

徐溫絕處逢生，感激涕零，呢喃的宣了聲佛號，又道：

『姑娘，妳就莫自謙了，我們都是習過武的；深淺高低，一眼明白。方才我負傷進艙，承妳仗義扶了我一把，賤軀沉重，姑娘一伸手就有分寸，我早就佩服得五體投地，曉得唯有姑娘可以救我的命，和這一船男女老幼，以及揚州一帶被黃巢餘黨荼毒蹂躪的百萬生靈。我自己和那兩名賊徒交過手，而且還喫過他們的大虧。寒日飲冰，點滴心頭，姑娘若是使點巧，輕輕易易的把他倆解決掉，頭一個我就不相信。』

『信不信由您，徐大將軍，』妙娥匿笑的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那兩名賊徒此刻已經不能再為非作歹了。』

徐溫斂容正色，神情肅穆的說：

『姑娘為民除害，功德無量，上蒼一定會庇佑妳的。尤其是我，身受姑娘的大恩大德，沒齒難忘。從此刻起，凡事我都願意聽從姑娘的驅使，姑娘只管吩咐就是。』

妙娥淺淺的一笑，答道：

『那我怎敢當呢？大將軍您這是在折煞我了。』

徐溫驀的想了起來問道：

『啊，對了，姑娘妳方才說過：妳要我幫妳找一個人。姑娘所要找的是那一位，應該如何找法？還得請姑娘的示，以及姑娘妳的來歷，是否也可以見告一二。』

一提起她所要找的人，妙娥便柳眉深鎖，感慨萬千。她黯然神傷的反問徐溫一句：

『將軍可曉得，我是最最痛恨黃巢和他黨羽的？』

徐溫深深頷首的答道：

『姑娘，黃巢造反，天下大亂，叛賊屠城血洗，直殺得民無噍類，雞犬不留。痛恨黃巢和他的黨羽，可說是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了黃巢的黨羽以外，人世間那有一個不恨黃巢的呢？』

『將軍說得誠然不錯，』妙娥埋下頭去無限低徊的說：『可是，我恨黃巢及其黨羽，却還有另外一層緣故。』

徐溫驚問：

『怎生還有另一層緣故呢？』

妙娥一聲浩歎的回答：

『舍下一家，正就是毀在黃巢黨羽的手裏。』

『姑娘，』徐溫衷心關懷的問：『究竟是怎樣一個經過，妳可否說些給我聽聽？』

『當然可以，』妙娥長長的吁了口氣，方始繼續往下說：『將軍，舍下一家的慘痛遭遇，說來或許微

不足道，但是，在身歷其境的人說來，畢竟是永難忘懷，錐心刺骨的事了。』

李妙娥先告訴徐溫，她姓什名誰。再娓娓細訴的說，她的父親李志，是唐憲宗八皇子李恪的曾孫，雖說是大唐宗室，終究因爲宗支遠了，輾轉的遷到海州落了籍。李志是一位喫齋唸佛的老好人，一輩子積德行善，潛心佛典，妻子亡故以後，經常都在寺廟游息，因此人人稱他李道者。李道者當過一任徐州判官，膝下只有一子二女。兩個女兒美娥、妙娥是雙胞胎，比小兒子李昱大六歲。當黃巢造反，天下大亂，大股賊兵攻入河南，許州牙將秦宗權率衆附逆，侵擾江淮，刼掠燒殺，慘無人道，直殺得江淮富庶繁華地帶，千里不見人煙。當時李妙娥家居徐州，兩姊妹自幼便帶髮修行，住在一座尼庵裏，跟一位了塵師太習武。李道者在兵荒馬亂中和兩名愛女泣別，領着他獨身的弟弟李惠，還有唯一的兒子李昱，歷盡千辛萬苦，逃難逃到濠梁。然而不久秦宗權就將濠梁攻陷，李志由於黃巢黨羽焚燒刼掠，驚恐過度，得病身故。妙娥的弟弟李昱從此和胞叔李惠相依爲命。後來，由淮南節度使晉封吳王的楊行密掃蕩黃巢餘黨，一鼓作氣先將濠梁攻克。但是在濠梁重光以前，黃巢餘黨難免乘火打刼，大肆殺戮。李惠李昱兩叔侄竟在亂軍之中失散，李惠一路啼哭的重回徐州去，告訴美娥、妙娥姐妹他和李昱失散的經過。然後他就看破紅塵，削髮剃度出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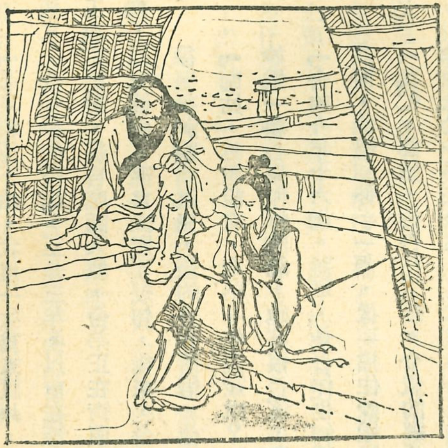
李妙娥一口氣說到這裏，家破人亡，骨肉離散，往事歷歷，悲酸難忍。她已是眼圈兒紅紅的，嗚咽哽塞難以繼續。徐溫也在一旁陪着她深深歎息，乘妙娥抽出腋下的手絹揩眼淚，他便故意打個岔，而且改了

口．稱她爲『師姑』的說：

『妙娥師姑，我已經有點明白了。妳所要找的人，一定就是妳那位在濠梁亂軍之中走失了的令弟。』

妙娥揩乾了淚水，她向徐溫點點頭，答了一聲：

『是的。』



『祇不過，』徐溫伸手猛搔頭道：『我們大王重克濠梁，都已經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師姑妳在三年多以前就得着了消息，怎麼直等到現在才來尋訪呢？』

妙娥螓首低垂，仍然在傷心落淚的答道：

『三年多以前，我和家姐兩個，也曾到廬州、濠梁一帶，尋覓了兩三個月，其結果是徒勞無功，廢然而返。花了五七十天，走了千百里路，竟然無法打聽得出半點線索。』

『那麼，』徐溫由衷關懷的問：『三年多以後，師姑再來尋覓，是否新近得到了什麼線索呢？』

妙娥一心想要徐溫幫忙，找到她的弟弟，骨肉重逢，保全李家的一線香煙。因此，她便不厭其詳的再往下說：

『將軍料得不錯，我這一次重來廬州，確是新近得了一個大好消息。十日前，家叔在徐州相國寺裏，遇見一位行香的檀越，正是三年多以前在濠梁的一位鄰居，那位老鄰居言之鑿鑿，他說他親眼目覩，當吳王攻克濠梁，親自麾師入城，舍弟正在街頭啼哭。被吳王驟馬過來看到。吳王見他哭得可憐，忽的跳下馬來，抱在懷中，溫言撫慰了幾句，後來，舍弟便被吳王抱到馬上帶走了……』

徐溫凝神聽到這兒，驀的若有所悟，他忙不迭打斷了妙娥的話問道：

『師姑，妳說說看，令弟今年幾歲啦？』

妙娥一顆心兒怦怦的跳，她滿懷希望，急切的答道：

『舍弟今年十六歲。將軍，是否你也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呀？』

然而，徐溫却伸手一攔，像要擋住妙娥這過急的一問似的。他全神貫注，面容嚴肅的說：

『莫忙，師姑，妳再往下講。令叔的那位芳鄰，他還說了些什麼沒有？』

徐溫急於多得些線索，再拿三年多以前的往事相印證，好讓妙娥得個確訊。可是，妙娥却更焦灼的想從徐溫嘴裏，獲知她的胞弟確實已被吳王所救。於是，徐溫問她，她又再問徐溫：

『將軍，吳王攻克濠梁的那一天，您是否也在大軍行列之中？』

『那一天我不但在大軍行列之中，』徐溫斷然的答道：『而且，從早到晚，我始終都在大王的左右。可以說是並轡齊驅，寸步不離。』

驚喜交集，妙娥一把抓住了徐溫的胳臂，她聲音顫抖的問：

『將軍，那你一定也看到吳王抱走舍弟了？』

『妙娥師姑，』徐溫伸手拍拍妙娥的手背，竭力的安慰她說：『令叔那位芳隣倘若沒有看錯，那麼，令弟如今必定健在人世，安然無恙。祇不過，此刻他人在那裏，還得多方査訪。因爲，我們大王天性仁慈，他率領人馬所到之處，但凡有孤苦無依的婦孺老弱，必定親自加以援救。尤其是那些和父母家人失散的孤兒，他一見到就會伸手去抱。那日攻克濠梁，進城以後，被大王抱到馬上帶走的小孩子，少說也有三十多個。但是他隨抱隨即交給左右，分別處理，有的幫他們尋覓父母家人親友，帶回家去。有的便由僚屬將士領養，甚至還有交給平民百姓撫養的，情形不一而足。所以我方才急着要問師姑，那位令叔芳隣還說了些什麼話？譬如，大王把令弟抱了多久，後來又交給他左右什麼樣的人了？我才好幫師姑去回想，去打聽，去找到。』

以爲吳王那日祇救起她弟弟李昱一個呢，詎料他一日之間救了三十多個小孩子。聽徐溫的口氣，線索雖有，要想找到弟弟，還得大費一番手脚。剛激起的一腔熱望，恍如被徐溫潑了一盆涼水。妙娥意興怏怏，覆述她叔父所告訴她的話說：

『那位隣居並沒看到吳王把舍弟交給了誰。他祇是說他站立的地方距離吳王很近，因此聽到吳王在誇讚舍弟相貌不凡，將來一定大有出息。』

『什麼?』反是徐溫喜得坐直起來問：『令叔那位芳隣，他果眞聽到我們大王說過這兩句話?』

妙娥睜大了兩眼，茫茫然的答道：

『家叔是這樣說的呀。那位隣居說：那兩句話是他親耳聽到，牢記在心，他一個字也沒記錯。』

徐溫歡慰無限，深深的吸了口氣。然後，一臉虔誠的宣着佛號說：

『妙娥師姑，我方才所說的話，沒想到一轉眼間就應驗了。師姑爲民除害，做了一場大功德，果然獲得上蒼庇佑，使妳姊弟團圓，就在眼前！』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妙娥一聽徐溫說什麼『做了一場大功德，果獲上蒼庇佑，姊弟團圓，就在眼前』的話。喜從天降，頓時笑逐顏開，她高興得直蹦起來。可是，轉而她又有點躭心，唯恐徐溫弄錯了，於是又將信將疑，一聲聲的追問：

『眞的呀?將軍，該不會是你誆我歡喜的吧?』

徐溫斬釘截鐵的回答她說：

『妙娥師姑，像這樣的大事，諒我怎會誆妳?不錯，大王那日身先士卒，攻入濠梁。他在一天之內救了三十餘名孤苦無依的小孩子。不過，他却只對令弟誇讚過這麼兩句，而且，令弟的際遇也跟其他的戰地孤雛大不相同，大王不但將令弟帶到濠梁行在，還將他攜回廬州王宮。這三年多以來，大王對令弟視同己出，特別鍾愛，師姑妳如今儘可以放心寬懷，待會兒到了廬州，我自會儘快安排你們姊弟相會。』

妙娥雙手合什，屈膝下跪，叩謝了上蒼庇佑，方再問徐溫道：

『將軍，這三年多裏，你是否經常和舍弟見面?』

『常見，常見，』徐溫笑容可掬，追憶的說：『這一次，大王決心進兵揚州，逐走黃巢黨羽，解救東南蒼生。大王因爲孫儒那賊的土團白條軍，其中有不少是我的舊部，派我去和他們暗中聯絡，探聽土團白條軍的虛實。議事的時候，令弟就曾在大王身旁提過，應該多派幾名黑雲都尉，伴我同去，以便暗中保護。當時我還一味逞能，推說大可不必。殊不知我說嘴打嘴，臨到巢湖岸邊，被方才那兩名孫儒的武士發覺了行藏，一路急追，交手的時候又受了傷。若不是巧遇師姑仗義相助，我這條性命斷無可能保得住。所以我此刻想來，眞正佩服令弟小小的年紀，就有這麼高的見識。』

妙娥聽了心中更加歡喜，她笑盈盈的說道：

『舍弟還是個小孩子，將軍畢竟是長輩，您不要太誇獎他了。』

『不不不，』徐溫連連搖頭，略微帶些感慨的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今天我一度遇險，回想起令弟見解之高，師姑本領之好，這才猛可驚覺，自己已經垂垂老了。不但賢姊弟二人我望塵莫及，就是和當年縱橫東南的一百二十八位兄弟相比，我也遠遠的落在他們後頭，這眞正是歲月不饒人啊！』

唯恐徐溫感傷，妙娥特意換個話題問：

『早就聽說吳王麾下一百二十八將英勇無敵，祇可惜我生得晚了，直到今天才三生有幸，遇到將軍您這第一位。』

果然，徐溫便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的告訴她說：

『師姑常年在尼庵裏習武修行，只怕還不知道，我們大王所以能夠在舉世滔滔，天下紛紛裏乘機崛起，雄踞東南。除了他自己有一身驚人的本領，世間無人可及的能耐。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大王在秦宗權騷擾江淮，江淮官府重金懸賞，募集勇士抵禦賊寇的時候，他糾合了江淮一百二十八寨的頭目，全都是身懷絕技，驍勇善戰的當代豪傑。是這一百二十八名兄弟，出生入死，連年血戰，才幫着大王拿下了這淮南江東的半壁江山。東南三千里的英雄好漢，可以說都在我們大王的帳下！』

於是妙娥又問：

『我也聽說大王是當代的第一條好漢，他的英雄事蹟，到處流傳。將軍追隨大王已久，可肯說幾樁給我聽聽？』

一提起吳王楊行密的英雄事蹟，徐溫便眉飛色舞，興高采烈。他向妙娥講了些吳王的往事，說得眞誠坦白，全都是妙娥聞所未聞的，因而也就引起了她莫大的興趣。——徐溫並不諱言，他的主子廬州人楊行密自幼孤苦伶仃，無依無靠，他是全憑自己苦練，練出了一身的本事。還有一項天下無雙的能耐，楊行密是古今罕見的飛毛腿，一天能走三百里。所以在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黃巢作亂，攻陷長安，

僖宗皇帝南幸成都的時候，廬州郡守就曾經重用楊行密，派他當步奏官，遠赴四川呈遞奏章，一往一返，比驛馬更快，使他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和二年李克用大破黃巢，翌年黃巢黨羽殺了黃巢歸降，黃巢餘黨秦宗權僭號稱帝，殺得江淮一帶，千里不見人煙。廬州和壽州的郡守出重賞募勇士禦賊，楊行密隻身投效，立了無數戰功，居然沒拿到分文賞金，僅祇被派充一名隊長。

楊行密一怒之下，便糾集了江東、淮南一百二十八寨的强盜土匪，包括私鹽販子出身，後來也淪落爲盜的徐溫在內。他領着一百二十八寨的數萬嘍囉，將廬州和壽州兩座城池團團圍住。兩州的郡守見他人多勢大，料難迎敵，只好開城投降，把兩州的符信印信移交給他，棄官而逃。連大唐天子昭宗皇帝也拿他無可奈何，唯有遷就事實，派他爲廬州刺史。嗣後楊行密縱橫江東、淮南，兼併州府，任命官吏，形成了一個半獨立的小朝廷。唐室爲了籠絡羈縻，先陞授淮南節度使，後封吳王，開府廬州，儼然東南霸主。徐溫神采飛揚，手舞足蹈的說：

『大王爲仁慈厚，慷慨尚義，他自己被稱爲當代天下第

一條好漢。可是，他却從來不曾跟人交過手，也從沒有任何人胆敢向他挑戰。當他尊爲吳王，有地三千里，統兵數十萬，深得士民愛戴。就在廬州城中，吳王宮裏，住有一百多位號稱無敵的黑雲都尉，五千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江東淮南精銳之卒。在這種情形之下，又有誰敢於輕易挨近他一步呢？看起來，大王天下第一好漢的令譽，必定可以一路保到底了。』

當時，妙娥的心裏只是在想，吳王鍾愛她的弟弟，他本人身爲東南霸主，又有一身登峯造極的本領，她弟弟能夠在這樣一位大人物的左右，毋甯是莫大的幸運，將來一定前程萬里，不可限量，因此內心頗感寬慰。所唯一不曾弄清楚的，便是吳王對她弟弟究竟如何？她一想到這一層，立刻便提了出來問：

『將軍，你是大王的心腹股肱，方面大將。這些年來，你一直都在大王的身邊，和舍弟也時常見面。依將軍看來，大王對待舍弟可好，請師傅教他唸書呢，還是令人指點他習武？』

坐在艙中，已經看得見廬州城高大巍峨的城樓了，徐溫呵呵笑着回答她說：

『師姑，依我看來呀，大王待妳令弟，要比對他自己親生的三位世子更好。不但請師傅教他唸書，而且還親自授他習武。祇不過，另有一層，說起來請師姑不必煩惱，令弟現在已經不姓李了。所以，方才師姑提起令弟的名字，我竟毫不在意。』

然而，妙娥却驚得臉上變了顏色，忙問：

『將軍，你說舍弟現在已經不姓李了，這話怎講？』

『我實告訴妳吧，師姑，說來這也是令弟的一大造化。』徐溫源源本本的爲她道來：『大王共有三兒，長子楊渥，字奉天，生性凶暴粗鹵，任性恣意，他的種種胡鬧調皮，連大王也拿他無可奈何。次子楊渭，性情跟他哥哥恰好相反，優柔寡斷，儒弱無能。三子楊溥年紀還小，看上去跟他二哥一般，也是個不中用的角色。大王對他這三位世子都不大喜歡，他最鍾愛的反倒是令弟，常說令弟龍行虎步，異於常人，將來必成大器。再加上這三年來，令弟讀書一目十行，習武一教就會，大王對他越來越加器重。去年過年的時候，就曾大開宴席，遍請親友臣僚，當衆明言收令弟爲義子，賜令弟姓楊。所以從那時候起，令弟就已經名叫楊昱了。』

聽說吳王楊行密已經將自己的弟弟收爲義子，賜名楊昱，反使妙娥心頭昇起層層的陰霾，開始爲她唯一的弟弟躭心駭怕起來。王位之爭，骨肉相殘，大唐開國之初唐太宗的家庭慘劇，就是現成的榜樣。何况李昱還是個異姓之人呢？如此說來，李昱的處境並非幸運，而是十分的險惡了。她再問徐溫，亟於探聽一下吳王的心意，她故意輕描淡寫的說：

『大王一定是覺得舍弟倒還可愛，所以才將他收爲義子的。否則的話，大王已有三位世子，來日他將傳位給那一位，決不會出於三位世子之外，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另收一位義子呢？』

詎料，徐溫却在意味深長的說：

『這話可不能一定啊。師姑，須知這兩年來，大王一直把「有德者有天下」這一句話，經常的掛在嘴

上咧？』

妙娥的一顆心猛可一緊，她認爲楊行密這句話是個大不祥之兆。說不定，李昱的殺身之禍，即將因之而起。

船抵碼頭，一船的人爭相羅拜，恭送徐大將軍上岸。徐溫領着妙娥進城，廬州的官兵百姓，一眼就認出了扮作頭陀的奮威將軍徐溫，紛紛的向他見禮問好道勞苦。對於與他同行的妙娥，忍不住的要多望上兩眼。幸好沒人問起她的來由，徐溫也一字不提。他殷殷的把她請到自己的家裏，家將門丁忙不迭的趨前迎迓，簇擁着一名頭陀一位妙齡女郎，相偕來到正廳，徐溫的夫人尤氏，還有他的四名姬妾，帶着一大羣丫鬟女僕，笑嘻嘻的站在石台階上迎候。

徐溫三言兩語，向徐夫人、衆姬妾說明了妙娥的來歷，徐夫人她們一聽說妙娥是吳王乾殿下楊昱的胞姐，專程前來跟她弟弟見一面的，當下就眉頭一皺，囁嚅不語，彷彿有什麼難言之隱。祇是徐溫和妙娥剛剛抵步，在忙亂中兩人都不曾注意。徐溫叮嚀徐夫人，他說妙娥雖然和他萍水相逢，但却本領高强，俠骨柔腸，慷慨仗義救過他的性命。他命徐夫人好生款待妙娥，又跟妙娥說明：

『我這趟密赴揚州，是奉了大王之命，負有重責大任的。此刻我得先去見駕覆命，再向大王稟明，將令弟帶到舍下來，讓你們姊弟見面。』

妙娥還不知道她弟弟李昱果已大禍臨頭，正在生死俄頃。等徐溫去後，她便由徐夫人等陪着用茶，滿

懷欣喜的在等着李昱到來哩。

等了約摸一個多時辰，且不容易等到徐溫入宮覆命回來。但却見他滿頭大汗，氣急敗壞。一進正廳便向妙娥連聲嘆嘆的說：

『怪事，怪事！這眞是從沒聽說過的怪事！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會在宮裏不見了呢？』

妙娥一看他這副情景，就知道是她弟弟出了意外。她慌忙的站起來問：

『將軍，你是說舍弟在宮裏不見了嗎？』

『正是呀！』徐溫氣虎虎的坐下，兩手連拍的說道：『連大王都在急成熱鍋螞蟻哩。據大王親口告訴我說：令弟從來不曾不經稟告便私出王宮。可是，三天以前，令弟的侍從見他日上三竿都還沒有起牀，這也是一向沒有的事情。接連的喊他却又毫無回應，進他臥室揭開帳子一看，這才發現床上早已空空如也。』

妙娥心亂如麻，急得手脚冰冷的問：

『哎呀，如此說來，舍弟失蹤已有三天了呀？』

『可不是整整三天了嗎。』徐溫伸手直搔頭道：『大王說他三天前就已經下令全城官兵百姓到處尋找，可是整整找了三天，仍然一點音訊都沒有。』

徐娘半老，丰韻猶存的徐夫人，直到這時方纔插進嘴來說了句：

『將軍，妙娥師姑，公子失蹤的事，妾身三天前就知道了。』

徐溫惱惱的一跺脚道：

『妳早知道了？那麼剛才妙娥師姑和我到家時，妳爲什麼隻字不提？』

『並非妾身有意隱瞞，』徐夫人急急解釋的說：『實在是妾身眼見師姑興沖沖的前來探弟，不忍兜頭潑師姑一盆冷水。尤其將軍即將入宮晉見，大王這三天來日以繼夜的派人四處尋覓，說不定將軍入王宮時，公子已經找到了，那不是徒然給師姑一場虛驚嗎？』

徐溫聽了也不答話，他立刻命人叫將軍府裏專司刺探消息的長史徐輔貴進來。一見他就問：王宮裏公子失蹤，事先可有什麼跡象，事後有否什麼傳聞？

那徐輔貴躬身回答，他說公子失蹤的前兩天，吳王帶着他到淮河巡視堤防，忽然起了大風，巨浪排空，把吳王的座船衝得大起大落，眼看着就要翻沉沒頂。船上的人無不驚呼駭叫，大喊救命，連吳王拔劍叱令制止，都歸於無效。正在危急之間，從來沉默寡言，絕不高聲說話的楊昱公子，陡的發出一聲巨喝：『還不各就各位，收帆落篷，把舵划槳！』他聲音響亮，竟然遠達好幾百丈以外，兩岸的人都聽得清楚明白

。而且滿船的衞士水手，一概懾服，遵照他的喝令各自行事，果然羣策羣力，化險爲夷，渡過了那一道生死關口。吳王座船安然抵岸，當着趕來救援的楊渥、楊渭兩位世子的面，吳王稱讚楊昱道：『我就曉得你是個非常人物。』第二天，廬州就傳遍了一句童謠，家家戶戶的孩子都在唱着：『東海鯉魚飛上天！』……

聽到這裏，妙娥打斷了徐輔貴的話，毅然決然的說：

『將軍，我已經曉得舍弟的下落了。』

徐溫聽妙娥說她已經曉得了楊昱的下落，恰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茫茫然的問道：

『師姑，妳是從何得知的呢？』

妙娥倏的站起身來，向徐溫雙手一拱的道：

『務請將軍恕我放肆，叵耐如今事態緊急，舍弟命在須臾，我一時來不及詳加解說了。此刻我只想請教將軍一件事，世子楊渥，他是否也住在宮裏？』

『不，』徐溫搖頭答道：『他和世子楊渭，都有大王所賜的府邸。兩年以前，就已經遷出王宮，搬到他們自己的府邸去住。』

這時候，站在下首的徐輔貴，又抽空插進來回話：

『啟稟將軍，方才下官的話還沒有說完。大王聞報公子失蹤的當時，立刻就下令備馬，親赴大世子府邸，四處搜查。大王還疾言厲色，當面給大世子留下了話：不論公子是否由大世子遣人刼走，此刻藏匿在

那裏？只要公子有毫髮之傷，大王都要大世子抵命。』

妙娥向徐溫一聲苦笑的道：

『怎樣，我所料的不差吧？如今，我只請將軍告訴我一下，大世子的府邸究竟在那裏？』

徐溫正要開口回答，那徐輔貴又搶着搶着的問：

『下官唐突，千祈恕罪，實在是事關重大。這位師姑，是否方才進府來的那一位？聽說，師姑是公子的胞姐。』

妙娥點點頭答道：

『徐長史，你眞算得上是耳目週到，消息靈通了。』

『豈敢豈敢。』徐輔貴向妙娥一揖及地，必恭必敬的說：『依小人愚見，大王親自搜查大世子府，那是大世子早已預料得到的。因此，公子此刻必定不會在大世子府裏。師姑尋去，也是白費氣力。』

『那麼，』妙娥追不及待的問：『楊渥那廝，另外還有什麼藏匿之所？』

徐溫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說：

『莫不是冷水關呀？』

徐輔貴應聲答道：

『正是。』

妙娥接口再問：

『那冷水關可在這廬州城裏嗎？』

五代吳國的國都雖在廬州，但是，當年廬州却在現今的安徽廬江縣。吳王楊行密的故宮，位於縣城東南紫芝坊，後來改成了金剛寺。所以，當時徐溫指點妙娥說：冷水關是在府城正西三十里，那兒是吳王大世子楊渥私人所築的一處營寨，駐紮得有他自己重金禮聘的英雄好漢，和徵集而來的大隊人馬，地勢極爲險峻。還沒進冷水關，就有兩座石山，座落在大道兩旁，像是兩道門框。山上戒備嚴密，即使有千軍萬馬也難以進入這道峽谷。然而，妙娥救弟心切，又仗着藝高人胆大，她聽了徐溫的話，精神抖擻，了無畏懼，向徐溫和徐輔貴一抱拳道：

『多承指點，我這就上冷水關去！』

殊不料，坐在一旁的徐夫人，忽然站了起來，雙手直搖的道：

『哎呀師姑，去不得，去不得呀！』

妙娥被徐夫人喊住了，她站停脚步，詫異的問：

『莫不是夫人還有什麼指點？』

徐夫人一片誠心，走上前來，挽着妙娥的手臂，由衷懇摯的跟她說道：

『師姑，妳初來廬州，只怕還不大淸楚這邊的眞情實況。誰都知道：大王宮裏有天下各路一百二十八

位英雄好漢，五千名百戰百勝的精銳驍卒。可是，近年以來，情況却大不相同了。只因爲在這江東、淮南一帶，多年戰亂，自從大王起兵，敉平羣雄，各地官吏，幾乎一律是武將兼攝，重武輕文，早就成爲風氣。大王仁慈寬厚，一向以天下蒼生爲重，得了江東、淮南之地，就開始禮重文士，勤政愛民，想使江東、淮南早日恢復太平年月。他這樣一做，就使大王宮裏的英雄好漢、精銳驍卒全都以爲大王不再重用他們了。再加上大世子別有用心，從中離間，又積蓄大筆銀兩分別加以收買。大王宮裏的英雄好漢，漸漸轉到大世子的帳下，幫他立下了冷水關這個寨子，招兵買馬，操演戰陣，這是連大王都已有所知的事情。只是礙在父子的情份，不便揭穿來將他治罪而已。』

妙娥柳眉一皺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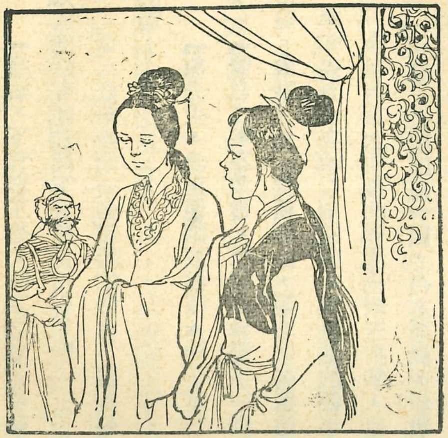
『夫人的意思是說，冷水關兵强馬壯，英雄人物很多，怕我一個人去會吃虧嗎？』

詎料，徐夫人竟搖搖頭答道：

『不，妾身的意思還不止於此咧。我知道拙夫一向慷慨尙義，師姑既然對他有救命之恩，他對師姑的事就決不至於袖手旁觀。不過，當今之事，拙夫所能做的，就祇有稟告大王，說是師姑要去打破冷水關，救出令弟來。大王對於冷水關裏大世子的那一支兵馬，至今還在佯裝並不知情。師姑試爲大王和拙夫設想，這話一旦說破，在大王和拙夫不是透着太爲難了嗎？』

妙娥懂得了，徐夫人一面苦勸自己別去冷水關冒生命之險，一面還有弦外之音，那就是莫要因爲這一

件事使得吳王和徐溫過於爲難。要打冷水關的話，徐溫以他個人的力量，所能幫的忙當然有限，迫不得已他就只有向吳王乞援。可是，那麼一來，勢將導致吳王和大世子的正面衝突。聽徐夫人的口氣，吳王楊行密現有的實力，是否能夠敵得過他的大兒子，可能大有問題，否則他就不會坐視冷水關這心腹肘腋之患存在。另一方面，大世子楊渥三年來眼見他父親加意培植她弟弟，又有了『必成大器』、『非常人物』的讚



許，市面上還傳出了『東海鯉魚飛上天』的童謠。東海是她的家鄉，『鯉魚』分明是『李昱』的諧音。大世子唯恐她弟弟佔盡了上風，這才不惜採取斷然手段。換句話說，吳國王位之爭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大世子一來已有相當的把握，二則他也絕對不肯善甘罷休。一旦吳王聽了徐溫的力諫，派遣人馬助她攻打冷水關。兩父子必定翻臉，江東、淮南又要大起干戈。——更要緊的是大世子楊渥會一不做、二不休的先把她弟弟殺掉，這投鼠忌器才是妙娥頂大的顧慮。剛才下定的決心開始動搖，妙娥眞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

妙娥直在沉思默想，猶豫難決。足智多謀的徐輔貴却在一旁提醒她說：

『師姑，下官奉了徐大將軍之命，早就在冷水關裏安排得有眼線，所以對那邊的情形略知概梗，就不知道師姑可願垂聽下官據實相告？』

這正好給妙娥一個緩衝的機會，讓她等到聽明白冷水關的厲害再作決定，所以她欣然接受，順水推舟的說：

『徐先生，我正要請教你哩。』

『請教二字不敢當。』徐輔貴雙手一拱到頂的答道：『師姑，那冷水關的兩座石山，形成了一道天然險隘。險隘之前，縱橫三里，遍地密佈拒馬、鹿角和鐵蒺藜。兩座石山上，各有一名力敵萬人的吳國猛將，率領兩百名在峭岩削壁間如履平地的銳卒。山巔還備得有大批的擂石滾木，使攻打者上下難以兼顧。』

徐溫對冷水關裏的部置也瞭若指掌，他在這時岔進來說道：

『過了石門的這一關，冷水關裏，步步深入還有四道關口。每道關口除了三五百名不等的精兵，各有兩名身懷絕技的好漢負責把守。不瞞妳說，師姑，當年我們大王的一百二十八員名將，有個總名叫做黑雲都尉，因爲我們的甲冑都是用黑布做的。常年上陣廝殺，甲冑不用鋼鐵祇用布，可見得我們根本就沒有把普天下的沙場戰將放在眼裏。不過，連年東征西伐，歷經數百次血戰，爲大王得來這東南半壁江山，一百二十八將死的死，老的老，至今所剩下的不過二十四位了。這二十四位中足有十四位到了大世子那邊，而且他們還是本事較爲高强的，稱得上是一百二十八將的精英。』

說到這兒，妙娥方始打個岔問道：

『這十四位精英，是否都在冷水關裏呢？』

徐溫屈指細算的答道：

『我算給妳聽，師姑。兩位把守關門，六位分守三道關口，還有四位守着山裏的總寨子。那兒有九排房屋，大小兩百來間。令弟如果被刼到冷水關去的話，可能就在那九排屋子裏。楊渥派在冷水關的黑雲都尉一共是十二位，還有兩位住在他的府邸裏頭，担任他的護衞。如今還在我們大王這邊的，連區區在下算在內，却是一總只剩十位了。』

妙娥驀的兜起一件心事，她婉轉的問：

『將軍，就照您那一眼能見深淺高低的話來說罷，如今事急，還得請將軍不吝明教，在楊渥的十四位黑雲都尉中，我能鬥得過幾位？』

『這——』徐溫欲語又止，他着實是煞費躊躇，猛搔頭，想了半晌，方始決定實話實說：『師姑經過名師傳授，本領着實了得，身手矯捷尤其出類拔萃，而且拳法高超，變化無窮。不是我在師姑跟前自家臉上貼金，連打敗了我的敵手，一碰見師姑都連個還手餘地也沒有，楊渥那邊的人也就別提了。祇不過，冷水關的那位寨主曹霸，妳和他交手時必須小心謹愼。』

一番話，使妙娥下定了決心，冒險破關，救出她的弟弟來。

但是決心破關的話，還不能跟徐溫他們明說，妙娥萬萬不願因爲她自己的營救胞弟之舉，引起吳王楊行密父子公然翻臉，大動干戈。她深知救弟如救火，李昱既已落入虎口，隨時都會有性命之憂。李家就祇剩下這一支香煙，唯有李昱才可以傳宗傳代，她甯願拚却一死也要把他救出來。當今之計，就只有撇開徐溫，莫讓徐溫甚至吳王楊行密捲進漩渦裏。因此之故，她眼珠一轉，驀的得了一個計較，故意順着徐溫、徐夫人和徐輔貴他們的心意說：

『將軍對我過奬了。不過，縱使將軍的話當眞不假，一個對一個，也許還能勉强應付，苦的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冷水關裏足有十二名黑雲都尉，兩三千精銳之卒？看來我隻身破關斷難辦到。而且夫人方才提醒了我，這事萬萬不可使大王牽涉在內。』

徐夫人立刻就喜上眉梢的道：

『我說嚒，師姑既然有這高的本事，必定明曉事理。果然我輕輕的一點，師姑馬上就瞭然這裏頭的重大關鍵了。』

『不過，』妙娥機敏的一轉話鋒道：『舍下三代單傳，先父只有舍弟一個兒子。此刻陷身虎穴，凶多吉少。我既然得着了消息，不論是赴湯蹈火，下刀山，入油鍋，我也得設法把他救出。』

一聽這話，義正詞嚴，方才寬心了些的徐溫兩夫婦，不由不目瞪口呆，面面相覷了。

唯有徐輔貴，他還在作最後的忠告：

『師姑，一來救人須救澈，最怕打草驚蛇。營救令弟的事，必須立竿見影，一戰成功，否則就要誤大事了。二則，東南多年戰亂，百姓方獲重甦之機，實在經不起再動干戈，還請師姑多爲天下蒼生着想。小不忍則亂大謀之舉，此刻萬萬使不得。』

妙娥吃他揭穿了自己的心事，難免有點懊惱，狠狠的瞪他一眼說：

『這個，我自省得。』

徐輔貴雙手合什，宣了一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

那一頭，徐溫還在着急的問：

『師姑，那妳此刻準備怎麼辦呢？』

妙娥把心一橫，按照既定計較，不惜撒着謊說：

『我準備卽刻啓程回徐州，去向我師父和家姐，稟告舍弟被刼往冷水關的緣由和經過。然後請我師父出面，多邀集一些同門，齊來廬州，合力破那冷水關，救我胞弟。』

『照哇！』徐溫歡喜得雙手一拍：『這才是一戰成功的上上之策！以師姑的本領這般高强，再加上令師和令姐，還有令師、令姐所邀的同門英雄。破冷水關，救出令弟，那是一定不成問題的了。』

『事不宜遲，』妙娥急於脫身，趁此機會說：『我這就動身回徐州去。』

徐溫和徐夫人，全都有點依依不捨，但是李昱正有性命之憂，誰能挽留得了她呢？兩夫妻和徐輔貴，

只好相率送她到大門口。

一出廬州城門，妙娥便直奔正西，逕往吳王大世子楊渥的巢穴，廬州城西冷水關。當時，正值夕陽徐下，日薄崦嵫，西方天際層層叠叠，鑲嵌着五色斑爛，瑰麗玄奇的晚霞。日光霞暈映在妙娥的臉上，芒射出奇異的光輝，也顯示了她堅毅果決的神情。爲了營救胞弟，她雖爲一介女流，但仍有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蒼涼心境。

心憂如焚，拔步飛奔，但覺得兩腋生風，呼呼作響，三十里路轉眼就到。璀璨霞霨映現出遍地鹿角、拒馬、鐵蒺藜的閃閃寒光，森嚴陰冷，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妙娥却祇在唇際流露出一抹冷笑。

妙娥的輕身術，確屬世所罕見，連她的師父了塵師太都曾說過，這完全出諸天賦，她每一縱身跳躍都有如凌波仙子蜻蜓點水，姿勢極其美妙，落足點尤其隨心所欲，恰到好處。把守石門兩畔山巔上的兩名黑雲都尉和四百名銳卒，眼睜睜的看着，無不驚得瞠目結舌，翻疑置身夢中。

然而，當把守左邊山頭，綽號展翅大鵬的邱昇元驟然省悟强敵來犯，這不是欣賞美妙身手的時候。他登時拉開嗓門，發出了一聲號令：

『快放擂石滾木！』

兩側山巔上的四百名銳卒聽到了，齊齊的一聲巨吼，拽繩的拽繩，推石頭的推石頭。千斤重的巨石，數人合抱一截截的滾木，以雷霆萬鈞之勢齊同飛向深谷。妙娥正在留心自己脚下的重重障礙，銳利尖鋒，

忽然又聽見自己頭頂心上衆雷轟發，霹靂巨響。抬頭望時，擂石滾木從自己頭上直砸下來，宛如驟雨急雹，排山倒海。再閃一瞥脚底下縱橫二里的拒馬、鹿角、鐵蒺藜陣，高高低低，恰似刀山劍林，一個疏忽閃失便有性命之憂。她才竄過了一里有餘。在這種情形之下，任那一位有着天大本領的人，也是上下不能兼顧，極其難以應付。雖說習武的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但是一個人畢竟只有兩眼兩耳，週身都是血肉之軀，只要給一根滾木一塊擂石砸上了，泰山壓頂，必將粉身碎骨。倘祇偶一分神，足下一個閃失，脚底刺穿事小，摔上一跤，不給戳個週身透明窟窿才怪？妙娥陷身生死不容間髮的險境，唯一的死裏逃生之計，唯有盡力閃躲挪騰，東逃西竄，或前或後，避過來自半空之中的砸擊，輕點脚下的銳利尖刃。一邊閃避，一邊節節前進。然而連妙娥自己心裏也明白，像這樣下去斷難持久，只能熬過幾時算幾時。一身功夫俱已施展淨盡，妙娥在天崩地坼，直如雨落的巨石粗木間縱來縱去，早已累得嬌喘吁吁，香汗淋漓。她在心底喃喃低呼：『諸天神佛，九泉之下的爹娘啊，請憐我李妙娥冒死救弟的一片苦心，賜我援手。』

正危急間，驀的，妙娥腦際閃過一道靈光，給她想出了一個過此天羅地網的計較。山頂上砸下來的擂石滾木，一砸上拒馬、鹿角、鐵蒺藜，立刻就在地面堆起一座小山阜，或者是一道獨木橋。她只要縱身到那上面，逐阜逐島的往前奔，不正好掩遮住脚底下的死亡陷阱嗎？恍然大悟，喜出望外，妙娥嘴裏唸着佛，飛也似的奔向最後一段生死歷程。

九死一生，喜得毫髮無損，妙娥通過了金城湯池般的第一關。回頭望望，大路兩旁山頭往下砸的擂石

滾木，或高或低，或大或小，幾乎把一道石門峽谷給封住了。她情不自禁的吐了吐舌尖，心有餘悸的在自言自語：

『好厲害，衹怕天塌下來，也不過如此這般吧！』

正在暗自慶幸，能夠通過這一關呢。倏然覺得頂上接連掠過兩陣涼風，妙娥又是一驚，連忙倒退三步，擺出了個四面迎敵的身姿。兩旁急看，居然是兩條彪形大漢，手執兵器，從一二十丈高的兩座山頂上直躥下來，一左一右，落在她的對面。兩人齊同揚聲大笑，直笑得山應谷響，地面塵土濺揚。居左的那一位，挺一柄金臂鬼頭刀，左手兩指一併，一指妙娥開口說道：

『小姑娘，光憑一身輕功，使使小聰明，那是萬難闖進我們這座冷水關的。妳既來闖關，就該探聽明白，這座天下第一關的厲害，不在地勢險峻，而在天下英雄好漢畢集。此刻我還想奉勸妳一句：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不信的話，在下先跟妳報報名號。我們這兩個擋頭陣的，那一位，』他伸手向站在右邊使劍的指指：『是當年巢湖一十八寨總寨主，威鎮兩淮的刁爺刁彥能，人稱沖天鴿子的便是。在下姓徐名玠，也有個綽號，叫做展翅大鵬。』

妙娥聽了倒是一驚，因爲沖天鴿子刁彥能，和展翅大鵬徐玠的赫赫威名，她早在兒時就已耳熟能詳。當年他們已是縱橫淮海，殺人如麻的江洋大盜。北起徐州，南到金陵，誰家的小孩要是頑皮吵鬧不聽話，大人一提展翅大鵬或是沖天鴿子來了，準會嚇得往爹娘懷裏直鑽。——當下，妙娥的靈活眸子骨碌碌一轉

，她雙手抱拳，向兩名勁敵施了一禮說：

『原來是兩位前輩老英雄，小女子李妙娥今天委實是自不量力，多多冒犯了。祇是，小女子有不得不探關的情由，還請兩位老英雄高抬貴手，放我一馬。』

兩人之中，沖天鴿子刁彥能的性情比較焦躁，方才爲了攔住妙娥，兩邊山頂上的擂石滾木用掉一大半居然絲毫不曾傷着她，這已經使刁彥能怒不可抑，積忿難忍。此刻依舊是他沉不住氣，厲聲叱喝：

『李妙娥，妳既然有種敢來闖關，那就該有能耐取勝咱冷水關的各路英雄好漢。那有乍逢對手就告饒乞求的道理？廢話少說，妳亮兵器吧！』

妙娥倒也不惱，她還在謙遜有禮的答道：

『老英雄，眞人面前不敢說假話。妙娥的武藝初學乍練，家師還沒授我武器的使法呢，所以妙娥並沒有兵器。』

她這麼一答，反倒使兩名江湖老手楞住了，李妙娥沒學過兵器就敢隻身攻打冷水關，豈不是笑話奇談？一時之間，使兩名見多識廣的黑雲都尉，都不知道該怎麼對付她才好。

畢竟徐玠比較頭腦靈活些，他驟然悟及妙娥是在說反話，她仗着本領高强，不帶兵器也能走遍天下。心想這眞叫『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自己畢竟是垂垂老了，從而他也對妙娥起了戒心，一聲乾笑的道：

『姑娘不使兵器，必定有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既然如此，那就請姑娘看刀！』

說時，一緊手中的鬼頭刀，使一手撥草尋蛇的刀法。刀身在月光下洒成一朵偌大的白花。銀光四射，寒風颼颼，罩定了妙娥的前胸。

徐玠的鬼頭刀在妙娥胸前直搠，隨時都可以制妙娥於死命。而且，這種刀法一出手就破了妙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使她絕對沒法奪到自己手裏的鬼頭刀。那是使兵器的對徒手者，最厲害最巧妙的戰術。

妙娥見徐玠出其不意的一刀搠來，先是一驚，後來便聲聲的冷笑，心想以他這樣揚威幾十年的江湖好漢，出門一介女流，也使上這種陰謀詭計，就顯見得他在胆怯心虛。不過，徐玠的鬼頭刀正在自己的胸前，從撥草尋蛇一變而爲毒蛇吐信，彷彿有千百枚刀尖，爭相刺向自己的前胸。躲，躲不及，奪下他的刀來，更是絕不能夠。妙娥的汗剛乾，又急出了一身汗，瀕危焦思，情急智生。她一瞥自己右邊，冲天鷂子刁彥能正在挺劍觀戰，便以徐玠之道，還治徐玠之身。嬌軀一挫，斜斜的縱出，驚鴻一瞥般飛向刁彥能。一伸手，覷個準，輕輕易易摘下了他手裏的實劍。

徐玠的挺刀連搠，猛可間撲了個空，正在大喫一驚，不知妙娥縱到那兒去了？妙娥却空手奪白刃，奪

到了隔壁人家去。她摘下了刁彥能的劍，氣得觀戰出神的刁彥能頓足咆哮，哇哇怪叫。飛身而來的妙娥却又點地躍身而起，藉刁彥能的實劍沉重，拈上手，便使一個大羅漢天，舞劍成圈，人隨劍飛，一瞬間便飛到徐玠的背後。臨下手時，稍一猶豫，覺得刁、徐兩位享了幾十年的盛譽，還是應該給他倆留點餘地。便這一念之間，她輕輕的用劍尖一敲，由後而前，震掉了徐玠手中的鬼頭刀。

吭啷一聲，徐玠手中的鬼頭刀掉在地上，他心摧胆裂，呆若木鷄，一心認定了自己這回死定了。妙娥却一片落葉般落在他的右邊。可想而知，大羅漢天這一劍，妙娥使巧勁，縱得有多遠。

笑容可掬的，替徐玠把地上的鬼頭刀拾了起來，塞進他的手裏，抱劍一揖，鶯聲嚦嚦的：

『老英雄，今夜月色朦朧，兩位老英雄上了年紀，看不大清楚，所以妙娥才斗胆頑皮。妙娥使的本來就不是什麼正宗劍術，千祈二位不必介意。』

一聽妙娥這麼說時，徐玠回過神來，刁彥能的氣也平了。回想方才妙娥神出鬼沒的一手，兩人沉沉的嘆口氣，異口同聲的說道：

『罷罷罷，我們算是栽在妳手上了。空手奪雙刃，一舉見功夫，還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呢！姑娘，請問令師是那一位？』

『這個，——』妙娥略一沉吟，帶愧的笑着答道：『請兩位老英雄莫要嗔怪，實是妙娥請准家師出門的時候，並不曾料到會有今天夜裏探關的這一件事，不曾向家師稟明過。因此，此刻竟不敢提及家師的名

號。』

刁彥能和徐玠，頻頻頷首的說：

『這一層關係，我們能明白。姑娘，那妳就別提好了。』

『多謝兩位老英雄不加嗔怪，』妙娥連走幾步，雙手捧劍，遞囘給刁彥能。仍還是恭恭敬敬的說：如果二位認爲妙娥可以過這一關了，妙娥這就上路。』

刁徐二人無可奈何，張紅了臉說：

『姑娘請。』

兩山夾峙，一路中分，妙娥約摸疾行了一里多路，耳畔忽然傳來颼的一聲，她連忙止步。定睛看時，就在路旁的一棵大樹上，顫巍巍的插着一支箭，分明是方纔射上去的，箭鏃上還帶着一張白紙條，正在隨風飄拂。上前取來一看，只見紙條上潦草的寫着一行字：

『從速囘身應戰，否則不再留情。』

滿懷納悶，折身便向囘走。剛才一路奔跑，也曾處處留神，並沒見有一屋一人，一絲光亮，怎的會越過了第二道關口的呢？正想着，右邊樹巓上響起一串梟笑，一條人影隨着笑聲飄然落下了地，正好擋在她的面前，那是一個五尺不到的小矮個子，一身黑衣，滿頭白髮，一雙大眼閃閃發光，打量妙娥的渾身上下。然後，望着妙娥困惑不解的問：

『姑娘，難不成妳是打破了頭關，來到我這第二關的。』

妙娥昂然一挺胸，開口答道：

『不錯。』

『倒瞧妳不出呀？』小矮個子嘴裏嘖嘖有聲的說：『小小年紀，竟有那麼大的能耐？小姑娘，妳倒給我說說看，我那刁彥能、徐玠兩位老弟台，都是怎樣輸給妳的？』

長話短說，妙娥把她過頭關的經過，講了一個概梗，方道：

『所以，我剛才不過是乘兩位老英雄一時不備，使了宗巧而已，萬萬不能說兩位老英雄是輸在我手下的。』

小矮個子聽得直在點頭，又誇獎妙娥：

『妳這孩子很好，本事高，也懂得敬重前輩，很能謙虛。所以我有幾句忠言相告，自從我們立下了這座冷水關，因爲關上能人不少，在江湖上有點名氣，經常都有不識深淺高低的後生小子，甯死也要來碰碰，無非藉冷水關的威名，博

個天下無敵的名聲而已。殊不知江湖上這山還比那山高，何況連過五關要鬥十二位英雄好漢。這些個人都是只見進關從來沒有闖得出去的。姑娘來此，倘若也是爲着這個，依老朽之見，不如就此請回。反正頭關已經給妳破了，到外間去一傳，妳的名氣就很夠瞧的啦。』

妙娥曉得這純粹是他的肺腑之言，一陣感激，便向他再施一禮道：

『承蒙老前輩台愛，祇是，小女子來冷水關並非爲此。先父先母雙雙亡故，小女子止有一個弟弟，爲了保全舍下一家的香煙，使先父先母在九泉之下死也可以瞑目。小女子不得不冒死前來，將舍弟救出虎口。』

『妳的來意我明白了。失敬失敬，原來妳還是一位孝女哩。』說到這兒，小矮個子忽又頓住，沉吟半晌方道：『不過，姑娘妳恕我直言。一句話，縱使妳連破五關，妳那位令弟還是很難搭救的。』

當下就把妙娥嚇出了一身冷汗，聽這小老頭的語氣，若非她弟弟李昱已被楊渥殺害，便是楊渥並不曾把李昱藏在冷水關裏。因此，她大驚失色，上前一步，拉住了小老頭的手臂急問：

『老前輩，您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可是，那老者却一聲浩歎的答道：

『宮闈之中，王位之爭，那裏頭隱藏得有多少殺機?令弟本來是個異姓的局外人，但却不幸被捲入了漩渦。姑娘，妳今天能把他救出去，從此以後，妳能保得住他一輩子風平浪靜，不起波濤嗎?』

原來他是在說往後的事，妙娥放寬心了。她長長的吁一口氣說：

『老前輩，我這次來救舍弟，正是下定了決心，除了要把他救出冷水關之外，還要帶他遠去，脫離這是非之地，大漩渦裏。先父本是一名小吏，常年茹素禮佛，祇求得個平安日子過。舍弟年紀還小，諒他也不會有那種非份之想，天大欲壑。』

『難啊難!』老者搖頭苦笑的說：『令弟雖沒有非份之想，叵耐大王他有立賢的打算。何況，這三年來，大王已在令弟身上，費了很大的心血哩。』

妙娥還沒有聽懂老者話裏的深意，卽使她把李昱救了出去，吳王楊行密也會出面阻攔，斷不許她將加意培植的『楊昱』帶走。因此，她仍然堅持的說：

『無論如何，我都要把舍弟帶走。就此遠走高飛，另找一個安身立命，平安度日的所在。』

她的意思這麼堅決，那老者也就不便多勸。他藹然的一笑，向妙娥說道：

『如此說來，姑娘和我還是得比劃比劃。這麼樣吧，咱們不必性命相拚，祇消各露一手，見個高低。姑娘但能勝我一籌，我便讓姑娘過我這第二道關口。』

妙娥大喜，抱拳作了個揖，道了聲謝：

『承情之至。』

老者從背上取下一柄鐵胎弓，却自箭囊裏取出一大把箭，他當面數給妙娥看，一共是十六支。把十六

支箭一股腦兒搭上弓弦，一指對面山坡一道光滑如鏡的峭壁上，一株矗立參天的大松樹，距離約摸有二十丈左右，他說：

『這有個名堂，叫做梅花箭。我一拉弓，十六支箭一齊射出，却要射中十六個靶，此刻就算是那棵松樹上的十六根粗枝吧。』

話才說完，他便覷準松樹，拉滿弓弦，一十六支箭倏的齊發，流星般射向那株松樹的十六根枝椏。這時候，他又一聲低呼：

『老弟台！』

使妙娥駭然的大出意外，就在他們的背後，應了一聲，轉出來一位身高六尺開外，黃臉膛的中年漢子。怎的她和老者談了那麼久的話，都不曾發現身後有人呢？這委實是不可思議，叫妙娥又一次體味那老者『這山還比那山高』的話中涵意。當時，老者跟中年漢子低聲說了幾句，他再應聲：『好哇！』便縱向一瀉到底的峭壁底下，只見他手脚並用，肚皮在峭壁上一吸一放，一路飛快的猱升到了十來丈高的峭壁頂端。——妙娥早就聽說世間有『壁虎功』，這還是她頭一次開眼界，一迭聲的嘖嘖稱羨。又一轉眼間，他縱上了樹巔，像猿猴似的東跳西竄，再凌空而起，落下地面，手捧着從十六根枝椏上拔下來的十六根箭，笑嘻嘻的遞給妙娥說：

『請姑娘驗看。』

妙娥對這兩位的神射術和壁虎功，佩服得五體投地。然後就在心裏發愁：自己該怎麼樣露一手，賽過他們的神技呢？那老者在一旁呵呵的笑，和顏悅色的問道：

『姑娘可曾學過弓箭嗎？』

妙娥漲紅了臉回答：

『沒有，我祇學過袖箭。』

『那就行了，』老者存心讓路，慷慨大方的說：『姑娘只要連射十六支袖箭，射中十六根枝椏。再隨妳用什麼法子，也去把射中的袖箭取回。我們這道關口，就算妳得勝而過。』

這未免太容易了，十六支袖箭一一瞄射，跟一十六箭在一根弓弦上同時射出，分別命中十六個靶子，論功夫委實不可以道里計。那中年漢子會壁虎功，妙娥儘可以在峭壁上先看好承足點，然後借地登高，縱上頂端。所以她在一刹那間就通過了這一次比劃。老者說她技高一籌，妙娥唯有無限的內愧。同是對於方才給她的一番忠告，也有說不出的感激。臨別之際，她向老者和中年漢子請教尊姓大名，希望後會有期，知所圖報，老者却又縱聲大笑，他調侃的說道：

『怎麼，姑娘妳贏了我們兩個，來日還想在江湖上吹噓吹噓。殺殺我們的威風，揚揚妳的名聲呀？』

妙娥只好陪着他笑了一陣，再三道謝，告別過後，再去闖那第三道關口。

空山寂寂，秋蟲唧唧，一輪皓月沒入層層靉靆裏。山高谷深，草樹叢叢，尋常人等伸手不見五指，一

團漆黑。妙娥却有暗中見物的本領。方才急於趲趕，被第二道關口的兩名黑雲都尉叫回頭去。從此她不敢輕忽大意，步伐放慢，一路兩面細細搜索的走。然而，才轉一個彎，眼前忽有一派火光，熠熠耀眼，奪目欲眩。火把燈籠照射之下，但見幢幢人影，少說也有三百來名。妙娥人沒到，就聽見一個粗嗓門在詫異的說：

『咦，這丫頭片子來得好快？難道連神箭賈隆，穿山虎竇魁，都栽在她的手裏啦？』

妙娥再走近些，才看清楚有兩名八尺開外的巨無霸，一個手執雙鞭，一個拉着長夠一丈的流星鎚，帶着五百名精兵，已經在一塊大平陽地上，佈好了陣勢。走到陣前十多丈遠的地方，妙娥站住了脚步，她還來不及抱拳施禮通名報姓，使流星鎚的那一個粗嗓門，便高聲的喝道：

『丫頭片子，妳是喫了老虎心，豹子胆？竟敢隻身一人，來打咱們的冷水關。妳快給大爺實說，姓甚名誰，是打那兒來的？』

妙娥情知撞上了一名粗鹵漢，想起師父教過：遇見這種對手，不妨搖唇鼓舌，將他激怒，再躲過他的『程咬金三斧頭』，就能有取勝的把握。因此，她聲聲的冷笑，大剌剌的答道：

『你給我站穩了聽着，免得把你驚倒。姑奶奶就姓姑，叫奶奶，你管我叫姑奶奶好了！』

一語未竟，果然氣得粗鹵漢直蹦起來。他左手往後一收，右手向前一揚，長鐵鍊繫着的流星鎚，快得像閃電，直搶妙娥的面門。鎚到處，妙娥心知萬萬躲不及，這一下，她眞叫遇見了平生勁敵。

既然閃避不及，那就只有硬起頭皮迎上前去，妙娥急於護住面門，伸出雙手，一把接住迎面而來的流星鎚。靠她眼明手快，啪的一聲，算是把那隻流星鎚接了個正着，死力抵住了流星鎚挾來的千觔之力。然而，左右兩手的虎口，却已被震得生疼發麻，不知道是否已經裂開，她不由自主的叫了聲：

『好傢伙！』

然而，粗鹵漢的厲害還在後頭咧，見妙娥雙手接住了他的流星鎚，那廝更惱怒了。他運用全身氣力，兩手攥緊鐵鍊尾端，呼呼生響，打起旋轉，把抱住鐵鎚不知如何是好的李妙娥，從平地上拉拽起來，身不由己，竟被他越轉越急，越轉越快，在半空中走馬燈似的轉起圈子，耳朵裏還聽到那廝在說：

『丫頭片子，胆敢佔大爺的便宜，這下且叫妳嘗嘗宋處丘宋大爺的厲害，等宋大爺把妳捉弄夠了，再摔妳一個粉身碎骨！』

妙娥在半空中暗忖，這回糟了。怎想到自己闖上的是『神力無窮』宋處丘。宋處丘天生神力，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無

人四敵，他能一掌劈死一頭蠻牛，又曾在徐州單手舉過千斤重的石獅，從南門到北門走一趟，然後再面不改色的放回原地。碰到這種角色原該智取，這一下反倒是自己必死無疑。

越心慌，流星鎚便轉得更急，妙娥已經暈頭轉向，神志昏迷。耳聽見地下的人聲聲拍手鬨笑，自己也能想像衣袂飄飄，露出胴體，正在出乖露醜。她都下定了決心將手一放，讓自己破空而去摔死了也罷。驀的，彷彿就在地面之上，有人在提醒她說：

『鐵練畢直，儘可就勢往下爬，何苦牢牢抓住個流星鎚不放呢？』

一句話，有如醍醐灌頂，使妙娥立刻清醒。她便按照那人的指點，先鬆開右手，抓牢流星鎚下的一段鐵練條。宋處丘出力大，鐵練便繃得緊，像是一根粗鐵竿了。妙娥一手手的朝前伸，一段段的往下爬，果然輕易簡單，毫無困難。等到『神力無窮』宋處丘有所發覺，妙娥不但爬到鐵練的一半，而且已經脫離旋力的羈絆。她先閉一下眼睛，定一定神。再運氣到右掌，左手一放，右掌向宋處丘的腦門猛劈。衆人但聽見一聲：『哎呀不好！』妙娥委實是被捉弄得氣極，她一掌將宋處丘的小腦袋劈成粉碎。宋處丘仆地一倒，就此不起，腦漿鮮血四濺，渾似打破了染缸。

李妙娥又生妙計，反敗爲勝，起死回生，一掌劈死了宋處丘。使他的弟弟宋處岳急怒攻心，幾乎當場暈厥過去。他把滿口鋼牙咬得格格的響，一抖手中的雙鞭，沒頭沒腦的直往妙娥頭上擂。

妙娥才落回地面，連身子都沒站穩，就被親眼目覩胞兄慘死，都急瘋了的宋處岳窮追猛打，擠得四處

奔逃。宋處岳一心一意要給他的哥哥報仇，他身後的五百名銳卒，也就刀槍棍棒，一擁而上，把個手無寸鐵的妙娥姑娘，團團的圍在核心，左衝右突，四面都是人牆。她心想，這一下豈不又是完了。

妙娥陷入重圍，急切難於脫身。勢正危急，驟然間又聽見耳畔有人在一聲聲的喊叫：

『下三路，下三路！』

聲聲的喊，又一次點醒了她，除了纏住自己不放的宋處岳，五百精兵使的都是長兵器，長兵器就無法顧及下三路。福至心靈，妙娥覷一個準，猛一挫身，使一名挺鎗猛刺的銳卒摔個狗喫矢，一跤仆到自己的背上來。她柳腰一扭，向惡狠狠趕來的宋處岳那邊一迎。宋處岳雙鞭齊下，把她背上的那名替死鬼，鞭得血肉橫飛，一命嗚呼。替死鬼手裏的長槍噹啷一聲落下地，妙娥就地拾起。仍還是蹲身挫腰，比那些彪形大漢矮了大半截，人家的長兵器夠她不着，她的長槍却宛似秋風掃落葉，專門猛擊敵人的脚和腿。這一手又是敵方萬難料到，連勇猛似虎的宋處岳，都被她一槍桿掃到，仰面朝天摔了一大跤。

才橫掃了那麼幾下，先前把她圍得密不通風的那幫子人，死的死，傷的傷，倒的倒，逃的逃，妙娥的四週圍已經掃開了一個大圓圈。這一來她用不着再蹲下專攻下三路了，妙娥挺身起立，一桿點鋼鎗使得像瑞雪飛舞一般，當者披靡。她一路順順當當的殺出重圍，通過了第三道關口。臨去秋波，她還嬌叱一句：

『姑奶奶去也，不必擺駕相送。』

一口氣跑了大半里路，方才一場苦戰，難免有點累乏，妙娥歇在路旁一棵大樹桿上，喘氣休息。一面

直在苦苦思索，一連兩次把她點醒，兩次救了她性命的那人究竟是誰？聽聲音分明是同一個人的，而且還是個青年男子。如果不是神明，那就必定是一路暗中照料她的朋友，可是她的朋友却連一個男的也沒有呀？勉强算上一個的話，得數不打不成相識的徐溫。然而徐溫此刻還在盧州城裏，他那來那麼靈活的腦筋，况且聲音也不像啊。

想來想去，全無頭緒，突然之間竟又有人說起話來了，把正在出神的妙娥嚇了一跳。說話聲來自正前方，那人在幽幽的說道：

『姑娘如果乏了，儘可大搖大擺離開這裏，回去休息。冷水關有個挺近人情的規矩：不管那天姑娘再來，還是從我倆這第四道關口過。』

一想起自己陷身虎口的弟弟，妙娥又激起了莫大的勇氣。她一躍而起，走到大路中央，昂然無懼的問道：

『兩位是一道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一陣輕鬆自在的笑聲，從矮樹林裏，踅出了兩位一身儒服的白面書生。

走在稍前的一位，手撚一支洞簫，指向抱着琵琶的居後一位道：

『姑娘，這位就是江湖聞名的鐵琵琶吳投戈。區區在下呢，人稱攝魂簫蔡振玉。』

『鐵琵琶，攝魂簫，』妙娥鼻子裏哼哼的道：『我以爲兩位拿的是樂器呢，原來都是兵器啊。』

『當然是兵器了，』那吳投戈莞爾一笑答道：『否則，姑娘破關我們把守，總不能拿了樂器來請姑娘唱一曲呀？』

妙娥不愛聽他那幾句話裏的調侃意味，大發嬌嗔的斥道：

『姑娘跟前，休得無禮。』

吳投戈倒也從善如流，登時就一揖及地，告罪的說：

『小可一時說溜了嘴，姑娘莫要嗔怪。』

蔡振玉也雙手一拱的說：

『姑娘今夜還要幾道關口要過，不能躭擱姑娘的時間。過我倆這一關，很簡單，一切都聽姑娘的吩咐，不過略微見個高下而已。姑娘願意怎樣比試，我倆無不樂於奉陪。』

連過三關，有驚無險，妙娥也是夠累的了。聽蔡振玉這麼說時，心中頗覺寬慰，她想了想，方才問道：

『兩位英雄，可曾學過一指禪麼？』

妙娥問這一句話，一則爲了比試省力，一則也有點炫弄意味。一指禪和按摩術有關。按摩術又名推拿，源自太古黃

帝時代精通醫術的大臣岐伯。漢書藝文志上有『岐伯按摩』十卷，唐朝還專設得有按摩博士。但是岐伯所傳的按摩術只有按、摩、推、拿四種方法。一直要到南北朝時佛教禪宗始祖達摩東來，方始增添了搓、抄、滾、捻、纏、揉六種方式，並且把按摩術改稱爲一指禪。那時候能作一指禪功的按摩術者，必須先把外功練好，練到自己兩臂、手腕和十指的骨節柔軟如棉，也可以堅硬如鐵。然後再練內功，調勻呼吸，運氣使勁，隨時聚集全身的氣力，運到一根指頭尖上，由而直達於病源的所在。因爲一指禪的功夫在於運足全身氣力到一根指頭的某一點，所以一指禪又被稱爲一指功。而妙娥所要炫弄的則在於，當時距達摩祖師東來不過四百年，一指禪也好，一指功也罷，都是新鮮名目，很能唬得住人。

然而她却不曾料到，蔡振玉不但內外功都有獨到的功夫，尤其是一指禪的好手。他跟妙娥一般無二，絕不替人推拿按摩，而是把一指禪引用到武功上去了。所以，當蔡振玉聽妙娥在以一指禪挑戰，他當下就欣然色喜，顯得頗爲技癢的回答：

『小可雖然欠學，但是今天機會難得，正好向姑娘討教討教。』

妙娥全不在意，她望一眼蔡振玉手上的那支洞簫說：

『那麼，就暫且借用你手中的這支洞簫吧。咱們一人出一指，抵住洞簫的兩端，施展一指禪，較量較量。誰連退三步，就得認輸。』

蔡振玉把手中的那支冶鋼洞簫舉起來看一看，神情顯得有點爲難。但他終於還是發出一聲長歎，戀戀不捨的望着他那支鋼鑄的洞簫說：

『簫啊，簫啊，只爲了向妙娥姑娘討教討教一指禪，如今我不得不犧牲你了。』

說罷，他上前兩步，和妙娥面面相對，兩人相距不過二尺。蔡振玉用左手食指抵住了冶鋼簫的一端，說了聲：『請』，妙娥便用右手食指將冶鋼簫的另一端抵住。當冶鋼簫兩端都被抵緊時，兩人不約而同的運氣使力，將全身的勁道都運到指尖上來，雷霆萬鈞，泰山壓頂，苦了的却是蔡振玉那一支冶鋼簫。在兩頭重壓之下，冶鋼簫首先彎折，恰似百煉鋼化作繞指柔，被兩股神力壓成彎彎曲曲的了。

冶鋼簫一彎折，妙娥和蔡振玉相距便越來越近，近得幾乎就要面面相對了。在妙娥，她確已使出了全力，運足在右手指尖。若在平時，便巉岩堅石，她也能戳個窟窿，尋常人等，讓她的一指禪點那麼一點，至少也會皮破骨碎，鮮血四濺。然而，她和蔡振玉角力久久，却始終不能把他推動分毫，自己正緊咬牙關，遍身大汗，覺得出額頭上的青筋直爆。看那蔡振玉竟聲色不動，若無其事，臉上依舊掛着和悅的笑容，似乎他始終不曾往自己這邊進逼。妙娥心裏明白，她這個觔斗眼看着就要栽定了，祇要蔡振玉那頭稍微一使勁，她勢將連退幾步，仰天摔一大跟斗。正急得汗出如漿，忽然聽見蔡振玉用低得難以察覺的聲音，借個機會，湊近她的耳畔說道：

『忠臣孝子，必有神靈呵護。姑娘還有白虎節堂那一道大關口要闖，那邊能人不少，請姑娘小心在意，此刻小可要倒退三步了。』

說罷，他果然裝着氣力不支，身子一陣搖晃，往後退了一步。他脚步一移動，妙娥便乘機使力，也做出拚力進迫的模樣，一進一退，蔡振玉如約退到三步爲止，就地站住。從妙娥手裏，接過那支扭曲成一團廢鋼的洞簫，他向妙娥拱手爲禮，一聲苦笑的道：

『怪不得姑娘指明了要比試一指禪，姑娘內外兩功精湛。小可自愧不如，這眞是輸了本事又折簫嘍。』

妙娥暗中連呼慚愧，着實覺得自己很對不起蔡振玉，她滿心不安的說：

『蔡英雄，以您的神力，若將這支洞簫扳直，恢復原來模樣，似乎也並不爲難。』

蔡振玉雙手摩挲着那塊廢鋼，不勝低徊的答道：

『扳直不難，恢復原來模樣却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了。不過，不要緊，我可以找到原來替我鑄簫的那名工匠，請他破費點功夫，重鑄一遍。』

妙娥比較安心一點了。她望着手抱鐵琵琶的吳投戈，挺客氣的問道：

『吳英雄，還有您這一關。該怎麼個比試法？但聽您的吩咐便是。』

詎料，吳投戈爲人非常坦直豪爽，他哈哈大笑，回答妙娥道：

『姑娘，俗話說得好：「見文王，施禮樂，見紂王，動干戈。」我跟蔡師兄一樣，論比試交手，先要認清對頭。不能爲了喫大世子的這一碗飯，便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姑娘是孝子，神人同欽，營救令弟是正辦，咱們不該阻攔。所以，我這兒壓根兒就不能算是一關，姑娘贏了蔡師兄，脚底下的一條大路，便直通白虎節堂了。何況，我這鐵琵琶，不能跟蔡師兄的冶鋼簫相比較，一會兒也給擠成了一塊廢鐵，我還不知道該上那兒找人修呢？』

說得妙娥和蔡振玉，全都挺開懷的笑了起來。分明一場比試，登時化作玉帛。妙娥向蔡吳二人再三道謝，告辭過後，正待直奔楊渥的白虎節堂，才走了一丈多遠，吳投戈却又一聲喊住了她：

『姑娘，且慢！』

妙娥還以爲吳投戈臨時又改變了主意，叫她回去重新較量呢！她站停了下來，一步步小心謹愼的折回。待她走到蔡吳兩人的跟前，吳投戈又躊躇了半晌，方才啓齒問道：

『姑娘，妳在來咱們冷水關之前，也曾聽人提起過冷水關的白虎節堂麼？』

妙娥據實相告，回答他道：

『沒有。』

吳投戈和蔡振玉互望了一眼，神情之間，彷彿是在說：『果不其然吧？』緊接着，他便從詳指點妙娥道：

『大世子楊渥在大王封王以後，就襲任大王的淮南節度使一職。節度使總掌軍旅，有生殺奪予的大權。大唐天子，照例得賜他兩幅門旗，一幅龍虎旌，一節，兩桿麾槍，兩尾豹尾，一共是八件御賜之物，等

於藩鎮諸侯。節度使不論走到那裏，都得把這八件御賜之物帶着，供在堂上，每個月的初二、十六加以拜祭，這就叫做節堂。任何人不經允可，闖了進去，那就犯下了死罪。縱使當時逃得出去，朝廷也要下旨通令各地嚴行緝拿。』

妙娥還有點困惑惝恍，弄不明白吳投戈爲什麼要鄭重其事的，告訴她這些彷彿無關宏旨的事。蔡振玉便只好直接了當點明了，他在一旁插嘴說道：

『姑娘，吳師弟的意思是說，大世子把令弟劫來冷水關，最有可能的羈留地點，便是白虎節堂。否則的話，白虎節堂周圍房屋毗連，大大小小足有兩百來間，一時之間妳到那裏去找？』

妙娥這才恍然大悟，如夢方醒，吳投戈、蔡振玉對她確是關懷照顧，用心良苦。大世子楊渥的手下，居然也有這種不甘阿附主子，光明磊落，主張公道的人物，使她非常感動，又誠心誠意的向他們兩位道謝。可是，吳投戈還在不憚其煩的告誡她說：

『姑娘，妳要記住，擅入白虎節堂是觸犯王法的，任妳走遍天涯海角，都逃不脫這個罪名。妳去營救令弟的時候，祇要能夠避免，最好是別走進那扇門去。』

『妙娥知道了，』她再雙手一抱拳說：『兩位英雄的諸多關拂，妙娥自會永遠銘記於心，時刻感念。』

蔡振玉突如其來的嘆了一口氣，神情黯然的說：

『姑娘，我和吳師弟，當年錯不該聽信大夥朋友的煽惑，一腳誤上賊船，如今後悔已是來不及了。今天礙在我們總算冷水關上的人，想要助妳一臂之力，在多年夥伴跟前，委實拉不下這張臉來。只好看妳單人四馬，大破冷水關。不過，白虎節堂前後，跟妳方才所過的四關，大不相同，那兒都是黑雲都尉的精英，和大世子楊渥一丘爲貉的心腹黨羽。妳想救出令弟，他們一定會跟妳性命相拚。所以我還要奉勸姑娘一句，必須處處提防，時刻留神，半點疏忽大意不得。』

妙娥連聲應諾，別了仗義相助的兩位英雄好漢。她拔步飛奔。這時候，一輪皓月已從雲層中探出臉來，月色溶溶，將山谷平野，映得滿地光明，纖髮畢現。妙娥一抬眼，就瞧見對面一座小山坡下，望衡接宇，層層疊疊，蓋得有幾十上百幢屋子。但却一律的無燈無火，黯黯寂寂，隱隱中藏着無限殺機。

妙娥經過蔡振玉和吳投戈的詳細指點，時刻都在提高警覺。她先站在遠處，在那一排排的房屋之間，找出正當中最高最大，門外還豎着旗竿的那一幢，暫且認定那就是楊渥的白虎節堂。只要能夠殺開一條血路，衝到那兒，睽別十年，朝夕思念的小弟弟，一定可以會面，而且還能把他從虎口狼吻中搶救出來。莫讓他小小年紀，就被楊渥殺害，平白無辜的送掉一條小命。她一想到這裏，登時精神陡長，血脈賁張，一對粉拳捏得緊緊的，洒開腳步，再往前奔。快要走到頭一排房子的跟前了，驀的，噹噹噹的敲響了一陣急鑼，燈籠火把，猛一下子亮起，熒熒爍爍，照耀如同白晝。妙娥留神看處，但見三名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的大漢，一般的倒拽着梨花槍，從一道好長好長的護牆裏面，帶了兩百餘名精兵，一字長蛇般列隊而出，

臨到廣場，齊整有序的排成了三山合抱陣。左右兩翼抄前，中軍在後。三名大漢一字併肩，站在前方。

居中的那一位，捋着頷下三綹髫鬚，面對着妙娥，聲音洪亮的問：

『李妙娥，妳已經連破我們四關。却是並無一言交代，妳究竟所爲何來？』

妙娥不甘示弱，便針鋒相對的回答他說：

『你說姑娘並無一言交代。那連破四關這一件事，難道交代得還不明白？』

『好大的口氣哇，李妙娥，』那人一擺手中長槍說：『原來妳並非要會冷水關的那一位，而是要跟關上所有的黑雲都尉作對。——我祇問妳，妳可知道黑雲都尉之中的我們哥兒仨，都是誰們嗎？』

『恕我眼拙，一個也不認得。』

那人仰天打了個哈哈，方道：

『小姑娘，不如說妳年輕識淺吧。連天下無敵梨花槍的正主子，李家三兄弟，我搗海龍李奎，』伸手向左一指：『我二弟翻江蛟李亞，』再指向右首：『我三弟越澗虎李手，妳都不認得，還想來鬥遍冷水關的英雄好漢？』

他這麼一說，倒使妙娥想起來了。師父曾經授過她梨花槍法。了塵師太說過：她的梨花槍是乘河北正定李家莊三兄弟練武的時候默記在心，偷學來的，其實學得並不齊全。妙娥畢竟年紀還小，童心未泯，初生之犢不畏虎。她還在挺天眞的想，何不讓他們三兄弟之一，將一百二十八手梨花槍使完，把師父漏記的

招數補齊全呢？想到這兒，對面陣上，李奎已經在挺不耐煩的催啦：

『李妙娥，妳拉兵器吧。』

妙娥伸出一對粉拳，揚了一揚，答道：

『姑娘的兵器就在這！』

李奎勃然大怒，起手一槍，直搠妙娥的咽喉。妙娥明知這一手梨花槍法名叫『投石問路』，槍尖將到，迅即收回，用意在使對方莫測高深，意亂心慌。所以她竟紋風不動，屹然直立，等着寒光四射的槍尖搠將過來。那裏想到，她師父所謂不曾記全的正是李家梨花槍的無窮變化。『投石問路』的這一手，只要李奎腕部再多使一點勁，就可以變成『醉劈山門』，一槍結果了她的性命。

李奎眼瞧着有機可乘，當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當他的槍法一變，槍尖勁矢般的直往前搠，妙娥驟覺迎面一陣陰風，這才恍然自己命在頃刻。可是李奎的槍尖已到，怎容得了她再閃避開去。妙娥直嚇得魂不附體，兩脚痠軟，咕咚一聲

平地摔了一跤。兩腿一伸，跌坐在地上。妙的是，這一觔斗反倒讓她躲過了致命的一槍，救下她的性命了。

然而，妙娥的狼狽模樣，却着實可笑。方才還在大言炎炎，要蕩平冷水關，門垮十二位黑雲都尉，此刻竟被李奎一槍搠去，便嚇得啪噠一聲摔倒在地。對方陣裏，上上下下，無不手指着她，笑得前仰後合，眼淚直流。李奎一槍搠了個空，槍尖噹的一聲落在妙娥的面前。他只顧捧腹大笑，都忘記了將長槍收回。妙娥坐在地上，一肚皮懊惱，又給敵方陣裏笑了個臉紅耳熱，好不害臊，簡直沒臉站起身來再戰。心想你們這等取笑姑娘，還不如一槍把姑娘搠死的好。正惱時，瞟一眼，看見李奎的槍尖就在自己的右脚尖，靈光一閃，驟生一計，乘敵方還在大笑不止，她一個餓虎撲羊，一伸手就將李奎的長槍奪到手裏。李奎不備，一陣驚惶失措，妙娥便把握這一剎那，雙手捏牢槍桿，順勢向李奎的咽喉猛戳。李奎猝不及防，鮮血迸流，往後便倒。妙娥再倒拎長槍，捺定李奎的喉管直縱起來，那槍柄既粗且重，在李奎的頸部一拄一搗再一旋，轉眼間就把他的一顆首級給擰下來了。李奎倒地慘死，驚得他兩個弟弟，兩百餘名精兵瞪眼張嘴，恍如晴天霹靂。待他們回過神來，怒急交併，妙娥早已連跳帶縱，躍入陣後護牆裏面。李亞、李丰嗚咽叱咤，暴跳如雷，當時便領着他們的手下，回身猛撲。這一下，變成妙娥在前，李家兄弟在後，直往白虎節堂窮追猛趕了。祇不過，從第一排房子到白虎節堂，還有四排房屋，無數精兵，和大世子楊渥麾下的第一員驍將，當年吳王楊行密的黑雲都尉中數一數二的通天教主曹霸。他所以有『通天教主』這個綽號，那是他對武林之中各宗各派各門各系凡所獨有的本領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外還有一身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可以刀槍不入，水裏火裏都能去得，從而他又有個綽號叫做『不壞金剛』。曹霸獨步江湖，走遍天下，二十年來不曾遇過對手。他可以說是冷水關的關主，楊渥敢於在他父王王宮附近建立山寨，設下白虎節堂，進而覬覦王位，從王宮中刼持他父王最鍾愛的李昱，正是因爲他有通天教主曹霸作他的後台靠山。『通天教主』曹霸平時絕不輕易露面，等閑出手。他到冷水關就祇給楊渥辦過一件事。光這一件事便驚天動地，轟轟烈烈，尤其掀起軒然大波；——縱使吳王宮禁衞森嚴，也有十位英雄好漢，黑雲都尉，來無影去無蹤的曹霸也能把李昱從容刼走，挾在臂下，躍過宮牆城牆押到冷水關來。

李亞、李丰兩兄弟，本事絕對不在他們的長兄李奎之下，此刻又誤以爲妙娥是在施詭計，讓他們的長兄身首異處，死得好不淒慘。兩兄弟悲憤交集，甯可捨了性命，也要給他們的長兄報仇雪恨。再加上冷水關總寨的將校兵丁，人人都會武藝，個個身手矯捷。妙娥一路飛身進屋，衆人很快的就把她給追上，刀槍並擧，棍棒齊下，層層叠叠的把她圍住了。

妙娥人生地疏，路徑不熟，冷水關總寨的房屋又是曲折幽深，重門叠戶。她被李亞、李丰的兩支長槍纏着，已是左支右絀，進退維谷，渾身上下照顧不週。何況還有五百來名矢死爲主報仇雪恨的李家子弟兵，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於是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刀劍槍矛，斧鉞戟鞭，一潑又一潑的向她掩殺過來。妙娥恨不能多添兩手，背生雙翅，或者像土行孫般使個地遁術，上天入地，逃出重圍。連番激鬥，漸漸的

妙娥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她只能遮擋攔抵，拚死往裏面衝。當時唯一的願望，祇是能在臨死以前，跟她那困在白虎節堂裏的弟弟見上一面。

情勢越來越危急了，李亞、李手苦苦進逼，一步也不放鬆，兩兄弟還在口口聲聲的嚷着：

『把這賤婢生擒活捉，摘心剖腹，祭奠俺長兄的在天之靈！』

妙娥氣喘咻咻，筋疲力盡，她已在準備束手就擒，任憑李家兩兄弟怎生處置發落。然而，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頭頂心上又傳來那個熟悉的聲音：

『生擒就是生路啊！』

這話是不錯呀，李家兄弟既然要生擒自己，在交鋒的時候就決不會致她於死。因此妙娥又是精神一振，把心一横，在寬敞高大的那間正廳上，不管槍法，不計目標，將手裏的那桿長槍横將起來平飛猛掃，急急掄舞，反正敵方撞上的不死卽傷，而且頭一個便是李亞輕躁急進，一不留神遭了殃。被妙娥一槍柄掃在左肩上，他手中的長槍應聲跌落，身子就地轉了兩圈，『哎喲喲』的直在尖聲呼痛，被兩名他家子弟兵搶救了下去。當前勁敵又折一個，妙娥正自以爲得計，將手中槍舞得呼呼直響，頭頂上的那人却又閑閑的發了話：

『長槍急舞，怕難持久啊。』

妙娥委實是急切無奈，生死間不容髮了。她也不管那人是誰，高聲向他求教：

『敵兵衆多，不如此，那我又該怎麼辦呢？』

使她驚喜莫名，頭頂上果然有了回音，還是那人在說：

『與其在大廳受困，何不如竄進一間小屋，跟他們短兵相接呢？』

『短兵相接』四個字，就像靈光一閃，使妙娥覺得自己驟然又有了一線生機。她忘其所以，大聲的回答那人說：

『妙呀，爲什麼你所提醒我的，我總是想不起來哩。』

那人却在催着她說：

『姑娘，趕緊突圍而走，此刻不是議論的時候。』

『好吧。』

妙娥一咬牙，應了聲。她倏然把槍一收，面面相對的李手，報仇心切，頭一個搶進圈子來。他一抖手中的點鋼槍，縱身躍起一丈多高，使一手天女散花，由上而下，梨花怒放的槍刃，罩住了妙娥的頭頂心。妙娥見他縱起，仗着自己的輕功萬無一失，斜刺裏縱起身來，就便拋開長傢伙，仍舊妙手空空。她不識路徑，不管深淺高低。只顧聽從那人的話，瞧見一扇房門，掀開門帘就往裏鑽。這時候，耳裏却又聽見每每在危急時一語點醒自己的那人，着急的在高聲大叫：

『姑娘，那間屋子去不得！』

祇是已經遲了，妙娥早就一個箭步，躥進了那間房裏。

一躥進那間正房，就聞見一股濃郁的檀香。回頭急望，妙在廳上諸敵，包括李亞在內，沒有一個人敢於追她進屋。妙娥正覺心寬，長長的吐口氣，調勻調勻呼吸。驀的，眼珠一轉，瞥見了正房中間一張大床上，正是春光外洩，春意盎然，叫妙娥恨不能裂條地縫往底鑽。

那是一張掛着茜紗帳的象牙床，三面嵌鏡，床上的景色因而也就一目瞭然。一床鴛鴦戲水錦綉被，半遮着床上裸裎裼袒的一男與二女。那男的不管外面大廳上殺聲震天，步伐動地，他仍然片刻貪歡，在左擁右抱，調笑謔浪。一眼看見妙娥在這當兒躥進來了，他還是刀兵不驚，聲色不動，祇是一伸雙手，推開那兩個吃吃笑着的女人，從容不迫披上外衣，趿了雙鞋。還好整以暇的放下帳子，大模大樣的往居中一張交椅上沉沉一坐。一開口，便問：

『姑娘，妳是美娥呢？還是妙娥？』

妙娥被他問得大吃一惊，情不由己的側過身來看他。但見那人年紀約有五十出頭，高額隆準，鼻直口方，圓臉大耳，身材矮胖。妙娥看他時，他却故意的把眼睛避開了去，而且不等妙娥開口，又緊接着問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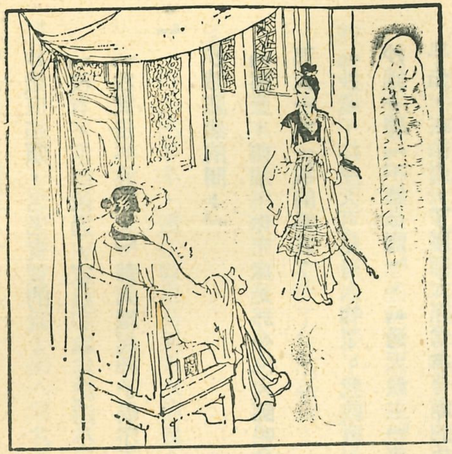
『令師了塵師太，這晌可好？』

不由妙娥不肅然起敬了，她連忙合什爲禮，誠心誠意的答道：

『家師托庇粗安，小女子便是李妙娥。不知前輩怎麼知道家姐和我的賤字？』

胖漢一揚脖子，笑得聲震屋宇，然後自家揭破了謎團說：

『妙娥，妳的來路能瞞得了天下人，就祇瞞不住我。黃河南北鼎鼎大名，一身功夫舉世無雙的了塵師太，她一生只收了一對得意弟子，正是徐州李道者李志的兩位千金小姐：李美娥和李妙娥。方才妳縱身進門，我瞧見妳的身手，雖然步伐略嫌凌亂，但是除却了塵師太的兩名高徒以外，普天下不作第五人想。』



妙娥聽得仔細，因此她大惑不解的問：

『前輩，您怎的說不作第五人想呢？』

『我的意思是說：除了妳師父，令姐美娥，和妳妙娥，還有在下我以外，世間決不會有第五個人，能有這樣出神入化，飄然若仙的輕功。』

妙娥還以爲他是師伯、師叔輩呢，忙不迭的問道：

『那麼，前輩您是否家師的同門？』

『不不不，』那人急急否認的說：『我和令師同不上門。啊，妙娥，我問妳，令師可曾授過妳金鐘罩、鐵布衫的功

夫？』

妙娥直搖頭，老老實實的說：

『沒有。家師說過，家姐和我年紀還小，看不懂易筋經，還不到學那種高深功夫的時候。』

『我實告訴妳吧，』那人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妳師父正是用她的輕功，跟我換的金鐘罩、鐵布衫。』

妙娥駭然的問：

『那麼，前輩，你究竟是那一位大師呢？』

那人一字一頓的答道：

『妙娥，妳今天可見着人物了。我姓曹，名霸，人稱「通天教主」，又號「不壞金剛」。』

妙娥一聽『不壞金剛』、『通天教主』曹霸的名號，不由不倒抽一口冷氣，嚇得半邊身子都僵住了。

早先，在徐州，了塵師太經常拿曹霸的故事作爲炯戒，凡人習武，必先立德。否則，本領愈高，愈成大害。曹霸貪財好色，仗着一身本事橫行天下，從無敵手。他作惡多端，擢髮難數。曹霸見了任何薄有姿色的女子，絕不輕易放過。妙娥心想，糟啊糟，乍離虎口，又投狼吻。在這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地方，叫她怎生應付是好呢？

曹霸表明了自己的來歷，正在斜眄着眼睛，毫無忌憚的打量妙娥全身上下，『秀色可餐』呀，『明豔

照人』的，儘在自言自語說個不停。妙娥被他看得臉紅耳熱，渾身暗暗顫抖。她也在挖空心思，想要逃出一條生路。這時候，門外有人怯怯的在喊：

『啓稟寨主！』

彷彿掃了他的興似的，曹霸登時就把臉一抹，冷森森的回答：

『李手，你在鬼鬼祟祟的幹嘛？有什麼話，就在門外講吧！』

『寨主，』李手那麼强横霸道的一個人，此刻也變得囁囁嚅嚅的：『方……方才斗胆闖進寨主屋裏來的這名女子。她……她施詭計殺了我的長兄，又……又將我二家兄打成了重傷……』

曹霸老大不耐煩，打斷了他的話說：

『自來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何况你們是好幾百人一擁而上，鬥我這個小美人呢！死了的已經死了，傷了的趕緊治吧。』

門外的李手，還在鼓足勇氣懇求的說：

『寨主，我們方才計議定了的，要把李妙娥摘心剖腹，祭我長兄的亡魂。』

『什麼？』曹霸一聲暴喝，又道：『拿我的小美人兒摘心剖腹，祭你那中看不中用的哥？誰有這大的狗膽？李手，我告訴你，李妙娥這小美人兒我要定了，那個敢碰她一根汗毛，看我不一指頭把他捺成齏粉。』

『是了，寨主。』

待門外的李手，步步倒退的走遠了。曹霸方問心跳突突，進退失據的妙娥說：

『費了那麼大的手脚，直闖到我的房裏來。妙娥，妳自己說吧，妳究竟是爲了什麼？』

這時候，妙娥已經決心一死，誓不受辱了。因此，她連帶想及，何不乘此機會，和她冒死前來營救的弟弟，見個最後一面。想到這裏，她便慘然一笑的回答：

『舍弟李昱，承大王收爲義子，賜姓楊了。此刻，正囚禁在冷水關的白虎節堂。』

她沒想到，曹霸竟大感興趣的問：

『啊，那楊昱竟是妳的弟弟？』

妙娥老老實實的回答：

『我們是嫡親姊弟，我但求能見他一面。』

更其無法料及的是，曹霸對她這一非份之想，居然毫不遲疑，一口答應，他眼睛骨碌碌的轉着說：

『好，我此刻便命人帶弟弟到這裏來，讓你們姊弟相見。』

曹霸一個轉身，喝令躲在茜紗帳後的那兩個女人：

『還不趕快爬起來，滾到外頭去。代我傳令中軍，把節堂裏的楊昱，請到我的房裏。』

兩個女人窸窸窣窣的穿衣起床，妙娥便趕緊走到窗前，來個避而不見，以免她們當場出乖露醜。她正望着雕鏤窗槅，凝神苦思，亟於想出一條妙計，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殺了曹霸，然後帶着她的弟弟遠走高飛。——曹霸却不知何時悄無聲息的走到她背後，伸手一攬她的肩。妙娥甩脫，他又搭上，再甩，他才涎着張臉，自我解嘲的說：

『啊，我明白了，妙娥，妳是怕弟弟一會兒要進來，瞧見了妳我親熱，不大方便。也罷，我問妳，當你們兩姊弟的前程和性命，都捏在我手裏的時候，妳肯不肯嫁給我呢？』

姊弟團圓就在眼前，妙娥縱有一肚皮的怒火，也不得不暫且捺下，她竭力閃避的說：

『前輩，此刻似乎不是談這事的時候。』

詎料，曹霸却聲聲磔笑的道：

『不，妳錯了，妙娥，此刻正是唯一不二的良機。我且長話短說，反正妳是聰明人，一經指點就能懂得。我告訴妳，大王鍾愛弟弟，兩者之間確實也有緣份。因此之故，大王早就有了立賢不立子的決定。大世子斷不甘心，這也是可想而知，情有可原的。大世子立冷水關，闢白虎節堂，正在表示大王叛唐，跟他叛大王並無二致。倘若大王逼急了他，他便改奉大唐的正朔而與大王對抗。可是我却適時的給大世子獻上一條釜底抽薪，正本清源之計。而且我是劍及履及，說到就能做到的。——當然，那時候我還不曾見到妳。當我夜入王宮把弟弟挾來這裏，使大王陡然失却傳位之人。那麼，他就祇好放棄他所謂的傳賢不傳子。當弟弟被我挾來，依大世子的主意，當時就該把他殺了，斬草除根，根絕後患。偏我堅持不可，下令將弟弟囚禁在白虎節堂，妙娥，我問妳，妳可懂得我的用意嗎？』

妙娥還想聽他繼續講下去，所以她佯裝不解，輕緩的搖着頭說：

『我不懂。』

『唔，畢竟妳年紀還小，難怪妳不明白了。』曹霸躊躇滿志，揚聲大笑道：『不過，妳總該聽說過：「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那個故事吧。大王成了鷸，大世子就是蚌。我有本領，更有實力。換句話說，如今我的地位是舉足輕重，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左敗。我又何苦不做得利的漁翁呢？』

妙娥還想多套出些他的眞心話來，因而她故意誘敵深入，嬌憨的笑着問：

『你保住我弟弟的一條命，我當然是很感激你。祇不過，鷸也好，蚌也罷，我還是猜不透你當時的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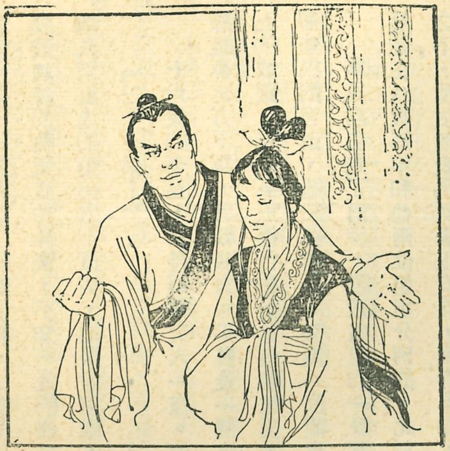
『我當時的用意，就應在今朝此刻，』曹霸快馬加鞭的往下說：『妙娥，我要妳嫁給我。妳嫁給我以後，我答應妳明日就把弟弟送回王宮去。從今以後，我將憑我一身的本領，殺了大世子，保弟弟繼承王位。甚至像大粱開國之君朱全忠般的，登峯造極，進位皇帝。在妳我這種身懷絕技的人來說，那也是輕而易舉的啊。』

妙娥着實不曾料到，曹霸還有這等的陰謀野心，他才是吳國王位之爭的幕後提線人哩。暗中思忖，如果覷個機會將他殺了，不但能夠救出自己的弟弟，尙且可以根除吳國的心腹大患。祇不過，通天教主曹霸的武功，斷非自己所可匹敵，何況他又有一身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刀槍不入，拳脚更是難攻，又怎生

出手制他於死呢？這豈不是難煞人了嗎？正焦灼間，曹霸又在聲聲的催問：

『怎麼樣，妙娥，妳打定了主意沒有？錦綉江山，富貴榮華，祇要妳點一點頭，從今而後，就由咱們兩個一生一世享用不盡了。』

妙娥正想找個藉口，先搪塞一下，躲過他這一陣子糾纏。忽然，門外有人在高聲稟告：



『寨主，公子楊昱來了。』

陡然一喜，妙娥差點就要歡呼雀躍起來，苦盼十年，歷盡艱危，方始熬到這一個姊弟相會的時刻。——曹霸還算是解人，他望一瞥妙娥臉上欣喜歡愉，迫不及待的神情，便露齒一笑的道：

『我還有事，要到白虎節堂裏去佈置佈置。就讓你們兩姊弟在這房裏，訴一訴十年來的離情吧。』

妙娥感激無限的道：

『多謝前輩！』

曹霸大踏步的走出臥室去了，妙娥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口來，她興奮萬狀的在等着弟弟進門。房門一掀，她登時

眼睛一亮，終於看到了暌離十載，日夜思念的三弟李昱。妙娥先是怔了一怔，旋卽眉開眼笑，胸腔裏有一股酸辣辣的熱氣直冲鼻竇，不知不覺的催出了兩行熱淚，又急忙伸手揩去，唯恐熱淚盈眶，視線模糊，看她久別重逢的弟弟看不眞切，她櫻唇痙攣，聲音顫抖，終於抖出了一聲：

『三……弟！』

十六歲的李昱，長得跟個大人一樣。他長身玉立，神采飄逸，額頭寬廣白皙，劍眉入鬢，眼似點漆，懸胆鼻，方下頷，唇紅齒白。不僅是一個丰度翩翩的美少年，而且儀容端莊，目光如電，神情之間似有無上的威嚴。難怪吳王楊行密對他這般鍾愛，居然要倣法『五帝官天下』，決心『傳賢不傳子』了。妙娥歡喜無限的看出，她三弟李昱不失爲一位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人物。

李昱向前走了兩步，讓做姐姐的一眼測知他的腿很長，動作敏捷有力，習武已經有了很好的根基。李昱是在六歲那年和他兩位姐姐分別的，此刻顯然他已辨認不出自己的胞姐來。但在這樣的場合之中，心情之下，他依然表現得舉止安詳，雍容得體，他走到距離妙娥五七步時站住，語音洪亮的問：

『您是……？』

連妙娥都被他那天生威儀震懾住了，她勉力遏抑自己的歡激之情，祇是略帶怨懟的回答他說：

『三弟，你連自己的胞姐都認不得了？我是你的二姐，你的二姐妙娥啊！』

李昱這才認出來了，奔前幾步，和妙娥把臂相晤，方正的臉上也展現出了笑容。却是隨卽便雙眉深鎖

，面有憂色的說：

『二姐，妳怎生會到這龍潭虎穴來了呢？』

『說來話長，』妙娥挽着李昱，走到一副几椅跟前，和他隔着一張小圓几，面對面的坐定：『三弟，這十年來，大姐和我想得你好苦！』

久別重逢，親情洋溢，李昱依然恪遵禮數，了無疏失，他雙手一拱的問：

『大姐可好？』

『她很好。』在這個恭謹肅穆的大弟弟面前，妙娥越來越覺得拘束了，她勉力抑制激動的感情說：『三年多以前，叔父從濠梁避亂到徐州，告訴我們，他老人家和你在亂軍之中失散。大姐和我急得常日以淚洗面，我還曾請准了師父，到濠梁、廬州一帶到處探訪，一連奔走了兩個多月，毫無音信，這才傷心失望的回徐州去。從此大姐和我每天早晚都在佛前禱告，籲懇諸天神佛垂憐李家止有你這一支香煙，爹爹和娘又一生禮佛行善，庇佑你平安無事。前幾天，叔父果然在徐州遇見一位濠梁的鄰居，他說他親眼看見你被吳王抱走，大姐原想和我一道來找你，因爲她正在練一元罡氣功，那得苦練三年一日不可間斷，所以仍還是由我獨自一人來了。天幸見，果然讓我找到了三弟。』

李昱正襟危坐，神情虔莊的先問一句：

『叔父大人安好？』

『他老人家很好，』妙娥笑笑：『尤其他老人家看破了紅塵，如今已在徐州相國寺剃度修行。』

『叔父大人在濠梁時，若不是因爲我的拖累，他老人家早就出家了，此際總算遂了老人的心願。』李昱追憶的說，又問：『二姐，妳可是見到了我父王，再到這裏來的？』

『不，』妙娥壓低聲音答道：『我是在旅途之中結識了奮威將軍徐溫，承他和他夫人點醒於我，這才找到這裏來的。』

『啊，徐叔父，』李昱連連頷首的說：『父王和他是八拜之交。如此說來，他已經從揚州辦完了事回來了？』

『是的，我和他就是在來廬州的渡船上結識的。』

『二姐是單身一人進這冷水關的？』

『不錯。』

『跟這位通天教主曹霸，先前認識麼？』

『不認識。』接下來，妙娥便悄聲的跟他滔滔細訴，把她一路破關而入的經過，說了個一明二白。

一直凝神的聽完，李昱方始微微笑道：

『恭喜二姐，在徐州投師十年，學了那麼大的本領，竟然能連破冷水關的五道關口，贏了他們的十一名黑雲都尉。這些普天下聲名顯赫的人物，一旦敗在二姐的手下，必定會遠走高飛，隱姓埋名，短期之內不

再出頭。所以，今天二姐實在是替吳國立下了大功，江東淮南的百萬生靈，就此免除兵連禍結，刀兵戰亂之苦。眼前的太平歲月，又可以安安穩穩的過下去了。』

『三弟，』妙娥急切的警告他說：『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輕易簡單了。眼跟前，我們姊弟二人正是大禍臨頭，下一步還不知道該怎麼應付呢？頭一項，那位什麼通天教主曹霸，我這區區的本領，就不是他的對手。何況，三弟你自己還在他的掌握。』

然而，李昱卻毫不在意的莞爾一笑道：

『二姐，妳放心，曹霸自有人制。而且，我在他這兒更是有如磐石之安，他斷乎不會傷我一根毫髮的。』

聽李昱說得那麼有把握，妙娥却還在驚疑不定的問：

『三弟，你怎知道曹霸不會加害於你？』

『這個道理很簡單，』十六歲的李昱，說來頭頭是道：『但凡人有所圖，便有顧忌。有顧忌時，必須有所憑恃，用來剋制對方。我王兄楊渥略嫌驕縱，父王屢誡不悛。他老人家舐犢情深，迫於無奈，祇好明白表示他將立賢不立子，想用這劑猛藥刺激王兄一下，使他立地成佛，回頭是岸。其實父王培植我，只是要我將來成爲王兄的輔弼，否則他也不會公然明言，不惜拿我當王位之爭的犧牲。可惜的是王兄始終不能瞭然父王的苦心孤詣。一激反而生變，立冷水關，鬪白虎節堂，蓄意舉兵稱叛，最後竟使曹霸把我從王宮之

中刼來這裏。照說王兄爲爭王位計，就該把我殺了。那裏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眞有野心異圖覬覦王位的，竟是自以爲本領天下第一的曹霸，他力說我王兄不可殺我，用心就在利用我來挾制我王兄，果然我王兄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拿他也無可奈何。我敢說我王兄此刻已有徒爲親痛仇快之舉的懊惱，只是一時說不出口而已。』

聽得妙娥不住的在點頭，她衷心歡慰，並非爲自己無意之中代吳王立下了大功，解除了天下蒼生的刀兵之災，戰亂之苦。而是她喜不自勝的發現，她的胞弟李昱目光如炬，深明事理，比她自己都不知要勝過多少倍。祇不過，一想起曹霸的本領，無人可敵，一生從未敗績，眼前的一關依然難以渡過。妙娥便又憂心忡忡，柳眉深鎖，她望着她弟弟苦笑的說：

『祇怕畢竟還是曹霸那廝厲害，他的本領無人可及，大王左右的黑雲都尉，又有一大半被大世子拉過來了。否則的話，以大王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英主，大世子在冷水關裏招兵買馬，蓄意謀叛，大王竟會置之不聞不問，從未派人前來制止呢？』

李昱噗哧一聲笑了，他反問妙娥道：

『二姐的意思是說：我父王是畏懼曹霸的本領，和冷水關裏人多勢衆。所以才不曾制止我王兄的這種受人利用，親痛仇快之舉的？』

妙娥接口也問：

『反正，曹霸武藝出衆，這總該是不爭的事實吧。』

李昱突的縱聲大笑，那笑聲着實嘹亮，彷彿震得屋搖地動，連他們背後的那一排紙糊窗戶，都在格格作響。笑過了一陣，他方始說道：

『二姐，想當年我父王一聲號召，邀齊天下英雄好漢，討叛逆，平盜賊，使遍地萑苻，漫天烽火，數百里田園寥落，不見人煙的江南和淮東，家給戶足，國泰民安。除了他老人家勤政愛民，日夜辛勞，他老人家撥亂反正，敉平羣雄，所憑恃的又是什麼呢？』

妙娥脫口而出的答道：

『當然是大王深受各路英雄豪傑的推誠擁戴了。』

詎料，李昱竟會急急的搖手答道：

『不，二姐，妳錯了！』

『三弟，怎麼會是我錯了呢？』

妙娥不勝詫異的問：

李昱微微而笑，面有得色的在問她道：

『二姐，妳和大姐在了塵師太的門下，習武十年。武林中事，必定見多識廣。妳可曾聽人說過，當今的天下第一條好漢，究竟是那一位？』

妙娥據實回答：

『多年以來，我就聽說吳王楊行密，端的是天下第一條好漢。祇不過，似乎他還不曾跟誰交過手林功夫，不出手就難分高低。何況天下既大，時間又久，誰能保得住，在這麼些年裏，就沒有一個能夠過他的人呢？三弟，譬如就拿方才走出去了的曹霸說吧，他綽號「通天教主」，又名什麼「不壞金剛」雖然我不曾和他正面交鋒，可是，剛才我一縱進他的房門，他就能從我的腳步，一眼認定我出自我師父的門下。再則，我方才說過，大王自從大世子立了冷水關，使曹霸爲寨主。直到今天爲止，都並沒有什麼舉動。昨天，徐溫徐將軍的夫人也曾明言，大王對冷水關的事佯裝並不知情。語意之間，顯然是大王對冷水關這幫凶神惡煞，有所忌憚，惟恐他親自率領麾下的黑雲都尉出馬，也敵不過曹霸他們這一幫人。』

李昱雙手交握，擱在几上，湊近妙娥懇切的說：

『父王暫且不理會冷水關的事，決非徐大嬸所謂的惟恐不敵，有所忌憚。而是我方才說過了的，他望子成龍心切，一番恨鐵不成鋼的苦心，竟被我王兄會錯了意，歪打正着，反而使他把心一横，放手大幹。父王曉得王兄必有大澈大悟，幡然悔改的一天，所以才佯作不知，給王兄留個自家收拾善後的轉圜餘地。若說父王和曹霸那廝的本領，究竟孰高孰低？二姐，我敢於說今天不到天亮就可以見個分曉。一個是幾十年不曾出手的英雄，一個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狠客，二姐妳不妨拭目以視他們兩位的高下如何。』

妙娥喜出望外，幾乎不敢置信的問她弟弟：

『二弟，照你的說法，大王今夜會到冷水關來，鬥一鬥那曹霸嗎？』

李昱更湊近妙娥的耳邊，十分機密的告訴她說：

『二姐，妳還不知道，我父王身邊，有一位輕易不露面的黑雲都尉，名叫秦仲華，他一向高來高去，無影無蹤。自從王兄立了冷水關，佈下了那麼多英雄好漢，精兵銳卒。重重關口，戒備森嚴，就唯有這位秦仲華可以往返自如，宛似升堂入室一般。二姐今天等於已經把冷水關破了，祇剩下一個曹霸。秦仲華負責經常刺探，他必定早就得到了消息。說不定，他此刻正在請父王一道前來將曹霸除掉，完成敉平冷水關的大功哩。』

李昱一提高來高去，無影無蹤的秦仲華，驀的兜起妙娥的一大謎團。她想着今天前來破關的時候，一連三次，在危急萬狀中，聽到頭頂心上有人說話，指點她怎樣逃過危困，轉敗爲勝。她實在想不起會有誰來仗義援手，三度救了她的性命，因而她問：

『三弟，你看那位高手，會不會就是秦仲華呢？』

李昱想了一會兒，方始回答妙娥的這一問道：

『除了二姐另有同門師友，在一路暗中保護以外，祇怕多半便是這位秦仲華了。』

妙娥好奇的問：

『三弟，我只聽見秦仲華說話的聲音，彷彿他還很年輕，而且是中州人。你可知道他的來歷？』

『這個麼——』李昱頓了一頓，方說：『秦仲華是很年輕。據說他是個孤兒，自幼被一名異僧所收養，練過二十年的武功，盡得異僧的傳授，被那位異僧遣來我父王的帳下效力。他委實有點神出鬼沒，來去無常，除了我父王以外，他不聽任何人的號令指使，連我都不曾見過他一面。』

妙娥嘖嘖稱奇的說：

『世間居然有這種奇人？幾時有機會，我眞想見他一見。一來拜謝他的三度救命之恩，二來也可以跟他討教討教。依我看來，他的本領確實是出神入化，當代無人可以企及。』

李昱正要答話，就在他們兩姊弟坐處的後頭，窗戶外面，驟然傳來一陣豪邁朗爽的笑聲。妙娥大喫一驚，從交椅裏一躍而起，面對窗戶，嬌軀却已擋住了她的弟弟李昱，左手弓，右手箭，擺了個攻守兩宜，隨時可以出手的身姿。驚慌忙亂之間，連李昱連聲的喊她，都沒聽見，但聞窗外那人止住了笑，高聲說道：

『妙娥姑娘，妳方才不是說，孤王是天下第一條好漢的麼？怎的此刻又在講秦仲華的武功，當代無可以企及呢？』

在她身後，李昱唯恐他姐姐過度緊張，貿然出手，那就糟了。他趕忙攀住她的右臂，急切的說：

『二姐，不可造次，窗外是我父王。』

他的話一說完，一陣風過，四扇紙糊窗戶全部打了開來。彷彿在牆壁上出現了一幀巨幅圖畫。正中間，站着一位氣宇軒昂，超塵拔俗的藹然長者，堆滿一臉的笑。左右兩旁，又是兩排來自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漢，江湖奇人。在他身後，侍立着有徐溫，和一個高高瘦瘦，一臉慚惶羞愧的青年男子，年紀約莫二十七八。妙娥一看就知道；居中那位藹然長者是吳王楊行密了。她立刻收步，躬身跪了下去，十分虔敬的說：

『民女李妙娥，參見大王，願大王千歲千千歲！』

吳王笑呵呵的，隔了扇窗戶，連連頷首，忙命李昱道：

『還不快把你姐姐攙起，她爲我們吳國立了多大的功勞？我還沒來得及向她道謝呢。』

李昱趕緊傴身去攙他姐姐起來，可是妙娥仍然跪着再磕一個頭，必恭必敬的說：

『民女還得代九泉之下的先父先母，遠在徐州的家姐，

叩謝大王對舍弟的重生再造，天高地厚之恩。』

『好說好說，』吳王遙遙的伸手作勢，攙了一攙，笑吟吟的說道：『令弟今天也立了大功。對我們吳國來說，功勞不在姑娘之下哩。姑娘還是請起來說話。』

妙娥和李昱都在納悶，怎的吳王在說李昱也立了大功哩？吳王身後那位瘦瘦長長的青年男子，却搶步上前，無限感動，隔着窗檻，一把拉住了李昱的衣袖，喊了一聲：

『昱弟！』又說：『多虧你今天和令姐的一席談，大大的開導了我。使我迷途知返，痛改前非。否則，我不但上負父王的苦心孤詣，而且眼看着就要死無葬身之地！』

妙娥由李昱攙扶，從地面站起身來，忙不迭的問道：

『這麼說，方才舍弟和我在這屋裏所談的話，大王和列位都聽見了？』

吳王娓娓道來的說：

『這完全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方始生了發人猛省，大澈大悟的奇效。我們來時，你們姊弟正在暢敍別後之情，我們當然不便打斷，祇好站在這裏等候。我那不肖的長子，聽到昱兒所說我的用心良苦，用立賢不立子之說來促使他悔過悛改，重新做人；他竟反倒誤入歧途，幾成反叛，險些做出大逆不道的事來。登時就抱住了我的雙膝下跪，而且還流出了眼淚。我心知他必已良心發現，痛改前非，所以我才說妙娥姑娘破冷水關，和昱兒的一席懇談，全都給吳國立了莫大的功勳。王位之爭，內訌奇禍，兄弟鬩牆，刀

兵干戈，如今已成過眼雲煙。說實話，如今我眞不知道應該如何酬謝二位呢？』

妙娥和李昱聽了，喜從天降，不勝欣喜。兩姊弟直在相視而笑。站在吳王背後的徐溫，更是笑呵呵的，他在催促着他們兩姊弟說：

『兩位可以出來了吧？大王和我們，已經在廳上恭候了好半天哩。』

妙娥一聲答應，又跟吳王告了個罪，挽着李昱，折身便往外走。一出房門，到了方才陷於苦戰，幾難脫身的偌大廳上，發現受了重傷的李亞，和始終跟自己性命相拚的李丰，還有黑壓壓的一羣冷水關精兵，全都俯首無言，鴉雀無聲，跪在大廳左側。李昱請他姐姐和大世子楊渥見過了禮，妙娥便說：

『民女救弟心切，隻身探關，和幾位英雄都交過了手。使世子一手建立的冷水關毀之於一旦，還望世子看在舍弟面上，多多恕罪。』

楊渥眼睛眶子紅紅的，一聲浩嘆的答道：

『姑娘今夜破了冷水關，其實是救了我的命，幫了我一個天大的忙。冷水關是我一手所建的，但自曹霸來了，充當一寨之主，我早已不由自主。成天躭心駭怕，不知他會做出什麼事來？這些時候，那一天不在懊惱悔恨，噬臍莫及，請來的那些英雄好漢，更是無法遣散發落。今夜姑娘來到關上，方才解除了我的心腹之憂，無窮奇禍。但願來日能有機會，報答姑娘的恩德。』

已經坐在正中金交椅上的吳王楊行密，伸手捋着下頷鬍鬚說道：

『渥兒啊渥兒，聽你這幾句肺腑之言，就知你已經深明事理了。你不知道爲父此刻的心裏，正是多麼樣的歡喜。』

楊渥登時就邁步上前，向他父王磕頭謝恩，他說：

『妙娥姑娘和昱弟兩位，對我都有大恩大德。從今而後，孩兒誓願尊妙娥姑娘爲姐，昱弟爲弟。情同骨肉，誼切手足，不能同月同日生，但願同月同日死。』

『好！好！好！好極了！』吳王大爲欣慰，他一叠聲的叫着好說：『渥兒，你知道嗎？只要你有此誠心，你此刻就已經得着兩位忠肝義胆，盡心輔弼的好幫手了。』

吳王一提『幫手』二字，觸動了妙娥的一件心事。乘這大好機會，她往吳王座前一跪，情詞誠摯的說：

『大王，民女有一件事，務求大王垂憐俯允。否則民女就跪在這兒不起來了。』

吳王滿面春風的答道：

『妙娥姑娘不必如此，你們姊弟兩人有大功於我國。我該知恩圖報，但有我能力所可辦到的事情，無不樂於效勞。』

『大王，』妙娥格格難吐的說道：『民女的不情之請一說出口，只怕大王會嗔怪民女不識抬舉，辜負了大王的一片深心美意。』

躊躇了半晌，吳王方再問道：

『姑娘，妳所要講的事，是否曾與令弟商議過。』

『大王，我們兩姊弟還來不及商議呢，』妙娥朝上磕了一個頭答道：『不過，我和舍弟父母雙亡，舍弟猶未成年，民女既然是他的胞姐，似乎也應該爲他的未來前程，拿個主張。』

『姑娘，』吳王吁了一口氣說：『我方才的那一問，和妳此刻的這一答，顯見我們都已瞭然妳所要說的是什麼了。在妳未曾將妳所求說出口以前，我想先贅言幾句。令弟是個男孩子，男兒志在四方，不能固步自封，株守家園，何況你們府上正待他興家立業，光大門楣。以令弟的資質，加上這三年多來的潛心經史，勠力習武，他將來必定前程無限。誠如令弟方才所說的：我多年盡心盡力的培植他，是使他將來成爲世子的輔弼，國家的棟樑。我有這個想法，令弟也有他的志氣，拿今天的情形來看，世子既然辨白善惡，知所悛改，對令弟有這等深摯的友于之情。那麼，令弟實已有一條康莊大道，鋪展在他的面前。倘若姑娘必欲令他放棄的話，不論對吳國，對我，對世子和對令弟來說，都是一項很大的損失。對於我這一番衷誠之言，就不知道姑娘以爲如何？』

妙娥低下頭去，凝神細想了片刻。再抬起頭來時，她便毅然決然的說：

『大王駕前不敢隱瞞，民女起先是決意將舍弟帶回徐州，讓他住定下來好生讀書的。經過大王一番開導，又眼見他在大王左右三年多，居然有了這麼大的長進。民女也就改弦易轍，另作打算了。舍弟既蒙大

王和世子垂愛培植，那也不妨讓他留在廬州，一面勤習，一面爲大王、世子效力。祇不過，寒舍三代單傳，到先父這一代，雖有兄弟二人，可是家叔終生未娶，近年且已遁入空門，因此寒舍傳宗接代，只剩舍弟一個。民女泥首以求的，便唯有請大王恩施格外，賜准舍弟歸宗復姓，以免斷了寒舍的香煙。』

她提出了這一請，倒使吳王煞費躊躇，益發爲難了。在他內心之中，委實捨割不下這個朝夕聚晤，寸步不離的義子。但是李妙娥所說的理由光明正大，無從駁難。他正緊皺眉頭，不知應該如何應付。侍立身後的大世子楊渥轉了出來，朝上叩首奏道：

『父王，昱弟復姓歸宗，承繼李府香煙，這是一件大事，臣兒斗胆代他奏請父王恩准。此外，臣兒方才說過，願奉妙娥爲姐，昱弟爲弟，懇祈父王俯允我們三人結爲異姓骨肉。妙娥姐和昱弟不就成爲父王的義子義女了嗎？這是三全其美之擧，請求父王做主。』

吳王正待雙手一拍，歡呼一聲：『這個辦法最好。』徐溫却在一旁笑眯眯的岔進嘴來說道：

『大世子，你莫要弄錯了。若說結爲異姓骨肉，那你們是四兄妹，而非三姊弟。頭一樁，妙娥姑娘還有一位令姊，美娥姑娘，她的武功比妙娥姑娘更高。第二件，大世子今年春秋二十八，美娥、妙娥姑娘都要比你小好幾歲。』

楊渥直起身來抗聲說道：

『不知者不罪。再說，因爲我跟昱弟兩人兄弟相稱慣了，自然而然，就把昱弟的姐姐當作我姐姐一樣

。』

吳王一面雙手攙扶妙娥站起，一面不勝感慨系之的對楊渥說：

『渥兒，今天方見你清醒明白過來，所說的話，頭頭是道；所做的事，有條不紊。你若是早就如此，爲父的眞不知道會怎樣欣悅呢！』

楊渥低垂着頭，慚惶不已的說：

『那都是曹霸、李奎那一幫人在挑撥煽惑鬧出來的。臣兒慚愧，被他們鬧得迷失了本性。』

『提起曹霸，』吳王猛可想了起來問：『方才派人去找他來，可曾找到了沒有？』

便在這時，從大廳外昂首濶步的走進來一個人，穿一件粉底金繡團花英雄氅，衣袂飄拂，翩翩若仙。年紀約略二十六七，風流瀟洒，眉目如畫，大有玉樹臨風之致。妙娥暗忖，世間果眞有這般貌比潘安，看煞衞玠的美男子。祇見他從容不迫的走到吳王座前，屈膝一跪，柔聲奏道：

『啟稟大王，方才遍處搜索曹霸，只有微臣和他照過一

面，那曹霸請微臣傳話：他說他和大王從未交過手，今夜還是不想破這個例。青山常在，綠水常流，有朝一日，遇有機會再見高下吧。說完，他就三躍兩躍，不知逃向何方去了。』

吳王一聲冷笑的道：

『由他逃吧，也不妨由他狂言無狀。總而言之，眞金不怕火煉。曹霸若能贏我，他早就向我下手了。』

『大王說的確是至理名言，』那人向上再磕了個頭，稟道：『所以微臣也任由他拔脚開溜了。這一樁大事已了，微臣就此請辭。』

說罷，吳王略略欠身，算是送他一送。那人從進門到出門，並不曾瞧過誰一眼，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廳中那麼些人，唯有妙娥，一聽他開口說話，便驀的一怔，直到那人走遠了，她方才回過神來急切的問：

『請問大王，這人是誰？』

吳王神祕的一笑，輕聲答道：

『這人很怪，他從不曾在人前提過自己的名姓。只是偶爾的在我這邊當當差而已。』

妙娥猛可回過頭去告訴她弟弟說：

『昱弟，我聽得出來，進冷水關時，一連三次在危急之時提醒了我，出手轉敗爲勝，連救我三次性命的，正是方才的那位少年英雄。』

李昱剛要答話，吳王卻故意顧左右而言他，殷殷的邀着妙娥說：

『妙娥姑娘，一夜苦戰，竟此大功，眞是可喜可賀。外間車馬齊備，我想邀姑娘入宮喫一席得勝酒。再請姑娘在廬州和令弟盤桓些時，便使令弟送妳回徐州，三姊弟團圓團圓，不也是美事一樁嗎？』

滸口鎮

一

李妙娥走過了塵師太的那間淨室，陡然聽見有一個靑年男子在說話，那聲音正是她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熟得不能再熟了的。她起先一驚，繼而一怔，然後便是心頭小鹿兒亂撞，突突突的跳個不停。剎時間，連她自己也覺得出來，紅潮佈滿了她的粉臉，從兩頰直到脖子根，都那麼訕訕熱熱，癢癢燥燥。飛快的脚步，不由自主停住，豎尖了耳朵，在窗下向屋裏偷聽。

果不其然，在淨室裏跟了塵師太低聲說着話的，不就是自己心坎上甩不脫，揮不開的那個人嗎？一別兩年，雖然祇曾驚鴻一瞥的見過那麼一面。可是，那容顏和身姿，風采與口音，竟像鐫刻在她心版上一般了。——此時此刻，那人正在滔滔細訴的說着：

『吳王愛護子民，以天下蒼生爲念，他誠然出身微賤，一度淪爲盜匪。可是，自從他號召淮南江東的英雄豪傑，綠林好漢，驅逐黃巢餘黨秦宗權，解救廬州的百萬生靈。大唐朝廷，也曾下詔授他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晉封吳王。他據有淮南江東的廣大土地，可以說是天與人歸，名正言順的。比起那黃巢的餘黨，降順大唐，方才封授梁王的朱全忠，悍然稱叛，逆天行事，弒昭宣皇帝，取唐而代，分明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怎能夠同日而語？所以，這一次吳王命愚姪前來求援，師姑爲天理公道作想，也是不容推辭。』

淨室裏，了塵師太却在嘀嘀的笑道：

『仲華賢姪，我和你一別多年，沒想到你除了一身的武功，又多學了一樣本領啦。』

妙娥但聽見屋裏的秦仲華，立時便帶點惶恐的說：

『師姑，您老人家太過獎了，愚姪資質魯鈍，一向少學，何況叩別家師已經五六個年頭，武功既已荒疎，又從那兒新學來什麼本領呢？』

『賢姪，你就莫自謙了，』了塵師太接口說道：『想我同門師兄妹，如今祇剩下令師和我兩個。我那位大師兄，雲

中鶴住禪法師，他的脾氣和爲人，也祇有我淸楚。他身懷絕技，獨步海內，一輩子就祇收了你這一個徒弟，你不但武功精深，得了你師父的衣鉢眞傳。如今且喜你又一變而爲伶牙俐齒，能說會道，成爲戰國時代蘇秦、張儀一流的人物嘍。』

一陣椅子挪動的聲響，分明是秦仲華慌忙在向了塵師太跪倒行禮了，屋外大白楊樹下，窗戶跟前的妙娥，又聽到他在喃聲的說：

『師姑誇獎，愚姪愧不敢當。方才愚姪所說的，都是眞情實話，決無一字虛假。』

於是了塵師太又說：

『賢姪，你且起來。吳王楊行密的爲人行事，兩年前我徒弟妙娥從廬州訪弟歸來，也曾跟我一連提起過幾次。寬厚雅信，仁民愛物，他確實可以當之無愧。祇不過，方才賢姪你一再陳說吳王的種種好處，似乎還遺漏了最緊要的一樁。』

秦仲華忙問：

『但不知師姑指的是那一件事？』

了塵大有深意的說：

『他尤其是當今普天之下的第一條好漢！』

——窗外的妙娥，淸淸楚楚聽見秦仲華倒抽一口冷氣，答道：

『師姑言重了，當今武林前輩，還有家師和師姑在，吳王的一身功夫，都是他暗中摸索，勤習苦練得來的。諒他怎當得起天下第一條好漢的尊號？……』

了塵一伸手，止住了他再往下說，然後語音和藹的回答他道：

『就說吳王是天下第一條好漢，這話也是說得過去的。你師父自從將他一身絕技傳授給了你，早就遁入深山，潛心修煉，眼看着便要得到正果，今生今世，他斷然不會再過問外務。我呢，祇因爲還有一件心願不曾了掉，我要把我這一點點功夫，都授給了我的兩名徒弟以後，我立刻就將入山修持，步你師父的後塵，而且從前些年起，我就不管塵世之事了。所以我說，吳王楊行密的武功，如今確是稱得上天下第一。』

妙娥正在窗外兀自點頭，又聽到屋裏的秦仲華在說：

『不不不，師姑，就算家師和師姑都不再過問外事，轉眼卽將成仙得道。還有師姑您老人家跟前的兩位師姊呢？美娥姑娘和妙娥姑娘，時至今日，她們的武功絕對不會在吳王之下。』

『你這話只能算是說對了一半，』了塵忽然一聲長歎的道：『一年以後，美娥練的一元罡氣功僥倖能夠成功，吳王也許不是她的對手。至於妙娥呢，很可惜，兩年以前，我也曾要她跟美娥一道修煉一元罡氣功的，祇因爲她們兩姊妹父母雙亡，唯有一個失散多年的弟弟，名叫李昱。就在美娥、妙娥開始練功的前些時，忽然得着了點消息，兩姊妹萬分着急，都想趕去尋覓。我念在李家只有這一支香烟，又是大唐皇室後裔，祇好勉強的讓妙娥去了。可是這麼一來，她便失却了和她姐姐同時練功的機會，所以，她將來的武功造詣

，不但不能跟她的姐姐相比，而且，連吳王楊行密和你，都還相差老大一截哩。』

了塵一提起這段往事，妙娥的心底，便不禁升湧起悵惘與溫馨的複雜情緒。她輕緩的搖着頭，耳朵裏又傳來秦仲華答話的聲音：

『兩年前，妙娥姑娘大破冷水關，救出她令弟李昱，又使吳王和大世子楊渥之間的猜疑冰消瓦解，父子和好如初，免除了吳國一場蕭牆之禍，刀兵之災，如今已是淮南江東一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不瞞師姑說，吳國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衷心感激妙娥姑娘的，家家戶戶，都供奉着她的長生祿位哩。妙娥姑娘走一趟廬州，以佛家因果來看，眞不知道造了多大的功德。』

聽得妙娥喜上眉梢，心兒狂跳。然而，了塵却又在不勝惋惜的說了：

『可是從另一面來看，又彷彿是一飲一啄，皆有前定。想當年，你們師祖得道昇天，二師叔和他老人家一道坐化，你師父和我辭山入世，路上還跟我抬了次槓哩。你師父說我們兩兄妹祇要各授一徒，盡傳衣鉢，就可以不管世間事，學你師祖的樣，入山修持去。那時節我還有點好逞强，偏說我要傳授兩名徒弟，後來到了徐州，方始收了美娥、妙娥兩姊妹。殊不知，結果還是應了你師父的話，就因爲臨到結骨眼上，妙娥非走一趟廬州不可，竟然自甘放棄同習一元罡氣功的機會。因此，使我這一輩子，充其量只能得一個繼承衣鉢的徒弟而已。』

了塵的話說到這兒，使窗裏窗外的人齊同一致大出意外。因爲屋裏的秦仲華竟然再度起立，深深的拜

了下去，他十分爽朗的說：

『師姑的意思我已經很明白了，此刻淸口、揚州兩地軍情緊急，勢如燃眉，愚姪不便多留，請師姑俯允我就此告辭，回覆吳王。』

二

窗外的妙娥，一聽秦仲華突如其來的向她師父告辭，說走就走，唯恐被他撞見自己匿身窗下偷聽，那該多難爲情。心裏一急，扭頭便想逃跑，然而還沒起步，又聽見屋裏的了塵師太高聲一叫：

『慢着！』

秦仲華立刻恭聲應答，屋外的妙娥也就此站立在原地不動。

沉吟半晌，了塵方才啓齒問道：

『仲華賢姪，你說淸口、揚州兩地軍情緊急，究竟緊急到了什麼地步？』

秦仲華有條不紊的答道：

『這一次，吳王命駕親征，以徐溫爲先鋒，盡起吳國兵馬，直下揚州。當時正值土團白條軍孫儒帶了他的土匪强盜隊伍，前往刼掠宣州一帶，所以吳王兵不血刃，不戰而克揚州城，正在撫輯流亡，救濟災民。殊不料孫儒竟會串通鉅鹿郡王時溥，時溥率部南下，孫儒引軍北還，兩支人馬一會合，把吳王圍在揚州城裏，日夜攻打，使吳王勢窮力偪，進退失據。』

可是了塵細心如髮，她登時又問：

『依你說來，只不過揚州吃緊罷了。怎的你方才又說淸口、揚州兩地軍情緊急呢？』

秦仲華浩然太息的答道：

『那是因爲梁王朱全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聽說吳王在揚州被圍，立派他麾下的兩員大將，檢校司徒龐師古、檢校司馬葛從周，每人領軍五萬五千，兵分兩路，猛撲淸口，………』

『且慢，』了塵打斷了他的話，急切的問：『那龐師古，是否梁王朱全忠的鐵臂，向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一員勇將？』

秦仲華應聲答道：

『正是。』

『還有那葛從周，』了塵緊接着問道：『莫非就是威鎭黃河南北，一生不曾逢過敵手。黃河以北的軍民人等，還曾給他編了一首歌謠，說什麼「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的葛從周嗎？』

『不錯，』秦仲華連連的點着頭在回答：『葛從周正是山東濮州甄城人，他家世代出將入相。他的曾祖父葛阮、祖父葛遇賢、父親葛簡，都曾當過兵部尙書，端的是一名有勇有謀的大將。』

『你還不知道哩，』了塵嘆口氣說：『「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這兩句歌謠的由來，並不是因爲葛家世代出將入相，上下四代都當到兵部尙書；而是指葛從周自小得異人傳授，又復天生的膂力無窮。因

此，他成了武林之中的奇花異草，也是沒人可及的旁門左道。吳王楊行密，固然稱得上是天下第一條好漢，祇是這天下第一條好漢倘若闖上了葛從周，必定會痛感有氣力都無處使哩。』

當下，秦仲華便喜出望外的說：

『蒼天庇祐，且喜師姑也曉得葛從周的本領高強，無人可及，除非………』

然而，了塵又度攔住了他，不讓他把話說下去，她站起身來，在淨室中往返踱步，神情顯得有點焦躁不安。窗裏的秦仲華，和窗外的李妙娥，全在屏住呼吸，連大氣都不敢透，焦灼等待了塵師太如何作個決定。祇是，了塵再開口時，却竟又是一問：

『龐師古和葛從周的兩路人馬，是否都攻到了淸口？』

秦仲華必恭必敬的答道：

『啓稟師姑，那梁王朱全忠是以龐師古爲前部，葛從周充合後。所以龐師古的五萬五千人馬，早在十天以前就到了淸口，葛從周的所部，仍還在山東兗州整裝待發，預計至少還有十天才能夠抵達。』

『那麼，』了塵立刻就問：『目前是那一位在淸口抵禦龐師古呢？』

秦仲華的回答，有如焦雷轟頂，直震得妙娥魂飛天外。然而，他却是在壓低聲音，輕輕的吐出了兩個字：

『李昱。』

連了塵師太都情不自禁爲之大吃一驚，她忙不迭一疊聲的問道：

『李昱，莫非就是美娥、妙娥的胞弟？他祇不過是個孩子，又不曾學過什麼武功，怎的你們吳王會派他去抵擋那粱國的哼哈二將，能征慣戰，從未打過敗仗的龐師古和葛從周呢？』

於是，秦仲華只好據實相告了，他說：

『當梁王派龐葛二將南下，美其名爲征討土團白條軍孫儒，其實是想乘虛而入，攫奪吳王的淮南、江東地盤。吳王在揚州城裏正被孫儒、時溥團團圍困，衝突不出，聞訊之下着急萬分，偏又自顧不暇，無計可施。當時，大世子楊渥，奮威大將軍徐溫，和李昱賢弟一致自告奮勇，願意各率一萬人馬，突圍北上，赴援清口。吳王迫於無奈，只好勉强允准他們三位冒險一試。』

『我曉得了，』了塵長長的吁了口氣說：『這三支人馬，就唯有李昱衝破重圍，出得城來，然後兼程北上，趕到清口，阻截龐師古的大軍。』

『是的。』

『那麼，』了塵急急的問：『雙方是否已經接仗，可有勝負？』

『龐師古仗着他兵多將廣，根本就不把李昱的一萬人馬看在眼裏，他不屑於和我軍交兵接仗，只在清口堅壁高壘，等待葛從周的大軍前來。』

『仲華賢姪，』了塵師太試探的問：『吳王是在什麼時候，命你前來訪我的呢？』

『昨天。』

『你算是來得很快的了。』

秦仲華連聲苦笑的道：

『師姑，自古有言：「救兵如救火」呀！』

了塵突的站起身來，拄着鐵拐杖，左右爲難的說：

『仲華，你誠然說得不錯，救兵如救火。何況美娥、妙娥的胞弟李昱，又在清口螳臂當車，危在頃刻。當今之計，龐師古的五萬五千人馬不足懼，唯有先行除掉那助虐爲惡的「山東一條葛」，倘若能有人把葛從周先給除掉，那前敵龐師古的人馬必將不戰自亂。祇是，如今能夠除掉葛從周的人，以你看來，除了令師和我，似乎就唯有美娥。令師和我早已發誓不再過問塵世俗事，久已不食人間烟火食。美娥哩，想來你也知道，她正在閉關靜修一元罡氣功，而這一元罡氣功却又是必須三年如一日，連一天都不容許間歇的。倘若一旦中輟，兩年的苦功就會全部白費。因此之故，仲華賢姪，你這次來，眞是大大給我出了個難題。唉，時至如今，連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是好了啊！』

秦仲華在淨室裏唉聲嘆氣，了塵師太則在遶室徬徨。急切之間，唯獨窗外的妙娥靈機一動，得了個主意。她下定決定，不再遲疑。一扭腰，轉個身，悄無聲息的跑回自己的房間去。磨墨沾筆，匆匆忙忙的寫下了這麼幾句留言：

『淸口揚州，軍情緊急，李氏孤兒，命在旦夕。姊旣苦習，功不可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叩別吾師，今且請去。力抗梁師，克保吳祚，此心耿耿，可質天日，倘若一死，亦所願矣。』

三

妙娥救弟心切，心憂如焚，她私自離了尼庵，出徐州城，洒開脚步，施展出陸地飛騰的功夫，只花了半天時間，便來到了吳、梁二國，大軍層層叠叠，相互對峙的淸口鎭外。

淸口，在唐朝末年，天下大亂的時候，還是泗水入淮的河口所在，因此又有淸江口之稱，一向是黃河和淮河的交滙地，古往今來的南北交通樞紐。亦卽如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南，地名淸江浦。這一處兵家必爭之地在歷史上大大的出名，正由於吳、梁二國交鋒，所打的這難分難解的一仗。

妙娥一到淸口，便直奔吳軍的大營，一路上她眼見她胞弟李昱所率領的這一萬人馬，營壘齊整，甲胄鮮明，先已佔據了三處高地，紮起了三座寨子，堵住了龐師古人馬南下的通道，在地勢上雖然略微佔了些便宜，然而，再望一眼相距十里開外龐師古大隊人馬的陣上，旌旗如海，刀槍如林，那五萬五千名梁軍，全部紮在一片平陽地，團團滾滾，層次分明，看起來要比李昱這一支孤軍聲勢浩大得多。妙娥不禁暗自吃驚，同時也在爲她胞弟非常之担心。梁軍威武雄壯，吳軍寡不敵衆，這一仗如果想贏，連她自己也沒有這麼大的把握。何况，梁軍葛從周的援軍一到，李昱還得居於以一敵十的劣勢呢。

臨到營盤外面，自有吳軍巡邏的小校，將她攔住，問明白了來由，方始入內通報。俄時，但見營門大

開，吳國左統軍，少年英雄李昱，親率二十餘名將校，一路飛快的迎了出來。姊弟兩年睽違，妙娥眼見自己的弟弟，益發出落得人物軒昂，神采飛揚，大有輕袍緩帶，威風八面之概。當下心中又是一喜，她也快步走上前去，和李昱把臂相晤，喊了一聲：

『三弟！』

『二姐，』李昱一臉驚喜交集的神情，急切的問：『怎麼妳也來了呢？』

『我也來了？』妙娥聽後便疑惑不定的問：『聽你的語氣，好像在我以前，還有誰們來了似的？』

『不錯，是有幾位好朋友相繼來到，此刻正在大帳飮宴哩，』李昱挽着他姐姐的手臂，轉過身去就往大帳裏走，他邊走邊說的道：『反正他們都是二姐認識的，一會兒見了面，妳就知道了。』

這話說得妙娥更加迷迷惑惑，莫明究竟了。她心裏在想，自己和大姐美娥，從小就被了塵師太收留，在徐州尼庵習武，十幾年裏，都是大門不邁，二門不跨的。除了兩年之前

，赴廬州尋訪胞弟李昱，破了冷水關，見過吳王以次的一批淮上英雄人物，她何曾認識過什麼外人？怎麼李昱在說：相繼到來的那些好朋友，全是她所認識的呢？滿心狐疑，被李昱親親熱熱的挽到中軍大帳，放眼看去，只見大帳地面鋪了厚厚的茵蓆，設了八副案几。案几之上，水陸並陳，羅列着美酒佳餚，果然有好幾位三山五嶽的英雄，相貌奇特的好漢，正在那兒高聲談笑，開懷暢飲，他們一看到李昱挽着妙娥走進大帳來，不約而同，一致起立，向妙娥躬身作個揖道：

『妙娥姑娘，久違了！』

忙不迭的抱拳還禮，妙娥作了個四方揖，清澄秀麗的大眼一掃視，她忍禁不住的失口驚呼道：

『啊，刁英雄、徐英雄，還有賈老前輩、竇老前輩、吳英雄、蔡英雄，怎麼您們列位今天都聚齊了？』

攝魂簫蔡振玉側行一步，繞過案几，走到妙娥跟前，方始答道：

『我們六個也是不期而遇，還是在一個時辰以前，方才會齊了的。難得妙娥姑娘也到了，這實在是太湊巧，太湊巧了啊！』

李昱站在妙娥的右側，喜孜孜的接口便說：

『二姐，在座列位好朋友，果然都是妳所認識的吧？』

『豈止認識呢，』鐵琵琶吳投戈，也走了過來說道：『在座的當年吳王麾下六位黑寨都尉，』他伸手指指點點的說：『這展翅大鵬徐玠、冲天鴿子刁彥能、神箭賈隆、穿山虎竇魁，連同攝魂簫蔡振玉，和我

鐵琵琶吳投戈在內，不都是兩年之前在冷水關上，一個個成為妙娥姑娘手下敗將的嗎？』

一聽這話，妙娥頓時就臊起了兩頰的紅暈，她再向席上各人施禮，告罪的說：

『兩年前妙娥不知深淺高低，訪弟心切，闖了一次龍潭虎穴的冷水關。若不是在座的列位英雄，義薄雲天，放我姊弟二人一條生路，只怕妙娥和舍弟，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吳英雄說什麼手下的敗將，那豈不是要叫我姊弟無地容身了嗎？』

神箭賈隆聲若洪鐘，他仰臉打了個哈哈，岔進嘴來說道：

『在座各位，就算連妙娥姑娘在內，各人的武功高低，彼此心裏明白。姑娘若是沒有眞才實學，平生絕技，那神力無窮宋處丘，他是怎樣死在妳手裏的？何況還有第四道關上的……』

妙娥連忙截斷了他的話，不勝惶恐的說：

『總而言之，闖冷水關傷着損着了那一位，全是妙娥一人之過，但願列位原諒則個。』

在座的六位英雄，一概哈哈大笑，都在說道：

『算了算了，陳芝蔴爛穀子的往事，此刻提它作甚？』

那李昱也幫着他姐姐，向在座各人告過了罪。然後便請他們重新落座，繼續喝酒談論。彼此既然相熟，妙娥也大大方方的在居中一席，李昱身畔席地一坐，舉起杯來敬了衆人一杯酒，再聽她弟弟敍述這六位英雄好漢，今兒個都是怎麼來的——

四

原來，席上的六位黑雲都尉都是吳王楊行密的舊部，祇因爲大世子楊渥立下冷水關，有意篡位，被楊渥激到冷水關去把關守寨。不久弄明白了楊渥的眞意，人人都有點後悔。所以李妙娥闖關救弟，他們一概存心禮讓，使妙娥順利了當的闖進關裏，救出了她的胞弟李昱。接着大世子楊渥頓悟前非，向吳王懺悔認罪，父子重歸於好，跟李昱的誤會也就此冰消瓦解。可是這六位英雄好漢却先已遠走高飛，打算不再在淮南江東，吳國的疆域露面。然而，當他們聽說吳王楊行密在揚州城裏被孫儒、時溥圍困，而梁王朱全忠又乘人之危，連派十一萬大軍南下，決心一擧兼併淮南江東之地，使吳國就此消滅。六位英雄好漢不禁想起當年他們和吳王楊行密，打下這一片錦繡江山的艱辛困難，由而引起了故主之思，還鄉之念，他們不約而同的奔向揚州，決意助吳王一臂之力，但却來到淸口時，便發現李昱先已率領一萬人馬，自揚州城中突圍而出，馳抵淸口力拒龐師古。於是他們便改赴李昱的軍中投効，因而成爲李昱的上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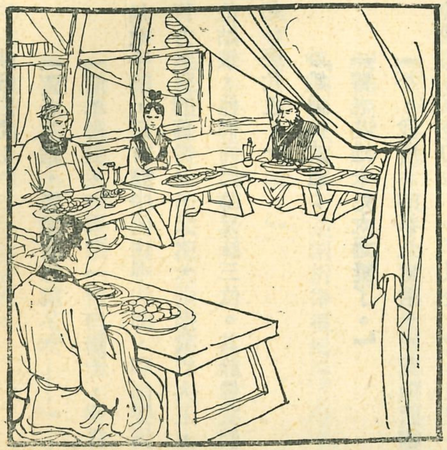
妙娥聽了六位黑雲都尉仗義前來助陣的經過，心中十分感激，她一再的向六位英雄好漢道謝，又問起近日來的軍情。當下，李昱便眉頭一皺的說：

『梁王連發十一萬人馬，派出他手下的兩員上將，龐師古就在淸口佈陣，葛從周正向此間進發。由此可想，他對淸口，乃至淮南江東都是志在必得。我們大王腹背受敵，這一次，確已到了吳國生死存亡的關頭。』

在座各人臉色都很凝重，方才久別重逢的歡欣熱烈，似已一掃而空。妙娥勉强的扮起了笑容，也把她

自己如何在師父窗外聽到秦仲華所說的話，以及自己留書出走，儘速趕來助陣的始末，一一坦白敍述出來。李昱一聽說他大姐美娥練的一元罡氣功不可一日間歇，了塵師太不可能應允秦仲華的請求，派美娥刺殺葛從周，他臉上頓時就變了顏色，望着妙娥憂心忡忡的說：

『二姐，師太她老人家所說的一點也不錯，當今之世，能夠敵得過葛從周的，就只有大姐一個。雲中鶴住禪法師和了塵師太全是方外的高人，何況他們早已立誓不再與聞世事。師太唯恐大姐兩年的苦功毀於一旦，她老人家不肯請她出馬除掉葛從周，那麼，我們吳國的前途，依舊還是凶多吉少，大事不妙。』



座上只有神箭賈隆年紀最大，見多識廣，他提醒妙娥和李昱說：

『左統軍，妙娥姑娘，方才我聽妙娥姑娘說，令師回答秦仲華的時候，她儘在說連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從這句話裏不難找出一個因頭，那就是了塵師太並非存心不肯幫忙，派美娥姑娘前來拯救吳國的淪亡，而是，她也有不得而已的苦衷。』

妙娥忙問：

『賈老英雄，您這話怎講？』

『簡單得很，』賈隆一捋白鬍子，要言不煩的道：『當今武林，能夠登峯造極，出神入化，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只有雲中鶴住禪法師，和削髮爲尼的了塵師太，再次一級，就數「山東一條葛」，旁門左道，膂力無窮的葛從周，又次，則推我們大王，輪下去則是那通天教主曹霸，粉面金剛秦仲華，美娥和妙娥兩位姑娘，他們同門師兄妹三位。其餘像我們這樣有一技之長的，那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在武林中稱不起什麼角色。』

妙娥謙抑的道：

『賈老英雄未免太過獎了。』

『不，我所說的都是實話，』賈隆面容肅穆的說：『其實這也是武林之中盡人皆知的事。說一句不怕妙娥姑娘嗔怪的話：一年以後，當令姐把一元罡氣功練好了。那麼，武林人物就得數她爲第一了。』

妙娥和衆人脫口而出的驚問：

『怎可能會有這種事呢？』

『當然可能。』賈隆微微而笑，但卻斬釘截鐵的答道：『因爲雲中鶴住禪法師也好，了塵師太也罷，他二位都不曾學過一元罡氣功。』

一句話將在座的人全驚呆了，却是再追問他時，賈隆偏又用『天機不可洩露』六個字，輕輕的擋了過去，他祇是說：

『練好了一元罡氣功，誠然可以天下無敵。但是那種功夫，却並非人人所能學的。』

賈隆不肯明言，妙娥心知再追問他也沒有用。她所關心的是他方才說了塵師太有苦衷一語，因此她便換個話題來問：

『賈老英雄，似乎你還不曾見告，家師究竟有什麼不得而已的苦衷？』

賈隆面露訝異之色答道：

『咦，我剛才不是剖析得很明白了嗎？令師伯和令師今生今世不會再露面出手，那葛從周便能就此獨霸武林，無人可敵。』

李昱急忙插嘴問道：

『照這麼說，即使把我大姐請了來，也不是葛從周那廝的對手了？』

賈隆一字一頓的回答：

『除非她已經練好了一元罡氣功。』

衆人這才恍然大悟，齊同『哦——』了一聲。了塵師太『不得而已的苦衷』，正在於美娥的一元罡氣功還沒練好，她鬥不過葛從周。

五

大兵壓境，無人可敵，衆人大失所望，沉默無語，只顧低下頭去喝悶酒。唯有妙娥在聚精會神，苦苦思索如何助她弟弟破賊。久久，她方才抬起頭來，望着李昰，單刀直入的問道：

『三弟，你突圍北上，抵禦大梁的人馬，抵達清口已經一天半了，你究竟是怎麼個打算？』

李昰脫口而出的答道：

『昨天秦仲華路過清口，我曾和他計議定妥了的。敵衆我寡，所以兵貴神速，因此我定好了上、中、下三策。』

妙娥便問：

『是那三策呢？』

『上策，』李昰兩指一疊，娓娓道來：『請大姐用她的一元罡氣功，飛身入賊營，殺了葛從周，使梁王人馬，不戰自亂。』

賈隆一聲長歎的道：

『可惜，這個上策如今已是行不通了。』

『中策，』李昰面現苦笑的說：『我命這一萬人馬，拚死力戰，先將龐師古的五萬五千賊軍擊潰，再迎上葛從周所部，跟他力拚到底。』

『難，難，難！』穿山虎竇魁一開口，便說了三個『難』字，又道：『莫說龐師古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一員名將，他手下的賊軍，五六倍於我。就拿他帳下羅致的那一批武林高手來說，頭一個便是通天教主曹霸，此公的武功，想來列位都是很清楚的。』

妙娥聽了，不覺倒抽一口冷氣，眞是寃家路窄，那曹霸竟會投奔龐師古，這一次又要和他正面交鋒了。一想起曹霸他那一身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刀槍不入，變化無窮，妙娥就感到心驚胆怯，觳觫不安。竇魁說得不錯，這一道關口確實難以通過。

她正怔忡，身旁的李昰，面現苦笑的道：

『二姐，我那個下策，竟是不說也罷。』

妙娥點了點頭，漫聲應道：

『嗯，不說也罷。』

偌大的中軍帳裏，又度陷於沉默。

人人心事重重，誰也不再提得起興致喝酒，一席盛宴，就此草草結束。李昰親自送他姐姐到後帳，請她安歇。那夜，妙娥和衣而臥，她雙手抱在腦後，兩眼定定的凝望着圓拱帳頂，兀自出神，苦苦思索，細想究竟應該如何應付當前的難關，保全她的胞弟，逐退敵軍，使淮南江東的百萬生靈，逃過這一次奇禍浩刼。——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妙娥都已經聽到軍營之中巡邏將士的刁斗鼓柝之聲了。驀的，她發覺床前和

地上的燭光，齊齊的往下一挫，陡然暗了一暗，緊接着，又聽見篷帳頂上似有一片落葉在飄墜下來，起了輕微的綷綷聲響。那妙娥是何等的聰明機警，反應敏捷，她不及欠身起立，柳腰一挺，便像一支勁矢似的，整個身子向床後射了出去，筆直的射到帳篷角落裏，一個蜻蜓點水，悄無聲息的站立穩了，然後發出了一聲嬌叱：

『什麼人？』

偌大帳篷頂上，也不知從那兒飛來一位一身輕功超凡入聖的武林高手。但是，只要他一開口回答，妙娥立刻便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因爲她聽得出來那人是誰。當下，從帳頂上正傳來一陣低沉輕悄的答話，妙娥聽到了那人在說：

『妙娥姑娘，在下是秦仲華，此刻方從令師處趕來，有機密大事奉告。』

果然是秦仲華從徐州城裏追來了，妙娥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所以她捺下心中喜悅，不慌不忙，從容鎮靜的再向帳頂上說：

『既然是秦英雄駕到，那就請下來吧。在我帳中坐地，方好說話。』

她沒想到，自己落落大方，並不拘禮，反倒是秦仲華那位八尺開外，一表人才的堂堂男子漢，在那兒羞人答答，扭扭捏捏。他遲疑片刻，依舊寸步不移，仍還站在帳篷頂上，向帳角的妙娥說道：

『此刻將近二更天了，深夜入帳探訪，多所不便。妙娥姑娘還是容我就在這兒，把令師的幾句要緊吩

咐，交代明白了吧。』

氣得妙娥險險乎就要猛一跺脚，但她總算及時忍住，語音一變，冷冷的說：

『那麼，有話請講。』

『在下來時，令師有所吩咐。她老人家和令姐都不克前來支援，清口方面，請妙娥姑娘小心應付。當今之計，應該先將龐師古的五萬五千人馬擊退，再作抵禦葛從周賊軍的計較。』

妙娥老大沒好氣的說：

『這個，我自曉得。』

然而帳頂上的秦仲華，又伏下身來，用嘴唇抵住帳篷頂，噓聲的說：

『今天中午姑娘走後，令師曾經問過在下，兩軍對陣的種種詳情。因此，令師爲姑娘定了一個一舉破敵的好計，命在下轉告姑娘，一共只有八個字，請姑娘牢牢記住。那便是「築堤決水，鐵騎突入。」』

彷彿一線靈光，射進了妙娥的腦中。對呀，爲什麼起先不曾想到用水淹敵軍之計呢？清口是黃河、淮河的交滙處，又是泗水入淮的河口。三條大河，浩浩蕩蕩，那龐師古紮營的地點，偏又選了個兩河之間的一片平陽地，地勢低窪，人馬又多。只要吳軍火速築堤決水，使滾滾洪水奔騰而下，龐師古的營盤必定會被大水冲走，五萬五千賊軍，俱將在洪流之中沒頂溺斃，一個也無法逃生。

得了師父命秦仲華傳授的妙計，妙娥精神抖擻，興奮莫名，一時竟忘却了向帳頂上的秦仲華道一聲謝

。說聲再見，一個轉身步出帳篷外，攔住一名巡夜的小校，高聲吩咐他道：

『我有緊急大事，快領我到中軍大帳去。』

六

二更過了，中軍大帳裏仍然是燈火輝煌，人來人往。左統軍李昱，正和他麾下的幾員大將，連日陸續趕來助陣的六名黑雲都尉，澈夜籌商，如何抵禦強敵。李昱一抬眼，瞧見他二姐妙娥像一陣風似的捲進帳來，不由驚了一驚，趕忙站起身來問道：

『二姐怎麼還沒有就寢？深夜來此，是否想起了什麼要緊事情？』

妙娥一面和帳中衆人拱手爲禮，打個招呼，一面回答李昱的話說：

『是我師父方才命人前來傳信，就在明日，我們要大破賊軍。』

連李昱在內，聽得衆人面面相覷，將信將疑。李昱一向多禮，立刻就說：

『二姐，來人現在在那裏，是否應該請他進來，好生款待？』

問得妙娥一楞，只好搪塞的說：

『來人是來無影，去無蹤的武林高手，口信傳到，他就告辭走了。』

李昱忙問：

『那麼，師太命他傳來了什麼口信，明天我們究該如何破敵？』

『三弟，此刻來不及向你細細說明了，』妙娥十萬火急的說：『我祇問你，從此地算起，黃河、淮河兩道河流，距離最近、河道最窄的地方是在那裏？』

李昱不假思索的答道：

『離此三十里，有一個急灘，位置在泗水南岸，兩岸相距，不過五十多丈。』

『既說是急灘，』妙娥接口問道：『想來河水不深？』

『不深不深，』李昱應聲作答：『最深的地方，也不過一丈四五尺。』

妙娥一對漆黑的眸子，倏的一轉，心中略略作了次盤算，然後再向李昱詳加指點的說：

『三弟，事不宜遲。你便傳令下去，點八千人馬，火速出發，銜枚疾走，一概不帶糧秣輜重，限一個時辰，抵達你所說的那處急灘。但須每人在路上撿拾搬得動的石頭、沙土，石頭大小不拘，沙土必須盛袋。然後，再以一個時辰爲限，在急灘最窄的河面築成一道單堤，記得石塊和沙土袋都得用粗繩網起，總綰在一根巨纜索上。堤築好了，定在今夜四更，開始攔住上游來水，到五更爲止，這一個更次，總該可以蓄積大量的河水了吧。』

聽得李昱如夢方醒，喜出望外，他歡聲的叫道：

『可以可以，原來二姐是要用水淹賊軍呀，這絕妙的一計，怎麼我們偏就想不起來呢？』

妙娥顧不得回答他的問話，又說：

『那麽，我們就決定四更貯水，五更開閘，淹賊軍個痛快！那龐師古的大營，不是紮在泗水和黃河的合流處嗎？所以，八千名前往築堤開閘的人馬，在開閘以後，不妨渡過泗水向東，遶到賊軍陣後掃蕩殘餘，截取兵械輜重，務使五萬五千名賊軍，一個也別想逃回梁國去！』

聽妙娥調兵遣將，指揮若定，大帳裏的人，無不歡欣若狂，雀躍三千，聲聲的發出歡呼。李昱尤其高興得笑逐顏開，雙手直搓，他在問妙娥道：

『二姐，那留下的兩千人馬呢？是該守住大營，還是趁勢出擊？』

妙娥沉吟了一下，方道：

『這一層麽，我自有計較。三弟，最好由你親率八千人馬，前去築堤開閘，邀擊賊軍。留守的二千之衆，暫且歸我調遣。不過，我這邊得請吳王麾下的六位黑雲都尉，幫我一次大忙。』

眷戀故主，從各地趕來助陣的六名黑雲都尉：蔡振玉、吳投戈、賈隆、竇魁、刁彥能和徐玠，一聽妙娥指名借重他們六個，一般的興奮鼓舞，摩拳擦掌，轟雷似的爭先恐後在說：

『我們深願追隨妙娥姑娘，破陣殺賊。絕對聽從姑娘的指使，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妙娥暗自慶幸，她莞爾的笑了。

七

深秋時分，天高氣爽，中天懸着一輪皎潔圓月，梁國檢校司徒，大將軍龐師古的中軍大帳裏，正在遍

邀諸將，置酒高會。龐師古體格魁偉，虎腰熊臂，他和武林高手，曾為廬州冷水關寨主的通天教主曹霸同座一席，看美人歌舞，聽僚屬阿諛，直在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吃喝得好不痛快。三更過後，連酒量大似海的龐師古，都已經喝得醺醺欲醉。就在酒酣耳熱，興會淋漓的當兒，忽然有一名梁王朱全忠所派的監軍史渙，貿貿然的闖進大帳來，向龐師古一揖，他剛要開口說話，龐師古一伸手便攔住了他，濃眉深鎖的說：

『嗨，史監軍，我陪曹老英雄喝酒，正在興頭兒上，你怎的又來囉唣了？』

可是，史渙仍然侃侃然的說道：

『大將軍，下官一連三次向您進言，您都拒而不納。此刻我們紮營的地點，正當兩河之交，地勢低窪，這便是兵書上所謂的絕地。何況來時路上，只有一條曲折狹窄的小路，不容兩個人並肩而行，要到三十里開外，才有平坦之處，這實在是太危險了。來日和敵軍交鋒，萬一陣脚稍動，要向後撤，豈不是死路一條？因此之故，下官不惜屢次冒瀆，請大將軍立刻下令，將大營移後三十里，要不然就乾脆渡過河去，直逼敵陣，安營紮寨，也比這處絕地强得多。』

一聽史渙在說什麽絕地、危險、後撤，性烈如火的龐師古，頓時就怫然變色，怒不可遏。他憤憤然的將手中玉杯往地上一摔，摔成了粉碎，然後伸手直指史渙，暴跳如雷，厲聲喝罵：

『史監軍，我自幼追隨梁王，身經大小數百仗，何嘗有一仗不曾大獲全勝，奏凱而歸？如今奉旨征吳

，跟一名乳臭未乾，胎毛沒脫的小娃娃李昪交手，偏你心生畏懼，三番五次的直在跟我說這些個喪氣話！什麼絕地？本大將軍所到之處，就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什麼後撤？誰不知道本大將軍領軍作戰向來只有勇往直前，一路勢同破竹！如今兩軍還沒接仗，勝負未判，你就來擾亂我的軍心，顯見你就是吳國收買的奸細，我再也容不得你了！』言訖，喝令左右：『來呀，把這廝綁出轅門之外，斬訖報來！』

通天教主曹霸，坐在龐師古的身畔，一聽龐師古要斬史渙，馬上就挪近他些，附在他的耳邊，低聲勸道：

『大將軍，史監軍是文人，胆子自然小些，他那裏懂得什些兵書兵法？不過，他終究是大王親派的監軍，和大將軍原該一字並肩的，不問情由，立刻問斬，似乎有點不妥，還請大將軍三思！』

一席話，提醒了龐師古，監軍持有梁王的上方寶劍，他能請出上方寶劍砍自己的頭，自己却無權將他處斬。因此，他便抑止氣忿，順水推舟的道：

『既然曹老英雄替這廝求情，我便暫且留他一命。左右！將史渙這廝綑起，押赴後營下獄！』

龐師古的左右轟然一聲齊同答應，將史渙橫拖豎曳的綑了就走。這一頭，龐師古正要抄起巨觥，與曹霸一飲而盡。驀的，外間隱隱傳來轟隆轟隆的連聲巨響，大帳中人正驚疑不定，不知所措，一名偏將上氣不接下氣的奔了進來，他往龐師古的面前一跪，聲嘶力竭的道：

『大將軍，不好了！吳軍在泗水築堤放閘，大水已經沖到營門口，請大將軍趕緊逃命！』

一聲『趕緊逃命』，反倒惹火了心高氣傲的龐師古，他從地上蹦了起來，一口鋼牙咬得格格的響，他直在狂怒咆哮：

『瞧，瞧！又來一個擾亂軍心的吳國奸細，左右！立刻將他綁去斬了！』

可是，龐師古的吼叫猶在餘音嫋嫋，爲時已經遲了。自泗水上游洶湧而來的洪流，如萬馬奔騰，似排山倒海，一轉眼間，便席捲了平陽地上梁國大軍的營盤。五萬五千名梁軍，被巨大洪流沖激得人翻馬仰，載浮載沉。連威鎮宇內的龐師古都立脚不住，還沒來得及發聲喊，便被洪水沖得不知去向。其餘將士兵丁，更是隨波逐流，身不由己，和龐師古一般的餵了黃河裏的魚蝦，五萬五千梁軍全軍盡沒，無一生還，吳軍兵不血刃，大獲全勝。這便是五代史初葉最著名的一戰，清江浦的居民引以爲傲的清口之役：唐朝末年，五代之初，淮南江東之主，吳王楊行密大敗梁王朱全忠於清口鎮上。一代名將龐師古，就此葬身魚腹。

八

當泗水濁浪滔滔滾滾，轉瞬之間捲走了龐師古的大營。李妙娥正由六名黑雲都尉緊緊相隨，前後左右，還有二千吳軍銳卒圍擁，一同站在一處高地上，竚望巨浪排空，摧陷廓清，聽那五萬餘名梁軍驚呼駭叫，哭喊喧天。她直在聲聲的唸佛，心想爲了援救胞弟，解救吳國的百萬生靈，使她自己也大開殺戒，造了大孽，一動惻隱之心，便覺得深切的後悔。然而繼又想到，除此以外，又有什麼法子，能夠解除吳國的大難？所謂定功戢兵，止戈爲武，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如此這般，內心方始稍覺釋然。

然而，她萬萬不曾料到，梁軍大營，居然會有一名脫罟之魚，漏網之鳥，偏生還是她所最就心駭怕的唯一勁敵，那便是曾爲冷水關寨主，綽號通天教主的曹霸，他練得有刀槍不入的武功，又復是水陸兩路的綠林好漢。梁軍一概是北方人，沒有一個懂得水性，唯有從南方前去投奔的曹霸却自小以巢湖爲家，即使是驚濤巨浪，汪洋大海，他也能來去自如，行走如飛。因此，他成爲了龐師古大營之中，獨一無二的僥倖生還者，而且，他對李昪恨之入骨，必欲得之而甘心。所以，他從容自在的逆流而上，直奔二千吳軍所在之地的那一處高阜。曹霸仗着藝高人胆大，他不帶兵器，空着雙手，大踏步的走上高阜來，他要找李昪和所有的吳軍挑戰。

起初，在小山阜前方的吳軍，不曉得曹霸武功的厲害，見他赤手空拳，快步前來，一陣吆喝，頓時就圍攏過去，把那通天教主曹霸圍在核心，刀槍齊舉，猛力砍下。殊不知曹霸一施展他的金鐘罩、鐵布衫功夫，那些鋒利的刀刃，砍到了他的身上，就像砍上了堅鐵硬石一般，不是捲口，便是折斷，直驚得大隊吳軍目瞪口呆，茫然失措。通天教主曹霸反倒磔磔大笑，他的一雙鐵掌，左右分擊，連砍帶劈，掌風所到之處，當者披靡。於是，才一眨眼，吳軍陣裏已是血肉橫飛，屍骸遍地。曹霸恰如虎入羊羣，使二千吳軍，折了十停裏的一二停。

妙娥跟六位黑雲都尉，站在高阜之巔，眼見跟前一片大亂，吳軍銳卒，儘在一排排的倒下。當時，她已心知必定是精通水性的曹霸，在衝向前來挑衅尋仇了。正待硬起頭皮，帶那六位英雄，前去會他一會。

神箭賈隆也一眼瞥見了亂軍之中通天教主曹霸的身影，唯恐妙娥貿貿然的上前和他交手，十中有九會吃他的大虧，一急之下，便朗聲喊道：

『鬥曹霸，自有一套鬥法。列位切記，他只有腦蓋、太陽穴、咽喉、肚臍和幽門，這五處地方，一攻即破！』

除了妙娥年紀還小，少見場面以外，其餘五位黑雲都尉都是慣走江湖，久經陣仗的行家，一經賈隆點破，立刻就懂。於是，蔡振玉和吳投戈首先排開衆人，搶步上前，一支紫鋼簫，一具鐵琵琶，鶻起鶻落。疾若風雷，各自施出了全身氣力，一左一右，向通天教主曹霸的兩處太陽穴，併力掃擊。果然，曹霸眼看蔡吳二人，一出手便直攻他的要害，絲毫不敢怠慢，使一手推窗望月，將兩件兵器格開。當曹霸的一雙鐵臂，迎上了蔡振玉和吳投戈的兵器，衆人但聽見兩位英雄哎喲一聲怪叫，當下就地飛了起來，重重的摔到兩丈開外，兩簇吳國士兵隊裏，雙雙壓倒了好幾名身強力壯的銳卒。原來是曹霸氣力太猛，將兩名黑雲都尉連人帶兵器都給不由自主的格飛了。

然而，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祇聽見『鏗』的一聲，通天教主曹霸頭一低，口一張，上下牙齒咬住了神箭賈隆的迎面一箭。——賈隆用他一百二十斤重的鐵胎弓，拽滿弓弦，立身四丈開外，一箭射向曹霸的咽喉。換上任何一個人，中了他這要命的一箭俱將必死無疑，唯獨曹霸武功高强，他一聽弓弦聲響，便能斷定神箭所射的方向。又使一個鳳凰低頭，驟然張口，將那一支閃電般的勁矢，輕輕咬住。

六名黑雲都尉，已經有三位臨陣失風，攝魂簫蔡振玉，和鐵琵琶吳投戈被摔得鼻腫眼青，唇角流血，兀自趴在地上，金星直爆、暈頭轉向的掙扎不起來。神箭賈隆百發百中，一輩子裏不曾失過手，這一回，也給通天教主曹霸的張口接箭，給嚇得魂靈出竅，心驚手顫。

大敵當前，李妙娥不能不鼓起勇氣，走出人叢來，跟通天教主曹霸拚個你死我活了。然而，就在她打算挺身而出的時候，忽然，以創始『壁虎功』名滿天下的穿山虎竇魁，向冲天鷂子刁彥能，和展翅大鵬徐玠二人，使了一個眼色。緊接着，三位黑雲都尉便齊同的發出一聲暴喝：

『上！』

這一次聯手攻擊，果然是三條英雄好漢在三路齊上，而且刁彥能、徐玠、和竇魁，一旦齊向通天教主曹霸進攻，他們的動作之快，勝於暴雷閃電，簡直令人目不暇給。當竇魁飛身而起，一彈腿間，左脚尖直搶曹霸的肚臍，右脚尖射向曹霸的幽門，只這一招，便是武林之中人人豔羨，個個胆寒的雙龍搶珠。妙在旁人使雙龍搶珠是用雙手或兩指，唯有穿山虎竇魁獨擅腿上功夫，他使雙龍搶珠竟能用胯下雙脚，而且還是一高一低，左右開弓，光是穿山虎竇魁的這一記絕招，已經夠使通天教主曹霸首尾不能兼顧，看來斷無可能抵擋得了。何況在這電光石火的一轉瞬間，還有冲天鷂子刁彥能，和展翅大鵬徐玠雙雙出手。刁彥能和徐玠一左一右，就地飛縱，逕直的撲向通天教主曹霸。刁彥能的一柄青光劍，毒蛇吐信般刺搠曹霸的咽喉，徐玠的一把鬼頭刀，又在以雷霆萬鈞之勢，朝曹霸的腦蓋猛砍。當這三位黑雲都尉施展平生絕技，併

力一擊，連妙娥都認定了他們必操勝算，通天教主曹霸命在須臾，她還閉上了眼睛，呢喃的唸了一聲：

『南無阿彌陀佛！』

但當她驟聞慘呼，慌忙張眼探視，妙娥陡然覺得頭皮發麻，渾身痲痺，胸腔間冲湧着旣酸且辣的熱浪，她一個勁兒的想哭。這眞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起先以爲通天教主曹霸受到三路夾攻，性命難保。怎會想像得到，曹霸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瀟洒自然，從容應戰，左手使一招泰山壓頂，運足渾身之力，掌風劈向穿山虎竇魁的腰部；那是他飛身而起，將全部氣力運到兩脚脚尖時，週身上下最軟弱的一環。因此，穿山虎竇魁的脚尖還來不及踢到曹霸的肚臍和幽門，他已被曹霸的銳利掌風攔腰劈成兩段，鮮血迸濺，五臟噴湧，經過一陣抽搐，方始氣絕身亡。

曹霸一掌劈死了穿山虎竇魁，緊接着他便五官四骸同時並用，一伸左手牢牢抓住刁彥能的青光劍，縱使青光劍吹毛立斷，斬鐵如泥，但是抓在曹霸的手裏，却像是小孩兒家的玩具，稍一用勁，便啪噠一聲拗爲兩段。刁彥能故劍情深，還緊緊的抓住斷劍的劍柄不放，這又給了曹霸可乘之機，他乘刁彥能倒栽在地面上，便想伸出脚去重重的加以踐踏。妙娥曉得，果若被他踩到了一下，刁彥能就只有奔向鬼門關應卯的份。所幸的是，曹霸頭一脚還沒有踏下去，他業已察知自己的頭頂心上正在刀光霍霍，那是徐玠在縱身躍起，當頭猛砍。通天教主曹霸一陣心慌意亂，他竟捨下了刁彥能，想要伸手攔住砍向他天靈蓋的這一刀。祇是爲時已遲，來不及了。徐玠的鬼頭刀已經砍到曹霸的頭頂心，鋼刀猛劈火花迸濺，徐玠錯在那一刀下

死力砍下去時，是劈砍而非刺搠，沒法刺中他的腦蓋。所以，通天教主曹霸有驚無險，又輕輕易易的度過了一關。

曹霸頭頂心上挨了一刀，雖然並不致命，却也相當的疼。他怒從心中起，怒自胆邊生，一聲低嗥，凶性大發。妙娥離他很近，看得眞切，唯恐刁彥能和徐玠喪生，她就地一縱，縱到了曹霸的面前，運足全身的氣力，雷霆霹靂一掌向曹霸的面門劈去。然而，曹霸却既不迎擊，也不閃躲，他反倒偏過右臉來，讓妙娥的這一掌劈到他的臉上。衆人但見『啪』的一聲巨響，曹霸依舊紋風不動，笑咪咪的，那妙娥反而覺得一陣澈心澈骨的奇疼，迫不得已，倒退三步，她那一掌竟像是劈在巉岩巨石上了。

右頰挨了妙娥狠狠的一巴掌，那通天教主曹霸，竟像個沒事人一般，他一雙色眼，牢牢的盯住妙娥，仰臉朝天，驟然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梟笑，曹霸伸手指着妙娥，肆無忌憚的說：

『喂，美人兒，小心肝，妙娥姑娘。這眞應了一句俗話：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那日在冷水關上，煑熟的鴨子又飛了。今兒個，妳竟會自己送上門來了呀。』

狂言讕語，氣得妙娥面色發黃，她怒氣沖天，大發嬌嗔，也指着曹霸喝罵：

『好大胆的狂徒，竟敢撩撥姑娘，看我不結果了你的性命！』

說罷，妙娥振作精神，奮力出手，她施出了看家的本領，按照八卦方位，使八門八式八手八法，四八三十二手八卦拳，拳拳着力，步步進逼，嬝娜嬌軀像花蝴蝶般，儘在通天教主曹霸的週圍飛來飛去。曹霸

要是挨着她一記，不死也得倒下，到那時候，妙娥就可以從容進攻他的要害了。然而，曹霸一世威名，週身武功，也不愧他那『通天教主』的綽號，對付妙娥，畢竟還是輕鬆自在，綽有餘裕的。因此，當妙娥的三十二手八卦拳打完，居然不曾挨到曹霸的邊，自己反而累得嬌喘吁吁，香汗淋漓，眼看就要體力不支，束手成擒了。

便在這千鈞一髮的頃刻，妙娥正由八卦拳一變而爲連環腿，專攻曹霸的下三路，曹霸只顧專心應付妙娥，顧得了下便顧不了上，於是，在四週觀戰的人叢之中，陡然飛起一條身影，一縱便是兩丈開外，曹霸還絲毫不曾發覺，那人已如鷹隼般的下降，半空之中運氣到右手二指，照準了曹霸的腦蓋，僅祗輕輕的一點，立刻濺起一股鮮血，他那兩指已經刺入曹霸的腦門，曹霸惡貫滿盈，終於受了致命的一擊，他哇呀一聲怪叫，身子往後便倒。當下又有敗下陣去的刁彥能和徐玠，雙雙上前，刀劍齊下，將已死的曹霸週身戳了幾十個透明窟窿。

衆人拍手歡呼，都以爲是妙娥鬥倒了曹霸的哩，唯有妙

娥一眼瞥見，半空之中有人飛身而降，兩指戳中了他的要害。然而他卻在曹霸倒地，當場一陣大亂之際，悄悄的雜在人叢之中走了。妙娥也曾追過去幾步，連連的喊：『秦師兄，秦師兄！』可是，在場的人全都感到不勝訝異，幾曾見過秦仲華也到這處高阜上來過呢？——遠處，洪水已退，遍地都是梁軍的屍骸，李昱騎高頭大馬，帶領他那八千吳軍，正在奏凱而歸。

西關外

一

唐朝末年，黃巢作亂，江南淮北，七八年裏刀兵不絕，烽火連天。黃巢部下殺人不眨眼的賊兵，梁太祖朱全忠一路焚燒刼掠的大隊，還有那些自立為王的黃巢餘黨，諸如秦宗權、時溥、孫儒、朱宣，他們在殺人魔王黃巢兵敗自殺後竄擾江淮，所到之處，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直殺得千里百里不見人烟。唯有吳王楊行密固守廬州，官拜淮南節度使，封授吳王。他效忠唐室，仁慈寬厚，什麼地方有亂賊殘害百姓，他便親率人馬，前往解救，因此，吳王楊行密成了江淮百姓的唯一救星。

吳王楊行密的雄師，縱橫江南淮北七八年間，一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到處流竄屠戮生靈的大股賊兵，幾乎一見到吳王楊行密的旌旗，便心驚胆戰，望風而逃。可是，這一回，他為了拯救揚州附近的百萬

生靈，徹底清除黃巢餘黨土團白條軍孫儒的邪惡勢力，不惜盡起廬州人馬，兼程南下。乘孫儒率領他的強盜土匪隊伍，前往宣州一帶殺人放火，大肆刼掠，吳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攻克淪於賊手將近八年的揚州。八年來陷身水深火熱之中的揚州百姓，正在歡欣鼓舞，額手稱慶，以為從此得救，終告重見天日。那兒想到，孫儒竟會自宣州回師反撲，又勾串來自北方的鉅鹿郡王時溥，以四五倍於吳王的兵力，將一座揚州城池圍得水洩不通，更攫奪了吳王貯存在揚州西關的大批糧草，使揚州城裏的十四五萬百姓，和吳王的七萬餘名大軍，飢不得食，瀕臨絕境，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死亡。就在這吳王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偏又有盤踞河南汴州，弒了唐昭宗和哀帝的梁太祖朱全忠，乘人之危，大舉入侵，吳王強敵環伺，千鈞一髮，乍看起來，他的末日似已來臨。

吳軍困在揚州城裏將近半個月，頭幾天，城裏還有些兒存糧。可是，楊行密愛護百姓，勝過自己的性命，他下令將所有的糧米都拿出來煮粥，不分軍民，一律計口分食。這麼一來，原來可以維持五六天的軍用糧糈，不到兩天就給喫了個一乾二淨。於是從第三天起，宰殺了全城的戰馬和馱牛。第四天上，一城的貓狗都被殺了來煮食充飢。到圍城的第五天時，天空的飛鳥，地下的蛇鼠，以及樹皮草根，全被餓狠了的軍民搜捕出來喫掉，然後，城裏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揚州城裏的十四五萬男女老幼，七萬多吳國精兵，連同楊行密本人在內，一概餓得頭昏眼花，肝腸寸斷，即使想要開城出戰，拚命突圍而出，也掙扎不出氣力來了。可恨的是孫儒、時溥臨到城中糧盡的時候，反而停止了攻打，他們沖着在城牆上死守的

吳軍將士，用大鍋煮肉，還搬出一罈罈的美酒，大喫大喝，高聲笑鬧，逗得城上吳軍垂涎三丈，餓得更慌。

揚州城裏的百姓已經在開始喫人肉了。起先，是剛剛餓死或病死的人，乍一斷氣，便有人把他們的屍首奪了去，剁成一塊又一塊的，放進鍋子裏去煮了喫。稍後，便有奄奄待斃的男女，直喘着氣，催促他們的家人趕快把他殺掉，放進鍋裏去煮，叫家人喫他的肉，多維持幾天性命，減除一下飢火中燒的苦楚。家人親屬怎忍得下心這麼做呢？於是，就有人想出了維生的主意。兩戶人家相互交換死屍，東家煮食西家的主婦，西家煮食東家的丈夫。飢餓者睜大遍佈紅絲的眼睛，溢出熱辣辣的淚水，一邊痛哭自己死去的親屬，一邊飢不擇食，狼吞虎嚥，將鄰人死屍上的肉塞下肚皮。

吳王楊行密坐在他的中軍大帳，從早到晚聽着帳外的哭叫震天，哀聲遍地。英雄蓋世的天下第一條好漢，早已被空前未有的悲哀愁慘所壓倒，兩行眼淚直在潸潸的湧流。他悲悼他的將士和子民一批一批的死去，痛恨自己困陷危城，束手待斃。他很瞭然他和這一城二十餘萬生靈的處境。孫儒、時溥兩支賊軍號稱五十萬，實際人馬至少也在三十萬以上。他麾下七萬多在鬼門關口徘徊的將士，根本就沒有突圍而出的可能。更何況，十天前便有探子來報，孫儒和時溥正在圍攻揚州城，使遠在山東的朱全忠有了落井下石，漁翁得利的可乘之機，他派檢校司徒龐師古、檢校司馬葛從周，各領五萬五千人馬南下。當天雖然有吳王大世子楊渥，奮威大將軍徐溫，和他的義子左統軍李昱，三員大將自告奮勇，各領一萬人馬突圍北上禦敵。

可是，三路廝殺的結果，只有李昱那一萬人馬衝了出去，李昱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文才韜略固然很好，可惜不是衝鋒陷陣的驍將，他怎是龐師古、葛從周的對手？楊行密和突圍不成敗回城裏的徐溫、楊渥嘴上不說，却是心裏有數，李昱這一去必定凶多吉少。

沉思默想了好大半晌，吳王楊行密猛可的抬起頭來，他的兩腮佈滿縱橫的淚痕，他淚眼婆娑的四下一望，又是一陣椎心刺骨的傷感。帳下文武全都打點精神，照往常一般的侍立左右。二三十位威名滿天下的黑雲都尉，如今都已經餓得形銷骨立，面黃肌瘦，一個個虛軟得身子搖搖擺擺的。吳王楊行密忍不住的又落下了兩行英雄淚，他在心底喃喃自語：

『可嘆啊可嘆，想這般身懷絕技，久經陣仗的當代英雄，遭了這一場浩刧，竟會落得這般淒涼下場！他們和我一樣，此刻都成了行屍走肉！再餓上三五天，就要跟揚州軍民似的，一個一個的死去！』

奮威大將軍徐溫和大世子楊渥，倒還能勉力支撐，依舊直挺挺的站在他的左右。徐溫看到吳王又在傷心落淚了，輕緩的搖搖頭，沉沉嘆一口氣，彷彿在自言自語的說：

『李昱命大福大，我不泪信他這次北上抵禦粱軍，會出什麼意外。』

吳王轉過頭去望他一眼，一聲苦笑，接口說道：

『徐將軍，須知李昱並沒有三頭六臂，何況他只有一萬人馬。』

只要吳王開了口，他當然就不會再暗自傷感了，徐溫緊接着便說：

『大王不是派秦仲華上徐州去了嗎？秦仲華到了塵師太那邊去搬救兵，那美娥姑娘念在手足之情，一定會剋日從徐州南下救援李昱。有美娥姑娘的一元罡氣功，必能飛身入賊營，除掉龐師古和葛從周二賊，幫她弟弟立下這場大功勞。』

『說也奇怪，』吳王兩道劍眉緊緊的皺起：『仲華一去三四天了，怎麼直到此刻都還沒有消息呢？』

徐溫刻意安慰吳王說：

『大王，你忘記了，從揚州到徐州，足有四五百里路程。』

『可是，以仲華那一身出神入化的輕功，四五百里路，只要兩天功夫，他就可以打一個來回。』

徐溫探望一瞥吳王凝重的臉色，一聲長吁的說：

『也許，他還得幫美娥姑娘一把，等到美娥姑娘大破龐師古以後，再趕回來向大王報捷。』

兩眼緊盯住多年夥伴徐溫，吳王直在搖着頭說：

『徐將軍，這是你一廂情願的說法。朱全忠那廝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光憑美娥姑娘的一元罡氣功，誰敢保準能勝粱軍的千軍萬馬？』

『這——』

吳王徐徐的站起身來，背着雙手，在大帳裏神情焦灼的往返蹀躞。他不再答理徐溫了，儘在低聲的喃喃自語：

『直到今天，我才嚐到了楚霸王四面楚歌，兵敗垓下的淒苦況味。』

徐溫就怕他說這種喪氣話，消蝕了壯志，動搖了軍心。因此連忙上前諫阻的道：

『大王，你——』

吳王却猜透了他的心意，伸出右手往後一揚，攔住了他再往下說。然後方始一聲長歎的道：

『縱橫江淮，領軍作戰，勝難敗更難。是男子漢大丈夫，方始輸得起敗得起！徐將軍，我自會撐到最後一刻的，你用不着替我躭心。』

徐溫祇好退到一邊，不再言語。然而，就在這時，從大帳外面，忽然像一陣風般，悄無聲息的閃進一個人來。手執長柄斧鉞的侍衞猛可驚覺，正在兩柄相交攔住他的去路。那人却輕輕的一抬手，將兩柄交叉的斧鉞格開了去，他大踏步走向吳王的跟前，吳王一抬頭看見了他，立刻驚喜交集的高聲大叫：

『仲華！』

於是，自徐溫以次，滿帳的黑雲都尉，齊同一致喜上眉梢，歡聲喊道：

『仲華，果然是你回來了！』

吳王中軍大帳裏的愁雲慘霧，猛一下子驅開了去。

二

吳王凝神傾聽秦仲華的娓娓細訴，妙娥聽說吳王這邊大軍被圍，情勢緊急，她怎樣留書別師出走，趕

到清口鎮，決水灌敵，使朱全忠的一支鐵臂，檢校司徒龐師古，和他的五萬五千賊兵，全部被洪流捲走，葬身魚腹。又如何跟自動投效李昪，助他破敵的六位黑雲都尉：展翅大鵬徐玠、冲天鴿子刁彥能、神箭賈隆、穿山虎竇魁、攝魂簫蔡振玉、鐵琵琶吳投戈，拚鬥龐師古請來的通天教主曹霸。衆人聽到穿山虎竇魁慘死在曹霸的掌下，都忍不住的感慨欷歔，嗟傷不已。後來又聽他說妙娥和曹霸展開一場生死決鬥，那個

有一身金鐘罩、鐵布衫功夫的曹霸竟然不是妙娥的對手，死在她的纖纖玉指下時，頓時便從吳王背後，轉出一條半截黑塔般的彪形大漢。他面目猙獰、虎腰熊臂，恰與秦仲華的溫文爾雅、風流瀟洒形成鮮明的對照。那名猛漢聲若洪鐘的說：

『仲華，你說曹霸被李妙娥那小姑娘飛身躍起，駢指戳入腦蓋而死，這話未免太玄了吧。』

秦仲華被他問得臉上一紅，但却仍然一口咬定的回答他說：

『這怎麼能說是太玄了呢？習武的人誰不曉得，破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就祇有進擊他腦蓋、太陽穴、咽喉、

幽門五處。妙娥姑娘駢指戳進了曹霸的腦門，曹霸那厮當場就鮮血噴濺，腦漿四溢，焉有不死之理？』

這猛漢姓李名神福，綽號鐵金剛，也是吳王楊行密麾下的黑雲都尉之一。他力大無窮，學的是外家功夫，功力僅祇在通天教主曹霸之下，雖然很看不起曹霸的爲人，對於他的武功却是衷心佩服的。他不信妙娥能勝得了曹霸，便再往下追問：

『妙娥姑娘誠然破過冷水關，但是她却險些被曹霸生擒活捉。憑她那一身武功，和曹霸一對一的性命相拚，居然能置曹霸於死地，那眞是太不可思議了。仲華你說，妙娥姑娘鬥曹霸的時候，你是否在場？』

秦仲華帶點窘澀的答道：

『不，我不在場。』

李神福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他再問道：

『你既不在場，怎能夠把曹霸鬥敗被殺的那一幕，說得那麼歷歷如繪，淸楚明白？就好像你親眼目覩，也曾給妙娥姑娘出力助陣，彷彿是你親手殺了曹霸的呢？』

這一問，恰中秦仲華的要害，把他問得瞠目結舌，格格難吐，一時答不上話來。帳中各人，首先就數吳王楊行密，對於秦仲華的性格和爲人，瞭解最深，當下他已心中了然，秦仲華又跟兩年前妙娥獨力攻破冷水關那次一樣，他只是暗中相助，出了大力，事後偏又推得乾乾淨淨，存心要把殲除曹霸的功勞，全部記在妙娥的帳上。因此，他便打個哈哈，幫秦仲華解圍，轉臉朝向他的黃頭軍統領，慣於衝鋒陷陣，斬將搴

旗的鐵金剛李神福說：

『李統領，曹霸已死，總是事實。妙娥姑娘又替我們吳國除了一大害，我們感激她還來不及哩，你就不必再追問究竟了吧。』

吳王的用心，徐溫當然懂得。他也急於把話題扯開，便問秦仲華道：

『仲華，妙娥姑娘幫她令弟李昱，一舉解決了龐師古的五萬五千人馬，眞是天佑吳國，可喜可賀。就不知道妙娥姑娘此刻是否還在李昱的軍中？』

秦仲華莞爾一笑，回答他道：

『妙娥姑娘此刻還在李左統軍的軍中，他們正在星夜趲趕，回師救援揚州。』

吳王在一旁聽了，不由大喫一驚，他忙不迭的問道：

『龐師古雖滅，可是，還有葛從周的五萬五千人馬，正從兗州南下，進犯江淮。那李昱他爲什麼不乘勝餘威，北上迎擊葛從周，反倒把他那一萬人馬，開回揚州這處絕地來了呢？』

秦仲華向吳王深沉的一笑，先不答話，反問他一句道：

『大王說揚州已成絕地，是不是指揚州危急，朝不保夕呢？』

吳王臉上掠過一陣陰霾，點了點頭，語音黯然的回答他說：

『仲華，我不瞞你，揚州城裏斷糧十來天了。就算孫儒、時溥不再攻城，我們也祇有一個個的餓死在

這裏。』

『那麼，』秦仲華繼續追詰的說：『大王一心要李左統軍北上迎戰葛從周，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打算？』

仰臉朝向帳頂，吳王面容肅穆，他在傾吐心事的說：

『李昱這孩子是我自小帶大的，忠誠寬厚，極得人心，我早就料定他將來必成大器。他旣然除掉了龐師古，可能也會阻擋得了葛從周，使我廬州免却後顧之憂。然後，他再把那一萬人馬帶回廬州，生聚教訓，整軍經武，總有一天他能滅掉孫儒、時溥兩賊，報了我們的血海深仇，進而敉平淮北江南的亂事，使東南半壁河山，百萬百姓獲得安堵，那就算他能夠繼承我的遺志了。』

聽得秦仲華深心感動，眼眶濕潤，他斂容正色的拜倒在地說：

『大王以天下蒼生爲念，對李左統軍又是這麼樣的關懷倚重。坦蕩胸襟，令人不勝欽敬。祇不過，大王對李左統軍誠然視同己出，可是，李左統軍更是念念不忘大王的養育培植之恩。所以，當他一看到妙娥姑娘除了通天教主曹霸，立刻便帶着他所統領的八千人馬，兼程南下，馳援揚州。他自己先動身，再命人去知會妙娥姑娘，和吳投戈等五位黑雲都尉，火速帶領他們那邊的兩千銳卒，趕上前去合在一處。』

吳王寬慰的笑了，他手捋長鬚，連連頷首。過了好一會兒，方才想起了一件事來說：

『昱兒這孩子倒是很有良心，不枉我疼愛了他那麼些年。祇是，他太性急了些，也不想想他從青丁眞

一撤，露出了一個大缺口，一旦葛從周那厮趕了來，不但廬州根據之地難保。我們揚州這邊，更是又增大敵，無從抵禦了。』

站在一旁靜靜聽着的大世子楊渥，忍不住的揷進嘴來說道：

『父王，自古有道是「救兵如救火」，何況我們不但陷於重圍，而且都斷糧十多天了。怎叫昱弟不心憂如焚，急於馳援呢？』

秦仲華接着也說：

『大王儘管放心，葛從周的人馬此刻還在兗州，來得再快，也得十天半個月。何況，昨夜我飛身躍登李左統軍的座船桅頂，親耳聽見他和妙娥姑娘，還有吳投戈他們計議軍情。清清楚楚的聽見李左統軍胸有成竹，指揮若定。他已經定好了一條妙計，我敢於說：兩天以後，李左統軍的一萬人馬趕到揚州城外，必定可以大破賊軍，解揚州之圍。』

他這麼說時，滿帳的吳軍將校，幾於沒有一個人敢於置信。衆人紛紛的爭相發言，你一言我一句的，都說李昱祇憑一萬人馬，怎可能摧破孫儒、時溥的三十餘萬圍城賊兵，還要救出這七萬餘名吳王的飢兵疲卒，那豈不是白晝作夢，儘在打如意算盤嗎？尤其是黃頭軍統領李神福，他直在大聲嚷嚷的說：

『仲華，你在我們黑雲都尉裏頭，也算是曉事知兵的一個。你怎會聽信李昱小孩兒家的話呢？』

秦仲華却向他露齒笑笑，意味深長的答道：

『神福，須知有志不在年高啊！』

李神福還在嗤之以鼻的道：

『年高年幼倒還在其次。仲華，你所說的分明是不可能的事嘜！』

秦仲華便挑衅的問：

『神福，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為什麼不敢？』李神福不假思索的說：『仲華，兩天後果眞像你所說的，李昱能夠破敵解圍的話，我便賭我這顆腦袋！』

『不不不，』吳王趕忙制止的說：『神福，你還是賭你腦袋上的這些亂雜雜的頭髮吧。你那顆腦袋，我還要留下來代我統領黃頭軍哩。』

說得衆人都忍俊不住的笑了。祇有秦仲華，就事論事，脚踏實地，他在正經八百的問李神福：

『神福，你那兩萬名黃頭軍，都是在安徽盱眙、屯溪徵集的新銳，經你親自訓練多年。這一次雖說也餓了十來天，不知是否能夠勉强振作精神，兩天之後，在李左統軍破敵解圍的這一仗裏，稍微出一點力？』

李神福當下就斬釘截鐵的答道：

『可以。連我本人在內，我們黃頭軍，準定拚到最後一人為止。』

『那就好，』秦仲華十分欣喜的說：『兩天後的破敵解圍之戰，我要請你的黃頭軍守住揚州西門，莫讓西關賊軍趁亂搶城。』

吳王插嘴問道：

『昱兒來日的破敵解圍之戰，就祇要我們城裏兵馬守住西門嗎？』

秦仲華斷然決然的說：

『只要能守得住西門就夠了。』

吳王再問：

『這是昱兒的意思？』

『不，』秦仲華連連的搖着頭說：『李左統軍所定的計，並不曾要佈置這一着。這還是我臨時想起來的，無非是以防萬一而已。』

聽他說得這麼肯定，自吳王以次的滿帳將校，益發覺得疑惑不定了。

三

運河兩岸，一色碧綠，阡陌相連的青葱稻田，從河堤一直伸展到天邊。

天邊有陣陣輕風吹來，拂過地面，於是禾浪搖曳，旋起一輪又一輪的漣漪，彷彿是在向吳國左統軍李昱所率的這一支人馬，頷首示意，對這一支解救揚州一城生靈的偏師，表示熱烈歡迎。

李昱所率的九千餘人馬，分為三隊。兩隊沿着兩旁隄岸快步行進，一隊乘坐大小不一的船隻，魚貫相連，順流而下。就在第一艘大船的船頭艙板上，英氣勃勃的李昱，剛健婀娜的李妙娥，並肩而坐。在他們的兩旁，還有吳投戈、蔡振玉、徐玠、刁彥能和賈隆，一共是五位黑雲都尉，雁翅般的分坐兩行。

將近辰正了，豔陽當空，普照四方，天氣稍微有點燠熱，大軍行進，肅然無譁。李昱座艙上的李妙娥眼尖，她一眼瞥見正有一艘小船，在從下游一路飛槳而來，她便輕輕的喊了一聲：

『三弟！』

『嗯？』李昱像是從沉思中醒覺。他望着他的三姐，赧然一笑。

『哨探船來了！』

『在那裏？』

『喏，』妙娥伸手向前一指，又說：『來得很好，就要到了！』

果然，那艘小船一路飛快的駛來，一轉眼間便迎上了這艘大船。遠遠的抛來了纜繩，讓大船上的水手繫住。然後就有一名小校，攀登船頭，快步走到李昱跟前，屈膝下跪，高聲說道：

『啓稟左統軍，此地距離揚州城外的西關，恰好是二十里。』

李昱聲清氣朗的問他：

『可有賊兵的斥堠？』

『沒有。』

『守西關的賊軍，有沒有發覺我們的大隊人馬來到？』

『多半不曾發覺。否則的話，他們一定會派出船隻前來追趕我們的。』

點點頭，一揮手，命那一名小校退下。李昱轉過臉來望着妙娥說：

『二姐，我要借用一下妳在清口鎮的破敵妙計了。』

妙娥嫣然一笑，回答他道：

『三弟祇管用吧，那原是我師父傳授給我的。』

她不曾想到，李昱在拚死一戰，破敵解圍之前，居然還跟她開了個玩笑說：

『妙計是由了塵師太她老人家所傳授。不過，傳遞口信的人，却是秦——仲——華！』

粉臉兒飛上酡紅，妙娥大發嬌嗔的斥喝一聲：

『三弟！』

姊弟打趣，使得分列兩旁的五位黑雲都尉，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

然而，笑聲一歇，李昱便欠身起立，神情肅穆的一聲令下：

『中軍官：下令左右兩隊就地止步，待命掘堤塡河。中軍加速行駛，候令收槳靠岸！』

中軍官抖擻精神，高呼：『得令！』立刻便亮出了一面小鑼，噹噹噹的一陣急敲。那正是預

暗號，兩岸人馬一律就地站住，衆將士取出了鐵鍬鐵鎬。中隊船隻儘力划槳，一衝而過。然後，等到李昱第二度下令，中軍官又一次敲起鑼來，一百餘艘大小船隻，整整齊齊的在兩岸泊定。船隊後面，兩旁堤岸上的五六千將士，將鐵鍬鐵鎬高高的擧起，重重的栽下。被挖掘起來的大塊泥土，如同驟雨般拋落河中。

從吳王夫差時代就已經開始開鑿的江淮一段運河，在唐朝末葉寬達五六丈，兩旁堤岸高約一丈多，一律是平平整整的土方，挖掘起來，並不費力。因此，當堤岸土方被挖起投向河底，使河底漸次隆起。在李昱精心策劃，細密計算之下，河底每隆起一尺，運河下游的河水流勢便減緩一分，挖到那預定的五十尺範圍之內，水面與地面業已成爲一線。那也就是說，整條運河被截成兩段了。上流來的運河水受了阻擋，水面越來越高。下游的運河水，流勢阻隔，來源斷絕，水面也就越來越低。一道五六千人併力築就的水壩，告完成，規模遠比清口鎭的那一次壩築大得多，妙娥站在船頭上翹首探望，細密觀察。一看到運河上游水已被截斷，她便低聲的向李昱說：

『三弟，是時候了！』

李昱向他二姐點點頭，臉上出現了興奮的紅暈，頭也不回的一聲喝令：

『中軍官，傳令直搶西關！』

於是中軍官手裏的那面小鑼，又被高高的擧了起來。噹噹噹的一陣急敲，鑼聲響達一里開外，兩岸的人馬，和一百多艘大小船隻上的吳軍，全都聽到了。九千多吳軍將士都急於救出陷落在揚州城裏的吳王，

七萬餘名同生死，共患難的戰鬥夥伴，還有十四五萬在生死邊緣掙扎的受難百姓。這會兒聽到預定的暗號，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齊齊的發出一聲喊：

『衝向西關哪！殺呀！』

兩岸吳軍擎起兵器，拔足飛奔，河中船隻迅速解纜，順流直下。李昱兵分三路，水陸兼程，直指土團白條軍孫儒的屯糧之處；——揚州西關。在那處緊要的關隘，孫儒帶着他的三個弟弟，孫偲、孫偉、孫傑，號稱『河南四霸天』的，親率五萬賊軍，嚴密把守。可是，李昱麾下的這九千餘人馬刼殺敵心切，勇往直前，三路進兵有如萬馬奔騰。沿途高聲的喊殺，顯得士氣如虹，聲勢浩大！

三支衝向揚州西關的人馬之中，仍然以中路的船隊比較快。在頭一艘船上，李昱全副冑甲，手執一柄金背砍刀。妙娥仗劍，寸步不離他的左右。稍後一點，又站得有吳投戈、蔡振玉、徐玠、刁彥能和賈隆五位身懷絕技的黑雲都尉。船上水手齊力划槳，『嗨唷嗨唷』的喊聲響徹雲霄，驚天動地。大船乘風破浪，像勁矢一般射向西關。吳國左統軍李昱大

張旗幟，以先聲奪人之勢向西關衝去，早已驚動了日夜戒備，以逸待勞的孫儒。他下令開關迎戰，『河南四霸天』傾巢而出，『四霸天』背後又有三百名精通武藝的貼身侍衞。再後頭，還有兩萬賊兵精銳並排站開，佈起了一字長蛇陣。其餘的三萬賊兵，則在關上關裏，嚴陣以待。

李昱的船隊飛槳衝前，眼看着西關在望了。妙娥為了探看清楚賊兵佈陣，她一扭柳腰，從船頭艙板破空飛起，一躥就躥上了兩丈多高的桅桿，看得全船的吳軍將校無不高聲喝采。妙娥顫巍巍的站在桅桿頂上，居高臨下，將關裏關外賊兵的陣勢看了個一清二楚。然後她又像一片落葉似的，悄無聲息，落回艙面。就在這一眨眼的功夫，突然之間，從岸上西關之前，似流星般飛來三顆鐵彈，妙娥不曾想到賊軍裏面也有這麼强勁有力的射手，她根本就沒防備有這一着。耳畔祇聽到噹啷一聲響，頭一枚鐵彈射中了她手裏的寶劍，勁道之大，直震得她的虎口發麻。妙娥正在暗叫一聲：『不好！』第二枚鐵彈轉眼就到，那時候她恰好在頭朝下脚朝上的飛身而降，人在半空中，根本就沒法施展武功。她正急得遍體香汗淋漓，不知道該怎樣躲過這第二彈去，又聽見船頭上的神箭賈隆在拉開嗓門大聲吼叫：

『孫儒，休使暗器傷人！』

緊接着，又響起了『鏗鏗』的兩聲，那是神箭賈隆在施展他的平生絕技。急切間來不及把鐵胎弓從肩上取下，他右手一伸拈起兩支箭，左手一抬把肩上的鐵胎弓横了過來，弓就搭在肩頭上，右手裏的兩支箭却已扣上了弓弦。賈隆露了一手肩上開弓的功夫，颼颼的兩箭飛出，却能不差毫厘，把孫儒射向妙娥的兩

枚鐵彈格飛開去。與此同時，妙娥安然無恙的雙脚落地。

只有妙娥心知她自己方才有多麼危險，莫說孫儒的第三顆鐵彈也在直射她的要害，就是那第三枚鐵彈她也萬萬躲不開去。因此，她對神箭賈隆滿心感激，一落回艙面，便向賈隆抱拳一揖：

『賈老英雄，您又救了妙娥一次性命。』

『好說好說，』神箭賈隆笑容可掬的答道：『其實，還得怪我事先不曾知會妙娥姑娘，孫儒那廝的彈弓，能夠射到一百丈以外。而且他彈無虛發，百發百中，還是一連三彈連珠飛來哩。他這手玩藝兒在江湖上有個名目，叫做「追命三」。』

『西關就在跟前了，』李昱大敵當前，難免心急，趕忙的插嘴進來問道：『三姐，妳已探看清楚了賊兵陣勢，是否已經有了破敵之計？』

然而妙娥却還得先探問一下孫家四兄弟的本領，她偏過粉臉去問賈隆道：

『賈老英雄，孫儒那邊；除了他的鐵彈，還有什麼能人？』

賈隆特意提高聲浪，讓他周圍的人，都能聽得清楚。他兩指一叠，娓娓道來：

『那土團白條軍首領孫儒是河南洛陽人氏，他跟他的三個胞弟，在威鎮中州的水旱兩路英雄好漢之中，穩坐前四把交椅。按排行順序是老大「追命三」孫儒，兩臂足有千斤之力，他的鐵彈神技是姑娘您方才親眼目覩過的。除此以外，他還慣使每柄四十二斤重的八稜鐵鐧，鐧尖又有鋒利無比的鋼鉤。』

鐵琵琶吳投戈先哦了一聲，接口又說：

『我曉得他的來歷了，他是河南嵩山少林寺佳勝法師的大徒弟。佳勝是出了名的凶僧，他的門徒沒有一個不是橫行不法之徒。七年前，孫儒的二師弟趙魁便死在我的鐵琵琶下。』

李昱當下便作了個決斷說：

『輕車熟路，勝券在握。那麼，孫儒那廝便交給你閣下對付吧。』

吳投戈一口答應的說：

『那沒有問題，我今天準教孫儒前往陰司地府報到，會他的三師弟去。』

攝魂簫蔡振玉也自告奮勇的說：

『孫家老二不是綽號玉面閻羅的孫儇嗎？三年前，大王攻打揚州，孫儇曾經是我手下的敗將，他使的是三尖兩刃刀，最怕我的攝魂簫了。這廝今天又自尋死路，就交給我來成全了他吧。』

『還有他家的老三，「草上飛」孫偉，使兩柄大鐵鎚，』冲天鷂子刁彥能笑吟吟的說道：『一身輕功還算不壞，姑且讓我去鬥他一鬥。』

老賈隆哈哈大笑的說：

『孫家四兄弟，已經有三個給你們包辦了。那孫家老四，「賽翼德」孫傑，他擅長馬戰，使的是張飛張三爺的丈八長矛。左統軍，妙娥姑娘，那廝交給我，讓我也得一份功勞。』

只要有四位黑雲都尉，敵住孫家的四兄弟，搶關奪糧就好辦了。妙娥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她鶯聲嚦嚦，指揮若定的高聲宣示：

『今日之戰，最要緊的是儘快奪回西關的糧草，搬運到揚州城裏，讓城裏餓得奄奄一息的吳王大隊，趕緊先吃個飽，養足氣力，再開城出戰助我們一臂之力。要不然，圍城的賊兵有三十多萬，他們團團滾滾的上來，我們只有一萬人馬都不到，雙拳難敵四臂。到那時候，就很難給揚州危城解圍了。』

李昱欣然贊可的說：

『二姐的話說得一點也不錯，就不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奪糧，怎樣輸送？』

妙娥胸有成竹的回答他說：

『三弟，我此刻便上西岸，帶領西岸上的人馬，直衝西關搶進關去。你帶着船隊不妨一鼓作氣，從河上衝過西關，在岸旁停泊，等我從西關奪回糧草來，再往你的船隊上搬……』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站立一旁的展翅大鵬徐玠，先已哇哇怪叫起來，他高聲抗議的說：

『妙娥姑娘，妳調兵遣將，怎的獨獨遺漏了老夫我呢？莫非姑娘認爲我是無能之輩，在這一次大陣仗裏，根本就派不上用場。』

『徐老英雄言重了，諒妙娥怎敢如此呢？』妙娥冲着他莞爾一笑道：『實則，我正要請徐老英雄到東岸上去，親率沿東岸進發的那一支人馬。搶先一步趕到揚州城裏，再從西門開城，直到河邊，接應舍弟，

將奪回的糧草搬運進城去呢。』

徐玠很高興，他雙手一拱，朗聲的答了一聲：

『得令！』

三路人馬分撥已定，人人都在摩拳擦掌，決心和土團白條軍拚個你死我活。妙娥低聲的在叮嚀她的三弟左統軍李昱：

『三弟，敵衆我寡，凡事小心，你就祇顧搶運糧草進城好了。』

李昱必恭必敬的應了聲：『是！』妙娥正緊一緊手中寶劍，準備從船首一躍登岸。驀的，桅桿頂上竟然傳來了一派清脆嘹亮的嗓音：

『妙娥姑娘，在下是秦仲華。方才到揚州城裏，晉見過了大王，此刻有機密大事奉告。』

衆人一聽秦仲華在桅桿頂上開口說了話，全都嚇了一大跳，心想秦仲華的輕功眞是到了出神入化，登峯造極的地步。船上有六位出類拔萃的武林高手，怎會沒一個人察覺呢？好在秦仲華是吳國這邊的人物，如欲他站在孫儒、時溥的那一邊，那還了得？

尤其是李妙娥，一聽到秦仲華的聲音，頓時就不由自主的心兒怦怦跳，臉上也昇起了紅潮。她驚喜交集的仰望着桅桿頂喊叫：

『秦師兄，你有什麼吩咐，儘管下來說吧。好在這裏沒有外人。』

她再也無從想像得到，那來無影，去無蹤的秦仲華，竟會又一次的委婉拒絕了她。他仍然直立在兩丈多高的桅桿頂上，侃侃而談的答道：

『姑娘，敵軍已在不遠，一場天崩地坼的大戰，馬上就要開始了。恕在下不克下來與各位見禮。不過，我必須知會一聲，大王已經派遣鐵金剛李神福，帶他慓悍善戰的黃頭軍，把守西門，接應左統軍和姑娘您。黃頭軍身強力壯，久經訓練，如今雖然餓了很久，只消抓幾把生米給他們吃，讓他們止住了飢腸轆轆，他們是立刻就可以開城出戰，投入戰場的。』

又是一陣怨懟失望，妙娥偏是當着衆人，不便發作，她只好冷冷的說：

『曉得了，秦師兄，我知道你是個大忙人。既然有事，那就請便吧！』

『那麼，我就遵姑娘之命，告辭了！』

一聲告辭，秦仲華就此影蹤不見，走得不知去向。船首衆人正在嘖嘖稱奇，滿心狐疑，莫非他一飛冲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陡然，就在妙娥的脚跟前，『噗——噗——噗——』的接連三聲，落下了三枚鷄蛋大小的鐵彈，一望而知，那正是西岸上『追命三』孫儒射向桅桿頂上的秦仲華的。這一回，一無聲響，二無動靜，連眼明手快的妙娥和賈隆都絲毫不曾察覺，顯然秦仲華站在桅頂，已將孫儒連發的三枚鐵彈一一接住。就憑這一手功夫，妙娥已是自愧望塵莫及。至於其餘的各人，那可是更其不在話下了。

得了秦仲華及時而來的通知，妙娥立刻改弦易轍，將她的破敵解圍之計，作了個小小的更改。她請李

昱下令，命六艘大船首尾相啣，聯在一起。六艘大船恰好結成了一道河上浮橋。然後再命東岸的人馬，就從這道浮橋上渡過河來，跟西岸的人馬合在一處。三路進兵，也就一改而爲水陸兩路夾擊了。

四

妙娥和展翅大鵬徐玠兩個，一直等到東岸的人馬全都渡過河去抵達西岸，再叫李昱集結船隊，準備隨時伺機一衝而過西關，這才雙雙的離船，趕到大隊人馬前頭，開始搶關奪糧。那時候在揚州西關之外，『河南四霸天』，孫儒、孫儮、孫偉、孫傑正並肩站在他們的一字長蛇陣前，四兄弟三個步戰，一個騎馬，向吳國大隊虎視眈眈，嚴陣以待。

孫家四兄弟仗着兵多將廣，投鞭足以斷流，根本就不把吳國左統軍李昱這不到一萬人馬看在眼裏。他們估量那百多艘大小船舶，充其量也不過儎運三五千人。孫儒的土團白條軍一來不擅長水戰，二來也是西關並無船隻，所以他們乾脆就讓李昱的船隊掠過陣旁，駛向下游。殊不知，就在第一艘大船跟他們擦身而過的那一瞬間，從船頭上突然飛起四個人來。那正是事先早已認定對手的吳投戈、蔡振玉、賈隆和刁彥能。吳國黑雲都尉中的四位佼佼者，一縱身登岸便向孫家四兄弟直衝過去，打算在陣前交手，一舉除掉這爲害大江南北多年的『河南四霸天』。

然而，妙娥想用四名黑雲都尉纏住孫家四兄弟，四名黑雲都尉則是在想一戰成功，盡殲元凶。在吳國兵馬這方面，上下一心，都在想要：『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祇消孫家四兄弟被四名黑雲都尉絆住，守西關的土團白條軍立卽羣龍無首，一片大亂，這是妙娥他們以寡敵衆唯一的可乘之機。祇是，孫家四兄弟武藝高强，久經陣仗，他們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因此，吳軍希望鬥將，土團白條軍便決意鬥兵，『追命三』孫儒一心不讓吳軍隊裏的英雄好漢，挨近他們的身邊。當吳蔡賈刁四名黑雲都尉飛身縱躍才落地，孫儒將手裏的一面玄色令旗一招，西關城堞上立刻便咚咚咚的擂起了戰鼓。鼓聲一響，土團白條軍的一字長蛇陣就急速的移動陣脚，兩翼賊兵飛奔向前，才祇一眨眼功夫，一字長蛇陣竟然變成兩路包抄的三山合抱陣了。

土團白條軍的陣勢驟然一變，當下就把妙娥驚出了一身冷汗，她不曾料到孫儒的强盜土匪隊伍，居然也懂得安營紮寨，變化陣勢。三萬賊兵分爲三面包夾，不但吳蔡賈刁四位黑雲都尉，連妙娥自己，跟展翅大鵬徐玠，以及他們所率的五六千吳軍，齊同一致的陷入了賊兵的重圍。

孫儒欺吳軍兵少，叫囂鼓噪，掩殺過來，轉眼便展開了一場日月無光，鬼哭神號的鏖戰，三萬賊兵把五六千吳軍團團的圍在核心，刀槍齊擧，併力廝殺，吳軍就只好以一敵十，浴血苦戰。那孫家四兄弟反倒彷彿沒事人似的，站在一塊小高地上袖手旁觀，尤其是孫儒，他還在不時的發出聲聲磔笑。

吳軍越鬥越苦，賊兵越來越多，孫儒的三山合抱陣一旦收了口，就構成三面銅牆鐵壁，使五六千吳軍再也沒法衝突得出。徐玠一看這陣勢就發了急，他一面猛揮手裏的鬼頭刀，把他面前的賊兵成排的砍倒，一面向妙娥高聲大叫：

『妙娥姑娘，我們兵少，不能像這樣混戰下去！妳得趕緊另打主意。』

妙娥正將手中的寶劍使成了一團白光，護定了她自己的全身，賊兵賊將貿貿然闖上來的不死就傷。她聽到了徐玠的喊叫，偏又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好？直到這時，她方始深心懊悔，早先，在她師父了塵師太跟前，師父命她一有閑空就該多讀兵書，那時節自己總以爲讀兵書那有練武功重要，怎料到此刻痛悔『書到用時方恨少』了。然而，一陣懊惱過後，總算在危急之際心中閃過一線靈光，於是她也拔尖嗓門嚷喊着回答：

『徐老英雄，此刻我們兵力宜聚不宜分，快向吳蔡刁賈四位那邊殺過去！』

徐玠在刀光劍影，殺聲震天裏聽明白了，馬上就大聲回答：

『好哇，妙娥姑娘，讓我一馬當先，替姑娘殺開一條血路！』

在千軍萬馬裏，一力向前，縱橫衝突，妙娥倒不需要老將徐玠獨力担任。她咬一咬牙，將她所使的劍法一變，來上一手足使賊兵瞠目結舌，不知所措的大羅漢天，把手中的一柄寶劍，化作成千上百的劍鋒，和老將徐玠並肩力戰，衝向東邊。果不其然，就憑妙娥的一柄劍，徐玠的一把刀，已經夠讓大股賊兵當者披靡，望風而逃。一老一小，一男一女，兩名武林高手就此殺開了一條血路，帶着五六千吳軍衝到了吳投戈、蔡振玉、刁彥能、賈隆那邊。祇不過，却又眼睜睜的看着吳、蔡、刁、賈四位也在陷於苦戰之中。

五

賊兵有如浪潮洶湧，層層叠叠的直撲過來，簡直就是越殺越多。孤軍突圍的希望似已斷絕，妙娥一輩子不曾經過這種大陣仗，正在心中焦慮，不知如何是好？倏的，驚鴻一瞥，就在亂軍之中，被她瞥見了一條熟悉的人影。

不錯，那一定是秦仲華。這會兒他又彷彿是從地底鑽出。妙的是他竟空着雙手，在兩軍相互砍殺，生死決於俄頃的沙場之上，神情居然顯得那麼樣的優遊自在，好整以暇。妙娥看得出來，秦仲華是在用他的師門絕技鷹爪功，五指併攏堅硬如鐵，鋒利得又像削鐵如泥的寶劍。他揮舞兩臂格開賊兵從四面八方向他掤砍的兵器，每次被他格上必定飛開老遠。然後他的兩隻『鷹爪』趁勢出擊，着了他一下的賊兵賊將，就如像秋風掃落葉般的仆倒在地，而且十中有九都是斷脰刔腹，一命嗚呼。

眼見秦仲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自己，李妙娥不禁心中大喜。可是，等到他臨近自己的跟前，和她並肩殺賊，却又聽見他在指點自己說：

『姑娘，賊兵委實太多。像妳這樣使兵器，豈不是太費

力了嗎？』

三言兩語，頓時就點醒了李妙娥。回想三天以前，在清口鎮上，自己迫不得已鬥那通天教主曹霸，自己使的是四八三十二手八卦拳。那是外家功夫，而妙娥確是因爲自忖不是曹霸的對手，方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用外家功夫一路攻擊到底，使曹霸不得不一一應付，因而騰不出空來出手還擊。——此刻對付的是土團白條軍的蝦兵蟹將，當然犯不上使多費氣力的兵器。她爲什麼不用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太極拳呢？太極拳既緜又軟而且巧妙無窮，她儘可以因人之勢，借人之力，只要隨屈就伸，黏連不脫，時刻都能使敵方一擊不中，撲了個空，由於重心不穩而自家栽倒爬不起來，就算連殺幾百上千名賊兵，也費不了自己多大的氣力。

一想到這兒，妙娥又是心花怒放，精神陡長。再一陣使勁揮砍，一連殺了十多名賊兵，妙娥這才抽個空納劍回鞘。她開始用赤手空拳，迎向賊兵們的刀兵陣仗。她將一十三式太極拳運用自如，馬上就覺得自己已能喘過一口氣來。賊兵賊將見她收了兵器，誤以爲有便宜可佔，爭先恐後的衝向妙娥。正好由她閃騰挪移，讓那些撲了空的賊兵飛蛾撲火般一個個栽倒。自有妙娥身後的吳軍將校，搶上前來結果他們的性命。

忙裏偷閑，爲了表示自己心中的感激，妙娥含情脈脈的閃望秦仲華一瞥。打從心底昇起由衷的謝意，她低低的說了句：

『師兄，謝謝你！』

叵耐，一向靦靦腆腆的秦仲華，清秀脫俗的臉龐上，又是莫名其妙的一紅。他像煞是急於躲開妙娥似的，喃喃的說了句：

『我……我還要到那邊去。』

然後，便頭也不回的一路殺向東邊去了。妙娥剛要恨恨的一跺脚。驀的靈機一動，這一回她不再遲疑，爽性跟在他的背後，亦步亦趨。一對武藝超凡入聖的青年男女，所到之處，一概的是遺屍遍野，血流成渠。

妙娥緊跟着秦仲華，一般兒的雙手劈開生死路。兩人一前一後，來到了神箭賈隆的身畔，瞧見了賈隆正在猛力揮舞他的鐵胎弓，把圍上前來的賊兵砸得頭破血流，皮開肉綻。秦仲華分明知道妙娥早就在跟上來了，所以他頭也不回的說道：

『姑娘，可否請妳和我一前一後，護定了賈老英雄。讓他從容拉弓，射死前面高地上的那四名賊將？』

這話也給神箭賈隆聽見了，他興高采烈，大聲嚷嚷的在說：

『照哇，這是一等一的破敵妙計，怎的我偏就想不起來哩？』

妙娥便柔聲的安慰他說：

『賈老英雄，在這一片大沙場上，人人都忙於迎敵殺敵。誰能騰得出功夫來想一想，定一個妙計呢？』

那一頭，秦仲華也找到了機會，能夠接妙娥的口說：

『何況，就算想到了什麼妙計，也是沒有用的。賈老英雄，你試想想，在這一大片血戰沙場上，時刻都是刀光劍影，人翻馬仰的。誰能抽得出空暇來張弓拽弦，罩定了賊將射去呢？』

神箭賈隆嘀嘀大笑的說：

『妙娥姑娘的話很有道理，仲華的接腔更是如出一轍。總之，你們兩位都不錯。』

說時，秦仲華和李妙娥一左一右，一前一後，夾住了一位百步穿楊，箭無虛發的老賈隆，幫他抵禦滾滾而來的大批賊兵，留出了中央一片空地，讓賈隆能夠從從容容的彎弓搭箭；——賈隆疾若閃電的八箭齊發，射向站在前方小高地上的『河南四霸天』，一排站着的孫儒、孫儇、孫偉與孫傑。以賈隆的神技，箭到處，這四兄弟必死無疑，決難倖免。

六

孫儒和他的三個弟弟，站得高，望得遠，那一片拚命搏鬥的沙場儘可一覽無遺。這四名土團白條軍的主將，四兄弟明明曉得，沙場之上人人陷於苦戰，誰也騰不出功夫來瞄準目標放冷箭，使暗器。因此四兄弟竟是絕不掛慮，絲毫無備。照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以賈隆獨步海內的射術，孫儒、孫儇、孫偉、孫傑

斷無生理。然而，正由於神箭賈隆在彎弓搭箭之前的那一陣嘀嘀大笑，隨風飄送，傳得老遠，居然被高地上的孫儒聽到了。他順着笑聲望去，竟會看到賈隆箭在弦上，一放即發。這一瞥頓時把他嚇得遍體淌汗，魂靈出竅。他情急智生，忙向地面仆倒，與此同時驚呼駭叫：

『冷箭來了，快倒下呀！』

却是叫時已經遲了，除開他自己撲了一頭一臉的灰，避過迎面而來的那兩箭，一條性命僥倖保全。孫儒的三個弟弟，還以爲勝券在握，馳援揚州的李昱一支人馬，終將全軍覆滅哩，賈隆箭到時，悄無聲息，猝不及防，三個人身上的兩處要害，齊齊的被神箭賈隆射穿了兩個透明窟窿。這三兄弟披掛齊全，各執兵器在手，只是還來不及上陣廝殺，就已經莫名其妙的被賈隆射死倒地。

骨肉連心，當『追命三』孫儒伏在地上，斜眄眼睛，看到他的三個胞弟箭穿要害，倒地身亡，一陣刺骨椎心的憾痛，使他急於報復，跡近瘋狂。頓時便兩手左右分抄，抄起了他那兩支重達四十二斤的帶鈎八稜鐧。左右掄舞，衝下高地，直奔神箭賈隆，他下定決心要跟賈隆性命相拚，除死方休。

這一來恰好給秦仲華、李妙娥得着了轉敗爲勝，破敵解圍的機會。仲華、妙娥一見『追命三』孫儒在七竅生烟，怒火中燒的衝下山來，不約而同的齊聲說道：『這廝來得正好！』秦仲華、李妙娥雙雙的拔出了腰間寶劍，洒開脚步迎向前去。就在千軍萬馬，捉對廝殺的亂軍之中，和揮舞八稜鐧的『追命三』孫儒劈面相逢。孫儒一抬頭瞧見了秦仲華和李妙娥，厲聲咆哮的說：

『無名小輩，還不趕緊讓開！待我去找那暗箭傷人的老賊算帳！』

李妙娥將寒光四射的寶劍一橫，左手指着孫儒，反唇相譏的說：

『孫儒，如今分明是兩軍對陣，你來我往。你怎說是我們賈老英雄暗箭傷人？認眞要算暗箭傷人的帳，倒是我和這位秦仲華秦英雄有這個資格，要跟你算個明白，叫你納下這顆首級來！』

孫儒老羞成怒，凶性大發，他暴跳如雷的在吼叫：

『好好好，你們兩個定要自尋死路，我就成全了你們吧！你們說，是兩個一齊上前送死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妙娥有心要在秦仲華跟前逞能，一聽這話，便上前一步叱道：

『姑娘方才在船上，是你暗箭傷人，一連射了我三枚鐵彈。後來你又三次連射秦英雄。算這筆帳，得分個先來後到，你還是在姑娘劍下授死吧！』

說罷，不等孫儒答話，妙娥照定他的腦門，掄劍就砍。孫儒一看妙娥來勢洶洶，也是不敢怠慢，兩臂一抬，手裏的兩柄帶鈎八稜鐧，相互交叉，猛力的舉起抵擋一下。這一着，在雙手使兵器的人來說，原是稀鬆平常，不足爲奇。然而，由於孫儒所使的八稜鐧帶有鋼鈎，因而也就顯得大不相同，明看純爲抵擋，其實隱藏無限殺機。孫儒的兵器是他自己設計的，普天之下沒有第二個人使用。妙娥跟他初次相逢，當然不知帶鈎八稜鐧的妙用無窮。她自己用力過猛，孫儒又抵擋得快，妙娥一時之間無法將寶劍收回。當下只

聽見吭啷一聲響，劍鐧相交，火花迸濺。妙娥正急於抽回寶劍驗看，是否損及了劍鋒？殊不料孫儒陡然雙手一分，用鐧尖兩支鋼鈎將妙娥的劍身緊緊夾住。然後憑他的天生蠻力一陣拗扭，叭噠一聲，直驚得妙娥花容失色，出了一身冷汗。原來，『追命三』孫儒已將她的一柄寶劍拗成了兩段。

寶劍一斷，妙娥手裏就祇剩下了半截兵器，既不能搠，也不夠砍，她不由自主的呆了一呆。纔祇一轉瞬之間，孫儒的一對鐵鐧已經在以泰山壓頂之勢，在向她的腦門劈了下來。妙娥聽到頭頂心上的呼呼風聲，約莫能夠測知孫儒這併力一擊豈止千斤之力，自己等於兩手空空，無法格開更不及閃避。急中生智，她便把頭一低，縱身向前，看起來像是她在往孫儒的懷裏鑽，甚或是她被嚇得雙膝一軟，往前仆倒。可是，了塵師太的得意門徒豈是弱者，尤其妙娥的腰上功夫是自幼練起來的。她那楊柳細腰可以軟如棉，也能堅硬似鐵。就在一軟一硬之間，妙娥在孫儒的雙鐧鐵鈎驟然一變，順勢一抄，幾乎已將鈎住她的腳踝時，她出其不意的身子懸空使個鯉魚打挺，先仆後躍，一伸手便捉住了孫儒的雙腕。孫儒還以爲他準能叫妙娥當衆出乖露醜呢，自己的手腕先就徹心徹骨的一陣疼，他『哎呀』一聲慘呼，雙手一鬆，兩柄重達四十二斤的帶鈎八稜鐧，就此沉沉的落在地面。

剛度過了這一道生死關口，妙娥不容孫儒喘氣，便拳如流星，脚似游龍，先罩定了孫儒的全身。這會兒，孫儒和她一樣的丟了兵器，赤手空拳了。孫儒讓妙娥驚了一驚，妙娥也嚇了他一大跳，兩人的頭一個回合算是扯平。祇是，妙娥藝高人胆大，孫儒也不愧爲『河南四霸天』之首，他一輩子就沒有在拳脚功夫

上輸過一回。他跟妙娥拳來脚往，各自施出渾身解數，那眞叫做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兩個人旗鼓相當，任誰也沒法分出高下。

兩雄相遇，必得見個勝負，所以雙方都是全神貫注，一手手的拿出了看家的功夫，絲毫不敢鬆懈。妙娥和孫儒鶻起鶻落，縱高躥低，遠遠望去，起先還像兩隻花蝴蝶似的，儘在半空中飛來飛去。漸漸的便化作了兩團黑影，忽分忽合，時而翻滾，時而糾纏，有時候兩條身影竟會裹成一個大圓圈，沒有人分辨得出誰是誰來。這一場酣鬥，竟然一鬥便是半個多時辰。孫儒固然焦躁，連妙娥也越來越着急了。她滿心以爲，秦仲華一定會站在圈子外頭觀戰，她回想起破冷水關，力拚曹霸，甚至於方才在大船桅桿頂上接孫儒的鐵彈。一連三次，秦仲華都顯示出他比自己技高一籌，因此妙娥就更急於鬥敗孫儒，讓秦仲華也看一看自己的眞才實學，爭回一次面子。然而，她怎料到孫儒竟是這樣難纏，自己的外家功夫都快施展淨盡，了塵師太傳授的絕招，更是全部搬了出來，她仍然不能取勝。——妙娥直在担心，秦仲華會不會在暗中冷笑，笑她太不中用，眼看就要黔驢技窮了咧。

時近亭午，日正當中，妙娥跟孫儒的這一場酣鬥，業已鬥夠一個時辰了。一個心急，一個發躁，兩人全都分了心。然而，妙娥年輕，又是女流，畢竟要心細一點。當孫儒滿頭熱汗直冒，正在心憂如焚，脾氣發毛，他求勝心切，急於脫身，便開始打起當年還被視爲旁門左道的石頭拳。將全身氣力，都提到兩條臂膀上。每次出手，莫不全力以赴，彷彿雷霆霹靂。他想用他的蠻力致妙娥於死地，殊不知妙娥一見他改了

拳路，上重下輕，露出了破綻，反倒是大喜過望。她捏緊粉拳往孫儒的面門上一搗，逼他倒退三五步，讓出了一段距離。然後，不等孫儒重整門戶，揮拳出擊，便踢出一十二路潭腿，上勾下挑，激射猛掃，給孫儒一個措手不及。果然，孫儒一慌，連連倒退，被妙娥嬌軀拔地而起，飛起一脚，踢向孫儒的咽喉，踢中時，又是一聲嬌叱：

『去你的吧！』

當下但覺孫儒的身子，閃過一陣痙攣，他連聲哎呀都不曾喊出來，壯碩身軀，被她一脚踢得飛了起來，再重重的往地上一摔，正好摔在他拋落在地的帶鈎八稜鋼上。『追命三』孫儒作法自斃，銳利鋼鈎自後背刺穿前胸，兩脚一伸，果然奔赴陰曹地府，和他已死的三個弟弟，在九泉之下相會去了。

七

妙娥居然奇兵突出，結束了『追命三』孫儒充滿血腥罪惡的一生。她收止脚步，徐徐的轉過身來，出嬌媚的笑靨，正待接受秦仲華他們的歡呼喝彩。可是，四下一望，妙娥竟會張口結舌，目瞪口呆了。

一個時辰以前，還在兩軍鏖戰，肉搏交鋒的這一片沙場上。如今除了遍地屍骸，呻吟於血泊之中的受傷者，以及散佈各處的旗幟兵器，就祇剩下了一位白髮蕭蕭的老英雄神箭賈隆。不見秦仲華，不見吳投戈，不見吳軍，不見賊兵。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妙娥正在驚疑不定，深心失望，賈隆却走上前來，向妙娥拱着手說：

『可喜可賀，畢竟是姑娘的武藝高人一等，爲大江南北的百姓，又除了孫儒這一大害！』

妙娥却急於問他：

『賈老英雄，怎麼只剩下您一位，我們的人都到那裏去了？』

賈隆笑逐顏開的回答她道：

『說了好叫姑娘高興。姑娘一攔住了孫儒，賊兵眼見賊將授首在即，大勢已去，早就不戰自亂，一哄而散了。』

『那麼，我們的人馬呢？』

賈隆眉開眼笑的答道：

『姑娘和孫儒一交上手，仲華便命我留下，看個究竟。他自己親任指揮，帶着我們吳國的大隊人馬，搬糧草的搬糧草，追賊兵的追賊兵。此刻早就進了揚州城，和令弟一道晉見大王，埋鍋造飯，讓城裏的七萬餘名大軍先吃個飽，恢復元氣，再開城去追擊孫儒的潰餘之衆，和時溥的那一路賊兵了。』

聽賈隆這麼一說，妙娥眞是『分開腦心八塊骨，澆下一盆冷水來』。失望氣忿，莫此爲甚！方才自己和『追命三』孫儒一命相拚，鬥得難分難解，一直還以爲秦仲華他們始終都在圈子外頭掠陣觀戰，欣賞她的眞才實學，平生絕技哩。誰知自己聚精會神，小心應敵，秦仲華早就把她撂下，自去辦他的正事去了。賣足氣力，拚了性命，竟落了個伊人已去，只剩下自己在癡心枉想，妙娥直恨得牙癢癢的，一張粉琢玉

團的芙蓉面，一陣紅，一陣白。暗自生氣了好半晌，忽又想起賈隆還站在自己的對面，她便向他雙手一抱拳說：

『賈老英雄，我這次爲了助舍弟一臂之力，不曾稟明家師，私自出庵，一晃就是六七天。如今好在諸事已畢，大王馬上就能大獲全勝。我也得趕緊回徐州去，向家師請罪，恕妙娥不恭，就此告辭了。』

話一說完，她也不顧賈隆急得聲聲叫喊，請她務必回轉，跟吳王、李昱、秦仲華等人再見上一面，也好讓他有個交代。——妙娥一顆芳心悶悶悒悒的，有說不出的懊惱滋味，她扭頭就走，而且越走越快，漸漸的開始拔步往北飛奔，讓神箭賈隆邊喊邊追，追了半里多路，終於發現自己萬萬追不上了，他這才跌足太息，自怨自艾的說：

『是我說錯了話，還是做錯了什麼？妙娥姑娘怎的突然生起氣來了呢。唉！她這一掉頭而去，叫我怎生在大王、左統軍跟前說呀？』

凝望遠處，風搖禾浪，大地遼闊，妙娥的窈窕身姿，懷着一顆沉甸甸的芳心，已經走得看不見了。

揚州城裏，二十餘萬吳國軍民起死回生，重見天日。吳王楊行密正在調兵遣將，他採納李昱的獻計，決定把二十來萬殘餘的圍城賊兵，驅到西關一帶。然後開閘放水，像李妙娥水淹龐師古一般，將淮北江南的心腹大患，一掃而光。

黑雲（古典小說之六）

張谷著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九四六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伍拾元
港幣捌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